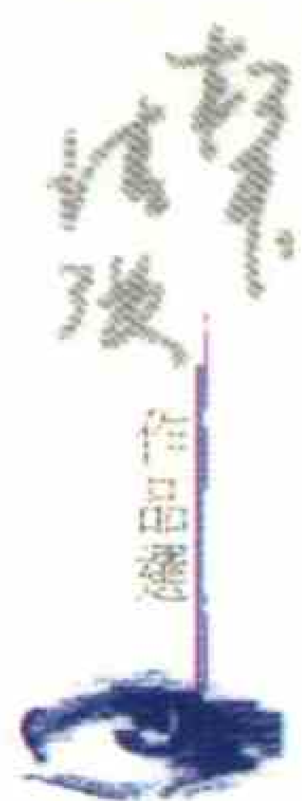


作品選

01

日本人不能沒有的作家

松本清張

歪曲的複寫

稅務署殺人事件

吳得智◇譯

新雨

歪曲的複寫

務署殺人事件

松本清張

吳得智◇譯

推薦序

閱讀松本清張

林景淵

松本清張，一九〇九年出生，一九九二年去世。

在日本，有許多的松本清張迷；在台灣似乎也有不少讀者；松本去世以後依然如此。

作家松本清張的一生經歷許多波折。少年時代起，青年時期以至四十四歲前後，長期過著辛酸的日子。

家裏貧窮，父親沒有固定職業；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學校教育已十分普及，松本清張只能在小學高等科（初中前期）畢業，接下來就要工作養活自己。

松本清張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老家北九州一家電器公司充當工友，幹不到三年公司倒閉而失業。十九歲那一年，由於母親的堅持而進一家印刷廠當學徒，從此在印刷廠工作了九年。二十七歲結婚，婚後一年離開印刷廠，擔任「朝日新聞社」九州分公司的約聘人員，從事廣告相關業務，六年後才成為正式職員。一九四三年（三十四歲）十月，由於戰況趨於激烈，松本清張被徵召入伍，不久被派遣至朝鮮半島參戰，擔任衛生兵。一九四五年十月，戰爭結束而返回九州；幸運的復職回到報社。由於家中連續多了三個小男孩，生活負擔沉重，松本清張不得不利用下班時間仲介買賣掃把。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小說《西鄉紙幣》得了《週日朝日》徵文比賽的第三名。自幼年起喜好文學的松本清張初試啼聲已經四十一歲。家境的困頓，使松本清張忙於柴米油鹽，大志難伸。

可是，正如台語俗諺「大隻雞慢啼」，四十歲以後才正式登上文壇的松本清張，一九五一年，作品《西鄉紙幣》成為「直木獎」後補，一九五三年獲得「芥川獎」。從此，松本清張爆發性的寫下無數精

采作品。作家森田誠一統計過松本清張四十歲以後的寫作生活，認爲松本每餐吃飯時間只花一分二十秒，上廁所則只花十幾秒。（《太陽》，一四二期）

回憶起困頓中的執筆活動，松本清張如此描述著：

「《某「小倉日記」傳》草稿撰寫時期正逢盛夏，我家住在兵工廠宿舍，共有三個房間分別是六、四點五以及三個榻榻米大小。妻子和四個小孩睡在隔室的蚊帳裏；另一室是老父母的房間。我揮著一把圓扇子，邊打蚊子，邊寫稿。偶而跑到昏黑的廚房裡去喝水。」（《半生記》）

四十年後，建立起自己的文學王國以後，松本清張已經充滿了自信，也奠定了文壇地位。某次，接受《產經新聞》記者訪問時，回答自己的生活步調：「我跟你們這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大不相同。別問我幾點就寢、幾點起床一類無聊的問題！」作家也清楚的指出：「我個人不和其他作家交往，一切只在乎我自己。」（一九九二年八月六日《產經新聞》）

＊

沒有人能夠理解四十歲以前的空白，何以變成四十歲以後的百花齊放般的絢爛！作家松本清張的成就令人感到訝異！

從第一本歷史小說《西鄉紙幣》開始，松本清張寫了不少歷史小說；《無宿人別帳》、《佐渡流人行》、《天保圖祿》、《私說、日本合戰談》、《西海道談綺》、甚至還有學術氣氛濃厚的《日本黑霧》、《現代官僚論》、《昭和史發掘》、《古代史疑》、《清張通史》。

在一般創作方面，松本清張的深入耕耘也有相對的收穫。一九五二年創作了《某「小倉日記」傳》以來，不斷有新作品發表，甚至一年中有好幾部作品付梓。《斷碑》、《黑地之繪》、《波浪之塔》、《深層海流》、《象徵之設計》、《絢爛流離》、《獸徑》、《岸田劉生晚景》、《砂漠之塩》、《首相官邸》、《小說、東京審判》、《風之氣息》、《日本改造法案》、《空之城》、《眩人》、《迷走地圖》、《兩像、森鷗外》、《草之徑》。

在推理小說方面從質和量加以評價，絕對不輸於專業推理小說作家。自一九九五年發表《埋伏》起，不斷出精彩創作：《點與線》、《眼之壁》、《零的焦點》、《越過天城》、《霧旗》、《砂之器》、《球形荒野》、《影車》、《D的複合》、《中央流沙》、《黑色樣式》、《火之路》、《黑色圖說》、《黑色線刻畫》、《禁忌連歌》、《霧之會議》等……。

四十年的創作，當你前往北九州市「松本清張紀念館」親眼看到松本清張著作第一版的封面全部呈現在眼前時，必定會自內心發出讚嘆和敬佩：偉大的作家——松本清張。

這背後，一生中沒有比較像樣職務的父親對松本清張還是產生影響的，不得志的父親，在冬天夜晚，手棒《太閤記》（豐臣秀吉傳）等小說唸給他聽，不僅引起對文學的興趣，也使松本清張擁有小小的幸福感。十五歲，有了一份工作以後，讀遍「春洋堂」、「新潮社」等文學書籍，特別是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絕不遺漏。

思維格局極大的松本清張，四十歲以後正式進入專業寫作，為了彌補過去的不足，開始大量閱讀資料、史料。日本神保町，「一誠堂書店」（舊書店）一位經理說，松本清張往往一天之中打好幾次電話找書。在沒有手機的那個年代，出差時也輾轉打來電話。當然，松本清張早已跑遍日本全國各地；外國

方面，包含歐洲各國，美國、加拿大、阿拉斯加、中東各國、印度，以及包括北韓在內的亞洲各國，松本清張都設法親眼目睹、親自體驗。例如《沙漠之塩》撰寫期間跑遍埃及、黎巴嫩、敘利亞；而《霧之會議》更涉及英國、法國、摩洛哥、義大利、瑞士等國。

*

松本清張文學的價值，當然不單純只是作品數量的龐大而已。

最先出現文壇的《西鄉紙幣》，以「叛軍」西鄉隆盛發行的鈔票做爲象徵意義，深入探討入日本社會現狀及發展。簡單的說，松本清張的作品一開始便建立了自己的風格；也許，他累積起來豐富無比的社會經驗成爲創作的養分。

在推理小說方面，改編成電影的《砂之器》，與原作情節顯然有些出入。然而，松本清張依然藉由不同形式而切入社會問題。換句話說，不論歷史小說、推理小說，松本清張的原點是一致的。

對日本讀者而言，作家松本清張觀察下的森鷗外、菊池寬、岸田劉生這些近代人物，呈現了另一番面貌。甚至從「昭和史」和古代史，松本清張也充分發揮其獨特又具有指針般效果的文學教材，留下了「無與倫比的金字塔」（有馬學）。

最近出版的《清張・戰鬥作家》（藤井淑禎）認爲松本清張繼承了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菊池寬的寫作技巧，又不斷挑戰純文學「私小說」領域，因此而建構起松本文學的豐富領域。

＊

作家松本清張在青年時代曾因爲窮困而考慮自殺，也想一個人離家出走：

「我想逃脫背負家庭（父母）責任的狀態。那時候，父親也好、母親也好，幾乎都依賴著我；因此我變成被束縛著、動彈不得。我真想逃離不能自由呼吸的困境。」（一九六二年四月《婦人公論》，人生特集）

檢視松本清張留下的龐大無比的作品，足以證明困頓時代裏，他儲存的智慧和能量，是多麼可觀。吾人閱讀松本清張文學作品時，或許更値得參考，思考。

本文作者簡介——

林景淵，早稻田大學畢業，筑波大學碩士，浙江大學博士。著有《讀書物語》，譯有《知識誕生的奧秘》。目前在《明道文藝》連載「日本經典文學家傳記」。

目次

歪曲的複寫

稅務署殺人事件

1

十一月底的一個寒冷的傍晚。時間還不到六點，但天色已黑；被稱爲西東京之繁華鬧區的S區，就如同銀座的後街一般地燈火輝煌，而且有著比銀座的後街更多的人潮。

K路附近聚集了劇場和電影院，周邊一帶也如同銀座的後街一樣，到處是夜總會、酒吧、舞廳、料理店等等的營業場所，這裡是提供夜晚尋歡作樂的一個區域。不過這個區域涵蓋的範圍很廣，因此並不是每一個角落都一樣繁華熱鬧。一步踏進小巷子裡的話，燈火和人煙就會變得稀少。不過，同種類的營業場所還是很多。

有一個人，此時就佇立在這條繁華道路的某個地方，看起來像是在等人的樣子。或許是因爲吹著寒風的關係，他用單隻腳不停地抖晃著身體。

由於近處的霓虹燈照紅了他的臉，使得我們可看出他的年齡大概是在三十歲左右。寒風吹著他乾燥的頭髮，也翻動著他穿的那件舊大衣的下擺。看起來似乎已經很舊的領帶的打結處已變得很小了，鞋子也沒有一點光澤。總而言之，一看就知道他是個低收入的上班族。

他眼神呆滯地看著斜前方。那兒有一棟在這一帶最大的二層樓建築，四周圍著有光鮮、漂亮的板

牆。映照在窗上的燈火十分明亮，大大的屋頂在夜空裡則是顯得很漆黑。屋頂上有著霓虹燈，在四方形的框框裡寫著「春香」兩個字。玄關的燈火映洩到門外的道路上。

他的眼前不斷地有人來來往往。有三兩成群高聲闊談的男人們，也有靜靜地走著的相伴男女。然而並沒有人會去注意到路旁正站著一個男人，即使注意到也不以爲意；若是有人對他投以懷疑的眼神時，他會馬上低下頭來然後緩步地移動。

然而，他也只是默默地走十二、三步就停下來，隨即還是會以呆滯的眼神看著同一方向。站的位置也是如同站衛兵一樣，會再回到原來的地方。

拿著手風琴和吉他的兩人行會經過，賣花的少女也會路過。他看起來似乎想避開這些人，會有點慌慌張張地提早移動他的位置。事實上，他並不是今晚才開始「站崗」的。他已經在這裡站了一個禮拜了。他似乎很害怕被這些始終在這一帶轉來轉去的走唱歌手或賣花的發覺到他每天晚上都站在同樣的位置。

他有時會抽個煙，還不時地抖動著身體。

這時，有一位穿著大衣、看起來像是買完東西後要回家的太太、然而實際上是在這一帶上班的女人走近了他，她看了一下他的臉，然後有點驚訝地小聲發出「喔」的聲音，但隨即就離開了。這是因爲她之前就有兩三次想拉他上她們的店，但都被拒絕了。

他看了一下手錶，已經過了七點。他開始緩慢地移動他的腳步。

走過了四、五間店後，可以看到一間在看板上寫著「里歐酒吧」的店。他推開這家店的門走了進去。

「歡迎光臨！」酒保從櫃臺裡面向這位客人打了招呼。店裡香煙的煙霧彌漫，同時也撥放著音樂。有五個客人面對酒櫃坐在吧台，另外有三組客人則坐在靠店裡面的開放式的包廂。

服務生說聲「請！」後招呼他到最裡面、靠窗的位子。他一副疲累的樣子坐了下來，接了熱毛巾擦了一下臉。

「老樣子。」他抬頭看了一下服務生。

酒保其實早就在作威士忌蘇打水了。現在剛進來的這個客人每次都是點這個飲料。

他望著窗戶似乎在等待著什麼。這扇窗掛著有粗紗的窗簾，店外頭的燈火也透過這扇窗簾滲了進來。從這兒也可以看得到來往的行人。從這道窗戶看出去剛好可以看到「春香」的霓虹燈下半部，而燈火輝煌的料理店的玄關就在窗戶的正前方。行人則是會經過這道燈光來來往往。

這時，一個微胖的吧女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

「歡迎光臨！你好。」

他把目光轉到吧女的臉上。同時也露出微笑並拿出香煙來。吧女用火柴幫他點了火。

「您好像每次都是坐在這個位子呀！」

她的黑色洋裝的領口開了個半圓，很大膽地露出半胸。這時服務生把威士忌蘇打水和下酒的零嘴端來了。

他拿出記事簿，抽出鉛筆，舔了一下筆芯。坐在對面的吧女當然不會知道他是在寫著什麼。他那握著鉛筆的手腕子一直動個不停，很勤快地寫著。彷彿就像是要趁記憶還未喪失之前要趕快寫好的樣子，相當忙碌地寫著。

過了一會兒，他收起記事簿，端起酒杯。

酒吧女覺得很無趣。因爲這個客人從未請她喝過酒。而他也看到了吧女一副不高興的表情，於是又再度把目光轉回到窗戶上。料理店旁原本只停了兩部轎車，然而此時正好有一輛新穎的包租汽車也伴隨著引擎聲來到料理店前。從這部車下來了五、六個人，他們走進了燈火明亮的玄關。從窗簾布的縫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切。

「是誰啊？那個客人。」

正在吧台喝酒的客人彎下上半身子小聲地向酒保問道。他對於獨自一個人，有點鬼鬼祟祟的注視著窗外的這個客人似乎感到有一點不悅。

穿著白衣服的年輕男酒保一邊拼命地搖晃著調酒器一邊歪著頭回答說：

「不曉得，他從一個禮拜前就是那個樣子，一直都是一個人。」

「是每天晚上嗎？」這個客人於是用一副很好奇的眼神，悄悄地望著坐在角落的這位像上班族的男人。隨即又加了一句——

「那還真是有錢啊。」

「沒那回事——」酒保不禁苦笑了。「他會從七點坐到十一點多，不過卻只喝兩杯威士忌蘇打水而已。」

「哦，是嗎？」

客人伸出手指算了一下。

「那不就是四個小時嗎？四個小時才喝兩杯威士忌蘇打水，還真能撐啊。」客人把眼睛睜地大大

的。

「是不是店裡有他喜歡的女孩子，所以才每天來報到啊？」

聽到這個問題酒保不僅搖頭笑著說：

「也沒有，就像那樣子只是呆呆地坐在那裡而已。」

「應該是這樣吧。」

同樣是坐在吧台，托著下巴的另外一名客人也開口了。

「這家店裡可也沒有令人想要每天都來報到的女人在啊。」

「真是多謝你的誇獎。」

這時穿著便禮服來問客人需要什麼飲料的吧女說著說著就在這名客人背上捏了一把。

「啊，痛死我了。你都聽到了啊。」

「是啊，還真不巧啊。你每次來還不是都只會坐在吧台。」

「真是抱歉。」

這名客人這時就把酒杯端往前。

「店長，再給他一杯吧。」

吧女邊笑邊說道。

「如果有喜歡的女人在的話就另當別論了，既然沒有居然還能只喝兩杯威士忌蘇打水坐四個小時，可真不簡單。」

客人小聲地回到剛才的話題。

「講老實話你也別介意啊，店長，我可不認爲這家店那麼地有魅力。」

「的確很怪。」

酒保也老實地開口贊同。

「他坐的是桌子，所以有吧女坐台。吧女抱怨說連一杯甌菲士都沒請她喝過。所以當班的吧女都只是稍微坐一下而已，之後就是他獨自一個人了。你看看，我說的沒錯吧？」

這時趁著有兩、三個客人進到店裡來，原本在角落包廂坐台的吧女馬上就站了起來。就這樣，他變成獨自一個人了，他整個人完全靠在沙發背上，不過倒是沒有一副不悅的樣子。

不管從酒保的口氣或是吧女的態度來看，都可以知道他絕不是一位受歡迎的客人。

「真是個怪人。」

「的確很怪。」酒保一邊調著新的酒又說了一次同樣的話。

他的確是個怪客人。連續四個小時坐在同一個位置上，卻沒有一副無聊或是不舒服的樣子。彷彿就像是坐在療養院的陽臺上享受日光浴的病人一般，他很悠閑地坐在沙發上。

然後，彷彿就像螞蟻一樣地，他一滴一滴地舔著威士忌蘇打水。如果不是如此的話，再怎麼有耐力的男人都撐不了。抽口煙，而後再看一下窗外。然後又會突然想到什麼似地再拿起酒杯。

坐的位置也一定是在同樣的窗邊。他每次進到店裡，就好像預約了飯店餐廳的客人一樣，闊步地直接走到這個位子。幸好這間酒吧的生意還不算很好。

他幾乎把視線都投注在窗上，以一副茫然思索的眼神。料理店「春香」的燈火映照在白色的蕾絲窗簾上。街上的行人漸漸變得稀少了。而行駛在路上車輛的燈火反倒是愈來愈多。在夜晚的話，時刻愈晚

愈是如此。

停在對面這家料理店前的車子也是愈來愈多。客人們從門裡面走出來，隨後坐上車子。女服務生們則是一一地送行。熱鬧的談話聲穿透厚厚的玻璃窗傳到車外頭。女服務生向客人鞠躬行禮，與客人握手，或是拍拍肩膀，揮揮手。車子一輛一輛地被招到店前，把接二連三從玄關走出來的客人一一載走。

他看了一下手錶後站了起來。時間剛過了十一點。他獨占了這個包廂整整四個小時了。沒有任何一個吧女走近他的位子。但他反倒是對於即使隔壁桌吵吵鬧鬧，又即使有人隨著手風琴的演奏而翩翩起舞，但周遭完全無視於他的存在的這個事實感到很滿意。

其他桌的客人都是進進出出已換了好幾組，沒有人認識角落的這個客人。他有時會拿出記事簿寫一些東西。這時，又有一位客人從遠處看了他一下，然後向酒保問道：

「那個人，是誰啊？」

「我不清楚。」

酒保的回答因客人而異。

「說不定是詩人。就像那個樣子，有時會寫一些東西。」

酒保皺了一下鼻子，露出嘲笑的表情。

這時，他把服務生叫了過去，買了單。兩杯威士忌蘇打水和一盤小點心。每天都是同樣的消費金額。他把皺皺的紙鈔和零錢放在銀盤上。而就像平常一樣，他今晚也沒有給小費。

「謝謝！歡迎再來！」

酒保大聲地向他答謝，服務生則隨便地把舊大衣披在他的背上。

他走出店，站在馬路上。一到了外面，寒風就從腳底吹了上來。

馬路早已經變得很晦暗。一般的商店也都已經關門消燈了。只有供喝酒的營業場所還稀稀落落地亮著燈火。行人變得很稀少，而且多半是勾肩搭背高聲嚷嚷的男人。

「春香」的看板燈已熄滅，二樓的窗子全部變漆黑了。只有旁邊的出入口還是明亮的。有三、四個女人就從那裡一個一個慢慢地走了出來。每個人都是穿著和服和大衣。其中也有喝醉酒腳步不穩的。

起初還沒去注意到，直到刺眼的頭燈突然亮了起來，才知道原來有一台大型轎車在店前等著。有個男人從車上叫她們上車。這些女人其中有幾個就邊吵吵嚷嚷邊開門坐進車裡。

這部車走了之後，有一部計程車駛來停在門口。別組女人則又擠上這部車。計程車載著這些吵嚷嚷的女人咆哮而去。

他把兩手插在大衣的口袋裡，看著這些人離去。隨後，緩緩地移動他的腳步走出去。

這時，有個穿著紅色大衣的女人從黑暗的屋簷下走近他。

「這位先生，正要回家嗎？怎麼樣，要不要喝杯茶？」

他搖搖頭繼續往前走，拐到別的巷子。

狹窄的巷子裡排列著有關東煮、壽司、和烤雞肉等等的紅色燈籠。

他拉開一家壽司店的拉門。

「歡迎光臨！」

這時店裡香煙的煙霧散到了店外頭。他環視了一下這間狹窄的店。店裡現正有四個男客人、一對男

女，角落則有三個穿著大衣的女人在吃壽司。他選了一張就在這幾個女人附近的桌子坐了下來。

他拿起小毛巾擦臉，然後一邊吹一邊喝著大杯的熱茶。

「先給我鮪魚背肉吧。」

點了之後，他一直看著壽司師傅捏握壽司的手的動作。

三個女人中較肥胖、年紀也較大的對著兩旁的夥伴說道：

「今天晚上真的忙壞了。」

「大姐，你累了吧？」

問這一句話的是坐在她的右邊，年輕的圓臉女人。另外一個這時則是嘴裡正咬著花枝。

「是啊，是累了。年紀大了。」

「別這麼說嘛。」

坐在左邊的長臉女人把花枝吞下去之後開口了。

「最近店裡的新人真的不太勤快。老手們一直都得很細心才行啊——」

「這些年輕人真的很沒用。」

大姐也表示同感。

「就只是拼命想賺小費。她們八成把春香這家傳統料理店當成是酒吧或是夜總會了。」

「而且如果一罵她們，她們就會擺張臭臉給你看，真的很傷腦筋。就光只是會拼命地陪在客人旁邊作樂。」

他判斷這三個人，應當是在春香的女服務生中較資深的。他也開始吃著已捏好的壽司。不過是一臉

好像不太好吃的表情。

「明天還是會很忙的。從六點開始就有三批客人預約了。其中，光是XX建設公司就有三十位客人了。」

「什麼，還要來啊?這家公司真的很常來光顧啊!」

「土木建築業出手都是很大方的。更何況，O先生對我們店裡的小君始終是念念不忘。他一定是想要在她面前表現一下吧。而且更何況他也用不著花自己的錢。」

「對了，說到小君我才想起來，她今晚好像很早就回去了，不是嗎?」

「是O先生把她邀走的。」較年輕的圓臉女人回應道。

「他一直要找小君去別的地方再喝一杯。還說已經叫車子在外面等了。小君不知如何是好，結果好像就找了三、四同事也陪她一起去了。」

「對了，妳的那個叫E先生的客人最近怎麼樣了?他不是一直在對妳獻殷勤嗎?那些作東請客的人好像也都客氣地故意跟妳保持距離，不是嗎?」

圓臉女人低著頭含蓄地笑了。

「他現在好像就在那兒等著我。」

「在哪裡等?」

「那家銀行的轉角處。」

「那妳不去嗎?還真是可憐啊，一個人在寒風裡著急地等著。」

「無所謂啊，之前還聽說有一個人在千駄之谷車站前等到三點呢。」

「這麼樣的話，E先生的事妳打算怎麼辦？」

「明天大概會打電話來吧，到時候就隨便撒個謊擺平他。」

「最近好像愈來愈殷勤了，不是嗎？」

「他真的很會講話。說什麼如果妳自己開店的話，稅金方面的事就包在我身上。真是獻殷勤還不需要本錢的。」

「不花自己一毛錢就可以拼命地享樂。喝酒也好，去找自己喜歡的女人也好，全都是別人在付錢。不止是E先生，他們那一班人都是一樣。」

此時，他還是一樣默默地吃著壽司。只不過，聽到這些談話，眼珠子好像吃了一驚似地動了一下。

「對了，聽說E先生好像已經調到別的單位了。」

「是啊，最近招待E先生的人跟之前的不太一樣了。因爲是第一次，所以每個人的表情都不太自然。其中有一位職位蠻高的人還偷偷把我叫過去，說什麼你好像跟E先生交情不錯吧，以後可要請妳多幫幫忙了。真是笑死人了。」

「他們每個人，好像都很怕徵收稅金的。」

「古裝劇裡不是常出現嗎？拿著武器的捕吏。人們愈是怕他們，就反而會對他們愈好。就跟那個像極了。」

聽到這句話，他的手肘不小心碰翻了茶杯。茶灑溢了出來，弄溼了桌子，茶也滴落在地上。年輕的女店員連忙拿抹布過來擦拭。

「對不起……謝謝。」

他向女店員道歉。

「不要再講那個了。」

說這句話的是年紀較大的女人，她應該算是其他兩個的前輩。

「明天也會很忙的，早點回去吧！小雪，妳明天不是早班嗎？」

「沒錯啊，大姐。」

圓臉的年輕女人拿出錢包準備要買單。

「開什麼玩笑啊，不要這樣子——」

年紀大的女人從腰帶中拿出一疊千圓鈔票，抽出一張放在櫃臺上。

「小姐，你們春香最近生意很不錯啊，不是嗎？」

壽司店的老板一邊找錢一邊說道。

「還好啦，只不過錢都是店老板賺去了。我們這些夥計可是一年到頭都在忙著付腰帶、服飾等等的分期付款啊。」

她們邊笑著邊走出店。的確，穿在身上的大衣、披肩等等都是名牌的。

「她們是誰啊？」

還在店裡的客人看她們走了後向老板問道。

「是一家叫春香的料理店的女服務生。最近好像生意很不錯。」

老板放下工作回答他。

「是這樣子啊，她們的收入怎麼樣？」

「紅利和小費都有拿，所以金額每個月都不一樣，如果是剛剛這些人的話應該有三萬圓以上吧。」

「我們可賺不了那麼多啊。」

這個上班族的客人和朋友互相對看了一下後把頭縮了進去。

他站了起來。付了帳後走出店門外，像是茫然無目標地走著。而且是以一種似乎是極度憂鬱，疲累不堪的腳步走著。

2

中央線這條電車線路，如果是往八王子的方向的話，從三鷹站過了武藏境、武藏小金井等站後，可以感受到武藏野地區的一種特殊風采會變的非常濃厚。在這一帶，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地方特有的臺地、低地、和窪地等等地形。另外，這一帶的雜樹林或是櫟樹林也還一直呈現著一種直線的分布。

由於東京都的人口劇增，使得住宅也急速地延伸到這一帶。公寓、國民住宅等等一棟接一棟地完成興建。而如今所看得到的景象是，在一些舊式的稻草屋頂房子中夾雜著現代化的建築物以及田地。

農民的房子四周大多是有防風林將其包圍起來。在這些林中，近來土黃色的舊式稻草屋頂愈來愈少，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瓦屋頂；那是因爲這附近的農家把一部分的田地切割賣掉作爲住宅用地。即使是農民也無法抵擋得住土地的增值和住宅地的入侵。

在三月底的某一天下午，在從武藏境車站往北約兩公里，一帶同樣到處也是武藏野的樹林和田地的地方，有兩、三個人正在作測量。

從車站有一條小道往北延伸著，然而由於它是沿著和緩的臺地，因此我們看不到路的尾端。

早春的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不久前還結凍過的紅土已變得既溫暖又鬆軟。短草也開始帶有著一點綠意。

其中有一名是身材肥胖，穿著西式服裝的男人，他好像就是土地的買主。一個則是身材瘦瘦的，穿著藍色的工作服，他就是土地的賣主，也是當地的農民。另外穿西式服裝的兩個人是測量員。

其中一個人是拿著紅白相間的的棒子在麥田中移動著。而舖在測量台上的紙則不停地被畫著線。

身材肥胖，穿著西式服裝的男人一副滿意的表情在附近走來走去，然而他的腳步，突然，在一個地方停了下來。

土地的買主彎下肥胖的背，凝視著地上。那裡已經超過麥田的邊界，是麥田隔壁尚未耕作任何作物、有著草叢的地方。

「喂！」

他向測量員喊道：

「你們來看一下這兒。就只有這個地方的土很怪地隆了起來，而且看起來還很鬆軟，不是嗎？」

測量員由於已經工作得有點累了，於是拿著紅白相間的棒子直接走到那兒。

「嗯，的確有點怪。」

他也看著地上的土堆說道。

兩個人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顏色有點不同，而且看起來有點新的土。同樣地用一種似乎感到有點噁心的眼神，直立不動地看了有一會兒。

「什麼回事啊？」

土地的賣主、年過四十的農夫隨後也走了過來，買主的肥胖男人於是就用手指著地，向這位比較懂泥土的專家問道：

「小田先生，這兒有點怪吧，不是嗎？」

農夫一直注視著，

「嗯，是不一樣。有點怪。」

他說著說著就走到土堆旁去，用工作鞋的鞋尖輕輕地踢了一下土堆邊緣。泥土本身的確是比較鬆軟的。

顏色比較怪的泥土的部分，大概是形成直徑一公尺的圓形。而且只有這裡才有草掩蓋在土上面，然而只要稍微踢一下的話，草很容易就會散開掉。草沒有根，依此可以判斷這是後來才覆蓋在土上面的。而草的顏色，也跟其他活生生的草不同，已經枯黃了。

「裡面說不定有埋著什麼東西。挖挖看吧？」

農夫雖然是這麼說著，但手裡沒有工具，他的視線停在測量員的紅白相間的棒子上。

「你那個玩意兒借我一下。」

他向測量員借了棒子。

「好噁心啊，大叔，不要給我弄髒了啊。」

年輕的測量師傅很擔心似地嘟著嘴。

「沒問題。」

農夫開始用測量棒撥弄泥土的表面，其他三個人則是盯著這一堆泥土。泥土大量地剝落下來。同時，有一股難以言喻的臭氣衝鼻而來。

農夫拿著棒子倒退了一大步，其他三個人也臉色大變。

「莫非是埋著人的屍體？」

買主睜大眼睛看著農夫，留著一嘴亂鬍子的農夫則是嘴唇發白，已經沒勇氣再用棒子去戳土了。

「好臭！」

測量員之所以這麼叫嚷著，是因爲令人噁心的異臭味突然變得很濃，這四個人向麥田的四方逃竄，然後各自在土堆四周的遠處停了下來。

「不行，這得趕快向派出所報案才行。」

農夫用顫抖的聲音說著說著，就跳上停在路上的腳踏車往南的方向騎去。踩踏板的雙腳的節奏不一致。

來到派出所之後，頭髮微白的警員在桌子前站了起來說道：

「你說有人的屍體被埋了？我看那八成應該是貓或狗的屍體吧。」

他用一種懷疑的眼神看著農夫。

「不是啊，臭的不得了，簡直無法靠近。我看絕對是死人的屍體，警察先生，請過去看一下。我們自己可不敢挖啊。」

農夫再次強調。

「是嗎？好啦好啦，那一起去吧。」

警員於是就站了起來，去後面拿了一把鐵鏟子，然後騎上腳踏車。

由農夫帶路騎了大約五分鐘後，警員看到麥田裡有三個男人正在等著他。

「警察先生，就在那裡。」

測量員用手指著告訴警察。

來到這裡，派出所警員也聞到了隨著早春的風飄來的臭氣。警員才終於領悟到農夫的話。

然而，或許他心想如果萬一只是狗貓的屍體，報到本署的話可是會鬧笑話的，老警員提著鏟子果敢地走向了土堆。

警員儘量停止吸氣，把鏟子插進柔軟的泥土裡。他非常小心翼翼地作這些事。

隨著泥土一點一點地慢慢被鏟開，臭氣也愈來愈濃厚。

終於，從泥土底下把蒼白的腳的一部分和黑色系西式服的一部分鏟出來了，這時候，在後面看的四個人同時驚叫了起來。

早春的柔和陽光明亮地灑落在，現在才剛剛接觸到空氣的灰色肉片上。

接到武藏野分局的報告，警視廳立刻派前島搜查一課課長帶領幾位搜查組組員，以及鑑識課課員開車趕到了現場。

現場位於遠離國道的小路，路的寬度勉強可讓一部中型車通過。搜查組組員全體一起小心翼翼地把屍體從泥土裡挖出來，而每個過程都由鑑識課課員拍下了照片。

當屍體完全被挖出來時，不出所料，在場的人都無法正視。

屍體的臉已經開始變形，頭髮是黑色的，上面沾滿了泥土。穿的是黑色系的西式服，但沒有大衣也沒有外套，只有腐爛不堪的白領襯衫和長褲，也沒有穿襪子。

臉已經變形地像個妖怪似地，無法馬上辨識出面貌的特徵。

「這真是太慘了。」

搜查組組員在被挖出來的屍體前面不約而同的說出了感想。

鑑識課課員從屍體腐爛的狀態判斷：

「死後大概經過了兩個月左右吧。」

這項判斷與之後在R大學附屬醫院由法醫解剖後提出的驗屍報告是一致的。

至於死因，乃是頭部的毆傷所致。除此之外無任何外傷。解剖後，發現頭底骨有骨折。這就是死者的致命傷，凶器是類似鈍器的東西。

被害人的年齡在三十歲左右，中等身材，營養狀態良好。從手指的狀態看來，推測並不是從事勞工的人，應該是做行政事務方面工作的男性。

牙齒很健全，無蛀牙，沒有看過牙醫的跡象。

遺物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也就是只有白領襯衫和長褲。長褲經過清洗過後，得知乃是深藏青色，質料是葛巴丁，並不是什麼高級品。白領襯衫的質料是毛葛，在市面上也不是屬高價位的產品。

總之，依此可以推測被害人乃是普通的上班族。

現場沒有發現外套和大衣。若死後是已經過兩個月的話，應該是一月底的服裝，被害人穿的是冬季的羊毛衫。長褲也是冬季用的。因此，當然應該有穿著外套和大衣。

現場沒有的話，不是凶手爲了隱藏被害人的身分帶走了，就是先脫掉以後再殺死的。長褲的口袋也搜查了，裡面無任何一物。

白領襯衫和長褲都非常細心的搜過了。結果發現白領襯衫的衣領裏面，以及長褲的腰部裏面，都有洗衣店縫過記號的痕跡。可是被害人的衣物裏的這些記號已經被用剃刀刮得乾乾淨淨了。

「警視廳認爲這是一樁有計畫性的殺人命案，已在武藏野署設置搜查本部，由三木警部擔任命案搜查主任，立即展開了偵辦的工作。」

隔天早上的報紙馬上對這件命案作了報導。

〈搜查本部首先正努力要查出被害人的身分，然而，一件破爛不堪的白領襯衫，和一條葛巴丁質料的普通長褲是唯一的線索。這些衣物都是毫無特色，很普通的，長褲看不出是買現成的或者是定做的，因此針對兩方面的可能性在進行搜查。被害人是一名似上班族的男性，目前認為仇殺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命案現場位於農田裏，平常不大會有人經過，到了晚上的話更是一片漆黑的地方。行凶地點到底是在死者屍體被發現的地方，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行凶後再將屍體運到現場的，搜查本部則尚未作出判斷。如果是由其他地方搬運過來的話，交通工具有汽車（自用轎車、計程車、小貨車等等）、自動三輪車、或是兩輪拖車等等的可能性，針對這方面的搜查也正在進行當中。

目前正對於住在命案附近的居民進行探聽，不過命案是發生在兩個月前的，目前似乎是難以得到有力的線索。連地主小田先生都還是為了要賣土地進行測量才發現屍體的。因為現場沒有發現可成為線索的遺物，要查出被害人的身分的話，可能要花相當多的時間。

目前針對東京都以及鄰近的縣的離家出走的人或下落不明的人正在進行過濾、調查。〉

報紙上作了以上的報導，然而事實上搜查本部並不會把所有掌握到的事情都透露給記者，他們總是會隱藏一、兩張王牌的。

這件命案也正是如此。

搜查員把屍體挖掘出來之後，還詳細地翻看、搜查了現場的泥土，結果發現了一個火柴盒。

「你說火柴盒？」

三木搜查主任凝視了由一位搜查員置於手帕上、沾滿泥土的小火柴盒。

三木立即命令屬下小心地清洗這個火柴盒，結果發現這是一家酒吧的火柴盒，上面寫著「S區・K路、里歐酒吧」。

「里歐酒吧」

主任小聲地說了一下店名。

「喂，你們有誰知道這家店？」

他環視了集合在場的每一個搜查員的臉。

「有——沒有誰——知道里歐這家店啊……」

也有搜查員低聲地哼著歌。命案的搜查才剛開始，所以還有心情開這樣的玩笑。

「我知道。」

舉手回應的是一名大約三十歲的搜查員。

「喔，是你啊，你經常到S區的酒店街走動吧。」

「沒有，其實我也沒去過里歐酒吧。只是記得曾經路過看過店的看板而已。」

「什麼樣的店？」

「那是在鬧區的後街。生意並不是很好的店。主任，您知道一家叫做『春香』的大料理店吧？」

「嗯，這家我知道。」

「就在這家的正對面。」

「原來如此。」

主任理解似地點了頭。

然而在這裏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這個火柴盒到底是被害人的，還是凶手遺落的。

關於這一點，在搜查會議中也出現了完全相反的兩種不同看法。首先是：

「凶手想盡了辦法要讓被害人的身分不容易查出來。讓他身上沒有遺留下任何物品。不可能會只留下火柴。所以火柴一定是凶手的，可能是凶手在埋屍體的時候從口袋中掉落下來的，而凶手自己沒有察覺到。」

這樣的一個主張。然而相反地，也出現了以下這個意見。

「火柴應該是被害人的東西。凶手在命案現場把被害人的大衣和外套脫下來帶走了。這時，凶手沒有注意到火柴從被害人衣物的口袋中掉了出來。行凶時間若是在晦暗的晚上的話，這個推測是可以成立的。」

不管是凶手的還是被害人的，這一個火柴都無非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就因此，搜查本部沒有向煤體透露這件事。

而對於這個案件的凶手是單獨一個人呢，還是有共犯這一點，意見也分歧了。

「不可能是單獨犯案。」

主張這項推測的這一邊認爲：

「儘管麥田是不會有人經過，但是附近不僅有農家，也有新建的住宅，也有公寓。如果發生了這樣的凶殺案的話，一定有人會看到。同時，凶手也一定害怕這一點。因此，犯案的時間必定是在晚上。」

他們把這個假設作爲推測的前提，並進一步認爲：

「不管假借什麼樣的理由，要在晚上把被害人邀到這個地方，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即使從行凶的跡象來看，我們應該可以認爲凶手是經過威脅之後把被害人押到此地的。如此的話，沒有兩個人以上的話是辦不到的。」

除此之外——

「挖土，埋屍體，隨後又覆蓋上泥土。作這些工作時必須有鐵鏟子，同時這些也都是相當累人的工作。而且，如果是在現場將被害人的大衣和外套脫掉（同時也假設火柴就是被害人的）的話，要拿走的東西相當的多。與其說是單獨行凶，還不如認爲有共犯存在的話比較合邏輯。」

主張有共犯存在的人作了以上的說明。

另一方面，主張是單獨行凶的人則認爲：

「犯案的所有過程不一定需要兩個以上的人。只要有車子的話，運搬鐵鏟子、被害人的衣物不是難事。實際上，要到命案現場的話，除了開車以外是不可能的。」

現在還不曉得是什麼樣的大衣和外套被脫了下來的。也不曉得是不是有背心。

凶手對於這些衣物的處理方式，被認爲有以下幾個可能性：

①藏匿在某處。

②賣到當鋪或二手衣店。

③送給了某個人。

④燒掉了。或者把它剪得很碎，不成樣子後丟棄。

等等的可能性。

如果是①的話，可以推測可能會放在凶手自己家裏，或是寄放在朋友家，或是埋在某個地方。

搜查本部花了三天的時間，針對以命案現場爲中心的四周圍土地作了搜索，然而並沒有發現到有任何埋藏衣物的痕跡。

針對②這個可能性，警方則派人搜索了東京都內，以及吉祥寺、三鷹、小金井等鄰近的中央線沿線城市，以及田無市一帶的當舖和二手衣店。

然而，並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大衣和外套，所以也只能把搜索重點擺在進當舖和賣衣服給二手衣店的人之中比較可疑的人上了。

如果是③跟④的話，那就更難找到了。

其次，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警方至今仍尚未找到凶器。

根據驗屍報告，頭蓋底骨有骨折，被認爲是用相當重的器物毆打所致；而頭部有四處傷痕，推測凶器並非銳利的刀刃，而是不快的刀或是無刃凶器之可能性較大。由於是死後經過兩個月的屍體了，傷口的樣子也已經變形很難作判斷，但大致可推測凶器應該是類似鐵槌、螺絲扳子，或是重木棒等等的東西。

找到凶器是在辦案過程中最爲重要的事，因此警方可說是比找大衣和外套還要細心地對命案現場附近一帶作了搜查，可惜還是沒有任何發現。

如此一來，那個酒吧的火柴盒就變成了唯一的線索。

針對這個火柴盒，鑑識課努力地試圖要取出指紋，然而由於在泥土裡已經過泥沙的磨擦，而且也已

經非常的骯髒了，結果還是無法採到指紋。

說到指紋，警方是已經從死者身上採了指紋，但經過比對發現並沒有屬於任何的前科者。最後，由於大衣和外套被凶手盜取走了，因此也有人主張可能是搶劫殺人。

可是由於被害人只是普通的、或甚至是更下一級的上班族，身上應該沒有帶很多的現金，而且從犯案的跡象來看也無法認定只是單純的搶劫，因此這個可能性被否定了。

不管如何，查明被害人的身分是搜查本部要面對的第一個重要的工作。

搜查本部的A刑警和B刑警大概在傍晚六點左右到達S區K路的「里歐酒吧」，當時店裡大概有十個左右的吧女剛剛做好了上班的準備，有的坐在包廂，有的是站著；刑警們推開店門走進去時，她們同時往店門的方向看。當然，在這個時候還沒有其他客人在店裡。

吧女們全都把臉擺往店門的方向，可是她們並不是在看著剛進到店裡的兩位刑警，而是正在傾聽站在她們的前面，抱著胳臂背對店門的經理的「訓話」。

服務生很迅速地走到刑警們的旁邊，一邊行禮說道：

「就快結束了。」

「不是，我們不是客人。而是有點事想請教這店裡的人。」

說著說著就從口袋裡拿出記事簿給服務生看。

服務生看了一下。

「啊，是這樣子啊，知道了。」

然後恭敬地鞠了一躬，連忙走到經理的旁邊。

經理的「訓話」還在繼續著。

「……還有，本店的常客招待他們的客人來的時候，還看得到有人搞不清楚狀況只會向常客獻殷勤、撒嬌的。這種服務的態度是不對的，被招待來的客人會不高興的。而且事實上，常客也希望妳們好好服務他們的客人而不是常客本身。把這點搞錯，還是像平常一樣只會服務常客的話是不對的。另外，這個，還有就是，當下酒的點心端到桌上時，有人比客人還早動筷子，請注意絕對不可以這樣子。不管跟客人再怎麼好，客人叫妳不用客氣，女服務生先動筷子的話……」

照這樣下去的話，真不知道經理還要講到什麼時候，於是服務生就上前在把嘴巴附在經理的耳朵旁。

聽了服務生的話，經理點了頭，然後就簡單扼要地結束訓話。隨後馬上走近到刑警們站的地方——

「很抱歉，讓兩位久等了。」

他很恭敬地鞠了躬。

「不好意思，來打擾了。」

A刑警取出包在手帕裏的火柴盒——

「這是貴店的火柴吧。」

他把火柴盒拿給了經理看。個子高大的經理於是彎著背，用手指捏起了火柴。盒子很髒，也壓扁了，不過還看得出來盒子上標籤的模樣。

「是的，正是。」

經理回答後，去櫃臺拿了一個新的火柴盒過來，遞給了刑警。

「跟這個一樣的。」

刑警們也看得出來，那是一個同樣的火柴盒。

「這個標籤的圖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用的？」

「從開幕當初就開始用了。所以是從兩年前開始的。」

「兩年前……」

A刑警一副茫然的眼神——

「那我直說了，有人在武藏境的附近發現了被殺害的屍體。」

還只說到一半——

「我也看過報紙了。」

經理就一副知道得很清楚的樣子點了個頭。

「不過報紙上沒有提到，其實這個火柴盒就在屍體的附近找到。只不過現在還不知道這是被害人的，還是兇手的。」

「喔——」

經理把眼睛睜的大大地。

「屍體已經死後經過兩個月了。因此，我們認爲應該就是在兩個月前客人從店裡拿到火柴盒的。」

「啊，是。」

「這是死者臉部的照片。不過因爲已經過兩個月了，所以或許有點不好看，他是不是有來過貴店光顧過？請幫我問大家一下。」

於是經理看了照片，他看了一下立刻皺起眉頭。

「這個臉，真的變得很糟糕了。」

「是已經腐爛、變形了，不過相貌還不至於看不出來吧？」

「嗯……等一下。」

他仰著頭拼命想著，突然，向吧女們喊了一句。

「喂，妳們對這個人的臉沒有印象嗎？」

吧女們看了照片，眼神露出驚恐的樣子，真是可怕啊，真是噁心啊，等等七嘴八舌地講著，但看得出來其實似乎是對此很有興趣的。

「啊！」

叫出這個聲音的是其中一個吧女，不過幾乎同時另外一個吧女也發出同樣的聲音。

「就是那個客人！」

「對！我也想起來了。」

刑警們的臉出現了緊張的樣子。

「咦，妳說什麼？」

「就是每次都是坐在正面的窗邊，只喝兩杯威士忌蘇打水，卻大概總是會撐個四個小時的那個客人。是這個臉沒錯。大約從去年十一月左右到年終到過店裡來。每次都是一個人靜靜地……對了，的確就是從今年開始就沒有再到店裡來了！」

年紀大概二十五、六歲、鼻子扁扁的吧女很亢奮地說了。

A刑警和B刑警把在里歐酒吧打聽到的消息帶回了搜查本部。

「你說只喝兩杯威士忌蘇打水撐四個小時？」

搜查主任托著腮說道。

「還真是能撐。自己一個人嗎？」

「是的，據說都是坐在窗邊發呆。」

「是不是在欣賞音樂啊？」

「不會吧，店裡放的也不是什麼好聽的音樂。都是一些很吵的爵士樂。」

喜歡音樂的B刑警開口說了。

「那麼，是不是在等人啊？」

「據說也一直沒有出現過那樣的人，從頭到尾他一直都是一個人。」

「這就怪了，到底會是有什麼目的？」

主任把頭歪向一邊納悶地說道。

「也應該不是店裡有喜歡的吧女才每天來站崗的吧……」

「那是不可能的。吧女們都很討厭他。他的服裝儀容不太好，甚至是有點令人覺得詭異和噁心的。

經理他起初好像有點不好意思講，但最後還是說了，他說剛開始還以爲搞不好是名刑警。」

主任和兩名刑警都不禁苦笑了。

「那，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到店裡光顧的？」

「他們說是從去年十一月初到十二月底左右，就是最忙的時候。也難怪他會令酒吧的人討厭。不過

還好那家店的生意不是很好，沒有被趕出去。」
主任在紙上潦草地寫著：十一月~十二月
「停留在店裡的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從七點到十一點。」
主任在同一張紙上再加寫上：七點~十一點
「是不是在監視著誰啊？」
搜查主任一邊看著紙一邊說道。
「您說的監視指的是？」
A刑警問道。
「你把里歐酒吧的平面圖畫給我看看。」
「是！」
A刑警用鉛筆畫了一個簡圖。
「那個被殺害的男人坐的就是這個位子。」
刑警在自己畫的平面圖上畫了一個圈。圈的位置是面對店裡面的靠窗位子。
「聽說一定只坐這個位子。而且一副好像是自己付錢買下這個位子般地坐著。」
「從這個位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道路。」
主任用小指指甲敲了一下這個點。
「窗戶上面有沒有掛著窗簾？」

「有，有掛著。不過厚的窗簾被拉到左右兩邊纏了起來，只剩下白色的薄紗窗簾掛著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還可以透過窗簾看到外面。」
主任輕聲說道。
「會不會是黑社會的人？」
「不可能，不是黑社會或流氓之類的。因爲我有一個很熟的刑警就在當地管區警局裏。」
「說不定是外地的。因爲那條路就是那種人聚集的地方。」
兩個刑警並不太贊成。這應該就是他們所謂的直覺吧。
三木主任在這時打開抽屜，拿出一支「休閒牌」的香煙來抽。
「對了，車子方面的搜索到現在都還沒有收獲。」
他看著兩名刑警說道。
「是嗎？」
「計程車和貨車都調查了，但是毫無收獲。再來是自用轎車了。不過這大概是絕望了。因爲現場沒有半個目擊証人。如果至少還知道車型的話還有救，現在都已經過了兩個月的話，我看是沒希望了。這一方面放棄了。」
「有找到衣物嗎？」
A刑警問道。
「沒有。當鋪、二手衣店全都查了，還是沒收獲。」
主任的嘴裡跑進了一些煙草屑，他趁機順便吐了一口口水。

「如此一來的話，是凶手把衣物扒下來後丟棄了？」

「只有這個可能性了。」

「主任。」

B刑警把頭抬了起來。

「殺害的現場就是在那裡嗎？」

「什麼？」

「也就是說，屍體被發現的地方也是被殺害的地方嗎？」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你指的是先在別的地方殺害後，再把屍體埋在被發現的地方的這個可能性是吧？」

「是的。」

「也就是，第一現場是殺害，而第二現場則是棄屍。」

主任彈了一下煙灰。

「不過，要找到第一現場更是一件難事。因為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只能仰賴管區警局在該區域內到處去探聽而已。我已經下了指示，但是還沒有接到任何可以令人雀躍的報告。」

「如果第一現場是在屋子裏的話，死者的頭那樣子地被打了，一定會有血跡遺留在某個地方吧。例如說，沾附在榻榻米，或是牆壁上……」

「榻榻米師傅和水泥工那邊已經有派人去問了。」

主任這時作了一個「這一方面可不能有疏失！」的表情，但是樣子並不開朗。他似乎是覺得這方面

也不太有希望。

「如果是戰前的話——」

年紀已過四十的搜查主任開始用一種追述往事的口吻說道。

「在大概有了把握的時候，會臨時叫管區內所有的家庭做大掃除。然後去徹底搜索榻榻米，壁櫥，屋頂後面，地板下面等等。可是，現在的話這是辦不到的。」

「不過，如果有搬運過屍體的話，這一定是會用到車子的，而這一方面如果真是毫無收穫的話那就傷腦筋了。」

談話內容一直在原地打轉。

「不管怎麼樣，不趕快把被害人的身分查清楚不行。」

「離家出走的人，和下落不明的人這方面的搜查有收獲了嗎？」

「沒有特別的收獲。總共有十二、三件認爲或許有可能性的，但最後都發現並不是。已經拜託鑑識課的人根據被害人屍體的臉作出生前的修整的照片，我們也只有等照片完成後再把它公布在報紙上，然後等待民眾提供線索了。可以期待的，也只有這個了。」

主任把變短的香煙丟掉，又恢復先前托腮的姿勢。視線很自然地朝下的一個姿勢。

桌上放著有一張紙。是A刑警用鉛筆畫的簡圖。主任的眼睛突然驚訝似地眨了一下。

「這個是……」

他把手指擺在里歐酒吧的斜對面。A刑警把酒吧附近一帶也簡單地畫了，紙上面也有「春香」這兩個字。

「這是料理店吧？」

「是的。這附近一帶最大的料理店。」

「你們看——」

主任把頭抬起來，交互看了又看A刑警和B刑警兩個人的臉。

「從里歐酒吧圈起來的這個位子，不是可以把春香的玄關看得清清楚楚嗎！」

聽到主任這句話，畫這張簡圖的A刑警本人也在嘴巴裏叫了一聲「啊」。

3

被害人之所以坐在里歐酒吧靠裡面的椅子，一邊看著面向道路的窗戶，而在四個小時的時間裏只喝兩杯威士忌蘇打水，並不是因爲他是黑社會或流氓派來作監視的。而是他在看著料理店「春香」進進出出的人。

什麼理由要去監視一家料理店？

首先，可以想像的是，或許被害人在盯著「春香」的某個客人。

第二，會不會是「春香」的女服務生中有人和被害人有瓜葛，而他是在監視著那個女服務生。這個可能性是最大的。

從事於料理店、酒吧等等，所謂的陪酒業的女人，往往異性關係會比較複雜。與客人之間，或是與情夫、吃軟飯的男人之間很容易會存在種種複雜的關係。另外客人這一邊，也有不少男人會把不過是在作生意的女服務生的奉承話當真而拼命地光顧，最後就因爲女服務生態度變冷淡而心懷恨意。被害人之所以一直從對面的酒吧凝視著春香的玄關，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來自與女服務生之間的關係。

另外，也有可能是在觀察春香這家料理店本身。也就是說，監視的對象不是客人也不是女服務生，而是店主的家人，或是廚師、會計等等的雇員。

目前，只有這三種可能性。如果從這裡可以查出一些蛛絲馬跡的話，很有機會可以大致判斷出被殺害的男性的身分。

A刑警和B刑警在很晚的時候，又再度前往里歐酒吧。已經過了晚上十一點。不過，若是要查酒吧、料理店等等的話，比起白天反倒是這個時候比較方便，因爲在這個時候想調查的對象都在。

一推開「里歐」的門，所有的吧女都一起喊了：

「歡迎光臨！」

然而，當她們看到這兩名刑警的時候，臉上都似乎出現了一種感到意外的表情。她們都記得這兩位是在傍晚點名的時候來過店裡問話的刑警。

原本把手交叉在背後的經理，一面搓著手走近他們。

「還有，什麼事嗎……？」

於是A刑警很客氣地說道：

「沒有，傍晚的時候打擾了。」

隨後又問道：

「針對之前談到的那個客人的事，想再打擾您一下……他固定會坐的包廂是哪一桌呢？」

「是的……就是那個。」

經理手指著角落，時間已經過了十一點，儘管一般而言會是最忙的時候，然而這家酒吧看起來還是很閒的樣子，客人才只坐了兩、三桌包廂，櫃臺也只有兩、三個人。被殺害的男性的「指定席」沒有人坐。

「請讓我們坐一下那個位子。」

向經理說了一聲之後，兩個刑警走到角落的包廂。莊重的深紅色窗簾被打開到兩邊纏著，薄的白紗窗簾垂在窗前。

「看得到，看得到。」

A刑警小聲地說道。

他坐的位子，正是被殺害的男性最喜愛的位子，從這個位子往窗戶看的話，可以透過紗窗廉把料理店「春香」的玄關看得一清二楚。

B刑警也回頭看了一下，然後默默地點了個頭。

這時，服務生用銀色盤子端來了兩杯威士忌蘇打水，然後向刑警們說道：

「這是經理請客的。」

正當他把它擺在桌上隨後要走的時候，兩名刑警慌慌張張地說：

「喂，不要這樣子，這種東西我們不能接受啊！」

正要推回給服務生的時候，經理彎著腰走了過來：

「請請，請不用客氣啊！」

臉上一副奉承的笑容。

「不行不行，經理。我們今晚很忙的。」

做完位子的實驗之後，就沒有其他事了，於是兩個人就起身站了起來。

「不過，既然都來了，就不用客氣了嘛。」

「不用了，謝謝。」

兩個人從經理的笑容面前走了過去，到了「里歐」店門外。

接著要拜訪的是春香，它的玄關可是氣派到令人感到有點畏縮。玄關角落裏有一個負責保管客人鞋子的老人正蹲在那兒抽著煙管。

「可以請您叫一下老板娘嗎？」

A刑警頂了一下老人的肩膀。

「嗯，你們是哪位啊？」

「我們是警視廳的人。」

「是。」

老人彎著背急忙地往裡面走去。

像這樣站在玄關的角落的話，就可以看得到那些女服務生們在店裡面進進出出的。每一個都在三十歲左右，衣服很好看，也都頗有姿色。其中，也有可能搞錯以為是藝妓的。兩名刑警就在一旁一直在觀察著。

這時聽到了有人熱熱鬧鬧地下著樓梯的聲音，三個樣子看起來像是公司幹部的客人，由女服務生們送客走到玄關來了。兩名刑警立刻從玄關走到外面，走離料理店到一個暗處。

「希望很快能再爲您們服務。」

「米先生，再見了。」

「謝謝！」

一直到車子開動爲止這些對話一直不停地被重覆著，隨後女服務生就又一個接一個地走回玄關。

「還有幾桌？」

女服務生們彼此在交談著。

「一桌，竹之廳。」

「啊啊，那會坐很久吧。大概兩個人留下來當班就好了，其他人可以回去了吧。」

女服務生們走進去之後，剛剛那名保管鞋子的老人走出玄關來找刑警。

他們兩個人被請到會計室隔壁，大概有日本蓆四個半大的小房間，這裡好像是老板娘的休息室。

老板娘是個大概四十幾歲、身材肥胖的女人，她的下巴就像是嬰兒一般的雙下巴。老板娘立刻遞出了一張寫著「春西春」的名片。由於並非是管區警察局，而是警視廳來的刑警，她雖然是諂媚地笑著，但小小的眼睛裏也帶有著一絲緊張的樣子。

「很抱歉，來打擾了。」

A刑警從口袋中掏出命案現場的被害人照片。這種照片本來是儘量不想一般的人看的，不過經過修整的照片尚未完成，只好拿出這張了。

「或許您也已經看過報紙知道這件事了……，在武藏境附近被發現了一具他殺屍體……」

這麼一說了之後，老板娘就立刻表示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這個就是被害人……不知道您對這個人有沒有什麼印象，或是您是否可以提供我們什麼線索？」

老板娘看了照片，果然眼神是一副恐懼的樣子。

「哎呀，這臉真是像個可怕的妖怪啊！」

好像很噁心似地皺著眉頭。由於已經過了兩個月了，死者的臉已經腐爛得相當嚴重。

「沒有，我沒有什麼印象或是線索。」

不過她還是努力地一直看著照片然後開口回答了。

「他沒有以客人的身分來過嗎？」

「沒有。」

老板娘搖頭。

「或許您不認識，不過女服務生說不定會認識啊。」

「不可能的，每個客人我大概都會去打聲招呼的，所以女服務生認識的客人我也都認識。」

「請你不要這麼說。」

刑警用手勢打斷了她的話。

「嗯……我老實講好了，老板娘，其實這個被殺的男人，從去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底，每天晚上都從對面的里歐酒吧偷偷地看著貴店的玄關。」

「你說什麼！」

老板娘臉色一變。

「哎呀，真是噁心啊。爲什麼要偷偷地看著我們店呢。喂，妳們都過來一下！」

她拍了一下她的肥手，叫女服務生們過來。

聽說女服務生總共有十五個人，很幸運地，今天沒有人請假，全體都可以集合來看死者的照片。

女服務生們看了照片後，儘管七嘴八舌地說：好想吐，從今天晚上開始吃不下飯了等等，但其實是很仔細地看著照片中死者的臉。

然而，她們的回答都是：

「這個人沒看過耶。」

「我們的客人裡面沒有這個人耶。」等等之類的。

B刑警數了一下女服務生的人數，然後說道：

「喔，少了兩個人嘛。」

於是有一位年紀較大的女服務生就告訴他：

「因爲還有一間房間的客人還沒走，她們在陪著他們。我這就找人去替代她們。」

「還有一間房間？喔，是不是在打麻將啊？」

B刑警突然如此說道。這時，不單是這個女服務生，其他的女服務生也都嚇了一跳。然而，爲什麼女服務生們全都嚇了一跳呢，這倒也是一件妙事。

A刑警好像也搞不太懂爲何B刑警知道客人在打麻將，之後他才問了B刑警，於是B刑警就向A刑警作了以下的說明。

「你不記得嗎？之前在玄關不是有個女服務生說『那會坐很久吧』這句話嗎？。而且我也偶然看到了女服務生進那個房間時手裡端著四條小溼毛巾。『會坐很久』，在加上四條小溼毛巾，那應該就是打麻將了。我只不過是把我的推測故意說了一下罷了。」

本來在打麻將的房間的那兩個女服務生從二樓下來，進到了房間。

一個身材瘦瘦的，另外一個是圓臉的。

他們把照片先給圓臉的看了，她雖然皺了個眉頭，不過卻也很快地就說道：

「沒有看過。」

然後她把照片傳給坐在旁邊身材瘦瘦的女服務生手裡。

這個女的最初的反應也和其他人一樣皺了個眉頭，不過有那麼一瞬間眼神裏似乎帶著一種覺得不可思議的樣子。而且，看照片的時間也比其他人稍微久了一點。

A和B都一直觀察著這個女服務生的表情。

「怎麼樣，對這個人的臉有印象嗎？」

A一問道。

「沒有，應該是沒有看過。」

女服務生有點慌張似地放開手裡的照片。

「嗯……請妳再好好地看一遍。是不是有點像你所認識的哪個人？這張照片就像剛剛說明過的，死後已經過兩個月了，的確臉的特徵變了很多，不過感覺上有沒有像你所認識的哪個人？」

「不知道。沒看過，也沒印象。」

這個女服務生一再重覆著同樣的回答。

刑警認爲再問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接著叫在廚房等等工作的雇員來看，不過每個人的回答也都是沒有印象。

「您先生呢？」

A刑警在最後問了。

「我老公參加了同業公會舉辦的旅行。昨天去鬼怒川溫泉了。」

老板娘如此回答。

「不過我想他也一定不認識這張照片的人吧。話說會來，警察先生，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啊。我剛剛聽你說有人每天晚上都來偷偷地看著我們店，真的覺得好噁心，我的背脊都冷了起來。」

結果，在「春香」也沒有得到什麼收獲。

「很抱歉，這麼晚了還來打擾。」

A打了聲招呼準備要走了，於是B也站了起來。

這時，其實A和B都有注意到，在那個瘦瘦的女服務生的紫色圍裙的角落裏，有印著「小夏」這兩個字。

正當兩刑警要走出玄關時，也聽到了從樓上傳來好像是在洗麻將牌的聲音。

兩個人走在街頭。即使已經四月初了，到了晚上還是很冷。

「喂，好像有點冷，喝一杯再回去你看怎麼樣？」

喜歡喝酒的A刑警用斜眼看了一下關東煮的攤販後向B刑警問道。

「嗯，說的也是。不要喝到臉太紅的話，回到本部應該不會被罵吧。」

兩人撥開了關東煮攤販頭頂的半截布簾，坐在椅子上。鍋子裏的關東煮香味四溢。

「喂，你有沒有注意到最後看照片的那個瘦女人的表情？」

B刑警拿著杯子先開了口。

「有啊，你也這麼認爲嗎？」

A刑警邊咬著魚糕串回答了A刑警的問題。

「她一定認識照片中的人，卻在我們面前裝蒜。」

「是啊。她剛開始看照片時的那個眼神就已經說明了一切。那個眼神明明就是看到熟人的那種眼神。」

「那個女服務生的名字叫『小夏』是吧。」

「你也注意到印在圍裙上的字了嗎？」

兩人互相微笑著看著對方。

「今晚，就這樣算了，明後天我們就去試探一下小夏吧。」

B刑警如此說道。

「好主意。」

A刑警也表示贊成。

「不過，話說回來，這個被害人到底會是什麼樣的人呢？」

B刑警小聲地說了之後，納悶似地歪了一下頭。直到目前爲止，都還不太能掌握到被害人的身分和來歷。

「從十一月初開始在里歐酒吧監視「春香」，一直到十二月底才結束。被發現屍體則是在隔年的三月三十日。而死後是經過兩個月了，也就是說被害人是在二月初被殺的。這麼一來的話，被害人到一月底爲止都沒有去監視「春香」了，可以這麼推斷吧？」

B刑警說道。

A刑警一面吃著水煮蛋。

「嗯，該怎麼講才好。」

他一臉思考的表情說道。

「而且，他的監視，或者說是偵察吧，爲什麼是從十一月開始的呢？」

聽到這個問題，A刑警還是只說，「嗯，該怎麼講才好」。

那一天的下午一點左右，有一名十九、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女性來到R報社玄關的接待處。

「對不起，我想見一下社會部的記者……」

這位女性臉上令人總覺得還殘留著一種少女稚氣未脫的輪廓。

「請問是社會部的哪一位記者呢？」

女接待員問道。

「哪一位都可以。我是看了今天早報上所刊登的武藏境的殺人命案才來的……」

她小聲地回答了。

「請在這裡寫一下您的大名。」

這位女性於是就在隨時都備妥的報社特有的所謂「訪客登記單」上低著頭寫上她的名字，同時就在這時候接待處的人也打了內線電話給了社會部。

不到五分鐘，一個有著蓬亂頭髮的二十四、五歲的男人從三樓下來，闊步地走到接待處。

「啊，田原先生。」

女接待員用手指著訪客，告訴這名記者就是這個人來訪。

社會部記者的田原典太，看了一下女接待員告訴他的訪客，她是一位大概十九或二十歲、一臉稚氣未脫的的女性。

「就是妳嗎？說是要對於武藏境的殺人命案提供線索的……」

田原典太慌慌張張的問道。她已經在接待處的訪客登記單上寫著「杉並區高圓寺××番地，須永友子」等文字。

「是的。」

女孩子一看到田原在盯著她看，於是就把頭稍微低了下來。

「因爲我看到了今早的報紙上有關殺人命案的報導。想提供一下有關被害人的線索。」

她的聲音有一點低，但很清楚。

「妳說妳要提供線索是吧？」

田原還是站著問道。對方也一直是站著。因爲這時很不巧地，平常提供給客人坐的長椅子已經坐滿了人。

「是的。」

女孩子點了頭。她穿的是簡單的洋裝，看起來雖然不是很名貴，但也蠻乾淨、漂亮的。

「須永小姐是吧？」

田原唸了一下訪客登記單上的名字。

「是的。」

「被害人是你的親人嗎？」

「不是。」

須永友子搖了一下頭。

「我是在想會不會是一位住過我們公寓的人。」

「喔……」

田原知道在武藏境的田裏被發現的屍體的身分還未查明，搜查本部正頭痛著。

「看了報紙的報導，腦裏立刻浮現了那個人。我告訴母親這件事，她說她自己也這麼認爲。不過倒不是很有把握。只是有那樣的感覺而已。」

田原看了一下女孩子。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直覺吧，此刻他立即認爲女孩子所講的一定錯不了。

「那妳……」

他不禁問了她。

「爲什麼沒去告訴警方呢？」

須永友子一時有點不知該怎麼回答的樣子。

「因爲……這不過只是我們的推測而已，並不是很有把握的。所以還不想直接去告訴警方。可是，我覺得不應該悶著不說，於是就和母親商量了，她建議我不如先只告訴報社。」

不過最後她還是很流暢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們家是高圓寺的一棟小公寓的房東。」

「喔，原來如此。」

田原點了個頭。

「那麼，那個人是從什麼時候住進妳們的公寓的呢？」

「一年前。」

「一年前？」

田原認為這個情報會相當有價值。

「這件事都還沒有向任何人說過吧？」

「沒有。」

田原的心臟微跳了一下。警方還不知道的線索都是很有魅力的。他想詳細地問個清楚，但看了一下周圍，似乎不會馬上有人從椅子上起來。也總不能一直站著說，也怕讓其他的訪客聽到他們的談話內容。

「我想詳細地請教妳一下。」

田原正好在這個時候也有點口渴了。

「要不要到那邊喝杯咖啡什麼的？」

須永友子立刻就點頭回應了他的邀請。

他們走出了報社，走到了有樂町車站的附近，這一帶有一間接一間的各式各樣的咖啡廳。田原走進了他常去的「帕可達」咖啡廳。這裡的咖啡很好喝，店裡裝潢也很漂亮。

服務生打開了門，說道：

「歡迎光臨！」

然後對著田原微笑，可是當他看到接著走進來的女孩子時，眼神中出現了一絲驚訝的樣子。因為田

原從來沒有帶過女的來這家咖啡廳。

他們上了二樓，選了一張靠窗的桌子。須永友子就坐在他的正對面，然後似乎有點眩目似地低著頭看著桌子。周圍有著不少雙雙對對的客人。

「那麼，請妳詳細地告訴我吧。」

田原點了香煙。

於是，須永友子就從手提包中取出折疊的報紙，放在田原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報紙上有著武藏境殺人命案的記事報導。

「這個被害人。」

須永友子用手指著照片。

「我想很有可能就是在一年前搬到我們公寓來住的一位叫沼田嘉太郎的人。」

「請等一下——」

田原急急忙忙地從口袋中拿出記事簿來。

「名字叫做沼、田、嘉、太、郎……好，那他的工作是什麼呢？」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清楚？這麼說的話，他是沒有職業嗎？」

「如果要從頭來講起的話。」

須永友子用這樣的講法開始作說明。

「沼田是透過我家附近的房屋仲介的人介紹來的。因爲那個時候有空出兩個房間，我們也拜託過這

個房屋仲介的人幫我們介紹。那個人看了房間之後覺得很滿意，於是就搬進了二樓東側角落的房間。就他自己一個人，沒有家人。」

「是這樣子啊！」

「他每天遊手好閒地，似乎沒有在做任何工作，因此我也常常跟母親聊到他，說『到底這個人是在做什麼的呢』。感覺上是個很陰沈的人，不太愛說話，所以母親也對他感到有點噁心、討厭。」

「那麼，這個人直到先前都是住在你們的公寓裏嗎？」

「沒有，大概住了一個半月就搬出去了。」

「喔，到還真快啊。」

「他說他有家人在九州，要回去那兒，然後就搬出去了。」

咖啡端來了。服務生還以一副有點裝模作樣的動作，把擺在一個大的器皿裏的各式各樣的蛋糕給客人看。須永友子很自然地拿了一個放在盤子裏。

「那是在十個月前吧？」

田原問道。

「是的。剛好大概就是跟現在的季節一樣。」

「他有沒有說要回去九州的哪裏？」

「是大分縣的中津。這是在要寄送貨運的行李時，看到行李條才知道的。」

「詳細的地名、住址還記得嗎？」

「還記得。是中津市大貞××番地。」

田原典太立刻把它記載在記事簿裏。

「嗯，原來如此。那麼，之後有沒有寄來過明信片之類的郵件？」

「沒有。完全沒有聯絡。在我們的公寓只住了一個半月，也從來沒有人來找過他，也沒有收過郵件或接過電話。感覺上就是個很孤獨的人。」

「再來要請教一下有關這個人、也就是沼田嘉太郎的生活……，妳完全沒有辦法判斷出他的職業嗎？」

「不太清楚。有時候一整天都待在家裏不出門，但有時候卻又一大早就出去，晚上到很晚才回來，過著非常不規則的生活。租房子的時候，他說他是保險公司的推銷員，但看起來又不像，就像剛剛講過的，母親也覺得很噁心、討厭。所以當他說要退租的時候，我們真的鬆了一口氣。」

田原思索著。聽了這番話，可以理解到他的確是個奇妙的人。像他這樣的人的確是很像會是在郊外的田裏被殺害的人。

不過，總覺得還是好像有一些搞不懂的地方。

「這個叫沼田的人。」

田原問道。

「妳說他不大愛講話，不過總不會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裏沒說半句話吧。妳記不記得他曾經說過什麼話嗎？」

「見面的時候，是會打聲招呼的。特別印象深刻的是他講話的口氣，有時候非常的有禮貌，可是又有的時候很粗野、蠻橫。總感覺他的口氣和態度不太統一。」

須永友子似乎是在說，他這個特徵就跟他的陰沈的個性是很一致的。

「就因如此，所以妳才完全無法判斷他的職業，是嗎？」

就在田原像是在做最後一次的確認似地問了之後，須永友子不知爲何，陷入了一時的沈默。她的眼神盯在別的地方，好像是在思索著什麼似地，過不久她開口說道：

「就那麼一次，他曾說過似乎跟他的職業有關的話。」

「喔，他說了什麼？」

「有一次，跟母親說過這麼一句：『大嬸，你們對於稅金的事，也感到頭痛吧！』。這是因爲有一次母親發牢騷說：『連這麼小的公寓都得繳這麼多稅金，哪繳得出來啊。』，沼田先生聽到了就一副很得意的樣子笑著說道：『如果是稅金的問題的話，我倒是可以幫您想辦法。如果真的很傷腦筋的話，就請跟我商量吧。』」

「他是說：『稅金問題的話，我幫您想辦法』嗎？」

「是啊。母親當時也只是認爲那不過是奉承的話，沒有當一回事，可是後來，倒是還一副認真的樣子跟我說：『那個人說不定在稅務署裡面有熟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拜託他看看吧』。可是沒多久，還沒到納稅的月份沼田先生就搬出公寓了，後來也就沒有連絡了。」

「嗯……」

田原又再度陷入了思索的狀態。如果光是這樣而已的話，還是無法推斷沼田嘉太郎的職業。只是在稅務署裏邊有朋友或熟人的話，這還不算是有用的情報。

「這個，只不過是我的想像而已……」

須永友子放低了聲音又再度開始講。田原又再把他的視線轉回到她。

「沼田先生會不會是曾經在稅務署工作過呢？」

這時，田原恍然大悟。她講的這個的確是很自然的推測。

「啊，有道理。所以他才會說：『稅金的問題的話，我幫您想辦法』這句話吧！」

「我也總認爲應該是這樣子。如果思考一下沼田先生說話的口氣的話，很自然地會有這樣的想法。」

田原這時候想起須永友子在剛剛有講到說：「沼田先生說話的口氣有時很有禮貌，有時卻又很蠻橫。」的這一段話，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的確或許是如此的。不過，無論如何，他住在妳們公寓的時候，沒有做過任何像樣的工作，是吧？」

「是的，真的完全搞不懂他這個人的來歷。」

「我懂了……好，這次真的謝謝你了。」

田原把記事簿收起來，並向她道謝。

「對了，妳沒有準備把這些事告訴警方嗎？」

「沒有，我剛剛也說過了，我不想告訴警方。並不是怕被捲進去這件命案，而是他也只不過是在一年前在我們公寓住過一陣子而已。我可不想到警察那兒去看死人的照片來對證。」

須永友子的這種想法，田原是可以理解的。沼田嘉太郎並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房客。看了報紙，的確是想把線索通知有關單位，但可不願意被警察叫去看死人的照片，或是作筆錄什麼的。所以她也才選

擇了報社來通知吧。

「我有件事想拜託妳……」

田原向須永友子說道。

「今天妳告訴我的這些事，可不可以就只讓我們報社知道就好。如果妳能答應的話，我也保證絕不會讓妳的名字曝光，而且我會很全心全力地來調查這件命案。」

田原這時，突然想到似地，從白領襯衫的口袋裡拿出名片遞給她。

「這是我的名字。」

須永友子把它拿在手裡看著說道：

「如果別的報社不知道這件事的話，這有可能會成爲田原先生的報社的獨家報導嗎？」

說著說著就露出了她今天的第一個微笑。田原聽了之後，有點驚訝地看了她一下。

田原典太回到報社之後，就急忙地立刻把須永友子所說的話向次長報告。

「這個好像蠻有意思的喔，我們來調查一下吧！」

身材矮胖的次長，搖晃著身體表示贊成。

次長於是立即打電話連絡負責採訪武藏境殺人命案搜查本部的記者。

「喂，有沒有人看了報紙到搜查本部去提供有關被害人線索的？」

從次長聽電話的表情，可以看出對方的答案似乎是「還沒有」。

「太好了！」

這麼一來，次長的表情更是一副充滿了幹勁的樣子。

「小典，這個線索太棒了。其他報社還不知道吧。不過，現在知道的只有沼田嘉太郎這個名字，和他曾經在稅務署服務過而已；還不曉得到底是哪裏的稅務署，這可真傷腦筋啊！」

「我們可以針對東京都所有的稅務署的名冊作地毯式的調查。他在一年前住進公寓之前就已經離職了，所以我們只要查在那之前的名冊就可以了。」

田原說道。

「嗯，大概就是這樣子吧，有點麻煩啊。第一，我們的調查部裏有那種名冊嗎？」

次長皺了眉頭。

「如果沒有的話，就向我們報社的會計師拜託吧！」

「喔，對啊。這真是個好主意啊。」

結果調查部果然回答說他們那兒沒有。他們像百科辭典式地有著各式各樣的參考書，但好像就是沒有稅務署的名冊。

「好，這樣的話，你就到會計師那裡去跑一趟吧。」

次長於是就下了這個指示。

田原典太就馬上到會計處問了會計師的姓名和住址，然後坐上了車子。他的目的地是青山。

「您要查的資料還真奇怪啊。」

頭髮已經半白，報社的特約會計師聽了田原的要求後，邊笑著邊從書櫃中拿出了書給他。

「就是這本。」

書的封面寫著：「東京國稅局管轄內之稅務署職員錄」

「不是今年的，我想借的是從去年起到二、三年前的名冊……」

「喔……，那就看這幾本吧。」

他把四、五本疊在一起拿出來給田原。

「稅務署員，全部大約有幾名呢？」

田原問道。

「嗯……，東京都一共有三十一個署，加起來總共大概五千名左右吧。」

「五千名？」

相當大的數字。這麼多的姓名要一個一個地查的話是會很辛苦的。查兩本的話就是一萬名，三本的話一萬五千名，田原光是想而已就覺得很累了。

可是如果在這裡就氣餒了是什麼都會做不成的，他打起精神借了一張沒人用的桌子開始拼命要來查了。會計師的太太，爲他端來了茶和小點心。

首先，他從去年的開始查。三十一個署，從署長以下，先看著姓的部分開始一個一個地查下去。「沼田，沼田……」田原在嘴巴裏一邊唸著一邊翻頁。爲了檢查有沒有看漏掉的，同一個地方會看兩次，所以進度很慢。總共看了一個小時以上。看完了最後一頁，還是沒能發現沼田嘉太郎這個名字。

田原典太於是先抽了一根煙，然後繼續翻開了前年的名冊。

嘴裏還是唸著「沼田，沼田……」。靠視覺，和自己的聲音在找著。

然而，這次查了半本的時候，要找的那幾個字終於映入了眼簾。

「沼田嘉太郎」

的確有了。在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名字裏，真的就存在著這五個字。

「太好了。」

他高興地不由得叫出聲音來了。

名字是在P稅務署的名冊當中。沼田嘉太郎是屬於法人稅課這個單位。

田原很小心、很正確地把這些抄在記事簿裏。這是花了將近兩個小時才發現的。平常是個寫字很潦草的人，只有在這個時候，寫了很工整的字。

名冊的日期是八月一日。去年的名冊裏沒有他的名字。重新再翻了一下P稅務署的部分，結果還是沒有。如此的話，可以判斷沼田嘉太郎是在前年的八月以後才退職的。從去年八月開始，他的名字就已經從名冊上消失了。

田原此時陷入了思考。

根據須永友子所說的話，沼田嘉太郎是在大概去年的這個時候住進她的公寓裏的。這麼說的話，他應該是在大約搬進公寓的兩、三個月前退職的。換言之，如果是在去年的一月或是二月左右退職的話，當然在八月一日的名冊裏不會有他的名字。

「查到了嗎？」

會計師從書房走出來看了一下。

「查到了。真的很感謝您。」

田原道了謝後，走出會計師的家。

「您說您要到哪裏？」

司機又再問了一次。

「到P稅務署。」

田原典太整個人就靠在椅背上，抽著美味的香煙。

4

P稅務署位於離鬧區有一段距離的地方。署的門口前停了有自動三輪車，腳踏車等等車輛。進入玄關之後，隔著櫃臺可以一眼看盡署內的事務室。桌子排列成好幾行，署員們正在執行著勤務。課長們則坐在離稍微遠一點的地方，而每行桌子的正對面坐著有股長，幾乎在每個稅務署都可以看到同樣的景象。

田原把名片遞給了就在他附近的年輕署員。

「對不起，我想見一下法人稅課的課長先生……」

年輕署員好像在檢閱似地仔細看了名片後說：「請稍等一下」，隨後走到裡面去。

課長就坐在對面。大概四十歲左右，身材很瘦的男性。鼻下留著鬍子。跟一位坐在一旁椅子上的客人正在講話，仔細看了田原的名片後，遠遠地往這邊看了一下。他應該是想稍微看一下這張名片的主人吧。

之後他點了個頭，他似乎是向年輕署員說了「請他過來」之類的話吧。於是，帶名片去給課長看的人很快地就向這邊走回來了。

這時，就在田原的附近，櫃臺的旁邊，有位老人不停地在向一位署員訴苦著。站在他前面的，是一名頭髮梳理得很整齊的年輕署員。

「大叔，不行啊。這稅金是一定要繳的啊。」

他嘴裡含著香煙，一副很神氣的樣子說著。而老人是不斷地低頭拜託。田原這時想起了須永友子曾說過沼田嘉太郎的講話口氣有時很蠻橫的這一段話。

「請！」

帶名片去給課長看的年輕人很有禮貌地說道。

身材瘦弱的法人稅課課長立起身子來迎接田原，留有鬍子的嘴角泛有些許的笑容。剛剛還在的客人不曉得什麼時候走了，椅子是空著的。

「不知有何貴幹？」

課長瞇起了眼睛開口說道。

田原說著就拿出了記事簿。

「我想請教一下，之前曾在貴署服務過，一位叫沼田嘉太郎的人的事……」

「喔……」

本來一副親切模樣的法人稅課課長的表情，這時突然變了。很明顯的，變成一種感到很爲難的表情。他沒有馬上回應田原的話，先喝了一口桌子上的茶。這杯茶是剛剛喝剩的，應該已經冷掉了。

「這個沼田他怎麼了？」

課長的喉嚨，咕嚕地動了一下。不曉得是喝了茶，還是吞下了口水。

田原沒說他被殺了。對方一定看過了報紙上有關武藏境殺人命案的記事報導。所以他不想在對方出現反應之前把它講出來。

「也沒什麼，只是基於某個理由想了解一下沼田先生的事……」

課長把目光由田原身上轉移到別的地方。

「因此，想請教您一下沼田先生辭去這個稅務署工作的理由……」

說到這裡時，課長的臉色已經很明顯地變得相當不悅。田原一邊一直看著他的表情，毫不在乎地繼續說。

「有關他退職的理由……是很圓滿地退職的呢？還是有發生了什麼事故才退職的？」

法人稅課課長這時拉開抽屜，無意義地撥弄著資料。

「這個啊……」

課長沒有看著對方說道。

「是我還沒上任前的事了。不清楚。」

「原來如此。」

田原典太點了頭。雖然課長說這是他上任前的事，不過從他一副爲難的表情看來，可以看得出其實他是知道內情的。

「如果是這樣，那麼問股長的話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呢？」

「他也不知道。股長也跟我一樣已經換人了。」

課長說道。

「大概，在最近的話，同一個人不會在同一個稅務署任職兩年以上的。署長也是從那時候起換了兩個人了。」

「是這樣子啊。」

田原故意裝作一副很頭痛的樣子。當然，他不會就這樣地打退堂鼓的。

「那，是不是有誰知道沼田先生退職的理由呢？」

「嗯，我也不清楚。」

課長一副沒興致的表情。

「敝社，真的很想知道……」

田原再接再厲，不過課長還是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不過，最後他好像沒辦法的樣子，還是叫了股長過來。

股長直接坐在椅子上轉了身，站了起來。這名股長是一個體格魁武的男人，比起課長，他的外表好看多了。

法人稅課課長把田原說過的話很簡潔地作了說明。用一種沒有起伏，很單調的聲音。股長聽了之後，也是皺了一下眉頭。

「那件事……」

股長看著田原說道。

「因爲當時的幹部全部換了人所以我也不清楚，不過，我想當然應該是圓滿的退職。其他的退職方式是不可能的。」

田原心裡想著：「他一定是在說謊」。話的內容和表情不一致。一定發生過什麼事。沼田嘉太郎的退職一定不圓滿。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內情。雖然事情是發生在現在的課長和股長上任之前，他們也應當知道整個來龍去脈。他們的表情說明著一切。

然而，即使只是如此，田原認為還算是有收獲。他們不願意談的內情，田原認為自己去查的話自然可以明瞭。

「我知道了。打擾您了。」

田原典太行了個禮後站了起來。

「是嗎。你辛苦了。」

課長一臉好像鬆了一口氣的表情。

課長和股長似乎都還不知道在武藏境被殺害的人就是沼田嘉太郎。不，還不如說這整個稅務署好像都沒有人知道。田原突然覺得說不定是自己弄錯了。須永友子所講的話也不過只是她的直覺罷了。

田原這時走在事務室當中，朝著玄關走去。在櫃臺附近，剛才的老人還繼續在對蠻橫的年輕署員一邊奉承地裝著笑容，一邊低頭拜託著。

就在田原低著頭朝車子的方向走去的時候——

「喂……」

有人低聲地叫他。

田原轉過頭去一看，是一個穿著白領襯衫、大概二十四、五歲的年輕男性，他就站在那裡看著他。

「是在叫我嗎？」

田原問道。這位年輕人臉上出著汗，眼睛則是炯炯有神。

「呼……呼……，請問你是報社的人嗎？」

他上前一步，更低聲地問道。

「是的。」

田原典太注視著這個人。身材有一點瘦，臉色有點蒼白。然而，是一副想要努力講出什麼事似的眼神。

「你是來問沼田嘉太郎的事吧？」

田原典太有點猶豫，不過還是回答說：

「是的。」

於是年輕人更走近到田原的身邊，用更小的聲音說道：

「沼田先生的事我是最清楚的。」

「喔……」

田原凝視著年輕人。

「沼田先生是個很不幸的人。」

年輕人走的更近輕聲地說了。

「如果你想知道我爲什麼說他是個不幸的人，稅務署的辦公是到五點，我們可以約個地方在六點見面。」

田原典太知道這個人是這個稅務署的年輕署員，而且有一些話想要告訴他。

「可以。要在哪裏碰面？」

「S百貨公司後面有一家叫做『庇里牛斯』的咖啡店……」

「我知道。」

田原回答道。

「我六點在那裡等你。位子的話應該是二樓的角落比較好吧。」

年輕人說完後，很警覺地環視四周，然後像逃逸似地往建築物的旁邊快步走去。

坐上車後田原想著：「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新聞材料」。沼田嘉太郎的辭職背後有個黑暗的影子。現任的法人稅課課長、股長都說他們剛來什麼都不知道，不過他們是一定知道沼田嘉太郎的事的。看到他們的表情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關於沼田，他們絕對有一些不想發表的事。

剛剛的年輕人，看樣子應該是剛進來服務沒多久。所以還未受到污染。年輕人他所要講的話，一定是受到良心的呼籲而來的。他想把那些話告訴我這名新聞記者。想到這裡，田原的胸口有著莫名的感動。

回到報社後，他並沒有把這件事立刻向總編輯和次長報告。理由是，除了還不知道年輕人要講的內容是什麼之外，視情報的內容，或許會想要讓自己一個人隨心所欲地去調查。

時間是六點整，田原來到約定的地方——庇里牛斯咖啡店。上到二樓後，馬上看到那位年輕人坐在角落裏的桌子低著頭在看報。

田原走到他的面前。

「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年輕人把頭抬了起來。表情就跟在白天看到的時候是一樣。

「今天真的謝謝你。我一直在期待著要聽你所要講的話。」

「你好……」

年輕人似乎有點靦腆似地抓了一下頭。令人感覺得到一種純樸少年的味道。

「你想告訴我什麼有關沼田嘉太郎先生的事呢？」

田原典太儘量用和藹的口氣和語調說道。

年輕人像是在觀察四周似地眼睛一會兒瞄左一會兒瞄右，之後，則像是豁出去似地把身體往前傾。

「白天我偶然聽到了你在向課長問沼田先生的事。」

年輕人開始講了。

「我坐在自己的桌子前，一直若不經意地豎起耳朵在聽著。課長對於沼田先生辭職的事，完全沒有向你透漏任何消息是吧。其實，那是故意隱瞞不講的。啊，我忘了自我介紹，敝姓梶野。很抱歉名片不能給你。請你只要記得就是那個稅務署的年輕職員就好了。」

「沒關係。我是隸屬R報社社會部的，叫田原典太。」

「那，在我開始說之前想先請教你一件事情，沼田先生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了？」

年輕人目不轉睛地看著田原。

這位年輕的稅務署員，也還未察覺到武藏境殺人命案的被害人其實就是沼田嘉太郎。

田原對於是不是要告訴這位好青年實情，猶豫了一下子。然而他最後還是決定先守住這個秘密。

「沒有啊，也並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田原若不經意地回答。

「只不過在報社這邊基於某個理由，想要知道一下沼田嘉太郎的退職理由罷了。」

只作了這個簡單的解釋，年輕人立刻深深地點了個頭。

「我懂了。我大概知道你的來意了。」

田原不禁有點驚訝地睜大了眼睛。他不禁在心裡自問：「他到底是知道了什麼？」

然而，年輕人對於田原的表情毫不在意，他稍微放低了視線開始娓娓道來。

「沼田嘉太郎先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進到稅務署是才五、六年而已，從剛進來的時候開始，就是跟著沼田先生在學習業務的內容。沼田先生真的對於稅務署的工作很熟悉，對於菜鳥的我也是非常的親切，什麼都願意教我。有些前輩很壞心眼，自己會的業務並不會完全教給新人，沼田先生一點都不會這樣。」

年輕人說到這裡之後，語調顯得漸漸地亢奮起來了。

「您應該知道之前發生的竹川商事的案子吧？」

「我知道。」

田原回答道。

所謂竹川商事指的是，利用誇大的宣傳向一般大眾收集少額的資金，在戰後迅速地擴展成類似相互銀行的金融公司。這家公司在一年前終於露出馬腳倒閉了，當時媒體也大大地報導了這則消息。

年輕人點了個頭。

「當時，其實竹川商事有一筆很大的漏稅，但由於倒閉的事這方面較引人注目，報紙上並沒有以大的篇幅報導漏稅的事。而且這項逃漏稅，負責徵稅的就是我所服務的這個稅務署，警方查出了當時高層的職員官商勾結對於漏稅視而不見。說到這裡想必您也應該懂了，是的，竹川商事和我們署的職員之間曾存在著不尋常的關係。」

年輕人講起話來雖有點口吃，但可以感受到他的熱誠。

「當竹川商事就快要撐不下去，漏稅的事也快要曝光的時候，我們署裡職員的那一副慌張失措的模樣真可說是慘不忍睹。可是就在這時，沼田先生把所有的責任一個人扛了下來。不，不應該說是他把所有的責任一個人扛了下來，而應該說是有人在背後策劃了陰謀，這個陰謀不知何時突然使得沼田先生變成必須擔負起這個責任。好好先生的沼田先生，就在周圍的人說什麼這是爲了本署的名譽啊，這是爲了不要給上司添麻煩啊等等各種強調義理、人情的言詞百般慫恿之下，而另外有一半則是自己也看開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主動遞出了辭呈。就因如此，在表面上變成了是沼田先生自己主動退職的。可是……」

年輕人以有點激動的口吻說著。

「就在退職後的沼田先生來到署裡整理自己的東西的時候，之前把沼田先生叫到別的辦公室巧言令色地拼命說服他的上司們，連打一聲招呼都沒有，馬上離開座位走出辦公室。而且不是只有一、兩個股長而已。即使沼田想要打聲招呼道別，他們就像是如果聽沼田先生講話的話會受到連累似地，害怕地逃走了。不，不僅是上司而已，其他的同事，不要說是打招呼了，也有樣學樣地跟著上司一個一個地離開座位，到最後法人稅課的同仁全部一個都不剩地走掉了。可憐的沼田先生就這樣獨自一個人凄涼地取出桌子裏的自己的東西，把抽屜好好地整理之後回去了；沼田先生要回去時的那個寂寞的背影，我到現在都還忘不了。即使是直到前一天晚上都還在一起喝酒、玩樂的同事，也好像是怕會被看出來自己跟沼田先生的關係似地逃了出去。那時候，我覺得沼田先生實在是太可憐了，就上前去追已經走出署的玄關的沼田先生，向他道歉說：『沼田先生，你太委屈了，我如果有能力的話我會想要努力設法幫忙你，可是

我還只是一個新人真的無能為力，真的很抱歉！』。而沼田先生只是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眼裡含著淚水，臉上是一種好像在說：『沒關係沒關係，你只要好好地學習業務，認真地工作，不要像我無緣無故地落到這種地步就好了』的表情；最後以一種彷彿有一半是在嘲笑自己似的表情無精打彩地走了。那是我見到他的最後一面，之後就沒有再見到沼田先生了。」

說到這裡，年輕人眼裡微微含著淚水，他好像怕被看出來似地慌慌張張地喝了一口咖啡。

「嗯，聽你這麼講的話，的確沼田先生是個很可憐的人。」

田原典太彈了一下煙灰，抱起胳膊。對於沼田先生的遭遇他也感到很同情。

「沒錯，就是像沼田先生這樣的好人也才會落入這種陷阱。腐敗的稅務署，只靠一個人擺出正義的姿勢是不行的。不，如果要說得更正確的話，應該說即使原本是有正義感的人，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一種無形的束縛而動彈不得，不得不與同事同流合污。在這樣的環境裡，個性強硬、蠻橫，會裝腔弄勢的人總是會佔便宜；而個性懦弱、膽小，會屈服於自己的正義感的人則是會事事不順利。有正義感的人，會在不知不覺中遭到其他同事的排斥，永遠都不會有好的升遷機會。」

這時年輕人將不禁就要變得高亢激昂的聲音放低下來，然後繼續說道。

「然而，的確有其他課的人覺得沼田先生很可憐，於是向課長建議：『我們每個人出個一百圓給沼田先生當作是一項送別的禮物，您看怎麼樣？』，課長聽了竟然若無其事地說：『不行，如果這麼做的話，就好像是在證明說大家現在都還在做跟沼田做過的一樣的事。大家得裝不知道才行。因為只有倒楣的人才會變成那樣子』。倒楣的人？是啊，如果是按照他的解釋的話，沼田先生真的是很倒楣的人！」

「的確，或許就如你所說的。」

田原點了頭。

「嗯……我很能了解你所說的話。……對了，聽說沼田先生還在服務的時候的法人稅課課長被調到別的署了，是嗎？」

「是的，已經被調走了。」

「那位課長的大名叫什麼呢？被調到哪個稅務署？」

於是年輕人做如此的回答。

「我也是在稅務署工作，混口飯吃的人。不管對當時的課長的作法如何地不滿，我也不能爲了要揭發他的醜行而告訴你他的名字。」

「我懂。」

田原微笑著回應他的話。梶野這個年輕人，真的是一個純樸的好青年。看著他蒼白的額頭，田原打從心裡這麼想著。

「對了，田原先生。」

年輕人突然抬起頭。

「我真的非常擔心沼田先生。除了在那之後沒有再見到他而令我很擔心之外，也聽到一些關於沼田先生的不好的傳言。」

「不好的傳言？」

田原此時目光一亮。

「你指的是什麼樣的傳言？」

「嗯……這個講出來或許不太好，我只是聽說後來沼田先生變得很落魄在當臨時工，也聽說過他在擺地攤賣東西，已經回故鄉了等等的傳言。我沒有再見到過他了，所以也真的不太清楚，倘若沼田先生真的是那樣地落魄的話，我很想幫他出一點力，例如說從我的微薄薪水中抽出一部分來補貼他的支出。我現在能夠獨當一面作好現在的工作，可說完全都是多虧他曾很努力地教導過我。田原先生，您來稅務署探聽沼田先生的事，是不是就是因爲沼田先生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了嗎？」

田原非常可以理解這個年輕人爲何如此地擔憂。他擔心的可能是，沼田嘉太郎會不會是做了壞事進了監獄，或是被警方逮捕了，等等。

「沒有，絕對沒有那回事。」

田原爲了讓他放心而如此說道。

「不過以我的立場而言，在報社的採訪工作中必須保守秘密，雖然你今天的確提供了我許多各種有力的線索，很抱歉我還是無法告訴你有關他的詳細事情。不過，我可以先肯定地告訴你，沼田嘉太郎身上並沒有發生了你所擔心的那種事。」

田原一邊如此說著，一邊捫心自問：「真的是這樣嗎？」。

5

田原典太回到了報社。

進到了燈火通明的編輯室，就看到赤星次長正在專心地用紅筆修正稿子。

「赤星先生。」

田原典太叫了次長。

「喔——」

就只是這樣簡單地回應，赤星並沒有停筆修稿。田原於是走近到赤星的耳邊說：

「那個武藏境殺人命案的案子……」

「嗯。」

赤星還是沒開口，繼續動著筆。

「似乎愈來愈來意思了喔。」

「是嗎？」

這時赤星把放在煙灰缸上抽到一半的短香煙叼在嘴裡。

「這裡不方便說，可以抽個十分鐘到那邊聽我說嗎？」

「可以。」

赤星一屁股隨意地把椅子往後一推後把紅筆丟在桌上。

在編輯室的隔壁，有幾間專門用來接待訪客的接待室。田原典太請赤星到其中一個接待室。

「幹嘛，你拉我到這個地方到底是想說什麼……」

赤星叼著短香煙，一邊自己一個人露出一種期待的微笑，一邊把腿打的開開地坐了下來。

「是這樣子的，我翻了名冊，已經查明了那個沼田嘉太郎之前曾經待過P稅務署的法人稅課。」

「嗯……」

赤星望著天花板裝著一副若不經意的樣子。

「可是就在去年的剛好這個時候，他辭去了P稅務署的工作，不，應該說是被迫辭去的，而且他的辭職是跟那個竹川商事的逃漏稅事件有關聯。」

「你說什麼？」

赤星把臉轉向田原，把原本叼在嘴裡的短香煙丟進煙灰缸。

這個動作正是證明了赤星次長是對此突然起了強烈的興趣。

田原典太把有關沼田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做了說明。赤星則是不斷地從鼻孔呼著氣「哼……哼……」地聽著。赤星如果開始從鼻孔出聲呼著氣的話，就表示他是非常認真了。

「這個很有意思——」

他用故鄉的關西腔亢奮地說著。

「小典，這個活我們來幹吧。你趕快再去一趟會計師那兒，把兩年前的名冊和去年的名冊做個比較，把當時在P稅務署法人稅課的課長的名字、股長的名字，以及這些人現在調到哪個署給我查清楚。」

「知道了。不過，這樣就夠了嗎？」

其實田原典太在要回來報社的車上早就盤算了一個計畫。

「『這樣就夠了嗎？』，是什麼意思？」

「我指的是，警方對於這件命案的辦案內容並不太發表……」

他把身子傾向前去。

「就我的直覺而言，搜查本部應該還沒查出被害人的身分。因此，我想要提供給警方被害人身分這個線索來作爲交換條件，叫警方提供我們直到目前的案情進展。」

赤星鼻孔開的大大地，抱著胳臂目不轉睛地看著天花板。

「好！」

他突然叫了一聲。

「可以，用這招或許會比較快吧，不管我們用什麼方法向條子再怎麼套話，也套不出半個字來，用這種交換條件的話，他們搞不好還會跟我們說出一些沒有跟其他媒體講的辦案上的秘密，就這麼辦！」

一說完，次長就一副「話已經說完了！」的樣子，急忙似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等一下，赤星先生。」

田原典太連忙攔住了他。

「被害人是不是真的就是沼田嘉太郎，還無法確定。我們有必要去查證。沼田現在的住址是在九州的大分縣中津這個地方。可不可以請您現在就打個電話給中津分社，請他們去問一下沼田的家人？」

「說的也是，這樣的話，那個住址給我看一下。」

田原典太把從須永友子那兒聽來，記錄在記事簿裡的住址抄在紙上拿給赤星，他馬上拿著這張紙很忙碌似地走了出去。

田原典太又立刻坐上車子，前往會計師的家。

太陽已經下山，會計師家的玄關的燈看起來十分明亮。

報社的特約會計師一邊獨自笑著一邊看著今天第二次來訪的田原。

會計師聽了田原的拜託後，從書櫃取出了「東京國稅局管轄內之稅務署職員錄」。田原在白天已經翻過一次了，所以這次要找出想查的頁數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說，他只要查一下沼田嘉太郎在前年服務過的稅務署法人稅課的課長，及股長的名字就行了。

法人稅課的課長叫崎山亮久，股長叫野吉欣平。隨後他又查了今年份的職員錄。查出了崎山亮久現在是R稅務署法人稅課的課長，野吉欣平則榮升爲同一稅務署的間接稅課課長。很不可思議地兩個人在同一個稅務署。順便看了一下這個R署的署長名字，是叫做尾山正宏。田原把這個名字也記在記事簿裡。

「查好了嗎？」

會計師微笑著走了進來。

「謝謝你！」

「到底在查些什麼呢？」

會計師問道，這次輪到田原典太獨自笑著不說話了。

「報社還真的是會查一些有的沒有的。我可從沒想過你們會去查稅務署的職員。」

會計師叼著煙笑了。

「會計先生……」

田原開口說道。

「R稅務署的尾山正宏這個人資歷相當久嗎……？」

「R稅務署的署長……？」

會計師稍微地把目光朝上──

「啊，你說尾山這個人啊，老兄，他才三十歲左右而已啊。」

「喔，這麼年輕就可以當上稅務署長嗎？」

「老兄，大藏省的公務員裡啊──」會計師說道。

「有一種是叫做『秀才』級的，這個叫尾山的，是以優秀的成績從東大畢業，也通過了高級國家公務員的考試，而且靠著中央大藏省的有力人士的關係，將來他可是保證可以平步青雲的人啊。這樣的人可說是所謂的『預備幹部』，他們必須到各地方的分署去實習，然而那也只是把它視爲一種實地的見習而已。也就是說，對尾山這個人而言，當R稅務署署長不過是他將來平步青雲的一個過程而已。只要在這裡乖乖地待個一年左右，很快就會被調回中央，然後就如期所願地像是搭電梯一般似地職位會愈升愈高的。公務員的內部結構就是這樣子的。」

「原來如此。」

田原典太點了個頭。他心想：「原本以爲稅務署的署長是長期輪流地在各個署擔任工作，過了四十歲之後才會當上的，這是我的認識不足，原來也有這樣的署長啊。」

「這個尾山先生怎麼呢？」

會計師悠閑地坐在椅子上問道。

「沒有，尾山先生並沒有什麼問題。而是他的部下稍微有點問題……」

田原典太本來要接下去說了，後來想想，如果再說下去的話不太妙——

「嗯……，這個世上是有各式各樣的人的。」

他連忙轉移話題。

田原典太在銀座的酒吧殺了一點時間後看了一下手錶。已經過了十一點。他事先已調查好搜查主任的家就在荻窪的最裡面的地方。從銀座去大概需要五十分鐘。田原典太打電話到報社要請求派車支援。

結果，接電話的人剛好是赤星次長。

「喂，小典。剛剛有連絡到中津分社了。也已經得到回答了。」

「喔，已經查到了嗎？」

「我現在唸一下對方回答的稿子，你好好聽……我們造訪了沼田嘉太郎先生在中津市大貞××番地的家，目前住在那裡的是嘉太郎先生的大哥和大嫂。他的大哥彌一先生表示，嘉太郎先生在十個月前從東京回來過，不一會兒就馬上又回東京了，但從此就沒有連絡，現在則是下落不明。嘉太郎先生本來有個老婆，後來在他因貪污罪嫌的入獄期間離婚了。另外，彌一先生也同時表示，沼田嘉太郎先生曾長期地在東京的P稅務署工作，但後來因此件貪污案而遭革職……大概就是這樣了。」

「是這樣子啊。那麼，應該沒錯吧。」

「不會錯吧。你的推斷完全正確。接下來的工作，你可要好好的幹喔——」

赤星次長激勵他。

武藏境殺人命案搜查本部的搜查主任，是警視廳搜查一課的三木警部。田原典太經常由於工作的關係與這個人見面，彼此都認識對方。

他到達警部的家後——

「喔，你要幹嘛？」

警部本人臉色不悅地從房子裡面走到玄關來。

「沒有啊，主任，只是對於武藏境的命案……」

田原才剛說到一半——

「不行不行，還沒查出個什麼東西來啊。」

警部一副懶得理人的樣子。

「不是啊，請把我的話聽完。其實今晚我有個好消息要向主任報告啊——」

「你們這些傢伙的好消息能當一回事嗎？」

主任把兩手揣在懷裡愛理不理的。

「別想隨便說說要來套我的話。現在根本就還無法判斷凶手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可是洩氣的很啊。」

「不要這樣子啊，如果是很洩氣的話，就讓我來安慰您吧。」

田原說道。

「不管怎麼樣，聽我講個十分鐘就好了嘛。」

主任不禁用舌頭發出「嘖」的聲音，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真搞不過你，進來吧！」

他被請到了日本蓆四個半的起居室。在這裡可以聽得到主任太太在廚房準備些什麼東西似的聲音，沒過多久她就端來了兩杯攙水的威士忌。

田原向太太表示歉意。

「很抱歉這麼晚還來打擾。」

「沒什麼，請不要這麼客氣……」

主任也好像心情稍微好了一點。

「別客氣，喝吧。」

「謝謝，那我就不客氣了。」

田原喝了一口攙水的威士忌。

「主任……」

他開始說了。

「我今天給主任帶來一個好消息。」

「嗯……」

一副不太有興趣的樣子，手托著下巴拿著杯子。

「什麼啊——」

他好似很睏的樣子，努力張開眼皮說道。

「是這樣子的……，武藏境的被害人已經知道是誰了。」

「喔！……」

主任把原本很睏的眼睛睜的大大的。

「老兄，你說的是真的嗎？」

「我不說假話的。」

田原很沈著地拿出香煙，點了火。他這些動作，三木主任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好像是在判斷田原講的到底是真話還是假話。

「這個情報呢……」

田原又說道。

「只有敝社知道。」

「爲什麼只有你們的報社知道？」

「有人通風報信。」

「咦，到你們那裡嗎？」

主任在這一瞬間領悟到了這個消息是真的，眼神裏充滿著一副羨慕的樣子。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他的口氣突然變好了。

「沒有用啊，您就是用那麼柔和的口氣講話也是一樣的啊。」

田原笑著說道。

「既然都來到這裡了，當然會把全部都說給主任聽的——」

「說的也是啊，喝啊喝啊，甭客氣啊！」

主任指著杯子說道。

「我在喝啊。怎麼突然變這麼親切啊？」

「好說好說。不管怎麼講，如果是想要情報的話，你跟我都一樣，不取悅對方是不行的啊——」

「我懂。」

田原說道。

「那就讓我們互相妥協一下，交換一下情報您看怎麼樣？」

「你說的『妥協』指的是？」

「也就是說，我這邊是知道了被害人的身分。但是搜查本部不知道。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不知道案情的偵辦是進展到什麼地步了。簡單地說，你若告訴我們案情的進展情形，我也會提供你被害人身分的情報。」

田原典太吐了一口煙。

「嗯……」

在這一瞬間主任的眼神一副猶豫的樣子。他似乎是在考慮著田原典太所提出的交換條件。不過主任似乎是很明確地知道田原並不是在套他的話。

看著田原典太若無其事地很悠閑地注視著牆壁，主任認輸了。

「好吧！」

他簡單地說了這麼一句。

「那麼，您是答應這個條件了？」

「沒錯。」

主任說著就喝了一口在他面前的攙水酒。

「那麼……」

田原典太把目光轉向主任。

「就由我先說吧。被害人的名字叫做……」

正要說的時候，主任連忙從掛在衣架上的衣服口袋裡，拿出記事簿和鉛筆來。這時，主任太太正要端一些魚乾類的下酒點心進來，主任就隔著紙窗嚴聲制止她。

「喂，現在先不要進來！」

「好了，你講吧——」

主任準備好了鉛筆和備忘紙。

「被害人的名字是叫做沼田嘉太郎。」

「沼…田…嘉…太…郎」

主任把聽到的每一個字一邊在嘴裡唸著，一邊正確地寫下來。

「他原本是東京都P稅務署法人稅課的職員——」

「什麼，稅務署的公務人員？」

主任一字不漏地抄了下來。

「根據推測，他的老家應該是……」

「喂……」

主任打斷他的話。

「不要跟我講什麼『推測』之類的沒把握的話啊！」

「不是，因為這個是還沒有清楚地查證過，還不敢斷定。不過，我想大概是錯不了的。」

「嗯……好吧。」

「是在九州的大分縣中津市。」

主任正確地寫了下來。

「沼田嘉太郎在一年前辭去P稅務署的工作。

「嗯……，是這樣子啊——」

主任把這個也寫上去。

「就這樣了，主任。」

「什麼？」

主任手裡還拿著備忘紙說道。

「你還知道很多其他的事吧？別賣關子了。」

好像在審問嫌疑犯似地，主任的眼神在一瞬間突然變得很銳利。

「沒有啊，主任。我們報社真的只知道這些啊。雖然不多，不過這些可是我們報社的獨家情報喔。」

「嗯……」

主任用鉛筆不斷地在備忘紙上敲著敲著。

「或許吧！這個的確連我們警方也不曉得。這次就相信你吧！」

「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好吧，的確光是這個情報就很難得了。」

主任知道從田原身上再也聽不到其他的情報之後，於是再一次看了備忘紙，最後還是一副很滿足的樣子。

「那麼，主任，這次換您說了——」

「好。」

主任很小心地把記事簿放進口袋裡。

「你多喝一點——」

「不是喝不喝的問題啊，請趕快告訴我——」

「你不要那麼猴急啊！」

主任端起眼前透明暗黃色的攙水酒到電燈底下遮住燈光。

「老兄，你剛講的那個嘉太郎先生，就是連續好多天，每天就只喝兩杯像這樣的酒，在某家酒吧整整泡四個小時的人。」

「咦，你說什麼？」

田原典太把頭伸出去。

「是這樣的……」

於是搜查主任開始說了。

6

隔天晚上，田原典太跟一個叫時枝伍一的同事，一起坐上一部事先把報社旗子拿掉的車子，來到K路的一間燈火通明的建築物前面。

大大的屋頂上掛著寫著「春香」兩個字的霓虹燈。這棟建築物的斜對面可以看到，寫著「里歐酒吧」的一具看板，酒吧在面向道路這一邊有掛著白色窗廉的窗戶。

田原典太碰了一下時枝伍一的手肘，然後把下巴往上翹了一下。時枝也同時看了那個方向，然後一個人獨自微笑著。沿著從「春香」的玄關開始鋪到外面的鋪路石走去的話，可以看到在寬大的玄關後的舖板上有兩、三名女服務生就坐在那兒。當他們走近時，女服務生們就跪坐在玄關上，一起說：

「歡迎光臨！」

「有房間嗎？」

田原典太問道。

「有……」

其中一名女服務生，一邊用有些許懷疑的眼神抬頭看著他們，一邊則說道：

「請稍等。」。說完正要往裡面走去時——

「小姐，我們可不是偶然經過的客人喔。」

田原說道。

「我們是由朋友介紹來的。」

「很抱歉，請問是那位客人的介紹的呢？」

「進去馬上就會明白的啦——」

「反正，不要那麼嚴肅了，有空房間的話就讓我們進去喝一杯吧！」

時枝伍一用一種很老練的口氣從旁加了一句。

這時，有一名胖胖的，像是女服務生中的大姐頭出來探了個頭，她使了個眼神叫女服務生帶他們進去。

「請進！」

女服務生們很恭敬地行禮鞠躬。

田原和時枝走過光亮的走廊，然後登上寬廣的樓梯。上了樓梯後，又在走廊拐了好幾個彎。沿著走廊有好多個房間，每個房間都可以聽得到男男女女大聲談笑的聲音。

他們被帶到靠裡面的房間，大概是八個日本蓆大的房間。

「歡迎光臨！」

三名女服務生又再度行禮鞠躬。

「請問需要什麼飲料？」

「啤酒好了。」

「知道了。那麼，小菜呢？」

「隨便。」

說完後，田原和時枝互相看了一下對方。兩個人同時露出了笑容。在裏襯的口袋裡有著可以充分花用的錢。由報社的社會部部長蓋章核準，剛從會計部那裡領來的臨時費用。

田原典太和時枝伍一開始喝起酒了。時枝喜歡喝酒。今晚，有充分的錢讓他喝個夠。陪伴在旁的女服務生有兩名，一個是年紀稍大的，還有一個是鼻子低低較年輕的，由於他們不知道這兩個第一次來的客人的來歷，臉上帶有一絲懷疑的表情。

「你們這兒，有幾位小姐呢？」

田原一邊給年紀稍大的女服務生斟酒，一邊問道。

「大概有二十名。」

女服務生對著酒杯行禮回答道。

「喔，還真不少。」

田原先說了一句恭維的話，隨後——

「有二十位小姐，卻只有兩位被叫來這個房間，你們的生意好像相當好啊——」

「哎呀，這位大哥，您可不要挖苦我們啊——」

「也不是挖苦啊，不過說真的，倒是覺得有點冷清。現在有空的小姐都沒有了嗎？」

「好，好，知道了。當然有啊，我馬上叫她們過來。」

這位年紀較大的女服務生站了起來走出房間。

「女服務生愈多愈好，她們的反應可以看得愈清楚。」

田原在正在喝酒的時枝耳邊說悄悄話。時枝聽完後，點了個頭。

「兩位大哥，請不要說悄悄話好嗎？」

還留在房間的扁鼻女服務生用沙啞的聲音說道。

「啊，真是抱歉。也不是在講什麼秘密的話啊。只不過是說：『搞不好馬上就會有個美女要來了』這樣而已啊——」

「你也長的很漂亮啊，不過只有一、兩位的話總覺得不夠熱鬧啊——」

時枝伍一邊笑著連忙說道。

扁鼻的女服務生雖不禁苦笑著，但也說：

「嗯……希望他們現在有空啊——」

他們不時可以聽到從其他房間傳來歌曲和喧嘩的聲音。

「好像很忙啊。真是名不虛傳。」

田原這麼小聲一說，女服務生立即質問道：

「您到底是經那位的介紹來的啊？」

田原聽了就一個人獨自露出微笑，臉上是一副想說又不說的表情。令她覺得他的表情中好像有著什麼含意。

「對不起。」

剛才的大姐級女服務生打開紙窗進來。後面跟著三個新面孔的。

「哇，來了來了——」

時枝伍一大聲嚷道。

女服務生們，一個一個打著招呼，

「歡迎光臨！」「晚安！」等等的，隨後坐在田原和時枝的前面和旁邊。每個人都有穿著棗紅色的圍裙。

「果然不錯，每個都是美人。來來，各位小姐，先讓我們幫妳們斟個酒吧。」

田原和時枝都各自爲女服務生們倒酒到她們的杯子裏。

女服務生們向著酒杯微微行禮享用後，回禮爲客人斟酒，這時她們都用一種推測客人來歷的眼神在觀察著這兩個首次光臨的客人。

「這兒的料理真不錯啊，店裡一定有請個手藝精湛的廚師吧？」

田原對著大姐級的女服務生說道。

「是的，從大阪請來的。」

「難怪味道這麼濃郁可口啊。這個料理啊，還是要關西的才夠味啊——」

時枝也附和了一句。

「來來，小姐們都蠻能喝的吧？不用客氣儘量喝！」

「好的，謝謝。」

女服務生們都同時行了個禮。

「有人要喝日本酒，也有人要喝啤酒，這兩種酒都儘管給我端來。」

「知道了。」

一名女服務生起身，走到樓下去。

「我聽人說這家會讓客人賓至如歸，真的是名不虛傳啊，太愉快了。」

「是嗎？」

大姐級的女服務生微笑地行個禮——

「謝謝，今後還要請您們多關照。」

同時也道了謝。

「可以給我兩位的名片嗎？」

最後是看著他們兩個人。

「名片？」

田原典太一時有點吞吞吐吐，不過還是笑著說：

「那個的話，等一下自然就曉得了嘛。」

然後把酒杯舉到嘴邊。

「是不是櫻花商事的人？」

另一個女服務生用手指作一個圓圈，擺在自己的額頭前面。

「什麼？櫻花商事是什麼？」

時枝一副搞不懂的樣子。

「沒有沒有，如果不是的話就算了。對不起。」

田原典太看到女服務生用手指作一個圓圈，把它當做是帽子的徽章，馬上就理解了她指的是什麼。

警視廳是位於櫻田門的外面，他知道櫻花商事指的就是警視廳。

然而，他並沒有顯出一副理解的樣子，而只是低聲地說：

「嗯……還蠻類似的。」

「喔……，真的嗎？」

這位女服務生回應道。

「懂了嗎？」

他把把眼光轉朝上。

「是的，大概知道是什麼職業了。」

「是嗎？那你倒說說看——」

「你們是消防隊的，沒錯吧？」

聽到這個回答，時枝忍不住笑了出來，酒也從嘴裏溢了出來。

「不對嗎？」

女服務生似笑非笑地問道。

「不是啊——」

此時田原認爲時候可以了。

「崎先生經常來這裡光顧吧？」

於是他若不經意地如此問道。

「崎先生？」

女服務生們互看著彼此然後一副思考的樣子。

「您說的崎先生是？」

可能有好幾個崎先生，她們不曉得指的到底是哪一個。

「就是崎先生跟……野先生啊——」

田原典太把崎山亮久和野吉欣平這兩個名字擺在一起。

「崎先生跟……野先生？」

女服務生們又再度互看著彼此，不過把這兩個人的名字一個字、一個字地唸了之後，她們好像終於弄懂了的樣子。

「啊，這麼說的話……」

女服務生們不約而同地一直看著田原和時枝。

「沒錯，就是那個單位啊！」

田原很悠然地說道。

「喔，知道了，真是失敬了。」

她們並沒誇張到說「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不過倒是很恭敬地再重新行了個禮。

「那麼，各位跟崎先生是同一個署嗎？」

其中又有一個女服務生開口問道。她個子高高的，細長的眼睛就像狐狸似地往上吊著。

「不，並不是同一個署。」

田原很冷靜地回答。

「不同署，不過就是崎先生介紹我們到這家『春香』的。」

「喔，是這樣子的啊。」

「那個……最近崎先生還是常來玩這個嗎？」

時枝做了一個排麻將牌的手勢。

「嗯，最近倒是很久沒來了。」

女服務生回答道。

「真的還假的啊——」

「哎呀，我爲什麼要騙您啊。騙你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啊！」

女服務生真的認爲田原和時枝就是稅務署的署員。

「那，野先生呢？」

「野先生也一樣。他們都一直是同進同出的。」

「這麼一來的話，那另外兩個客人呢？」

「另外那兩位也一樣。本來他們就是跟崎先生和野先生都一起來的。」

女服務生很流暢地說著。田原典太在心裡偷偷想著「查得還真是順利」。

追加的日本酒和啤酒又被端了過來，女服務生也開始隨意地暢飲著，酒席的氣氛變得更加熱絡了。

田原本來是想立刻問一下兩個麻將夥伴的事，不過太性急地問的話往往會失敗，他決定過一會兒再問。

「崎先生和野先生到底是什麼原因突然不來了呢？推薦我們說這家很不錯，居然自己不來了。……難不成又偷偷地發現別的好地方了嗎？」

他歪著頭說道。

「說不定真的就是這樣。崎先生和野先生聽說不是都被調到別的署了嗎？」

田原點了個頭。

「是啊，那個，大概是什麼時候調的啊……」

田原一副在回想的模樣。

「就在去年九月底啊——」

女服務生也知道這件事。

原來是在去年九月底啊。P稅務署的法人稅課的崎山亮久課長和野吉欣平股長就是在去年九月底，調職到R稅務署。就因如此，去年八月份的「東京國稅局管轄內之稅務署職員錄」的R稅務署的部分，沒有這兩個人的名字。田原典太把他們調職的日期記在腦海裏。

「九月過後，從十月起兩個人就突然沒來了嗎？」

「不，不是這樣。」

女服務生搖頭。

「大概是從今年的一月開始，就沒有再來了。」

「大姐，應該是大概從二月開始的。」

一個年輕的女服務生作了訂正。

「不是，最後來的應該是在一月底左右吧。」

「可是，崎先生在二月左右還來過啊！」

「哎唷，不是啊，那時候他不是一個人嗎。野先生沒來，其他那兩個人也沒來啊。」

「也就是說——」

田原在這時插了一句。

「麻將是在一月結束的，是不是？」

「沒錯！」

大姐級的女服務生深深地點了個頭。

「哎唷，他們到底是怎麼搞的都不來啊，也太無情了吧！」

另一個女服務生開始舉手指算了算——

「二、三、四……都已經三個月了，見不到他們。」

「在這段期間，一次也沒來過嗎？」

時枝抬起了變得有點紅的臉問道。

「是啊，會不會是另外作了一個好窩了？」

「是啊，說不定耶。」

「崎先生他們，可能超出我們的想像，說不定是很愛偷腥的唷。」

「那其他另外的兩個人怎麼樣？」

「那兩位也是一樣的。因爲他們都是跟崎先生或是野先生一起的。」

「也就是說，他們是金主嗎？」

「嗯……我也不清楚。」

不出所料，女服務生回答不出這個問題而只是笑著。

「錢付得很乾脆嗎？」

「這個的話是沒話說，非常大方的。」

「妳們都會在每個月底到提供崎先生們資金的公司去收帳嗎？」

「沒有，他們每次都是付現金的。一個晚上，不管花幾萬，都會當場付清。」

「崎先生還真是擄到了一個有錢的金主了。我看，連打麻將的時候，也是會贈送一些禮物吧。」

「嗯……那我們並不清楚。女服務生們只是負責端一些吃的而已。」

雖然嘴裡這麼說，她們並沒有很積極地否定田原的猜測。這或許很有可能是因為她們認為，同樣是稅務署署員的田原和時枝也做著差不多同樣的事，即使想隱瞞也沒有用的。

「真是羨慕他們能抓到這種門路啊——」

田原故意和時枝對看彼此，然後微微地笑了。

「他們到底是那家公司的人呢？」

田原若不經意地問道，但卻不由得吞了一下口水。

「我們也不知道。」

「啊，是這樣子啊！」

田原獨自奸笑著。

「是真的啊。他們既沒有給過我們名片，還有就像剛剛說過的，由於他們每次都是付現，也從來沒有去他們公司收過錢，所以到現在都還不曉得。」

「嗯……他們還真是謹慎啊。不過，妳們至少也叫過他們名字吧？」

「那倒是沒錯。一位叫山本先生，另一位叫吉田先生。」

「是山本和吉田嗎？」

田原正想要把名字好好地記住的時候——

「不過，由於他們是在這種地方，跟像崎先生這樣的公務員在一起的，所以彼此應該是不會叫對方的本名的。您想想看，山本先生，或是吉田先生等等，都是最普通的名字啊，不是嗎？」

「啊，說的也是。」

田原被女服務生上了一課，不禁苦笑。

「啊，兩位並不是這一種名字吧？」

「不是不是，妳放心。」

「啊啊，還好不是。」

女服務生作了一個拍拍胸口的動作。

「嗯……對了，這位客人，您最近也跟崎先生見面嗎？」

開口的是，有著細長、且往上吊著似的眼睛的女服務生。

「嗯……偶爾會。」

由於剛剛已經若無其事地說是崎先生介紹這家「春香」給他們認識的，他還真不敢說他不會跟崎先生碰面。

「是嗎？」

這個女服務生好像偷偷地看了一下在一旁的年輕女服務生。年輕女服務生從開始講這個話題開始，就似乎一直是低著頭的，然而，偶爾會抬起頭，用一種炯炯的眼神看著田原和時枝，而事實上田原也注意到了這個女服務生。

「喔，您會跟崎先生見面嗎？」

大姐級的女服務生大聲地問道。

「可不可以請您叫他來我們店？」

說著就拍了一下田原的肩膀。其他的女服務生們也接著很有精神地說：

「請跟崎先生和野先生說，大家都期待他們的光臨。」

「好、好，下次就在兩個人的頭上用繩子套住硬拉過來。」

田原典太這樣說完後，就立刻起身離席要去洗手。

「請跟我來。」

很快地跟著起身的是剛才那名眼睛細長的女服務生，她帶著田原走在光亮的走廊上，一起來到洗手間前。

「謝謝。」

田原進裡面穿上洗手間專用的拖鞋。一邊方便，他一面心裡想著：「今晚的吃吃喝喝沒有白費，收獲還真不少。」

崎山亮久和野吉欣平來到這家「春香」，不斷地接受了「金主」的招待。這是從在P稅務署服務的時候就開始了，而調職到R稅務署之後也持續著。他們在這裡打麻將。打的是什麼樣的麻將不用問也知

道。

然而，「吉田」和「山本」這兩名「金主」，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呢。是某家大公司的所謂「稅務署應對股」的人，還是中型企業的老板？不管如何，從他們用現金來支付花費這一點來看的話，一定是行事很慎重的人。女服務生們是否真的如她們所言，不曉得這兩個人的來歷？感覺她們講的似乎是真的，可是有好像覺得她們是在隱瞞著什麼。

爲了了解這個真象，是不是應該再來這裡一趟？可是，下一次再來的話，很有可能會被看穿他們是假的稅務署署員。不，或許再來個一、兩次的話還不會出問題吧。無論如何，只走今晚這一趟的話是一定不夠的。

被殺害的原本P稅務署法人稅課課員沼田嘉太郎，他進到這家「春香」對面的里歐酒吧，只喝兩杯威士忌蘇打水撐四個小時，到底是在監視著誰呢？若要知道沼田爲何從去年十一月開始連續兩個月執行監視的理由的話，有必要對於崎山亮久和野吉欣平這兩個人的身分和爲人做進一步的調查。

田原典太就在洗手間想著這些事。走出洗手間時，田原發現細長眼睛的女服務生還站在走廊上等著他。

「喔，妳，還在這裡啊？」

田原這麼一說——

「這位客官，很不好意思，可以打擾您五分鐘的時間嗎？」

女服務生小聲地問道。

「五分鐘？無所謂，不過……」

田原作了這樣的回答，於是——

「很抱歉。有些話想跟您說。請往這邊走。」

女服務生在前帶路，她把田原帶到跟剛剛的房間相反方向去，打開了一間房間的紙門。

「喔，是妳啊？」

田原睜大了眼睛。

這是一間好像客人剛走的房間，剛才坐在田原他們的前面微微低著頭的年輕女服務生看到田原走進來後，把她的手擺在榻榻米上行了個禮。

這個女服務生非但臉上沒有笑容，而且是一副幾乎快要哭出來的樣子。棗紅色的圍裙上印著有「小夏」兩個字。

眼睛往上吊的女服務生跟在田原後面進來，隨後關上了這個房間與走廊之間的紙門。

7

「一名叫『小夏』的女服務生……」

在回去的車上，田原典太向時枝伍一說道。

「喜歡上了崎山亮久。由於崎山都不到「春香」去光顧，她請我到別的房間去，然後拜託我帶崎山到店裡去。記得嗎？不是有個臉長長的、眼睛像狐狸的女服務生嗎？那個女的，她跟小夏是朋友，就是她把我拉過去的。」

「喔喔……」

時枝滿嘴充滿著酒氣，緊靠在沙發背上。

「這還真是所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也有人會愛上叫崎山的這個傢伙。真像看看到底是長得什麼樣子啊。啊，我指的是這個男的啊——」

「一開始，好像是崎山先主動追求的。一問之下，才知道崎山這個傢伙好像大概是從去年春天開始來這個店的。剛開始是土木建設公司，後來是金屬公司出錢招待的。跟他們打麻將的那兩個人，好像是從去年十月才開始跟他們有往來的——」

「喔，那不就是調到R稅務署後過沒多久嗎？」

時枝一副吃驚的模樣說道。

「沒錯。不管怎樣，那兩個傢伙是不會用管轄區域內的料理店的。還有，有關『小夏』的話，從去

年的春天開始崎山就接二連三地來到『春香』，拼命地追求小夏。多的時候，一星期來個三次──」

「這真是太誇張了。」

時枝說道。

「在這裡的花費全都是管轄區域內跟他們有特殊關係的公司在付吧。如果是用你自己的錢要飲酒作樂，或是要追女人可都沒人管得著，拿著別人的荷包花錢追女人的話就真的太不像話了。他們一定是跟那些公司說『喂！帶我們到春香去吧！』明確地指定就要去春香。」

「遇到這些厚顏無恥的稅務官員的話真的是沒轍了。他們可是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強迫招待認爲是一種貪污了。」

「那麼，崎山有達到他的目的嗎？」

時枝催促他快講。

「是啊。好像是哄她說要幫她開一家小料理店。而且，開店的資金也有人會出。說什麼一、兩百萬的話他可以簡單地隨便叫一家公司出。而稅金這方面的話，他跟每個稅務署的關係都很好，他可以指示他們給點方便。」

「小夏，有上鉤嗎？」

「小夏她本人是說被他感動了。她哭著說，她即使一輩子在這兒當女服務生也無所謂，只要崎山能夠真的愛她就行了。」

「哎呀，女人啊，一旦跟男人有了關係就唯命是從了。」

「可是啊，崎山這個傢伙不知道什麼緣故，從今年二月左右開始就沒有再露面。另外一個野吉也不

來了。當然，那兩個一起打麻將的客人也不來了。對小夏而言，其他那些人是無所謂，崎山不來的確令她很傷心。」

「可以用電話，信件等等的來責備他不就行了嘛——」

「這招的話，崎山平常就嚴格要求她不許做。不過小夏還是不聽這個要求，曾打電話去他的職場，也就是R稅務署，不過每次都是藉口說不在，或是出差等等的不接電話。也曾用男性的名字作爲寄信人寄信到他的家裏去，但沒有回音。據說，小夏最近很喪氣，根本無法把心放在工作上。她哭著說，有時覺得自己好像快發瘋了。」

「原來如此。」

「然後她又跟我說，她可是對崎山忠心耿耿的，像不久前就有兩名刑警帶著一張照片來店裡問她們認不認識照片中的男人，她怕說不定會給崎山帶來麻煩就裝著說不知道。」

「什麼？」

時枝突然挺起背來。

「那張照片就是在命案現場拍的被害人沼田嘉太郎的照片。好像就是在刑警到處探問線索的時候的事。之後，同樣的兩名刑警又再度來問小夏，她還是堅持說不知道。不過，刑警們倒是還不知道被害人叫『沼田』。」

「嗯嗯……」

時枝一副在思考的模樣。

「這麼說的話，小夏在之前就已經看過沼田嘉太郎這個人了？」

「她說記得在去年年底，就在她出去店外幫客人買香煙的時候，有一名跟照片上的沼田很像的人偷偷地把她叫住問道：『崎山先生還在店裡嗎？』之後，小夏把這件事情告訴崎山，據說崎山這個傢伙聽了之後臉色大變。」

就這樣，田原把他在春香的別的房間，從小夏那兒聽來的話全盤說給了時枝聽。

時枝拍了個手說道。

「這個有意思！」

「那你當然是答應了小夏的拜託了吧？」

「當然是答應了。名片也給她了。不過，當然，從一開始我就不負任何責任的。」

「無所謂。不管怎樣，出現這麼一個女人真是太難得了。說不定她可以派得上用場。」

「要加以利用嗎？」

「沒辦法。這可是有正當理由的……例如說，搞不好她會告訴我們那兩個被崎山和野吉拖來打麻將的人的身分來歷。」

「不，這個的話，她似乎是真的不知道。到目前爲止，這個在『春香』也一直是個謎。」

「你別說那種沒大腦的話不行嗎？」

時枝用一種喝醉酒的口氣說道。

「只要能拉攏到這個女服務生，只要動點腦筋的話還有什麼問不出來的。」

「可是，老兄，沒那麼容易啊。得把崎山拖來見她才行的啊。這個真的很難。不小心謹慎一點的話，我們可是會露出馬腳的啊！」

時枝抱起胳臂思考了一下，然後大聲嚷道：

「不管了，反正我們就先去看看那個叫崎山的法人稅課課長到底長的什麼樣兒再說吧。見了他之後，就會想出什麼好主意也說不定啊——」

隔天的早上十點左右，田原典太和時枝伍一來到了R稅務署。他們在離很遠的地方就下了報社的車子，然後徒步走往稅務署，打開了門。

他們環視了一下署的內部，這裡跟其他的稅務署的配置別無兩樣，在長長的櫃臺裡面，排列著好幾行的桌子，署員們正在工作著。

法人稅課和間接稅課等等的標示就在每行桌子的最前面。而在每行桌子的最靠裡面、中央的桌子應該是課長的位子吧，不過都沒有人坐在那兒。崎山法人稅課課長和，野吉間接稅課課長也都不在位子上。

正當想要問一下在附近的署員說：「課長們是外出呢？還是會馬上回到座位？」的時候——

「喔喔，你們兩位怎麼會一起來到這麼稀奇的地方——」

突然有人大聲地跟他們打招呼。

田原典太仔細一看，原來是別的報社的熟人，他正用一種覺得很可疑的眼神看著他們兩個。

田原心想：「這下不妙了」，不過他還是靈機一動——

「嗯，我們是來訪問這裡的署長的。」

隨便編了一個理由。

「嗯……訪問署長……你們嗎？」

別的報社的記者還是投以懷疑的眼光。

「嗯。」

田原典太想起了這裡的署長就是所謂的年輕的預備幹部。這是在查名冊的時候，從會計師那兒聽來的。

「是這樣子的……」

田原說道。

「我們次長想到一個很無聊的企劃，說是要訪問既年輕、而且也被保證將來必定會高升的署長，然後再把訪問的內容寫成一則報導。這裡的署長，被我們列爲首先的第一個目標，所以才來的。」

「啊，是這樣子啊——」

別的報社的記者突然一副失去興趣的樣子，同時也相信了田原的話。

「署長的話，現在在啊——」

這個記者就簡單地只說了這麼一句，隨後頭也不回地馬上往出口的方向闊步走去。

田原典太和時枝伍一，就因撞見別的報社的記者，弄的結果非得跟署長見面不可的地步。這是因爲，剛好有一名年輕的署員聽到他們的談話，於是他就主動走到兩個人的面前：

「兩位要見署長嗎？」

他一副要表現出自己很細心的樣子說道。兩個人一時互看了一下彼此，沒有辦法只好再次向他問道：

「署長在嗎？」

「有，現在在辦公室裏。」

田原遞出了自己的名片，然後心想：「真希望他回來報告說，署長現在很忙無法會客」，可是返回來的年輕署員向他們說道：

「請！」

然後把兩個人帶到了署長室。這麼一來的話，他們可真的沒有退路了。署長室是在靠裡面的一間房間。那是署長個人單獨用的一間辦公室。他們輕輕地敲了一下門。

「請進。」

從裡面傳了出來回應的聲音。於是兩個人進了這間辦公室。寬大的桌子前坐著一個相當瘦的男人。他坐在迴轉椅子上，兩個人進來後他轉了一下椅子朝這邊看，年紀還只是三十歲左右，相當年輕，他的眼鏡由於從窗戶射進來的光線的緣故，有一半在閃閃發亮著。這位年輕的署長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請。」

招呼兩個人的署長的語調是很柔和的。

田原和時枝沒有辦法只好坐了下來。署長遞給他們名片，他的指尖就好像是女人的一樣，很纖細、乾淨。名片上的名字是「尾山正宏」。

「很抱歉在您百忙之中……」

田原打了招呼。由於他們並不是真的爲了某些目的而來，田原有點不知如何是好，然而他還是——

「我們今天之所以來拜訪您，是……」

一副有模有樣地開口了。

「嗯……？」

署長抬起頭來看了田原和時枝一下。他的臉的確是長得一副秀才的樣子，額頭很寬廣，長形臉，五官都非常端正。被這樣五官端正的男人目不轉睛地盯著看，大學時代成績很糟糕的田原，在心裡不禁很自然地油生一種對優等生的自卑感。

據說，能夠進入到大藏省的這些人，都是在所有的政府官員中成績最爲優秀的一群。尤其是尾山正宏這位稅務署長的履歷，若根據會計師所言，他是大藏省中的所謂「秀才」級的，只要實習個兩年左右，會馬上被調回中央。就在想著這些當中，又發現署長的服裝是十分畢挺的，他的穿著似乎是可以不用換衣服就直接去參加某個社交集會。從西裝口袋裏些微地露出白色的手帕等等的一副瀟灑、脫俗的外表，無法令人想像他其實是一個稅務署的署長。

「其實今天來拜訪您的目的是，是要請教您在管轄區域內的徵稅成績……」

田原典太一邊這麼說著，爲了裝個樣子就準備起了備忘用紙和鉛筆。

「喔，原來如此啊——」

這名年輕的署長稍稍低頭沈思了一下。看起來是一副很慎重，的確就像是個秀才的對應態度。同時也不愧是政府官員，可以看得出來他正在做儘量不會有失言的答詢前準備。

「這個的話——」

尾山署長抬起頭來，小聲地說道。

「到目前爲止，徵稅成績大致都十分良好。要不要讓我向你報告詳細的數字？」

署長雖然這麼說了，但這對進行訪問的人是毫無意義的情報，於是他慌忙地——

「不不，數字的話就不用了。因爲我也只是想來請教您一下，管轄區域內的大致的景氣而已。」

尾山署長從一個很時髦的香煙盒中抽出一根香煙，然後取出打火機用很優雅的指尖點了火。

「徵稅成績之所以會大致都十分良好，也都全應歸功於在您上任後的努力吧？」

時枝立刻從旁加了一句奉承話。

「應該不是因爲這樣吧。」

尾山署長露出了一臉像是女人的微笑。

「今年整個社會的景氣都似乎變好了，這應該說是納稅人的合作與署員們的努力而使得成績進步了。」

「喔……原來如此。」

田原晃動著鉛筆。然而，這兩個人對於經濟幾乎是毫無知識，他們不曉得接下來該問些什麼。因此，當然時枝也只有把話題轉向署長個人身上。

「署長先生，很冒昧地想請教您，您大學是在幾年畢業的？」

「我是昭和二十×年。」

「您真年輕。」

他一副感嘆的樣子說道。

「請問在這之前您在那兒高就呢？」

「還沒來這裡之前，我在大藏省的主稅局服務。」

「喔，原來如此。」

田原在心裡想著。主稅局可說是大藏省的中樞，聽說是所謂的秀才雲集的單位。

「對了，可以請教一下您的家庭狀況嗎？」

田原不曉得話該怎麼接下去，但又必須裝的有模有樣才行。問家庭的事，可以說是在訪問中最爲平凡、安全的問法。

「只有我跟內人。」

「喔，那麼，小孩呢？」

「沒有小孩。」

尾山署長的臉上還是浮現著穩重的微笑。

田原這時想起了會計師所講的話。在政府官員中有所謂的直接「通往幹部之路」的人，尾山這個人就是以優秀的成績從東大畢業，也通過了高級國家公務員的考試，而且靠著中央大藏省的有力人士的關係，將來他是保證可以平步青雲的人。這樣的人可說是所謂的「預備幹部」，他們必須到各地方的分署去實習，然而他們只是把它視爲一種實地的見習。尾山只要在這裡乖乖地待個一年左右，很快就會被調回中央，然後就如期所願地職位會愈升愈高的。公務員的內部結構就是這樣子的。

田原一邊看著尾山署長的臉，一邊想起會計師所說的那段話。

「署長的興趣是什麼呢？」

「沒有，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尾山署長伸出手輕輕地彈了一下煙灰說道。

「不過，如果硬要說有的話，那就只有圍棋了。」

「喔，您會下圍棋嗎？那一定相當高段吧？」

「不，我是結婚以後才開始學的，還不太行。」

「結婚以後才學的，這倒蠻有趣的——」

時枝故意迎合地說道。

「是不是因爲夫人會下圍棋，而受到影響的？」

「那倒不是。」

署長搖頭苦笑著。

「或許有受到內人的一點影響也說不定。不過之所以這麼說，不是因爲內人會下圍棋，而是因爲內人的父親非常喜歡下圍棋，也不知從何時開始我也被迫不得不學習下圍棋了。」

「喔，那麼是夫人的父親在圍棋這一方面非常地……？」

「不是，也不能算是專家。其實內人的父親是大藏省的官員。不過，以業餘的水準來講的話，他的圍棋的功力應該算是很強的吧！」

田原有特別注意到，他說他太太的父親是大藏省的官員的這段話。

「對不起，您父親的大名是？」

「父親是姓岩村。」

「喔喔。」

田原把這個用筆記了下來。

「很抱歉，想請教您一個有點失禮的問題，岩村先生的職位是……？」

這麼一問，署長稍微瞄了一下田原。後來才知道，原來署長這時的眼神是在說：『只要說到大藏省的岩村，還有誰會不知道？』的這個意思。

「他是當過次長的。只不過已經在半年前過世了。」

田原有點感到意外。原來，這個秀才不僅是靠學校的成績，其實跟上面也是有關係的。

「喔，很抱歉……」

田原就說了這麼簡單的一句，不知道後面該怎麼接下去。

而尾山署長則是裝著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很悠閑地吐著煙。他似乎很滿意次長女婿的這個頭銜帶給新聞記者的震憾力。

這是田原後來才詳細知道的事，原來岩村次長這個人乃是執政黨的某位大老級人物的屬下，在大藏省內則是屬於那些實力派人士當中的代表性人物。

田原和時枝在想辦法結束訪問之後走出了署長室。尾山署長很客氣地站起來送他們到署長室門口。他是相當親切的一個人。當他們走過事務室的時候，偶然看到了之前沒有人坐的法人稅課課長和間接稅課課長的席位現在已經有人了。

來看這兩個人是田原本來的目的，他碰了一下時枝的肩膀，他們先一起走到玄關旁的休息處。

「喂，香煙。」

田原叫時枝拿出香煙，然後自己則找出打火機。他在作這些動作的時候，也同時不經意地去端詳著兩名課長的臉。

法人稅課課長的崎山亮久，看起來大概是四十四、五歲，瘦瘦的長形臉，鼻下留著短鬍子。他好像正把一名部下叫了過來，很性急地在命令一些事，他的樣子看起來正是一副標準的稅務署官員類型。「春香」的小夏竟然會喜歡上這樣的人，令人感到很意外。另外一個野吉欣平，與崎山是相反的類型，年紀是大概相同，不過臉色紅潤，體型則是相當肥胖。他正專心地在查閱一些資料。只要記住這兩個人的長相，就算是已達到來這裡的目的了，田原和時枝很滿足地推開稅務署重重的大門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空閃耀著初夏的陽光，有點眩目，一個非常晴朗的天氣。

「接下來要怎麼做？」

田原向時枝問道。

「這個啊……」

時枝也在思考著。

「既不可能把剛剛的訪問紀錄寫成報導，也沒有該向上面報告的事，總之先找個地方喝杯涼的什麼的吧──」

要走到車站前的途中有條商店街，兩個人就在那兒的咖啡店喝了果汁。

「那個署長真是令人羨慕啊！」

時枝擦了個汗說道。

「那麼年輕就當上稅務署署長，真令人驚訝，他的確是個秀才沒錯，不過背景也相當的好才會那麼風光吧，不是嗎？」

「對了，那個秀才的太太是次長的女兒，我是第一次才聽到。原來如此，如果是這樣的話，當然想

高升到什麼地位都沒什麼問題的。」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學校裏有一位很年輕，地位又很高的教授。後來才聽說，原來他是娶了一位在學界有深厚影響力的大前輩的女兒。不管是學界，還是政府官員，靠著妻子的關係步步高升的例子相當類似啊──」

「對了，你有看到那兩個課長的長相吧？」

田原喝了一口果汁說道。

「野吉的話就另當別論，那個崎山人長的瘦巴巴地還竟然那麼好色。而且，那個小夏還對他死心塌地的，真搞不懂女人到底在想什麼。依我們看的話，那樣的男人只是令人覺得很倒胃口而已……」

時枝笑著說道。

「不不，他靠的不是長相和外表。像崎山這一級的人物的話，會受到各種業者的招待，也由於是在花別人的荷包所以花錢的方式會非常大方，如果被這種人獻殷勤的話，陪酒的女人很意外地都很容易上鉤的。」

「即使花錢是很大方，但花的又不是你自己的錢，大概也只是打個電話叫一些跟你有特殊關係的業者吐錢出來給你花而已，沒有比這個更好賺的了。」

「當然，這樣的行爲本來應該算是貪污的，但是這些人即使拼命地接受招待，就像有了免疫力似地，腦袋裏可是沒有所謂『貪污』這兩個字的觀念。」

兩個人決定總之先回報社再說，於是他們坐上了報社的車子。進到編輯室後，他們立刻感受到了一股在趕晚報截稿時間的慌忙氣氛。

赤星次長正在自己的桌子上忙碌地修稿子。

「我們回來了——」

田原走到赤星的旁邊打了招呼。

「喔，你們回來啦！」

赤星放下紅筆抬頭看了一下，他臉頰上的微微的汗水在發亮著。赤星次長總是在流著汗。

「怎麼樣，順利嗎？」

次長馬上問道。

「嗯，還好。關於那件事，我想向您詳細地報告一下……」

「是嗎？好，現在剛好工作到一個段落了，到那兒聽你報告吧——」

次長把椅子推在後站了起來。稍微看了一下雜亂的桌子後，就立刻走往那個房間去了。

「好，那你就按步就班地慢慢講吧。」

赤星擦了火柴把皺皺的香煙點燃，然後自己也輕鬆地坐在椅子上。

「昨晚我們去了一趟『春香』。」

田原開始講起。

「托您的福，拿到充分的『軍用資金』，玩的相當愉快。」

「愉快的事先擺一邊，怎麼樣，正事那邊有沒有達到目的啊？」

「是，有找到了一些線索。您聽我說……是這樣子的……」

田原把從「春香」的女服務生那兒聽到的事全盤大致地說了一遍。赤星一邊擦著鼻上的汗，也一邊

抽煙一邊細心的聽著田原的報告。報告全部說完之後——

「是嗎？這個倒蠻有意思的啊——」

赤星表現出一副很有興趣的樣子。

「那麼，如果說這個叫小夏的女服務生對崎山那麼死心塌地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稍微利用她一下呢？」

赤星立刻說出了他的點子。

「這一招我也正在想。不管如何，崎山和野吉之所以經常到『春香』去玩，是因為有人在提供資金。所以我想他們就是靠這個在接受各種各樣的招待，而站在外頭監視他們的就是沼田嘉太郎。沼田有時候就長時間坐在正對面的酒吧裏，或是就在那一帶不斷地徘徊來去，就像是不經意地在監視崎山和野吉的動靜。」

「那單純只是在監視著崎山和野吉的舉動而已嗎？」

「不，我認為不一定只是如此。我想沼田嘉太郎之所以監視崎山和野吉，很有可能是因為在過去曾經自己一個人成了崎山等人的戴罪羔羊而心中懷恨，進而企圖想要威脅他們。我們可以從小夏到店外稍微買了一下東西就被沼田叫住問話這一件事中得到證明。據說當小夏回到店裡跟崎山講這件事後，崎山的臉色大變——」

「原來如此啊。這麼樣的話，是不是沼田想利用之前在P稅務署服務期間，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所幹的壞事，來威脅他們兩個？」

「目前還無法斷定事情的原委就是這樣，不過，根據P稅務署的年輕職員的證言，我們可以確定的

是，沼田的確是成了他們的代罪羔羊。他們先叫沼田自己切腹認罪，之後卻又裝得一副跟他毫無關係的樣子，我看不管沼田人再怎麼好，也會憤慨不已的。因此，我們也可以推測有可能是沼田監視著兩個人的動靜，然後企圖要採取一些報復的行動。」

「你去見過崎山和野吉了嗎？」

赤星次長問道。

「沒有，這個嘛……」

田原苦笑著。

「我們到了R稅務署的時候，不巧去遇到了其他報社的人，由於他用一種可疑的眼神一直看著我們，可能在揣測我們來的理由，我們心想如果被識破了可不行，於是就靈機一動跟他說我們是來見署長的。」

「喔，然後呢？」

「結果一看，法人稅課課長和間接稅課課長的席位上都沒有人。我們想既然都已跟其他報社的人說了，而且見署長的時候也順便可以等那兩個人回來，所以就真的去見那裡的署長了。」

「見了署長，結果呢？」

「也不曉得該問些什麼，於是我們就裝作是來問他最近的徵稅成績怎麼樣啊？景氣怎麼樣啊？等等的問題。這位署長還相當年輕，不到三十歲。」

「你說不到三十歲？啊啊，我懂了，那個人一定是從大藏省中央調來的官員，很快又會被徵召回去的人吧。」

次長也知道大藏省的所謂「秀才級」的人物。

「沒錯。那麼年輕就當了署長，說實在的我們真的是嚇了一跳。所以我們也慢慢地問到一些有關他的家庭等等的問題，這才知道原來他年紀輕輕就能那樣平步青雲是有原因的，原來他的老婆就是以前的大藏省次長的女兒。」

「喔喔，原來如此。」

赤星次長這時一副在想那個次長的名字的樣子，然後——

「是不是叫岩村的？」

他把下巴翹了起來說道。

「是的。」

「這個叫岩村的前次長，他是執政黨的大老T先生的部下。有這樣的後盾，難怪年紀輕輕地就當上了署長。對了……」

赤星次長彈了一下煙灰——

「這樣子的話，雖然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可以看出個端倪了。只不過，沼田嘉太郎的命案是不是和野吉、崎山這兩個人牽扯得上關係，還是個未知數。接下來，你們打算怎麼作？」

赤星次長交互地看著兩個人。

「目前較可行的方法，應該就是秘密地調查這兩個人。特別是他們在P稅務署服務期間的所作所爲。有必要把這一點徹底地調查清楚，先知道這兩個人到目前爲止到底作了那些事情。關於這個部分，由於『春香』的那個叫小夏的女服務生和崎山有著很深的關係，值得我們注意；搞不好她有從崎山那兒

聽到某些重要的事也說不定。當然，那樣的人應該是不會輕率地說出自己的事情，不過或許在無意間會把其中的一小部分說溜了嘴也不一定。這個叫小夏的女服務生對於崎山的無情有點怨恨，我希望我們可以好好地利用她這一點。」

「真的有點可憐啊。」

次長皺了一下眉頭。

「不過……這是沒辦法的。話說回來，要讓小夏幫忙我們，似乎是有點難啊。」

「嗯，雖然小夏的確是有點恨崎山，可是同時對他還是有點戀戀不捨，因此她是否肯說出對崎山不利的證詞很難講，不過這方面我們還是會努力嘗試看看。」

「光是這樣的話，好像還不太夠啊——」

次長說道。

「沒有更能夠作完整、徹底調查的方案嗎？」

「這個嘛，稅務署這種地方，雖然彼此會互相爭鬥，但是會一致對外，很難找出他們的馬腳的。不過，總覺得的確有必要了解一下他們大致的輪廓。不過，傷腦筋的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該從何下手。」

赤星次長也托著下巴一副思考的模樣。

「你看這個怎麼樣，這個叫尾山的年輕署長，由於他是大藏省的預備幹部，我想他應該是沒有受到稅務署的污染；搞不好直接去問他的話，是了解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的捷徑也說不定。」

這時田原的腦海裏，又再度浮現了在署長室見到的那個秀才的臉。看來他是一個頭腦相當清晰，會精打細算的人，儘管我們這邊再怎麼套問他，應該沒那麼容易會說出部下的惡行的。然而，現階段並沒

有其他的方法，只好還是照著赤星的吩咐去做了。

「我看，你去署長室也沒用的，在這種時候，應該直接到他的家裏去看看。這樣的話，跟在辦公的時候不同，他或許會在比較輕鬆的氣氛裏說溜了嘴也不一定。這個方法，是本報社政治部的同事在想要向政治人物套話時常用的手段啊——」

「說的也是啊！」

8

田原典太在阿佐谷車站下車，然後往南的方向走去。

過了商店街，越過東京都電車的軌道走進深處的話，是一片很寧靜的住宅區，道路的兩旁排列著有許多大房子。這些都是有著長長的圍牆和寬廣庭院的房子，如果在這一帶走走的話，到處還可以看得到可說是保存著有武藏野昔日風情的雜木林。不過，這些雜木林，如果我們走到它的深處的話，可以看得到有著瀟灑、脫俗的房子，也就是說，雜木林其實就是這些房子的庭院；在這裡可令人十足地感受到所謂的「高級住宅區」。

田原已經事先查好了尾山署長的住址。他把備忘用紙拿在手上，途中也向香煙店的人等等詢問了好幾次，最後才終於找到了目的地。那一帶是位於坡路上方的高台上，附近一帶有許多有著長圍牆和大庭院，構造也很深的大房子。時間是初夏的下午兩點左右，如果沒有躲著陽光走的話也會走得汗流浹背。

尾山的房子，雖然稱不上是豪宅，但以一棟年輕政府官員的住宅而言的話，也稱得上是一種融和了日本風和西洋風的高貴住宅。他來到了在掛著有名牌的大門前，聽到了從屋裡面傳來了令人感到像是無精打彩的鋼琴聲。

田原按了門鈴。等了沒多久，一名年輕的女傭從裡面走了出來，她從門的內側探出頭來。

「你好，敝姓田原……」

田原遞出了名片。

「我想見一下你的主人……」

女傭看了名片後，說——

「請稍等一下。」

然後走進去通報。他已經做好了或許會被拒絕的打算，然而過了大概五、六分鐘後，女傭快步地走回來向他行了個禮。

「請進到裡面來。」

田原由女傭前導來到了玄關，他不經意地看了一下旁邊，那裡有一塊整理地很好的庭院。對於年紀輕輕、三十歲不到就住在這樣的房子的尾山署長，田原的確是有點羨慕。田原現在住的是一間只有八個日本蓆大的公寓。

一走進玄關，可以看到正前方的牆上掛有一幅油畫，被帶到客廳之後也發現牆上掛著各種繪畫。尾山署長似乎對於美術相當愛好。

客廳是西洋式的，裡面的家具也都十分高貴、典雅。當然，這樣的房子對於一個稅務署的署長而言是有點過於豪華，田原他不禁猜測認爲：「他應該是接受了他岳父、也就是已故的岩村次長的經濟援助才能住這樣的房子吧」。隨後女傭端來了茶給他喝，田原就在這裡等了大約十分鐘後，那個尾山署長穿著輕便式的和服走了進來。田原於是起身站了起來。

「昨天很抱歉突然去拜訪了您。」

「不會不會，歡迎你。」

尾山正宏依然是很有禮貌。尾山所穿的和服，就跟他穿的西式服一樣非常的時髦、漂亮，而且實際

上他也穿得很得體。

儘管尾山署長是很悠然地坐下來，也請田原抽煙、喝茶等等，不過他的樣子似乎是覺得這個叫田原典太的新聞記者有點詭異，可能在心裡想著：「到底是爲了什麼在星期天跑到我家來？」

田原在來之前就想過了開場白到底該如何講。

「其實，我是偶然經過貴府的，看到名牌上的名字跟昨天收到的名片上的名字是一樣的，也不知怎麼搞的，就很失禮地登門拜訪了。」

這個理由說的相當牽強。不過他想，對方應該也會考慮到從事新聞記者這個職業的人是會跟一般人不太一樣，臉皮比較厚一點的。

「貴府在這附近嗎？」

尾山署長抬起他那白皙、端正的臉，看著田原說道。

「不是，我家並不是在這附近，不過有親戚是住在這附近，有時會經過這一帶。這附近真的很寧靜、很好啊。」

然後田原一副很滿意的樣子在環視這間客廳。客廳裡也有兩、三座裸體女性的石膏像。

「署長好像收集了很多繪畫、雕刻等等的，您喜歡這一類的東西嗎？」

「是啊，我從當學生的時候就很喜歡了。」

「您本身也從事繪畫嗎？」

「沒有，不過偶爾會畫著玩。但主要還是欣賞而已。」

「您收集相當的多嗎？」

「也沒有。因爲我還只是個窮公務員。」

這時，一名女性端著咖啡走了進來。田原立刻直覺判斷她應該就是尾山正宏的妻子，也就是已故的岩村次長的女兒。皮膚白皙，長相也令人感覺到是很有家教的，身材亦十分高挑。

「歡迎您。」

她擺好咖啡杯後向田原問好。笑容很可愛。

「這是內人。」

尾山坐在椅子上做了介紹。

「很抱歉，突然來拜訪，打擾了。」

田原很有禮貌地行了個禮。

「很抱歉沒有什麼好招待您的。請您慢用。」

看起來似乎是很內向的夫人，她就這樣很快地離開客廳下去了。

這時，尾山署長把眼光轉向別的地方在抽著香煙，田原心想：「老是繞著繪畫的話題也沒什麼意思，大概差不多可以開始來套署長的話了吧。」另外，由於署長這邊則是想不懂爲何田原突然來到他的家，臉上似乎有一種受到打擾、不愉快的樣子，所以田原他就儘量保持著笑容開始開口問道。

「署長在調職到R稅務署之前，是在那兒服務的呢？」

「你說我的職位嗎？」

署長把眼光轉回到田原身上。

「嗯，是的。」

「我之前在中央的大藏省。因為是剛調過來沒多久，所以可以說還對於當地稅務署的工作完全不懂。」

「不過，您來這兒，只是要稍微看一下實務的內容而已，大概過個兩年左右不是就會再調回中央大藏省的嗎？」

「嗯，怎麼講。這個我們也不清楚。」

儘管尾山署長是露出一副很穩重的笑容，但在他的笑容裏可以隱約看得出一種肯定田原所講的話的自信。

「談到稅務署的話，嗯，最近好像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麻煩事情，在這裡工作的人是不是很容易受到業者的誘惑啊？」

田原似乎一開始就打算從這個部分切進去。這樣的話，應該很快地就可以把話題轉入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身上，然而，尾山署長雖然表面上十分親切，但是一談到有關稅務署的工作時，他的發言突然就變得很謹慎。

「像我們這種身處於報社的社會部的人……」

田原繼續說道。

「偶爾，就是會去碰到一些稅務署的所謂醜聞啊，或是說一些會令社會騷動、震驚的案件等等的。我記得好像是在去年的春天吧，在一家金融公司的違法案件曝光之後，與此案件有連帶關係的P稅務署的收取賄賂的案件也緊接著發生了。像那種案件，內情實在是複雜地超乎我們的想像，不是嗎？」

尾山署長皺了一下他那很有秀才氣質的眉頭，終於開了口回答。

「以稅務署整體來說的話，我們擁有著人數相當眾多的人員，在其中偶爾也會出現一些不守法的人。然而，就只因為出現了一、兩個腐敗的例子，全體的稅務官員都受到批判的話，真的令人有點難過。害群之馬是在任何一個組織裏都會存在的。」

「不，我並不是在批判稅務署。只不過那個報導我也很有興趣地讀過了，所以印象蠻深刻的……。署長您也詳細知道那件案子嗎？」

「沒有，當時我從中央調過來沒多久，所以並不清楚。我是當了第一線的稅務署署長之後，才第一次看到這種案件，在中央的時候，根本完全不了解稅務署的工作內容。就因如此，為了以備將來會遭遇的各種狀況，也才叫我們來這裡見習的。總而言之，我對那個案子不了解。」

田原典太也認為他說的的確沒錯。當時的事，問一個剛從中央調來的人是沒用的。

即使現在的確是當了稅務署署長，然而實務方面的工作應該也是完全交給了他的部下，也就是對於實務工作已經非常熟練的課長們。換句話說，就尾山署長的情形而言，他也只要在他的履歷表中再增加曾在第一線擔任過稅務署署長這一行就可以了。

田原接著若無其事地問了有關崎山和野吉這兩個課長的事。

「兩位都是非常能幹的人。」

年輕的署長稱讚了他們。

「由於他們是長期間從事於實務的工作，我也實在是甘拜下風。都是我在向他們討教的。」

這個講的的確也沒錯。從中央調來的年輕署長，在實務方面是不可能贏得過那些從稅務署的最基層一步一步慢慢地爬上來的老公務員的。

「崎山先生和野吉先生兩位都是很誠實、認真的人。」

尾山署長繼續說道。

「對了，你剛才不是也有談到嗎？當時，這兩位也都服務於發生了問題的P稅務署，但他們都沒有事。從這件事我們就可以理解他們的人格了。」

田原典太看看時候是差不多了，於是離開了尾山署長的公館。

什麼兩位都是很誠實、認真的？什麼可以理解他們的人格了？田原典太抬頭仰望著晴朗的天空，回想起尾山的話覺得非常好笑。真不愧是個秀才，不懂人情世故的公子哥兒署長。什麼都不懂。這麼說來的話，跑來向這種署長問崎山和野吉的事的自己也實在太笨，太可笑了。

「好！」就在這時田原典太下了決心。「接下來，就讓我來徹底地查清楚崎山亮久和野吉欣平這兩個傢伙的底細！」

然而，要徹底地查清楚崎山亮久和野吉欣平這兩個傢伙的底細的話，該怎麼做呢？這跟其他社會版的報導不同，是有關稅務署的，田原典太也實在有點頭痛。不管怎樣，這件事必須先跟赤星次長商量一下才行。

田原典太在隔天中午左右來到了報社。

赤星次長還是一樣地坐在他的桌子上修改著原稿。手裡握著紅筆，修改著一張接著一張的草稿紙。次長的指尖也沾有著紅色的墨水。

「赤星先生。」

田原典太走到他的旁邊打了招呼。

「您早！」

「喔喔。」

赤星次長連忙著修稿，連看也不看一下。他正很迅速地整理著夾在指尖的一張張的原稿。

「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田原典太說出了他的要求。

「什麼事啊？」

「我昨天，爲了那個案子去了一趟尾山署長的公館。」

「喔，是嗎？」

赤星還是沒有停筆，只是點了個頭。

「所以，關於這件事，我想跟您商討一下……」

「好！」

赤星次長回答道。

「工作快要告一段落了，等我一下。」

如果是用粗糙的草稿紙來寫的話，一則報導記事的原稿堆積起來也相當厚。次長看了一堆稿紙後工作終於告了一段落。他放下紅筆，伸了個懶腰後站了起來。

「要去那兒？」

他問田原。

「嗯，去咖啡店您看怎麼樣？」

「可以。」

赤星從抽屜中取出香煙放進口袋裡後走出了編輯室。

「到外面去太麻煩了，不如我們去報社裏的餐廳吧？」

「是的。」

兩個人上了四樓走進了報社的餐廳。剛好是在這個時段，周圍人不是很多。只有目前沒事做的五、六個同事在角落喝著咖啡。

「赤星先生，您要喝什麼？」

「咖啡好了。」

田原典太點了咖啡。不過，這兒跟一般的咖啡店不同，是採自助式的。咖啡必須要自己來端。

「謝了。」

赤星次長向替他端來咖啡的田原道謝。

「你說你昨天去了署長的家一趟，昨天不是星期天休息嗎？」

「是的。我是剛好路過，所以就順便登門拜訪了。」

「署長他有馬上見你嗎？」

赤星次長喝了一口咖啡問道。

「有，他有接見我。雖然頭銜是署長，不過年紀才只有三十歲左右，也就是您所說的那種所謂『秀才級』的。只要在稅務署待個兩年左右，很快地會再被調回中央的人。」

「是嗎？」

次長在思索著——

「如果是這樣的人的話，應該會透露不少吧？」

「不——」

田原典太搖頭。

「不愧是只是從中央調來稅務署見習一下實務而已，他對於比較深入一點的事完全不知道。而只是拼命地稱贊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還說他們是很誠實、認真的部下。」

「這種人的話，實務方面的事可是一竅不通啊。即使跟他見面，也得不到什麼值得參考的線索吧？」

「的確如此。」

田原典太點頭表示贊成赤星所說的話。

「就因如此，我對於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感到有點憤怒。一想到他們把公子哥兒署長騙的乖乖的就覺得很不舒服。我認爲現在是該對這兩個人徹底地調查的時候了。」

「嗯，這點我也同意。」

赤星次長也表示贊成。他把咖啡喝完，抽出皺皺的香煙點了火。

「不過，你說要徹底地調查，那該要怎麼做呢？」

他吐了一口煙，托起了下巴。

「這個嘛……」

只說了這麼一句，田原典太也顯得很頭痛。有關稅務署這方面的知識他是完全沒有的。

「你也不曉得該怎麼徹底地調查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是吧?」

赤星次長看著田原典太說道。

「是的，的確很傷腦筋……」

田原也在思考著，然後接著說道:

「我在想是不是該跟蹤一下這兩個人。也就是，派步哨監視、觀察他們。暫時先這麼做……」

「好……是好……」

赤星慢慢地說道。

「不過，即使是派步哨監視……這可是跟一般的案件不同喔。如果不懂稅務署這方面的內情的話，步哨站了也是白站。只是跟蹤人的話，應該是沒多大用處的。」

田原也認爲的確如此。只是跟蹤他們的話，也會判斷不出到底是哪裏有線索的。

「你聽我說……」

赤星次長好像要傳授田原什麼似地說道。

「只是派一堆人去監視的話是不行的。要知道敵人的行動，就必須先弄清楚敵人的底細——」

「敵人的底細?您說的是?」

「也就是說，要我們得先弄清楚那些惡劣稅務官的貪污手法。」

田原典太聽到次長這麼一說，他也覺得很有道理。不過，他們的手法，要如何做才能弄清楚呢?這恐怕連報社的調查部裏應該都沒有準備像這樣的資料吧。

「您說該怎麼做呢?」

於是赤星次長就一個人獨自奸笑了起來。

「這一點的話，我來替你找門路。」

田原聽到次長講了令他感到很意外的話，不禁直看著次長。

「喔喔……」

「有那樣的門路嗎？」

「嗯，包在我身上。」

次長從口袋裏拿出自己的名片。隨後在背面寫了一些字。

「聽好，小典——」

赤星把這張名片遞給了田原。

「我在背面寫了一個住址，你就照著這個去找這個人吧。」

田原看了寫在名片背面的字。上面寫著有：

〈××區××町××番地　橫井貞章〉

「這是誰？」

「我的朋友。」

赤星次長小聲地說道。

「你去找這個人，只要跟他說是我叫你來的，他應該就會告訴你很多事的。」

次長說了之後，突然看了一下窗戶。

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窗邊，看了一下天空，然後又很快地回到位子上。

「等一下。」

「今天，天氣不太好，那個傢伙應該在家吧。」

田原典太目不轉睛地看著「橫井貞章」這四個字，心裏想著：這個人到底是何等人物呢？赤星說如果要問稅務方面的事的話就問這個人，這麼的話，他一定是屬於那方面的人吧。不過，赤星似乎不太想多作說明。也搞不懂他爲何要特意去看窗外，然後說：「今天天氣不好，應該會在家吧！」這句話。

田原典太坐上了報社的車子，前往寫在名片背後的地址。從東京都中心開車去的話須三十分鐘左右，那是在一個坡道的下方。

在車子就要出發時開始下起雨來了。司機下車冒著雨向附近的香煙店等等的人詢問該怎麼走。這一帶的路非常複雜難懂。坡道的上方是叫邸町的區域，排列著有長圍牆的大房子。而坡道下方則是雜亂地聚集了許多小住宅。

田原典太向返回車子裏來的司機問道。

「知道怎麼走了嗎？」

「是，知道了。這一帶真是複雜啊。」

車子又再度開動了。的確是個很麻煩的地方。車子必須沿著七彎八拐的小路前去，由於他們的車子是大型的，所以似乎不太好開。最後車子停在一個小房子密集的地帶。司機舉起手指著前方告訴田原典太說：

「前面車子無法開進去了。剛才有問了路，他們說如果是這個番地的話，要從那一條小路進去……」

田原稍微撐開了傘，沿著好幾個滴著雨的屋簷走去，然後走進了那條小路。眼裡所看到的每棟房子都是很小，很破舊。好不容易找到了有寫著橫井貞章這個名字的名牌。名牌與破舊的入口很不搭調，相當的大。玄關前是有著格子窗，不過木框已經斷裂，玻璃也破了。

「對不起，請問有人在嗎？」

田原典太叫了門。沒有回應，於是他用更大的聲音叫了第二次，終於聽到裡面有出了些聲音。似乎是有人走到了玄關來，穿上了木屐。對方從屋子內側替田原拉開了門，一看是個大約五十四、五歲，有著高高的顴骨、身材很瘦的男人，但他的眼神十分銳利。他穿著皺皺的、有很多污垢的衣服。

「這是……」

田原典太遞給他名片。

「我的名片，是R報社的赤星先生介紹我來的。」

「喔，是嗎。」

這個很瘦的人用銳利的眼光看了一下田原典太的樣子。然後，把鬆懈的腰帶重新繫緊，說：

「進來吧。」

他請田原進去。這房子是只有日本蓆四個半大和日本蓆六個大的兩個房間而已。榻榻米已磨損地很厲害，顏色也變成帶一點紅色的褐色了。紙門的邊緣也有了破損。日本蓆六個大的的房間裏既沒有壁櫥也沒有書櫃，牆壁上則是貼著舊報紙，給人感覺相當荒涼的一個房間。

「我就是橫井。」

留著雜亂鬍子的主人說道。他那一頭不太修整的長髮，也已經是半白了。

「你找我有什麼事呢？」

由於田原典太對這個人的底細不太清楚，一開始也不知如何開口。赤星完全沒有作過說明，根本無從判斷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剛開始還以爲他是跟稅務署有關係的人，可是來到這裡一看，卻是住在這麼破舊的房子裏，而樣子也是給人一副窮困的感覺。

「其實……」

田原典太開口說道。

「我是想知道一下有關稅務署的一些事情。跟敝社的赤星次長商量的結果，他叫我到您這兒來請教您，所以才來登門拜訪您的……」

「赤星那傢伙是這麼說的嗎？」

橫井貞章把留有雜亂鬍鬚的下巴往上一翹說道。

「這傢伙真的一點都沒變。」

他露出黑牙笑了一下。

「喔，對不起。」

他向田原典太繼續說道。

「我本來是不太想講這些事的。不過，既然是赤星那個傢伙所拜託的話，那我也只好跟你講了。你想知道稅務署的哪些事呢？」

於是田原典太開始問道。

「這個講法或許不太好，其實我是想請您告訴我稅務署署員的惡劣貪污手法的內容……」

「原來是這樣啊。」

橫井貞章獨自奸笑著。

「突然被問到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該從何講起啊。」

他一副很珍惜的樣子開始在抽一支只剩下一半的香煙。

「例如說……」

田原典太說道。

「稅務署裏的惡劣署員，不是經常會接受管轄區域內的公司或者商店等等的招待嗎？我認爲這應該算是貪污了，可不可以就請您從這裡開始說明一下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喔，簡單地說，就是對稅務署署員的招待，是吧。」

「是的。」

「這個嘛，老兄。」

橫井貞章的嘴角露出了淺笑。

「像那種事的話，對惡劣的稅務署署員而言不過是一種常識而已。威脅公司或是商店等等的，然後接受招待吃飯之類的可說是家常便飯。對那些傢伙而言，這不是什麼秘密。對於接受招待這件事，他們完全既沒有罪惡感，也不覺得那是貪污。這可稱不上什麼稅務署署員的惡劣手法啊——」

「嗯……」

田原典太邊點著頭邊聽著。

「這樣的話，是不是幾乎所有的署員都在做這種事？」

「應該都是在做著吧。而且，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目光，一副天下太平無事的樣子。他們已經被訓練得可說是麻木不仁了。更過分的是，有的甚至還叫那些公司或商店什麼的派車到稅務署門口來接他們。」

「太誇張了吧——」

田原吃了一驚。

「如此一來，好像說接受招待是理所當然的。」

「沒錯，這些惡劣的傢伙是毫無罪惡感的。甚至，其中還有些傢伙還直接特地跑到公司、商店去要求招待的。那些傢伙首先會在吃晚飯的時間，跑到自己所負責的公司或商店去，明明沒什麼事，但就是拼命講話賴著不走。這麼一來，對方也了解他們的來意，於是就會帶他們去想去的地方。不過，這還只算是初級者。慢慢熟悉了之後，就會自己隨意地打電話去邀：『喂！一起到某某料理店去吧！』。更熟悉了之後，那些傢伙就隨意地到想去的店吃喝玩樂，然後再把帳單轉到有特殊關係的公司、商店。當然，他們會以在稅金徵收這方面放水來作爲交換條件。」

田原典太從口袋中取出記事簿。這時，橫井貞章瞪了一下說道。

「你把那些小事記在記事簿裏也沒什麼用啊。如果要寫在罪狀簿的話，我會講更多更精彩的給你聽。」

田原典太心想：「這下賺到了」。不愧是赤星次長介紹的，這次真的找對了人了。

「請講！請講！」

田原低下頭行禮。

「好！從現在起好好聽我所講的，如果有不懂的可以問。」

橫井貞章看起來似乎是單身。田原從剛剛就注意到了，沒有人給客人端茶來。他或許是沒有妻小的單身者。

橫井似乎也注意到了忘了給客人茶水，他向田原說道。

「對了，我忘了該給客人倒杯茶。」

他就要從榻榻米上站起來的時候。

「不要麻煩了。」

雖然田原如此說了，橫井還是翻動了一下髒和服站了起來，走到廚房去了。從廚房傳來了一些好像在準備些什麼東西似的聲音，沒多久他就端來了兩杯好像是開水的飲料來了。

「嗯，這個或許不太合你的口味吧。」

說著他就把其中一杯擺在田原的前面。

田原一開始以爲那是開水。他心想可能是由於太窮了請不起茶，就以開水代替茶了吧。不過爲了顧及到禮貌，他還是把杯子端了起來，然而他聞到的卻是燒酒的強烈味道。

「這個是……」

田原不由得睜大了眼睛。

「在白天我是不喝這種飲料的。」

「你就別這麼說了……」

橫井貞章獨自笑著。

「這個的確跟你們平常在喝的是有點不一樣，不過我不喝這個的話講起話來就不太順的。很抱歉，就讓我一邊喝一邊講吧！」

他把嘴唇貼在杯子上喝了一口後說道。

「你想知道的是屬於『大宗』那方面的，還是『小宗』的？」

橫井貞章首先問了這個問題。

田原典太一副不太懂的樣子，橫井看了於是向他做了說明。所謂大宗指的是，國稅廳所負責徵收的部分，其對象是年收入在一千萬圓以上的納稅人，以下的話就由各管轄區域的稅務署來負責徵收。

田原典太這時回想到了，崎山亮久就是屬於稅務署的署員。

「我想請教的是稅務署負責的這個部分……」

「稅務署的話，是那種所謂的『小宗』的……」

橫井貞章有點不太滿足的樣子說道。

「大宗的話，就有很誇張的事可講比較有趣，你想知道的如果只是稅務署這方面的話，那……那個部分的話，就不提了。不過，雖說是小宗，其中有不少是資金雖不多，但是營業額卻是很高的公司或商店。也就是說，其實年收入在一千萬圓以上，但是沒有確實申告的業者是有不少的。這些全都是屬於稅務署在負責徵收。所以說，本來實際上應該是由國稅廳負責來徵收的，但由於他們沒有確實申告，結果變成由稅務署來負責徵收，像這種情形多的很。」

「對，就是這個。」

田原典太把身體往前傾。

「請您告訴我那一種的。」

「你說『那一種的』？」

橫井貞章覺得田原的講法很滑稽不禁笑了出來。

「好好，那我就講『那一種的』給你聽吧。」

橫井貞章開始說了，而就在同一時間田原典太也開始作記錄。

或許是燒酒的效果吧，橫井貞章講得是愈來愈順、愈流利。田原典太在中途幾乎沒有插嘴的餘地。即使在途中有聽不懂的地方而想要發問，但是橫井一瀉千里似的講話方式令他覺得，如果在中途插嘴的話似乎會妨礙了這場『演講』的。

於是田原典太只是將橫井所講的一五一十地不停地抄錄下來。

以下就是田原所作的記錄。

〈稅務署的工作可以大致區分為賦課與徵收這兩類。其中課稅賦課被稱為是稅務署中的最佳單位。而在其中，又特別是法人稅課和調查課是最有貪污、收取賄賂機會的單位。徵收這一方面的話，就如其名，只是收集所課徵之稅金而已，不太有那種機會。一般而言，最為普遍的收取賄賂方式是，在稅額要重新更正及決定時對署員的酒食招待。

例如說在結算期實際上有了一百萬圓的盈餘，倘若照實申告的話，會被徵收約五十萬圓的稅金。於

是業者就假報為赤字來申報。這麼一來，稅務署就開始作調查，實施稅額的重新更正。

這類情形的話，送給惡劣的調查員的賄賂金額，相對於實際利益的稅金的一半為其一般的行情。

也就是說，相對於一百萬圓的盈餘，需課徵五十萬圓的稅金。為了逃漏這五十萬的稅金，就用這金額的一半，也就是二十五萬圓來賄賂，使得實際一百萬圓的盈餘消失。一般最多的是這種類型。

惡劣的署員侵入各類商店的最普遍手法是，假借所謂的「會計事務指導」跟商店來往。這個當然是違法的。

然而，商店這一邊，或者是公司這一邊一旦有稅務署員來接近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拒絕的。因為他們怕會受到報復。

況且，如果允許他們的進出的話，實際上對彼此都會有利益，結果到頭來是商店、公司這一邊主動向他們要求「會計事務指導」。

這種類型的話，以飯店、酒吧、夜總會、料理店、批發商店等等為最多，他們會在中午吃飯時間到商店去，先接受飲食的招待，然後再借房間打麻將。當然，在打麻將期間，會要求供應各種飲食。漸漸地習慣成自然後，酒也開始喝了，喝不夠的話還會到酒吧或夜總會等等的去續攤，這當然是用跟他們有不尋常關係的公司名字來賒賬。並且，他們每個月還向商店收取大約三萬圓，作為「會計事務指導」的酬勞，這個金額的話，大概跟稅理師的薪水是一樣的。也有的傢伙是跟業者約定，依照逃漏稅金額的幾個百分比來作為酬勞。

像這類的所謂指導的商店在管轄區域內若有個三、四家的話，可賺取的外快就為數可觀了。

另外，一般來講的話，不只是管轄區域內，他們跟其他區域的稅務署員也會互通有無，這邊講一聲

「那就拜託了」，對方也會說「OK！」，就這樣地互相幫助、圖利彼此。

若要就大範圍來講的話，惡劣的稅務署員不僅在「吃的開」的管轄區域內而已，在其他的區域（特別是曾經服務過的區域）也有影響力，可以說各地區的「同志」會聯合起來「共同謀議」來接受招待和行貪污。

所以說稅務署員是在對各個商店或公司作為「會計事務指導」，這個實際上就好像是跟在作「逃漏稅指導」沒什麼兩樣。因此，許多商店、公司反倒是很歡迎他們的「會計事務指導」。

這些都是一般「小角色」的署員的情形。不過，可不能小看這些「小角色」。其中有更加惡劣的，還會帶一大堆自己的朋友去上跟他有特殊關係的料理店或是夜總會吃喝玩樂，甚至還要求供應女人，而要求招待的金額也會愈來愈高。

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小角色」的署員則是會被署內的上級要求提供所謂的「紀念品」。所謂「紀念品」，指的就是在調查各個商店的帳簿時，被發現有不確實申告或是逃漏稅嫌疑的商店。一發現有這個嫌疑，把相關資料帶回署內的話，幹部會立即作稅額的重新更正及決定。這麼一來的話，公司商店方面會慌忙地來設法把這個遮掩掉，於是這些幹部再透過雙方的秘密談判來威脅、圖利。

稅務署的課長級的人，年齡大概都在四十幾歲。他們都看得到自己的將來。可說是處在人生的一個轉捩點上。

也就是說，他們離署長這個職位還有相當的距離，或者說，也許是當不上署長了。雖然如此，可是要當會計師的話又嫌太早。

在如此的條件之下，每一個課長級的人都會跟兩、三間公司建立著不尋常的關係。他們首先會先叫

可以信任的部下，對於公司所提交的報告找麻煩，然後作稅額的重新更正及決定。如此一來，雙方會協議交涉，而自己就親自跑去公司決定一切。

這種情形的話，可說他們是把公司當成了搖錢樹。如果在公司這邊又有人脈的話，也有可能會辭掉目前的工作，而成為該公司的職員。有些稅務署員在被抓到貪污、被撤職之後，還能跑到有特殊關係的公司擔任幹部或是顧問的，大概就是這一種情形了。〉

田原典太對橫井貞章說的話所作的記錄，還有以下的內容。

〈逃漏稅大概有以下三種情形。

①就像剛剛所說的，調查員前去作調查，舉出逃漏稅嫌疑，然後再作調查以重新更正及決定稅額。

②透過相關行業業者或第三者的檢舉、投書。

這種情形的話，稅務官員會以電話或直接訪談的方式，或是透過與雙方皆有關係的人，將檢舉內容或記錄給業者看、或是洩漏其內容以確定是否為事實。這時，如果是很惡劣的署員的話，會洩漏投書乃是由誰所為，然後由業者向投書的人（檢舉人乃是與該業者同業時）威脅說要通知所有同業者使投書者被孤立、被完全斷絕往來，或是請黑社會去恐嚇投書者。如果是更惡劣的署員的話，有時甚至還會叫與自己有關係的業者到稅務署去揭發該檢舉人的內幕，然後再惡用自己的權力親自去恐嚇檢舉人。

③在取締業者甲的時候，有可能會透過業者甲的帳簿來取得取締業者乙的證據資料。而在取締乙的時候也同樣可能會獲得取締丙的嫌疑資料。惡劣的稅務署員，會先去取締丙，然後再秘密地通知乙，而

以此作為談判、交涉的籌碼；另外，甲而後乙、乙而後丙……取締的對象持續擴大的時候，如果稅務署方面受到政治壓力等等時，他們會先避開壓力較大的，而去取締壓力較小的。這是公務員常用的老套。像這種具有關連性的調查、取締，在稅務署內部稱之為「藉資料文書來辦」。據說即是根據資料證據的一種連續性取締。

然後，事實上在雙方之間會有惡劣的會計師從中介入，這個暫時不提。

商店或小公司即使為了配合稅務署的調查做好了萬全的帳簿，還是很容易就會被調查員揭露出真相，這是因為每一個稅務署員都有一本標準的調查用須知手冊。

調查用須知手冊上記載著，依行業的不同的每個行業調查稅金之標準調查方法與標準數據。例如調查洗衣店時，首先從使用的電費著手。每一百圓電費的話白領襯衫可洗幾件，褲子的話又是幾件，夏天衣服是幾件，冬天衣服的話又是幾件，依此類推。而每個人的平均最低工資是××圓，等等。

如果是料理店的話，則依據榻榻米的數量，房間的間數，女服務生的人數等等。同時也調查使用的電費，依此算出該店的進貨量、營業額等等。

這些都是一定的規格基準。而調查員也不過是根據這種基準來算出數字而已。然而不可思議地，以中小企業來講的話，這些基準是相當準確的。

納稅人的帳簿是由人作出來的。然而調查員只不過是依基準算出數字而已。

不知道這個內情的中小企業人士，會產生一種調查員們對他們的行業相當熟悉的錯覺。當然，調查員們幾乎都是沒有從商經驗的人，然而幾乎百分之百的人視調查為他們一生的天職。因此，他們手裡握著有全盤的課稅基準。

就因如此，說誇張一點的話，調查員要去找出逃漏稅的事實是非常簡單的。

尚且，由於帳簿是非常複雜的資料，只要依照稅法來嚴格調查的話，多多少少一定會出現三、四個否認事項（所謂否認事項，指的就是稅額必須要重新更正及決定）。這就是幹部們最喜歡的所謂的「紀念品」，「紀念品」收集得愈多，就可以證明該稅務員是愈能幹的。

惡劣的納稅人愈多的話，就可以舉出愈多的否認事項。把這些否認事項帶回稅務署的話就會被肯定時為能幹的職員，而對於惡劣的幹部而言，這些否認事項將會成為他們與公司交涉時的有力籌碼，知道這樣的事實的話，任何人都會氣不過的。

當然，並不是每個稅務署員都是如此惡劣的人。其中也有奉公守法的純樸公務員。

然而，即使在第一線作調查的純樸、年輕稅務員收集、發現了逃漏稅的資料，確很難依照自己一個人的意思依稅法來辦理。

那是因為，幹部和業者之間會立刻作談判與交涉，使得應課稅額大量地減少。講得具體一點的話，就是即使去作調查的署員檢舉出了逃漏稅的事實，然後向法人稅課課長提出調查報告，課長多半只會二話不說就把報告駁回。不管把報告重寫幾次都是一樣的，二話不說就把文件退回去。

這時，署員才會恍然大悟知道，原來課長等等的上司在收取賄賂的這個公開的秘密。

就這種情形的話，惡劣的上司甚至會以所謂「商量性質的建議」來命令部下去抹消掉逃漏稅事實。就這樣眼睜睜地放過逃漏稅人。

也就是說，只要有惡劣稅務官的存在，惡劣的納稅人就會覺得幸福無比，而純樸的下級稅務員也不過只是惡劣上司手裡被利用的一顆棋子而已。惡劣的上級稅務官若受到壓力時，則會強迫負責調查的部

下讓惡劣納稅人逃漏稅金。

譬如說，一名調查員在調查某個業者，他從第一次的調查開始就開始收集了逃漏稅的證據資料。隨後他指示業者必須在某個日期之前提出所有相關資料。這是純樸的調查員信任業者而採取的程序；然而，一回到稅務署，便立刻被幹部叫去，幹部會用一種半強迫的方式指示他暫停要求業者提出相關資料。

如此一來，真搞不懂調查員到底是為了什麼在作調查。這明明就好像是幹部在幫惡劣業者說話似的。而在這種幹部底下工作的純樸稅務官員，彷佛不過是一名滑稽喜劇演員而已似的。

當然，剛進到稅務署的年輕稅務員發現這個事實時，基於純樸的想法會決心要跟署內的這種惡勢力對抗。只要是充滿著正義感的年輕人的話，誰都會想要這麼作。然而，他會漸漸地領悟到他的抵抗是毫無作用的。這樣的作法在資歷深的署員或是上司們之間已成了一項規矩。如果他還是嘗試著要作抵抗的話，只會被迫離開這個工作單位。

另外再附帶一點，稅務署員的升遷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靠學歷和老婆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肯定會高升的，即所謂的「預備幹部」。如果按照他們稅務署內部的說法的話，這種被稱為是「學士」。另外一種是從最基層一步一步慢慢地爬上來的類型，這個相對於「學士」這個講法，被套上一個稱呼叫「士兵」。「學士」在固定於中央服務後會漸漸地升上去，最後一定會升到部長和局長，而「士兵」的話大多是在各地方的稅務署服務，最多也只能升到課長級的職位。因此，一般而言「學士」不會貪污，而「士兵」由於最多也只會升到課長級職位，當升到這個地位時，會想辦法儘量要讓退休後能過的好一點，所以有許多人會有像收取賄賂等的貪污行為。〉

9

田原典太就帶著這個記錄回到了報社。他仍舊搞不懂橫井貞章這個人到底爲何許人物。住在一間破屋子，穿著也十分邋遢，看起來像是個無業遊民。然而，他對於稅務署的內部卻是瞭若指掌。這個人既然是赤星次長所介紹的人的話，那麼他們兩個人一定是之前就已經認識了。

「真的吃了一驚。」

田原典太開口說道。

「聽到了稅務署的內幕，真的叫人嚇了一跳。這麼一來的話，那些無法跟署員建立關係的誠實納稅人是會吃大虧的。」

「是嗎……」

赤星次長默默地笑著。

「有獲得一些值得參考的情報嗎？」

他看著田原問道。

「是的，收獲相當的多。事先獲得這些資訊之後，再來追蹤崎山亮久他們的行動的話，相信很快地就會馬上看穿他們的手法了。」

「很好，接下來就看你的了。」

赤星次長勉勵他，然而對於橫井貞章這個人次長卻還是隻字不提。

就從這個傍晚開始，田原典太決定開始跟蹤崎山亮久。他故意不坐報社的車子，而是攔了一輛沿街攬客的計程車到R稅務署的門口附近伺機行事。

過了五點之後，那個之前已看過一次的崎山亮久抱著公事包從稅務署裡面走了出來。崎山要出來的時候樣子是東張西望的，很快地他舉手攔下一輛剛好從那兒經過的計程車。

「就是跟著那輛——」

田原典太拍了一下計程車司機的背。

「我給你加倍的車錢。千萬不要跟丟了。」

「沒問題。」

司機很有精神地回答道。

對方的車是皇冠的，這輛車就在田原的監視下，載著崎山開走了。這時，剛好是下班的尖峰時間。崎山課長所乘的皇冠，行駛於車輛往來繁多的街道上。田原這邊的司機開的是雷諾，他就在車與車之間穿來穿去，跟在皇冠車的後面。

沒多久，皇冠就駛進了一家大事務所的門裏邊去了。

「就在這裡吧。」

田原典太向司機說道，令他在離大約五十公尺的地方停下車子。田原大算在這裡耐心地等待崎山課長從裡面出來。

他下了車，一邊心想著：「這兒到底是哪一間公司呢」，一邊信步走到事務所的門前。結果上面寫的是：「××電業股份公司」。這家公司乃是一家在東京郊外有電車在行駛的某家電力鐵道公司的施工

承包公司。

看了一下錶，時間是下午五點多。公司的下班時間。崎山似乎是算準了這個時間來的。那個住在破屋的奇怪人物，也就是橫井貞章說的一點都沒錯：「那些惡劣的稅務官員，就是會在下班時間突然來找公司的人去吃飯或作什麼的」。

田原心想：「反正崎山應該很快就會出來吧」，於是他告訴司機會加付他等待時間的車資，然後就站在那兒等著。

這棟並不是很大的事務所十分地安靜，只有從二樓的窗戶可以看到明亮的燈光。想必崎山就是在那裏跟公司的人在交談著吧。

事情就如田原所料，過沒多久就有兩輛大型的房車開到事務所前面停了下來。當在門外偷窺的田原看到崎山坐進了其中一輛之後，他馬上回到自己的計程車上。他告訴司機：

「現在，有兩部車就要從那個門出來，跟蹤他們。」

司機似乎剛剛有打了瞌睡，他揉一揉眼睛後握好了方向盤。

像今天這種情形的話，很幸運地他並沒有叫報社派車。因爲報社的車上插有社旗，肯定會讓對方察覺到的。

田原坐上車子，目不轉睛地看著前方的擋風玻璃，這時，剛才那兩部車子慢慢地開了出來。往反方向駛去。

「跟著走。」

田原這麼命令後，司機點了頭，把車開動。

這邊的雷諾車就跟在那兩部車後面行駛去。間隔大約有兩百公尺左右。對方那兩部車，是大型的黑色別克轎車。

那兩部就像是繫在一起似地行駛著。由於田原乘的是雷諾車，即使兩者之間在短時間內有別的車穿進來擋住視線，也能很輕快地超車過去繼續跟蹤，一次也沒有跟丟了對方。

這時候，剛好是尖峰時段。最近，自家用車的數量增長得很快，每到這個時段都非常擁塞。田原很擔心會跟丟，但是司機已經是很習慣了，老神在在。這個司機還很年輕，他對於這項跟蹤好像起了興趣，他在車道上穿來穿去撇開擋住視線的車子，從沒有遠離了對方的車子。

那兩部車子，現在正行駛於護城河旁的路上。由於是大型車子，行駛得很沈穩速度並不快。

「先生——」

司機轉回頭向田原典太說道。

「前面的車，是什麼樣的車啊？」

司機對於田原到底在跟蹤誰感到有興趣。

「喔，嗯……是剛才那家公司的高層人士坐的車子。」

田原如此回答。

「這麼一來，坐在較前面的那部車上的人是高層人士，是嗎？」

司機憑自己的判斷如此問道。

「不是，後面那部也一樣。前面那部的話，只是載著客人而已。」

「喔，是這樣子啊。」

司機似懂非懂地回答。

就在田原的監視下，那兩輛車還繼續在行駛著。行駛的方向，似乎是朝著高級日本料理店聚集的A町。

田原一邊看著兩部車，一邊哼起歌來了。

前面那部車　坐的是稅務官
後面那部車　坐的是公司幹部
兩部貪污之車　從遠方而來
排列著行駛而去

田原典太很愉快地哼著歌。兩部車當中不曉得哪一部是「金礦」。然而或許，對於法人稅課課長而言，這兩部都是他的「金礦」也說不定。

不出所料，這兩部車開果然進了A町，行駛在兩旁高級日本料理店鱗次櫛比的道路上。來到這裡後，對方的車子速度慢了下來。而這邊的司機也很內行地，並沒有縮減兩者間的兩百公尺的間隔，很小心地跟了上去。

前面的車子終於在一棟建築物前面停了下來。田原典太叫司機儘量把雷諾車靠邊停，他則還是不停地看著擋風玻璃，結果先下車的人是崎山亮久。接著，應該是公司的人吧，兩部車子都下來了三個人，他們很快速地走進了門內。

客人都下車後，兩部車就慢慢地行駛到隔壁的黑牆旁，好像是黏上去似緊靠在牆邊停了下來。

「喂，司機先生。」

田原說道。

「剛剛他們進的這家料理店，叫什麼來著？」

「你說那家嗎？」

年輕司機回答道。

「那家叫『梅本』。」

田原也聽過「梅本」這個店名。在這一帶來講的話，是屬第一流的高級料理店。真不愧是××電業，連招待客人也是在第一流的地方。

這時，田原典太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這個A町，是不隸屬崎山亮久服務的R稅務署所管轄的。他的習慣是避免在管轄區域內接受招待。這個，當然不是因爲他會感到內疚，而是他怕如果被管轄區內的哪個納稅人看到的話就不妙了。

可是，稅務署員大概都會輪流在各區域服務。在同一個地方不會服務太多年，大概是兩年半或是三年左右就會調職。就因如此，他們不管在哪個區域都是吃得開的。這個崎山亮久搞不好以前就曾經在管轄A町的稅務署服務過也說不定。

總而言之，我們即使說稅務署員們在整個東京都吃得開也不算爲過。他們這些人，一旦有什麼事情時，在稅務署與稅務署之間會互相照會通知，以尋求方便的解決辦法。如果照這麼說的話，崎山他到非自己管轄的A町來，也並不是爲了要逃避或是什麼的。

田原典太和司機交涉，答應他要多給他一點等待時間的車資。不過，另一方面他也讓司機答應他不管是等兩小時或是三小時都得等下去，直到田原發令為止。田原之所以判斷等的時間大概是兩小時，是因為他認為他們今晚要去的地方應該不止這裡而已。

沒多久，有四、五名穿著十分漂亮的衣服的女人，進入了「梅本」的玄關。不用說，她們一定是藝妓。田原這時馬上領悟到，這些女人是被叫去崎山這一票人的席位上去的。他心想這麼一來的話，可能在這兒的時間會稍微拖長一點。

田原這時也想到要在這兒拍一些可提供參考的照片。

「這附近有沒有公用電話？」

田原低聲說道後，司機也回答說：

「那兒沒多遠的地方就有電話亭了。」

只要當了計程車司機的話，好像整個東京所有公用電話的地方都知道似的。

「要去嗎？」

司機立刻把車子開到那兒。

田原跑進電話亭裏，打回報社。原本是想請赤星次長接電話的，但對方回答說現在不巧不在位子上。這麼一來沒有辦法，只好請其他的次長來聽電話。

「可不可以請您火速派一名攝影師過來？」

他很性急地說道。

「可能的話，儘量找一名會偷拍的人。」

然而，這個次長說：

「你等一會兒，我不曉得現在有沒有攝影師在社裏。」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案件了嗎？」

「在附近的Y市，發生了火藥爆炸事件。所以現在好像所有的攝影師都趕到那裏去了。你很急嗎？」

運氣不好的時候，是無可奈何的。

「很急啊！」

「很急的話，那就頭痛了。」

次長在話筒邊低聲說道。

「好，不管怎麼樣，你等一下，我問問看。」

次長用別的電話和攝影部作交涉。

「還是不行啊。」

他回答道。

「他們說現在不能馬上派，不過攝影師們回來後，會立刻叫他們過去。」

「我在A町的『梅本』前面。就坐在一部雷諾車裏等著，請您叫他們火速趕過來。」

「知道了。」

就這樣，電話斷了。

田原又馬上趕回到原來的地方。本來是非常擔心會跟丟人，還好剛剛那兩部別克車還是停在同樣的

地方。田原鬆了一口氣。

就這樣，繼續等了一段時間。

從料理店裡面傳來了熱鬧的三味線的琴聲。這一定是由招待崎山亮久的××電業的宴席所傳來的。的確，對於田原來講跟蹤崎山這件事是他的工作，可是在這時，他突然覺得這真是豈有此理。自己像個傻蛋似的站在露天下任寒風吹襲。而敵人卻是坐在溫暖的房間裏，熱鬧又愉快地享受美女和佳肴的款待。

即使是崎山亮久，他的薪水也不過是三萬圓左右罷了，可是就因爲他是擔任法人稅課課長這個職位，像個富豪似地在拼命享樂。

據說惡劣的稅務署員，會公然在管轄區內如此大言不慚。「接受招待是很普通的事，沒什麼大不了」——沒有比這個更荒唐的事。

現在有哪個公務單位，會把公務員接受招待視爲理所當然的事？就如那個橫井貞章所言一般，接受賄賂性質的招待等等，對於稅務署員而言根本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或許沒有那麼多人，可以像崎山亮久一樣在高級料理店接受招待；然而，稅務署員似乎沒把在一般的料理店接受有特殊關係的業者招待當作一回事。還不止如此，據說他們甚至還會在同事之間互相比較、互相炫耀接受業者招待內容的多寡。

田原典太已經在那裡等了大約一個小時了吧。他既無法平心靜氣地坐在雷諾車子裏，然而下車到外面等也是會覺得心浮氣躁。他能做的只是仰望著「梅本」這棟建築物。

就像這一帶的房屋構造一樣，門的入口是狹窄的格子門，圍牆則是向兩旁延伸。圍牆上面可以看得

到茂密的植樹。在樹梢的後面，可以看得到紙門上照透出了閃耀的明亮燈光。三味線和歌曲的聲音，就是從那兒傳到店門外的。

那個爆炸意外發生得真不是時候，如果是平常的話，攝影師早就到了，可是到現在還不見攝影師半個人影。如果能用偷拍的方式拍下崎山亮久和招待他的那些人等的照片的話，也許在日後可以作參考。田原覺得十分可惜。

以田原典太的個性來講的話，是無法一直在這兒耐心地等的。他很想要去偷看一下他們奢侈玩樂的情形。這也是因爲可能在日後可以作爲參考。

他想要親眼看一看，到底崎山亮久是在接受業者什麼樣的招待。如果這是一家普通、便宜的料理店的話，他會假裝成客人進到裡面；然而，如果是在這一帶的高級料理店的話，他們是不會隨隨便便讓一名不熟的客人進來的。況且，他的口袋裡也沒有那麼多的錢。

儘管如此，他總覺得靠著他從事新聞記者這份工作以來所培養出來的作風、習性，還是會有辦法去偷看的。就在這時候，田原他突然毅然決然地踏進了「梅本」的門。

從門到玄關有彎長的一段距離，周圍舖滿了庭園用的小石。玄關附近的地面由於有灑過水是潮濕的，一旁的燈籠裏有著朦朧的燈光。很幸運地，那一帶並沒有任何人影。

田原典太偷偷地走到玄關旁。旁邊有著竹牆，竹牆裏面似乎有庭院，有個小門在牆上。他認爲如果進到庭院裏的話，房間裏的樣子應該可以看的更清楚。

若從庭院這一邊來看的話，這棟建築物的側面就在它的正前方，很有可能在面對庭院這一面只有著紙門。爲了增加情趣，庭院裏的松樹下所吊飾的燈籠之類的器具裏有照明，這麼一來一定是會令人感覺

十分有情調。因此，面對庭院的房間的紙門說不定是開著的。

田原典太把手伸到柵欄門，正想要打開它。然而，就在這個門似開非開之際，有人從裡面往這邊打開了門。田原嚇了一跳。

鑽過這個門走出來的是，穿著一件在領子上印有這家店名的號衣，負責保管客人脫下的鞋子的下男。這名負責保管鞋子的下男，因爲突然發現有人站在那兒，他也嚇了一跳。然後就站在那裡目不轉睛地看著田原。

「您哪位？」

這名下男向田原問道。田原心想，這下可不妙了。如果不好好應對的話，搞不好會被認爲是小偷。可是又不能說自己是客人。光看臉就知道不是這家店的常客。

這名年輕的下男則是愈看他愈覺得可疑。

「請問，您是哪一位呢？」

用語是比剛才要來的有禮貌，但是語氣卻是加強了。口氣幾乎就像是在逼問一樣。

「我……」

田原靈機一動如此說道。

「有事要連絡崎山法人稅課課長。我是R稅務署的人……」

聽到田原這麼一說，這個年輕下男立刻改變了態度。並不是因爲稅務署員這個身分的關係，而是似乎他直覺到這個人是屬於「客人」這一邊的。

「喔，對不起。」

他這時才彎下了腰。

「您辛苦了。您說的崎山先生，是在哪位客人包的房間呢？」

田原立刻回答說：

「我想應該是××電業包的房間……」

「啊，是××電業啊。」

下男立刻往玄關的方向走去，要去傳達這件事。

田原典太就在這個下男從玄關消失後，馬上跑到門外去。一不小心被逮到的話，那就真的代誌大條了。不僅謊話會露出馬腳，就連跟蹤崎山亮久這件重要的工作也會泡湯的。

田原趕緊逃回到在門口附近等他的雷諾車上。司機正躺在駕駛座位上睡覺，聽到了門打開的聲音立刻睜開眼睛，很快地醒了過來。他很慌忙地握住了方向盤，田原馬上制止他。

「喔，不是不是。還沒要出發，還要在這兒等一下。」

「喔。」

司機揉一揉眼睛。

「現在，把車子稍微往後退一點。」

這是田原考慮到，等一下會有人到門外來找他而所作的預先措施。這個措施是正確的。

還過不到五分鐘，「梅本」的女服務生、下男等三名就走出門外來了。田原這邊的車子是關了燈停在隔壁料理店的前面，而且田原是蹲在車子裏。對方正東張西望地看著四周找人。他們似乎在想著：有事來連絡崎山的稅務署員應該就在這附近吧。剛剛那名下男跟其他人說了些話，隨後又東張西望地找

著。他們彼此間也低聲地在交談著。

對方一時也注意了一下這部雷諾車，然而他們似乎認為那只是隔壁店的客人的車；只不過是關了燈，遠離了店門在等待著的車子，當然任誰也都會這麼想的。他們並沒有想要過來瞧一瞧。最後，下男和女服務生們，都一副茫然的樣子走進了門內。

田原典太從位子上挺起了身。他一直期盼著攝影師會趕快來到，然而卻不見報社的車出現。從旁通過的車都儘是一些高級車，一部接一部在附近的料理店前停下來。

田原無法再進入「梅本」的裡面了。這麼一來的話，只有待在這兒等對方出來了。不管是一小時或是兩小時，他打算要像是個步哨一樣一直耐心地等到他們出來為止。

然而，已經沒有必要等那麼久了。三味線的琴聲突然中斷了。過了三十分鐘後，一名女服務生跑出門外，跑到在圍牆旁關起燈等待的別克車那兒，向司機轉告了一些事。隨後別克車就開起頭燈開動了。兩部車隨後就立刻停在「梅本」的門前。

田原典太能理解眼前的所有的狀況。是敵人起了戒心了。恐怕崎山亮久原本是以為沒有任何人知道他來這家料理店。可是竟有一名不知何方神聖的人前來說有事要連絡，這令他也突然害怕了起來了吧。三味線的琴聲突然中斷，令人可以想像出他的那一副狼狽的模樣。果然，肯定是這個崎山法人稅課課長心中有鬼，令他無法大膽地繼續安心待在這兒。

過了一會兒，有女服務生送了四、五位客人到外面來了。其中一個客人就是崎山。他坐進了前面那部車。

「喂，跟上去！」

田原向自己的司機說道。

報社的攝影師依然還沒來。他在心裡氣得直跺腳。

對方沒有特別去注意到這邊的這部雷諾車子。似乎一直認爲是在隔壁料理店等待客人的車子。兩部別克車開出去了，當他們在轉角轉彎之後，這邊的雷諾也開始行動。雷諾在同一個地方轉了彎。別克的紅色後照燈，在黑暗中發亮、移動著。這是不會跟丟的。

結果，這兩部車的目的地是，銀座的某家夜總會。

雖然曾一度起了戒心，崎山亮久的心態還是相當地大膽。並沒有因此就立刻解散。或者說，是他固定的習慣又把他的身體帶到了續攤的地方也說不定。

地方是夜總會的話，性質就跟料理店不同了。田原又再度叫雷諾的司機等等他，然後他推開了這家夜總會的門。

這個時段剛好是客人最多的時候。每張桌子都幾乎坐滿了客人。一名服務生靠了過來說：

「這位客人，請。」

然後先行走去了。他一邊跟著服務生的後面走，一邊則觀察著店內。

他看到了崎山亮久就坐在靠牆的桌子。坐在同一張桌子招待他的人有三名客人。他們也是剛到店裡，有的人是正要坐下來，也有的人是還站著，還是吵吵嚷嚷的。田原用斜眼偷瞄了他們，然後坐在被帶到的位子上。

他坐的位置剛好是和崎山亮久是正對面，這是很適合觀察的位子。雖然店裡的照明略顯昏暗，但還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對方的樣子。

「請問您要喝點什麼？」

在很吵雜的音樂聲中，還可以隱約聽得到服務生低微的聲音。田原點了威士忌蘇打水。

「請問有指名的小姐嗎？」

服務生又低聲問道。

「誰都可以。」

「知道了。」

田原一看對面，正好有四、五名陪酒女郎正熱熱鬧鬧地來到崎山坐的桌子。他在這兒似乎是熟客。跟第一次來的田原不同，他們正受到熱烈的歡迎。

來到田原坐的桌子這裡的，是一名又矮又胖的陪酒女郎。田原把她和坐在崎山亮久周圍姿態妖艷的女人們比較了一下，他感到很失望。對方的桌子上很頻繁地被端來了酒菜。

戒心也不曉得飛到那兒去了，現在的崎山法人稅課課長，相當愉快似地大聲說笑，似乎是毫無顧慮和擔心。坐在一旁的陪酒女郎頻頻地緊緊依靠在他的身體上。才剛來坐檯就表現出這樣的態度的話，說不定她是與崎山相當熟的女人。他們那桌，現在正剛好在一起乾杯著。

田原知道這家夜總會，即使以在銀座這一帶來講也算是消費很高的。只會到處找關東煮攤販的田原，本來跟如此的夜總會是無緣的。不過，終究這也是工作，是無可奈何的。他考慮到口袋裏的錢的數目，點了最便宜的酒。也沒有請坐在一旁的胖女人喝酒。她以一副輕蔑的眼神看著田原。

田原心想，如果可以在這裡偷拍照片的話效果是最佳的。現在這個時候，搞不好攝影師正在那家料理店的前面徘徊也說不定。很遺憾現在沒有辦法和他連絡。再說，現在即使打電話回報社，也覺得似乎

太晚了，於是他打消了這個念頭。他認爲現在能做的，就是只能用肉眼來仔細地看而已。

坐在崎山隔壁的，是一名大約四十歲左右的男人，似乎是負責招待的人當中職位最高的。很可能是會計經理之類的職位吧。另外兩個人比較年輕。然而，三個人都是頻頻地向崎山搭話，討好他。崎山抱住身旁女人的肩膀，有時還會彎下腰來互相低聲地交談著。從這邊來看的話，她並不是個美女，但是個性感的女人。

沒多久，樂隊伴奏的曲子換了，崎山和女的在舞池上跳起舞來了。這是一首倫巴的舞曲，崎山很靈巧地移動他的腳旋轉他的身體。他對於跳舞似乎是相當熟悉的。

他們接著繼續跳了一首曼波曲子後回到位子上。負責招待的這一邊爲他們兩個人拍手。賓客之間如和稅務署員沒有特殊關係的善良百姓們啊……，田原在心裏哼唱著。你們可以看一看眼前這個景象。稅務官員從你們的微薄的收入中毫不寬容地抽取稅金。如果稅繳得慢了一點，就會寄來催收函、扣押令等等的。如果跑到稅務署去請願的話，年輕的署員會對你惡言相向說：「這位大叔，稅金不繳是不行的。先繳了後再發牢騷吧。」

果是處得如此融洽的話，公司在課稅這方面一定是有得到了許多方便。而且田原他也想像得到，崎山這個傢伙一定不只是接受招待吃喝而已，有時還會收取現金。

如果你在申告單上稍微動點手腳的話，立刻會被看穿，署員會如獲至寶似地重新更正你的稅額，甚至是以不實申告的罪名再加重稅金。可憐的一般老百姓們，因爲和稅務署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必須按照他們的指示乖乖地繳稅。

的確，納稅是法律所規定之一項義務，國民都必須盡這份義務，然而，徵稅工作必須做到公平和公

正。絕對不能因私情而有絲毫的偏頗。可是他們一方面，按照規定向微薄所得的國民徵收稅金，另一方面，則對大宗的稅金繳納者放水。更何況，若是稅務官為了一己私利而對某些納稅人放水的話，那真的是豈有此理。而且，他們對於接受招待視為理所當然，荒唐到如此地步的話簡直就是只會叫人目瞪口呆

——田原是這麼地認為。

好好地看一看吧。崎山法人稅課課長在享受奢侈招待的那一副樣子。只要看到這幅景象的話，任誰都一定會失去納稅的意願。

沒多久，崎山突然很快地站了起來。本來以為大概是要去上洗手間，結果他是朝著和洗手間相反方向的入口走去。

就在田原覺得奇怪的時候，坐在崎山旁邊的女人也隨後站了起來，往她們的更衣室的方向走去。

田原典太立刻直覺地領悟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喂，買單。」

「喔，您要走了嗎？」

陪在他身旁的女人睜開呆滯的眼睛說道。

「我在趕時間。」

他付了錢後，快速地走到門外。

走到在等著他的雷諾車那兒時，他發現司機正躺著睡覺。田原敲了一下玻璃窗。

「喔，現在要去哪兒？」

司機又揉了一下眼睛。

「我也不曉得要去哪兒。馬上會有一對男女從這家夜總會走出來，跟蹤他們坐的車！」

田原坐上車子，提高警覺地看著前方。

夜總會的門口服務員走到道路邊，攔了一部空車的計程車。過了一會兒，崎山走了出來坐進計程車裏。接著那個女人也出現了，也隨後坐了進去。女人披了一件紅色的大衣。

「跟蹤那輛車。」

田原對司機說道。

前面的計程車是綠色的皇冠。以相當快的速度駛去。田原看了一下手錶。九點五分了。原本以為他們要去別家夜總會，但是皇冠車是朝著外苑的森林方向駛去。

「啊啊，他們一定是要去賓館吧。」

司機一邊跟蹤一邊說道。

司機說的沒錯。果然，前面那部車就到達了一家在屋頂上掛著有溫泉記號之霓虹燈的旅館前。

崎山亮久一副怕給人看到的樣子，偷偷摸摸地和女人一起走進旅館的玄關。

田原這時變得非常地消沈。

就連跟女人上旅館花的錢也是別人提供的吧。崎山亮久似乎是很好色。跟他有特殊關係的這家公司就利用他這一個弱點，同時，崎山他自己也一定是主動暗示並要求他們提供。

田原這時感到猶豫。他認為崎山應該是不會在此過夜。過兩、三個小時後，應該會離開旅館吧。若是要在此等他們出來的話，顯得有點荒唐無稽；然而，好不容易才跟到這兒，就這樣回去的話又覺得有點可惜。

好，都已到這個地步的話，就該堅持下去，我就等到你崎山從旅館出來爲止！田原這時決定要賭這口氣。

「先生，接下來怎麼辦？」

司機問道。

「嗯……我們等到他們出來爲止。」

田原這麼一說——

「先生的好奇心還真強啊！」

司機笑了出來。

過了整整兩個小時，崎山和女人終於走出了旅館。

「先生，出來了。」

這次換司機把睡在座椅上的田原叫醒了。

「好，跟上去。」

田原命令司機跟蹤崎山和女伴所攔的計程車。

「在外頭呆呆地等兩個小時，我們也真是有面子啊。」

司機一邊跟蹤一邊發著牢騷。

「這也無可奈何。忍耐一下吧。」

田原安慰他。

沒多久，對方的車子停了下來，只有崎山一個人下車。正覺得奇怪的時候，他攔了一部別的空車。

崎山對著女人所坐的車子揮手，然後坐進了剛攔的計程車。

「先生，要追哪一輛？」

司機問道。

「當然是男的那部。女的無所謂。」

「是。」

崎山所乘的計程車駛到甲州街道，然後又駛進了水道道路，在行人稀少的道路上飛快地行駛著。這邊的雷諾車速度上也沒有輸給它。

「喂，沒問題嗎？」

田原有點擔心。

「沒問題，包在我身上。」

年輕的司機向他打包票。可是田原心想，可不想和司機同歸於盡啊，就在正想要叫司機減速時，車子速度已經慢了下來。前方的計程車也減速下來，駛進了轉角。

田原坐的雷諾也跟上前去。這是一條狹窄的路，兩旁的房子都已靜悄悄了。這是很小康的住宅區。前面的車停在一棟房子前面。這邊的車子也保持一段距離停了下來，關掉大燈。

崎山從計程車下來，按了玄關的門鈴。他的人在屋外的燈光下，變成了一個黑色的身影。

跟到這兒的話，就沒有事了，田原命令司機倒車回去。

「啊……，跟得還真是久啊。可是，先生，真的蠻刺激、有趣的。」

司機把車開到水道道路時開口說道。

「辛苦了。」

田原看了一下手錶，已經過了十二點。

「對了，剛剛那棟房子的地方是屬於哪一個區域啊？」

「剛剛那兒嗎？那裡已經是吉祥寺了。」

「什麼？你說吉祥寺！」

田原典太並不是感慨說已經追到這麼遠的地方了。而是突然有一件事掠過了他的腦際。

沼田嘉太郎被殺的地點是在武藏境。跟吉祥寺的距離不遠。以中央線的車站來說的話，從東京來的電車會依序停靠吉祥寺、三鷹、武藏境這三個站。如果開車經由甲州街道的話，大概是十二、三分鐘的車程。

「嗯嗯……」

田原典太在車裏一時陷入了沈思。

10

隔天的中午過後，田原一來到報社上班，接待處就馬上通知他有客人要求見他。

「是誰啊？」

「一位叫堀越宮子的小姐。」

接待處的小姐在電話中回答道。

田原覺得很納悶，因爲這個名字他從來沒有聽過。

然而，他還是走到了樓下，不過一看到站在接待處的女人的臉，他差點就叫出聲音來了。就是那個在「春香」工作，叫「小夏」的女服務生。因爲她是報本名來會客的，田原剛開始也搞不懂。「小夏」、也就是堀越宮子看到了田原，馬上微笑行了個禮。身材很瘦的一個女人。

「喔喔，是妳啊。」

田原也笑了。

「很抱歉，突然來打攪您……」

之前田原認爲她可能知道一些有關沼田嘉太郎的事，所以偷偷地只遞給她一個人名片。

「我想告訴您一些事，所以才來的……」

堀越宮子似乎是很在意接待處的女職員，以及四周報社的人們的眼光，一副很害羞的樣子說道。

田原心想，太好了。原本就想要想辦法拉攏這名女服務生，沒想到她自己上門來了。

「沒問題，我會洗耳恭聽的。」

田原邀請堀越宮子到附近的咖啡店。對田原而言，她是很重要的客人，他儘可能要殷勤地接待她。

這家咖啡店非常時髦、漂亮，在這附近很出名。

事實上眼前，在田原典太和「春香」的女服務生、也就是堀越宮子所坐的桌子四周，就坐了許多穿著很時髦、漂亮的年輕男女。店裡充滿著一股很年輕、有活力、華麗的氣氛。宮子好像是來了與她格格不入的地方似的，顯得有點惴惴不安。

穿著和服來的她，任誰看了都知道她是一名陪酒女郎。而且，他所穿的和服也不是什麼高級品。這些都或許讓宮子自身產生了一股自卑感。

田原想辦法要儘量給她打氣。他幫她點了咖啡，也點了蛋糕。

然而，宮子雖然有喝了一口咖啡，但是沒有去碰蛋糕。

「妳，不喜歡甜點嗎？」

田原儘量以坦率的口吻問道。

「沒有，不是不喜歡。」

宮子細聲回答道。

「那請用啊，不用客氣。」

「可是，我現在不想吃。」

宮子低頭看了一下蛋糕後說道。蛋糕表面的裝飾十分雅致。

「還是，要不要叫點水果？」

田原問她。

「不用了。」

不管說要請她吃什麼東西，她都拒絕。連咖啡也是很客氣似地只喝了一半。

「嗯，最近怎麼樣，工作還是很忙嗎？」

田原想辦法要讓她在輕鬆的氣氛下說話。

「嗯，還算蠻忙的。」

她還是說的很含蓄。本來以爲她好不容易要來告訴我什麼重大的事，如果繼續這個樣子的話，搞不好想說的也沒辦法完全說的明白。

田原拿出香煙請她抽，不過她還是搖頭拒絕。他似乎不太能習慣周遭的氣氛。

「對了，妳不是有事要跟我說嗎？妳可以慢慢地講……」

田原典太微笑地注視著她。

「妳今天之所以來找我，是爲了沼田先生的事，不是嗎？」

「是的。」

堀越宮子在這時突然顯得很緊張。原本情緒就不太能放鬆的她，變得更加緊張了。

「我不曉得妳今天要跟我說什麼，可以就在這兒說給我聽嗎？妳所講的事我絕對不會告訴任何人。」

堀越宮子低著頭。看起來好像正要下決心說出一切的樣子。他並不是一個很美的女人。以一個陪酒女郎來講的話，她總還讓人覺得帶有點天真無邪的孩子氣在。從田原坐的角度或許看不到，但此時的她

一定是緊張得把雙手手指交叉緊緊地握住著。

「您真的不會告訴任何人嗎？」

她突然抬起頭來，眼睛是炯炯有神的。臉頰比剛才還要紅潤。

「當然啦。」

田原深深地點了個頭。

「我們從事這一行的對這種事已經很習慣了。只要有約定的話，就絕對不會把消息的內容說出去的。即使到了法院還是會拒絕透露的。無論妳告訴我什麼樣的秘密，一定不會講給他人聽的，請你放心。」

田原典太認爲她好不容易才下了決心了，絕對不能錯失這個時機，要好好地來說服她。

宮子的表情裏浮現了一些似乎已安心的樣子。

「我之所以來拜訪您……」

她果然開口開始說了。

「是由於之前有被您問過有關沼田先生的事，我那時候什麼也沒說，其實是爲了一個人。」

「原來如此。」

田原典太此時換另一隻腳翹起了二郎腿。像這樣，他之所以先表現出一副輕鬆的模樣，是爲了要讓她也能夠放鬆心情繼續說下去。

「是一個叫崎山的人，是吧？」

田原笑著問道。他之所以笑，目的也是要令她安心地繼續講下去。

「是的。」

她終於點了頭。

「不過，事到如今，我什麼都願意說了。」

田原注視著她。她之所以下決心要來說出一切，其背後應該是有著對崎山的恨。之前聽說崎山對她變得很冷淡，一定是對男人所產生的恨意令這個女人來到田原這裡來的。

「您那時問我的時候，我馬上認爲那個人一定是沼田先生。」

堀越宮子開始說了。

「我之前就已經認識沼田先生了。」

「妳們是什麼樣的關係？」

宮子好不容易開始說了，於是田原典太把身子靠往前。

「沼田先生原本是P稅務署法人稅課的職員。其實，我之前曾在××町工作，那兒就是屬於P稅務署的管轄區域。」

「原來如此。那妳在××町的工作場所，也是跟『春香』同樣性質的店嗎？」

「是的。」

堀越宮子點了頭。

「我是在一年前換工作到春香的。在之前待過的店工作了三年左右。就是在之前的店裡認識了因公務前來的沼田先生。」

「那麼，崎山先生也是在當時就認識了嗎？」

「是的。崎山先生也是從那時就已認識了。之前，我曾跟您說，有一次去買香煙的時候被沼田先生叫住問話，其實那是我編的謊話。去買香煙的時候，在途中遇到他是真的事，然而，那個時候我早就已經認識他的人和名字了。」

「原來如此。那麼，那個時候，沼田先生是不是就有拜託妳做什麼事了嗎？」

田原說出了自己的猜測。

「也不算是拜託，沼田先生那時只是問我說：『崎山是不是常來這兒？』，隨後用手指著春香的店門。我一回答說：『是的』之後，沼田先生又繼續執拗地問我：『崎山是跟什麼樣的客人一起來的？』、『在店裡面都在做些什麼事？』等等的問題。沼田先生那時講話的口吻，令人感覺到他似乎是非常恨崎山先生，我就隨隨便便地回答他。後來，我把和沼田先生見過面的事告訴了崎山先生，他非常生氣，狠狠地罵了我一頓。他還說，以後不准再跟那樣的人一起說話。不過事實上，之後還是曾在店外又被沼田先生拉住，被強迫問了許多話。」

一旦下定決心開始說後，就會把所有的事全盤說出來，這可能就是這類型女人的習慣吧。這個也叫「小夏」的堀越宮子，接著就毫無畏縮地說出了一切。

「第二次被沼田先生叫住的時候，沼田先生告訴我他爲了崎山先生真的倒了大霉，他一個人承擔了貪污的罪名被迫辭職。之後崎山先生就把沼田先生像一塊破布一樣丟棄掉，連看都不看一下。而且沼田先生還說，他自己由於崎山的關係被騙了，爲了那個人掉入了陷阱，誤了他一生。同時，儘管他的生活變得很困窘，也變成了一個有前科的人，崎山先生也毫不在意，連甩都不甩他。剛開始的時候，崎山先生的確是有兩、三次想討好、安慰他，然而那也只是最初的時候而已，之後根本就沒把他當一回事。」

宮子所說的話，跟田原所想像的大致相同。不過，她要說的還不止如此。田原期待著她接著要講的話。

「之後，沼田沒有到春香去找過妳嗎？」

「沒有，他從來沒有到店裡來找過我。」

宮子回答道。

「他總是站在春香的店門前監視著。之所以會做監視，當然是因爲崎山先生會來我們店。然後，他把崎山先生帶到春香的客人，一個一個都記錄在記事簿裏。沼田先生監視新調到R稅務署的崎山先生，藉由觀察他的周圍來調查他的所作所爲，而打算要把這一切全都告訴警方。」

「原來如此，崎山先生的確是太過分了。也難怪沼田先生會生氣啊。」

田原說道。

「不過話雖如此，沼田先生也的確是個固執、仇恨心很重的人。」

「如果像那樣子被欺騙的話，任誰都會有那種心情吧。」

宮子此時用了較激動的口吻說道。

「崎山先生是個很會說話的人。他之所以騙得過沼田先生，也是靠他那三寸不爛之舌。沼田先生之所以會在那個案子裏成了背負貪污罪的代罪羔羊，就是中了崎山先生的計謀。崎山先生就是那一種奸詐的人。」

宮子咬著嘴唇低下了頭。看她那個樣子，田原也不禁對於同樣是被害人的她起了同情心。

「妳要說的就只有這些嗎？」

田原問道。她特意來見他，不可能就只爲了說這麼一點事情。一定還有其他想說的事吧。田原可以從她那抖擻的精神中感受得到。

「不，接下來我要講的才是重點——」

宮子果然如此說道。

「崎山先生和沼田先生之後曾見過一次面。」

「咦，妳說什麼？」

田原不由得直看著她。

「兩個人見過面嗎？」

這是一個令人感到很意外的事實。

「沒錯。崎山先生開始對沼田先生產生了畏懼。因此也漸漸不太敢到春香來，來店的次數愈來愈減少了。而我因爲我個人的因素，對於他變得不太常來感到很寂寞、難過。因此，我就向崎山先生建議說，不如找個機會就跟沼田先生見個面好好談一下。剛開始崎山先生聽到我的建議後也只是惡言相向、堅持不肯答應，可是最後也禁不起我一說再說就答應了。他後來自己或許也認爲應該好好地談一談謀求解決之道，才不會有事後的糾紛或後顧之憂吧。他說如果沼田也肯見面談的話那就見個面也可以，他並且託我從中搭橋。」

「然後，妳就跟沼田先生見面了嗎？」

「見了。也是就在沼田先生站在店門前的時候。」

她回答道。

「我跟他說崎山先生有意思要和你見個面好好談，你也不要老是站在這個地方，跟崎山先生會面好好地談一談你說怎麼樣。於是沼田先生就說，既然是這樣的話，那就碰個面也好。於是，我就從中搭橋讓他們兩個人見面了。」

「會面的地點是在春香嗎？」

「不是。」

宮子搖頭。

「崎山先生說，在東京都內的話會有旁人的耳目，而且沼田那個傢伙還不知道會給我惹出什麼麻煩來，還是在比較不顯眼的地方見面吧。於是，嗯……我不太記得日期了，不過大概是在一月底左右，他們就在一個叫『深大寺』的地方見面了。」

「你說什麼？一月底？」

田原典太不禁瞪大了眼睛。

一月底的話，也就是沼田嘉太郎從料理店「春香」前消失蹤影的時候。同時，也是崎山和野吉不再來「春香」光顧的時候。透過宮子現在的這段話，在時間點上終於出現一致了。

而且，深大寺這個名字也讓田原吃了一驚。深大寺是位於東京的郊外，離中央線的三鷹站也有好幾公里距離的偏遠地區。

深大寺是一座古老的寺廟，附近一帶是以蕎麥麵出名的地方。

崎山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指定要在這麼一個地方見面呢？如果是說想要在不顯眼的地方見面的話，還有其他許多比較方便的地方。無法理解他爲何偏偏要選一個交通似乎不太方便的偏遠地方呢。

「然後呢？」

田原典太催促她繼續說下去。

「那個時候，或許您也已經看得出來了，其實我和崎山之間已經有了特殊的關係了。現在回想起來的話，那時候剛好是崎山對我最爲熱衷的時期。」

堀越宮子有點害羞似地說道。而她的眼神中也多少透露出懷念之情。

「就在深大寺的旁邊有家蕎麥麵店。那一帶是以蕎麥麵出名的，因此就有幾家像那樣的店。由於那天並不是星期天，我們判斷遊客應該不會很多，所以在那天我和崎山先生以及野吉先生三個人就包了一輛出租汽車前去。」

「沼田先生沒來嗎？」

「沼田先生他自己一個人來。或許崎山先生是認爲如果一起坐一部車的話可能不太好吧。而且，已經約定好了，他也認爲沼田先生是一定會來的。果然，沼田先生比我們還早到深大寺。」

「原來如此。然後崎山和野吉和沼田就在那兒進行談判。而妳就在一旁陪著他們，是吧？」

「沒有，他們可不會讓我一起待在那樣的地方。崎山先生只是找我作伴一起去而已。蕎麥麵店的二樓，有舖著榻榻米的房間讓客人可以在那兒用餐。崎山先生和野吉先生，以及先到的沼田先生三個人就上了二樓。」

「等一下。」

田原典太打斷她的話。

「是沼田先來等你們的。隨後崎山和野吉才來的吧。那麼，這兩個人看到沼田先生的時候，是什麼

樣的表情呢？」

田原認爲這很重要。

「沼田先生起初就呆呆地坐在那家店屋簷下的椅子上。我們的車子到了之後，他才站了起來。先下車的是崎山先生，我到現在都無法忘記那時沼田先生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這一邊時的眼神。」

「喔，是什麼樣的眼神呢？」

「是非常可怕的眼神。怎麼說呢，就彷彿是遇到了有深仇大恨的人一樣的一種表情。」

宮子以一種回想的表情說道。

「然後，崎山和野吉對他說了什麼？」

「兩個人都舉起手說『喔，你好』。這時候，崎山先生和野吉先生都表現出一副要討好沼田先生的態度。沼田先生並沒有對他們回禮。於是，野吉先生就走到沼田先生的身旁，一邊奉承地笑著一邊向他說了一些話。沼田先生則是繃著臉不吭一聲地跟著他們走，三個人就這樣一起上了二樓。」

「妳那時候做什麼呢？」

「崎山先生要我在那兒等他一下，於是我沒有上二樓，就在一樓吃了蕎麥麵等等的東西。我在一樓也是忐忑不安的。因爲沼田先生是那樣地恨崎山先生。我心裏希望著他們千萬不要起衝突，一直豎起耳朵仔細聽著樓上的動靜，然而並沒有任何的聲響。於是我心想他們的談判應該是很順利吧，也稍微安了心。」

「二樓的談判大概持續了多久的時間呢？」

「我想至少有四十分鐘左右吧。因爲我吃完蕎麥麵後，認爲應該沒什麼好擔心的，於是就到佛寺繞

了一圈，回來之後他們三個人才從二樓下來。」

「原來如此。」

聽了這段話後，田原點了個頭。

「從二樓下來之後，他們三個人的表情、態度等等怎麼樣呢？」

「三個人的心情似乎都顯得不太好。不過，倒是只有沼田先生浮現著一絲冷笑。」

「另外兩個人呢？」

「崎山先生和野吉先生都沒有像之前那樣諂媚地笑著，反而是臉色有點難看。談判是相當尷尬地進行的，就連我也可以看得出來。」

「後來呢？」

「後來崎山先生說要送沼田先生一程，他們一起坐進了包來的出租汽車。」

「那野吉先生跟妳呢？」

「崎山叫我們坐最後一班巴士回去。」

「坐巴士？」

田原歪著頭顯得很不解。

「爲什麼不叫妳們也一起坐那部出租汽車呢？如果是從深大寺出發的話，反正也是順路，不是嗎？」

「崎山先生說要帶沼田先生到別的地方。這好像是他們談判的結果。野吉先生似乎也知道這個決定。他也知道我是想和崎山先生一起回去的，於是就安慰並建議我等一下才跟他一起坐巴士回去。」

「沼田先生有乖乖地和崎山先生一起坐上出租汽車嗎？」

「有。兩個人雖然都很沈默，但也沒有要起衝突的樣子，他們就默默地坐上了同一部車。其實我看了非常的擔心，因為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是那樣地惡劣，可是竟然坐上了同一部車，而且既不曉得他們要去哪裏，更不曉得他們上了車之後會變成怎麼樣。」

即使宮子不這麼說，事實上田原也是覺得有點奇怪。為何只有他們兩個人坐上出租汽車，而且也沒告訴宮子他們要上哪兒去呢？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並沒有達成和解的兩個人竟然坐上了同一部車子。

「我問野吉先生，到底那兩個人去了哪裏。於是野吉先生就回答說，沒什麼大不了的，妳不用擔心，兩個人大概是去續攤了吧。我想他一定是在說謊。如果是續攤的話，應該也會帶我們一起去的。然而，之後無論我再怎麼追問，野吉先生就是不肯回答我。」

「那，崎山先生那一邊呢？事後，妳應該有和崎山先生見過面吧。」

「見了。崎山先生事後還有來到我們店裡。我一問他那天的事，他就回答說，之後他和沼田先生一起坐車子，到多摩川邊的淡水魚料理店去了。那也肯定是謊話。不可能的。不曉得為什麼崎山先生就是不肯說出事情的真相。」

「原來如此。之後妳跟沼田先生見過面嗎？見了面後崎山先生有沒有跟你說了什麼？」

「沒有！」

堀越宮子很強烈地否定。

「之後就沒再見過面。之後就再也沒看過他的蹤影。」

「咦，這麼說的話，那是最後一面了？」

田原注視著宮子的臉。

「是的。那是最後一面。然後過了兩個月，刑警先生來到春香，讓我們看了沼田先生的照片。是一張屍體的照片。」

她的這段話十分重要。根據宮子所言，之後就沒有再看得到沼田嘉太郎的蹤影了。在武藏境屍體被發現時是三月底了，那時據判斷是已經死後經過兩個月了。而在深大寺的談判是在一月底，這麼一來的話，這個時間點跟沼田被殺的日期大致符合。

田原典太此時開始興奮起來。

「妳到深大寺那一天，是幾號呢？」

田原問道。

「嗯，我不太記得了。」

宮子低下了頭。

那天的日期是非常重要的。

沼田嘉太郎在那之後，就沒有人再看到他的蹤影。說不定，他就是那樣子從地上消失而不再出現。他和崎山一起坐上車子，去了某個地方之後就……。

沼田嘉太郎的屍體是在兩個月後被發現的，也許就是在那天之後不再有任何人看到他活生生的人影了。

「你可不可以再儘量想一下，那天到底是幾號呢？」

田原對宮子說道。

「譬如說，妳散步回到店之後，有沒有看見了什麼特殊的事物？或者是說，那個地方有舉辦了什麼樣的活動之類的……？」

田原儘力要求她努力喚起記憶。

「嗯，這個嘛……」

宮子低聲地嘟喃自語著，突然她抬起了頭。眼睛睜的大大地。

「想起來了，就是那個……」

她大聲地說了出來。

「想起來了嗎？是幾號？」

田原十分振奮。

「剛好就是我們在蕎麥麵店休息的時候，住在附近農村的孩子們穿著盛裝。這個我想起來了。」

「喔喔，妳倒是注意到很重要的地方了。那是爲什麼呢？是有什麼祭典、賽會嗎？」

「不，不是什麼祭典或是賽會的，仔細想一想的話，原來那天是舊曆新年啊！」

「喔喔，原來如此。」

雖然是地屬東京都，然而那一帶還是保留著濃厚鄉土氣息的農村。四周圍有許多的農家，田地十分地廣大。古老的地方習俗還繼續遺留在這一帶的土地上。

如果是舊曆新年的話，查一下月曆的話馬上就知道是哪一天了。

「沒有錯吧？」

這是相當重要的線索，田原又再度確認了一次。

「錯不了。因為那時我就問過一個穿著盛裝的小朋友，為什麼穿的這麼漂亮啊？」

「這樣的話就錯不了了。」

田原非常興奮。只要查出崎山和沼田坐上車子不知去向的那天的日期，然後再繼續調查下去的話，很有可能會得到更重大的線索。

被發現屍體的沼田，只知道是死後經過兩個月了。並無法推斷出他被殺害的日期。宮子的證詞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然而就在這時，宮子臉上突然浮現出不安的表情。

「我只所以說這些話，並不是特意要來報告說是崎山先生對沼田先生做了什麼。」

事實上，宮子她也認為崎山也許就是兇手。然而，即使她是在恨著崎山，下意識裏卻還有不想讓田原認為崎山就是兇手的一種心理。田原也很能夠體會得到。

「當然了。」

田原很強烈地回答。

「我根本沒認為是崎山先生把沼田先生給殺了。不過，沼田先生的確是被人給殺了。現在還無法判斷兇手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不過我們藉由崎山先生用車子把他載走的這個事實，說不定就可以比較快推測出兇手的模樣。」

即使田原這麼說了，宮子還是顯得很忐忑不安。那是一副突然對於自己所說過的話感到很害怕的表情。

「嗯，你會把這件事告訴警方嗎？或是，會立刻把它寫在報紙上嗎？」

「不會不會，不可能的。」

田原故意露出笑容說道。

「我絕對不會做那麼輕率的事。我會把它藏在心裡。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是這樣子嗎？」

宮子雖然還是有點放不下心的樣子，但比剛才在神情上似乎是安心多了。

「請你一定要遵守諾言。我也只是因爲看你實在很關心沼田先生的事，所以才會來告訴你這些事的。」

「謝謝妳。」

田原向她道謝。

「我非常能理解妳的心情。相信崎山先生也會很快地回到妳的身邊的。」

宮子又再度低下了頭。田原看她似乎眼裡含著眼淚。在那種場所工作的女人，遇到這種事的話搞不好比一般女人還容易掉淚。兩個人已經在咖啡店談了相當久。他們也終於起身離開了這家店。

田原送宮子到有樂町車站。她的神情比剛才來的時候還要沈重。她的樣子就彷彿像是在後悔因一時的激動而說出了無法挽回的事一般。

「請妳就不用再擔心崎山先生的事了。」

田原有點對宮子油生了惻隱之心。對拋棄她的男人由愛生恨，跑來告訴田原一些不該說的事；然而卻在說了之後又開始後悔了。

買票從剪票口進了車站內，然後消失在人群中的她的背影，完全是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田原立刻返回了報社。

一走進了社會部的辦公室，就看到時枝伍一正冒著汗拼命地在寫一些東西。田原走到趴在桌上的他的背後。

「喂，很忙嗎？」

時枝轉頭過來。

「沒有，還好。」

即使不是很趕的稿子，看到時枝那樣冒著汗拼命在寫的話，任誰都會誤以爲是在趕著快要截稿的東西。

「是嗎？其實我現在正想要告訴你一些很值得一聽的事……」

「可以啊。」

時枝馬上丟下了鉛筆。

田原走在前面先進了報社的餐廳。由於現在是非用餐時間，寬廣的餐廳空蕩蕩的。田原先走到角落靠窗的位子坐了下來。時枝也隨後坐了下來。附近沒有其他客人，女服務生們也聚集在櫃臺閒聊著。

「到底是什麼事值得一聽？」

時枝鼻頭微微冒著汗。

「有人來提供了一些線索，有關那件案子的。」

「喔，又有了啊？」

時枝之所以說「又有了」，是因爲之前就有一名說是被殺的沼田曾住過的公寓的房東女兒來提供了

線索。

「這個人你也知道。就是春香的那個女服務生。」

「啊啊！」

時枝立刻想到了。

「就是那個叫……『小夏』的女服務生是吧？」

「沒錯。你記憶力不錯嘛。」

「那是因爲她的圍裙上就染著有『小夏』這兩個字。不曉得爲什麼我對那個印象很深刻。那個叫小夏的究竟告訴了你什麼？」

「是這樣子的……」

田原向把身體挪靠近的時枝說道。

「我們推測得沒錯，她的確之前就已經認識沼田了。」

「你看，錯不了吧！」

時枝點了頭。這件事當初兩個人就已經談過了。

「她跟我說……」

田原把從小夏那裡聽到的事情詳細地說給他聽。時枝目不轉睛專心地聽著田原的話。鼻頭的汗愈來愈多了。

「嗯，她所說的真的是很重要的線索。」

時枝已經相當地亢奮了。

「等等，舊曆新年到底是那一天，現在就馬上打電話問調查室一下吧！」

時枝一提起興趣來的話，就會變得很機敏。他在餐廳借了電話向調查室查詢。他回來後，拿給田原看的備忘紙上寫的是「一月三十日」。

「原來如此。」

田原托起了腮。

「在一月三十日這一天崎山把沼田帶到了某個地方。之後，應該是沒有人再看到沼田了。」

「那麼，沼田就是在這一天被殺的？」

時枝注視著自己寫的「一月三十日」這幾個字說道。

「不，不能這麼快就下判斷，不過這的確是很重要的線索。崎山他到底利用什麼樣的理由把沼田帶走？而他們的目的地到底是……？」

兩個人一時陷入了沈默。時枝抬頭仰望著天花板。

「約在深大寺這個地點見面還真有點奇怪啊！」

他一個人小聲地自言自語。然而，這個聲音還是進到了田原的耳朵。儘管實際上的聲音是很小的，但聽在田原的耳裏卻彷彿如雷般地震憾。直到這一刻爲止都很大意地沒有去注意到，可是經他這麼一說，田原突然想到一件事了。

「喂！」

田原一把抓住了時枝的肩膀。

「深大寺這個地點的確是很重要的線索。」

「咦？」

時枝一時不能理解只是直看著田原典太。

「崎山的家……不就是在吉祥寺嗎？吉祥寺和深大寺是很近的。從都中心要去深大寺的話，就可以搭中央線在吉祥寺車站下車。沼田被慘殺的屍體被發現在武藏境，這兒離吉祥寺也不遠。也就是說，其實這三個地點，剛好就差不多可形成一個不等邊三角形！」

崎山法人稅課課長的家是在吉祥寺。沼田嘉太郎和崎山談判的地方在深大寺。沼田的屍體是被發現在離武藏境北方兩公里的田裏。這三個地點幾乎就是形成了一個三角形。

田原典太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時枝。

「這個很有意思。」

時枝對於田原的這個發現也表示贊同。

「深大寺和屍體被發現的現場地點形成了三角形的底邊這一點很有意思。這麼一來的話，就不難理解崎山到底爲何把沼田約到深大寺了。」

「不難理解了？你的意思是……？」

田原看了一下時枝的臉。

「也就是說，之所以選了深大寺這個地點是基於地理上的考量。聽了你的話我也才注意到，崎山住的吉祥寺這個點，如果比擬成一把扇子的話剛好是在扇軸的地方，而深大寺、以及



發現沼田屍體的武藏境的話，則剛好是扇形的兩端。」

「嗯！」

田原聽了這個說明後點了個頭。

「這麼一來，如果崎山的確是基於地理上的考量選擇了深大寺這個地點的話，是有其存在必然性的。」

「是的，這兩個地點離崎山的家幾乎是同等距離。」

「這麼說的話，你認爲殺害沼田的凶手就是崎山了？」

「不，那還言之過早。只不過，我大概可以理解崎山爲什麼選擇了像深大寺這樣一個地方了。」

田原在紙上畫了個簡圖。在正中央畫上中央線，從東邊開始沿著線再畫上一個一個○的記號，然後按照順續再寫上荻窪、吉祥寺、三鷹、武藏境、武藏小金井、國分寺等等往立川這個方面的各個車站名。也在深大寺這個地點畫上圈號，然後在稍微離被殺害現場的武藏境一點距離的地點上畫上一個×的記號。

兩個人目不轉睛地看著這張簡圖。

「崎山說了什麼話後才把沼田載上車子帶走的呢？」

時枝抬起頭說道。

「嗯，這個就不知道了。不管怎麼講，總之對崎山而言，在深大寺的蕎麥麵店的談判並不怎麼順利。或許就因如此，崎山就又再度低聲下氣地試圖把沼田再帶到別的地方，然後再想辦法要說服他吧。」

「地點到底是改換到哪裏了呢？」

「問題就在這裡。」

「那個叫小夏的女服務生她怎麼說呢？她不曉得後來車子開到哪裏了嗎？」

「小夏不知道。她就和野吉只在蕎麥麵店的前面送他們的車子走了而已。」

「崎山爲何叫野吉留下來呢？」

「我想可能有兩個理由吧。第一個是如果要只讓小夏一個人留下來的話，她大概無法接受吧，所以有必要讓野吉留下來安撫她。另外一個理由可能是，要把沼田帶到另外一個地方的這個工作用並不須要野吉。也就是說，只要崎山和沼田他們兩個人去的話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目的？」

時枝這時突然眼睛一亮。

「你指的是殺害沼田這件事嗎？」

「是不是他親手殺害的還不得而知，不過至少那的確是讓沼田慘死的一個踏板。」

田原低聲說道。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有必要查出那部包租汽車後來到底是開到哪裏了。」

他盯著那張簡圖看。

深大寺前的路，可以先通往調布街道，到了調布街道後如果往北走可以到三鷹、吉祥寺，往南走的話可通往甲州街道。如果橫越甲州街道南下的話，可以從往狛江的方向前往多摩川畔。另外，如果是經由甲州街道往西走的話，可以到府中、立川，往東走的話可以往新宿的方向。

小夏只看到車子行駛往調布街道的途中而已，所以很不巧的，無法判斷之後是開往哪裏。

「喂，我有個點子。」

田原突然想到了一個方法，他大聲地說道。

「找出那部包租汽車。沼田和崎山是坐上包租車子離開的。我們把那部車子找出來不就得了。」

「要怎麼找啊？都已經過這麼久了。」

時枝反問他。

「那部車子是崎山租的。反正這一定是那個傢伙吃得開的計程車公司的車子。那些傢伙是會儘量利用業者的。他們平常的習慣上，根本就不會掏自己荷包的錢去付種種的開銷。所以，我們只要去查一下崎山他平常習慣利用的那家計程車公司的話，大概就沒問題吧。」

「那的確是個好點子，不過、我們要怎麼查出是哪部車呢？」

「你記不記得，小夏不是有說了嗎？她去深大寺那一天是舊曆的新年。也就是新曆的一月三十日。只要查閱一下那天的駕駛日誌的話，馬上就可以知道是哪部車開到深大寺的。」

時枝聽了這句話之後拍了個手。

「對啊，好主意！那我們立刻就行動吧！」

「我們必須先查出崎山吃得開而且在利用的計程車公司是那幾家才行。這個的話很簡單。只要到崎山服務的稅務署找個職員問一下的話，大概就可以判斷得出來了。管他有幾家，簡單的很。如果一月三十日這天的駕駛日誌上有深大寺這幾個字的話就行了。」

田原用指尖輕輕地戳破地圖，然後和時枝互相投以滿意的笑容。

於是田原和時枝決定分工合作去調查崎山所利用的幾家計程車公司。

他們先到R稅務署去，若無其事地問了一下，於是發現崎山至少在利用三家計程車公司。而其中，田原又找出了那天崎山所利用的那家計程車公司。

那是一家小公司，不過卻還分有計程車部與包租車部兩個部門。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崎山一直在利用這家公司的包租車。當然了，他坐的應該是免費的霸王車。

「您說一月三十日？」

計程車公司職員幫田原翻閱著駕駛日誌。

田原事先已遞出了報社的名片，他沒有特意去提到崎山這個人的名字，而是假借正在調查某個案件的線索為理由請求對方協助。

「您說深大寺是吧？……有了。」

職員把駕駛日誌轉了過去讓站在窗口的田原看。

田原把臉貼近日誌仔細地看了。

〈一月三十日　××町二點三十分出發——三點三十分到達深大寺——等待客人三十分鐘、四點由深大寺出發——四點二十分到達三鷹車站、司機青木良夫〉

田原看了一下馬上判斷就是這個錯不了。實際上，乘客名字的地方很清楚地寫著「崎山先生」這幾個字。

「這位青木司機，現在在公司裏嗎？」

田原向職員問道。

「嗯……我去看一下。」

親切的職員還特意幫田原去司機的休息處找了一下。

他很快就回來了。

「他們說大概再過個二十分鐘就會回來了。」

「是嗎？那我就在這兒等一下吧！」

田原覺得如果一直站在那裡的話不太妙，於是他就走到計程車公司外面閑逛。

天氣很好，在溫暖的陽光下，有許多人走在街道上。

過沒多久，營業所的職員就跑來叫田原了。

「青木已經回來了。」

職員已事先把青木司機帶來了。

司機還很年輕，大概只有二十三、四歲左右。他不曉得為何被叫來這裡，表情似乎顯得很訝異。

「你就是青木先生嗎？很抱歉在這麼忙的時候來打擾你。」

田原露出笑容對著司機說道。

「請問你是不是還記得今年的一月三十日，曾載R稅務署的崎山先生到過深大寺？」

青木司機稍微想了一下，然後說：

「我不記得是不是在一月三十日這一天了，不過的確大概在一月左右曾陪崎山先生一起到深大

寺。」

「你的駕駛日誌上寫的是一月三十日這一天。」

「那麼就應該沒錯吧！」

司機表示贊同。

「同行的還有一位叫野吉先生的是吧？」

「……我想起來了。」

年輕的司機突然放大聲音說道。

「是的，野吉先生也一起去了，這應該錯不了。」

「根據這本日誌的記載，那是在一月三十日這一天。那一天，你也應該有在深大寺的蕎麥麵店前等了三十分鐘。然後，日誌上還寫著是在四點二十分到達三鷹車站的，這沒有錯吧？」

「我想應該沒錯。」

「謝謝……然後，那個時候你是送崎山先生和另外一位客人去了三鷹車站，對吧？」

「對對，我送了崎山先生，還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客人。」

司機完全恢復了那天的記憶了。

「那位客人，年紀大概是幾歲呢？」

「嗯……我想大概是三十歲左右吧。」

「兩位客人都一起在三鷹車站下車了嗎？」

「是的。崎山先生叫我讓他們在三鷹車站的南口下車，於是我就把車子開到南口……」

「原來如此，從深大寺到三鷹車站的話，開車大概是需要二十分左右吧？」

「是的，差不多。」

「在車上時的兩個人的樣子是怎麼樣的？」

「嗯……這個我就不太注意了。」

司機的眼神裏顯得有點猶豫。這也難怪，因爲他不明瞭這名新聞記者到底是爲了什麼目的在問這個問題。

「請你用不著擔心。我既不會讓你的名字曝光，也不會給你添任何麻煩的。我們跟刑警不一樣，只不過是要採訪一下而已……」

司機微微地點了個頭。

「對了，二十分鐘的話，其實是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了，怎麼樣，兩個人的樣子看起來很融洽嗎？」

「我不認爲……是很融洽的。他們……似乎……不太交談的。」

司機一句一句慢慢地回答。

「你在開車時偶爾會看一下後視鏡，順便也會看到座位的地方，不是嗎？」

「是的。後面的座位實在是太安靜了，所以不禁看了個一、兩次吧。」

「結果呢？」

「也沒什麼。」

司機很簡單地回答了。

「一切都很正常。客人好像都不大說話。」

「這麼說的話，兩個人看起來不是那種很熟的樣子吧？」

「是啊，兩個人似乎都是一臉不悅的樣子，也不開口說話。」

田原點了頭。

「不過，兩個客人總不會連一句話都沒說吧？」

「這個嘛……」

司機歪著頭回想著。

「我不會仔細去聽客人所說的話的，所以真的不太清楚。唯一記得的是，好像不太聽到他們講話的聲音這一點而已。」

田原本來以爲，如果和司機見一面的話，就可以問出崎山和沼田兩個人在車子裏的交談內容了。然而，聽到的是說，他們幾乎沒有交談。這一點證明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已變得很尷尬；而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或許他們想講的話怕被司機聽到而故意不說。

儘管如此，普通的話至少也會閑話家常個一、兩句吧。如果彼此間真的連半句話都沒說的話，可以想像他們在深大寺的蕎麥麵店的談判氣氛是相當險惡的。

「崎山先生在三鷹車站要下車時，跟你怎麼說？」

田原問道。

「他說，我們要改搭電車，你可以回去了。」

改搭電車？——田原覺得很納悶。他是從都中心的××町坐包租車來的，應該沒有理由在要回去的時候特意去搭電車吧。而且，反正車資也是免費的，不可能是因爲要節省車錢而改搭電車。

他們兩個人到底是從三鷹車站去了哪裏？司機並沒有看到他們所搭的電車。

11

田原回到報社後碰到了時枝。

「喂，已經查出來了。」

田原把從那部包租車子的司機那裡聽來的話告訴了他。

「如果是從三鷹站搭的話，下一站就是武藏境了，那就是離命案現場最近的車站了。」

時枝聽完田原的話後說道。

「那麼，爲何沒有直接坐包租車去呢？應該沒有必要特意去改搭電車而只坐一站吧？」

田原問道。

「那可能是因爲怕被司機知道他們要去哪裏吧。若是從深大寺直接坐包租車去武藏境的話，那就太明顯了。然而，故意在三鷹下車，然後改搭電車只坐一站的話，就可說是相當致密的計畫了。」

「嗯，我也這麼認爲。」

「這麼說的話，他們就在武藏境下車，然後是由崎山再把沼田帶到命案現場的田裏的？」

「問題就在這裡。是不是馬上就把他帶到了現場還無法斷定。等等，我現在就算算看時間。」

田原在腦裏計算著。四點二十分到達三鷹站，然後搭上電車，坐了一站在武藏境下車。前後所需要的時間，把等電車的時間也算進去的話，大概是十二、三分鐘就夠了吧。即使是從武藏境坐計程車到現場附近的話，大概是五、六分鐘吧，粗略計算的話在五點以前會到達命案現場附近。

「五點的話——」

田原說道。

「一月三十日的下午五點的話，天已經很黑了。即使把人帶到那塊田的中央，也不會有人看到。」

「我們可以推斷，崎山把沼田殺害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那麼，殺害的動機是什麼呢？」

「崎山讓沼田成為代罪羔羊，自己一個人逍遙法外。而事後也沒有照顧沼田往後的生活。因此沼田對崎山的所作所為十分痛恨，而監視著崎山的所作所為。」

田原把自己的推測彷彿就像是背誦文章似地說了出來。

「崎山後來從R稅務署被調到P署，不過似乎仍然是以法人稅課課長的身分做著見不得人的勾當。另一方面沼田則是想要去掌握他所做的壞事的證據。崎山和業者暗中交易的地點不就是在『春香』嗎？所以，沼田就在『春香』的前面站崗監視，偵探崎山的所作所為。或許他已經掌握了確實的證據，為了報仇也已經準備要把它揭露出來了。就在這時崎山他也察覺到了這一點，因而心生恐懼，於是就向沼田提出妥協的建議。然後，兩個人就在深大寺的蕎麥麵店進行談判——」

田原繼續說道。

「然而，沼田的態度十分強硬，他拒絕了崎山所提的妥協條件。因為，他真的對於崎山是恨之入骨。於是，崎山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須把沼田除掉。他認為沼田已經像是變成了一隻野狗一樣，什麼事都可能做得出來。狡黠的崎山於是假借某個理由把沼田引誘出來，從三鷹站坐上電車，在武藏境下車，然後就在空曠的武藏野臺地的田裏把他殺害了。一月底的下午五點的話，已經完全天黑了，因此這

件凶殺案並沒有目擊者。崎山把沼田的屍體埋在土裏後就離開現場了——」

「原來如此。」

時枝一語不發默默地把手搭在額頭上一直聽著田原所講的話，聽完後他說：

「的確是有點道理……」

「不過……沼田為什麼毫無抗拒地就跟著崎山到犯案的現場呢？如果在深大寺有達成協議的話就另當別論，可是談判不太順利，兩個人的關係可說是呈現出決裂的狀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管崎山再怎麼會講話，沼田應該都不可能跟他走才對啊！」

「說的也是。」

田原抱起胳臂思考著。

「其實我也注意到了這個推理的弱點。沼田為何會順從地跟著崎山一起去呢？沼田他即使沒有感到不安，但至少應該是不會那麼容易就跟著關係惡劣的崎山一起走。」

「是不是崎山真的太會講話了，說了令沼田無法拒絕的話了？」

「這也有可能。不過，不可能光是如此而已。沼田會毫無抗拒地跟著走，一定在背後有著什麼特別的理由吧。可是，這個理由到底是什麼？想不出來——」

兩個人互看對方，陷入了沈默。

「你看怎麼樣？我想這次我們就大膽地直接去找崎山試探看看吧？」

時枝抬起頭說道。

「嗯，這個嘛……」

田原思考了一下，然後說道：

「隨便地去試探他的話，會讓對方看清了我們的目的。我看崎山這個人不是個簡單的人物。而且，我們必須在事前更加落實證據的搜索，做好準備才行。」

他表示反對時枝的建議。

「可是，這已經過了三個月了，無法再取得其他有力的佐證了。我們還是直接去找他，然後來試探他，你看怎麼樣？」

時枝還是主張這個方法。

「總之，沼田被殺害之前，最後就是跟崎山在一起的。我們就直接問本人這個問題就好了。」

「怎麼樣？」

田原猶豫著。

「沼田臨死之前是跟崎山在一起這件事，其實還沒有任何人知道。就只有野吉，和春香的女服務生、也就是小夏這兩個人知道而已。對方如果知道我們也曉得這件事的話，一定會起戒心的吧。現在，如果一旦讓他有了戒心的話，往後的事就難辦了。」

「嗯……也有道理。」

時枝聽了田原的話之後也重新思考著。

「是不是有誰可以代替我們，去調查一下崎山那時候的行動？」

這是最好的方法了。然而，稅務署的署員裡面並沒有熟識的人。也不能隨便地去找第三者來做這件工作。

「啊，我想到一個點子了。」

田原突然想到一個人，大聲叫了出來。

「什麼啊？」

「有個怪人。」

田原獨自一個人微笑著。

「怪人？」

「跟我透露很多稅務署內幕的人。這個人過著很貧窮的生活，可是不曉得爲什麼對於稅務署的內部非常清楚。」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啊？」

「我也不知道他的來歷。這個人叫橫井貞章。住在一個十分荒涼的地方。人就跟他的房子一樣是一副落魄的樣子，臉就像他家的榻榻米一樣也起了毛刺；不過，他一說起話來，可是相當有意思。也不知道爲什麼，家裏沒有其他人在，好像是個單身漢。」

「你怎麼會認識這個人？」

「是赤星次長介紹的。赤星先生對於橫井的事也沒有多作說明。我想橫井這個人可能原本是稅務署的署員吧。我猜他可能是爲了某個原因而變得很貧窮、落魄吧！」

田原於是就向時枝原原本本地說明了跟橫井貞章見面的大致過程。

「這個很有意思。如果是這樣子的人的話，搞不好是跟崎山認識的也說不定！」

「我也這麼認爲！」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我們就請橫井這個人來幫個忙吧？那樣地貧窮，而且又喜歡喝酒的話，只要請他喝個痛快的話，說不定就會好好地替我們辦事了！」

「我們就試試看吧！」

田原下了決心似地說道。

「即使被拒絕也沒吃什麼虧。不過，之前我們得先探聽好橫井這個人的來歷才行。我現在就去跟赤星先生談這件事吧！」

田原典太馬上就走到赤星次長的辦公桌去了。赤星這時還是同平常一樣，手上拿著紅筆，而眼睛是瞪著堆積如山的原稿。

「赤星先生，是這樣子的，我想跟之前的那個橫井先生再見一次面……」

「什麼？」

次長不改姿勢地問道。

「事情有點複雜。可不可以給我十分鐘好作說明？」

「真傷腦筋啊，好吧！」

赤星丟下紅筆，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由於是啤酒肚，褲子滑下了一截，白領襯衫也跑出一部分到褲子外邊來了。

田原請赤星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然後針對截至目前的調查過程作了詳細的說明。

「就是因爲如此，所以我想調查一下到底崎山和沼田是從三鷹站去了哪裏。我們如果突然去找崎山的話，只是會讓對方起戒心而已，所以這次我想請橫井先生幫個忙。您認爲如何？這個方法——」

赤星一直邊抽著香煙邊聽著。

「這個方法說不定可行。不過，橫井他到底會不會答應，這就難講了。」

「是的，問題就在這裡。」

田原把身體挪向前。

「在還未知道橫井先生答不答應之前，我想先請教您一下橫井先生的事。那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我覺得他的確是有點怪。」

「那個傢伙啊？」

赤星的表情突然變得有點含糊、曖昧。

「那個傢伙的事，我實在不太想講。不過，之前你實在是很熱心地問著稅務署的事，才不由得介紹給你了，是這樣子吧！」

赤星慢條斯理地說道。

「嗯……你就當他是我小學時代的朋友就好了。」

「小學時代的朋友嗎？可是，他跟赤星先生的年齡差距好像蠻大的啊。橫井先生已經有白髮了，而且看起來也相當老了。」

「那個傢伙，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突然變得那麼老了。別看他那個樣子，其實他跟我年紀是一樣的。」

「咦……真的嗎？這可真的令人吃驚啊。不過，他跟赤星先生的關係只是小學時代的朋友嗎？他之前是作什麼樣工作的人呢？他對於稅務署的事熟悉得不得了，他原本就是從事那一方面的嗎？」

「嗯……差不多吧！」

赤星的回答總令人感覺有點吞吞吐吐的。不太像是平常作風很開朗的他。

「還是覺得有點怪。」

田原說道。

「你就別再問了。我不太想跟人談那個傢伙的事。不過，你去拜託他，而他如果也答應的話，就肯定用不著擔心了。等到時機成熟了，我自然會跟你好好說明他的來歷。目前的話就先別問了。」

「知道了。」

田原說道。

「那麼，不管怎麼樣，我這就去見橫井先生了。」

「是嗎？那代我跟他問個好吧。」

田原典太坐上了車子，前往橫井的破屋。

之前有來過一次，所以這次沒有再迷路了。田原敲了陋巷裏的簡陋房子的破門。

「誰啊？」

從屋子裏傳來了很大的回答聲。

「我是之前來拜訪過的，R報社的田原。」

他一報上名——

「進來吧。」

屋裡面就馬上有了回應。

田原打開了有點難開的門。門的前面就是舖著榻榻米的房間了，不過紙門是破破爛爛的。從破洞就可以看得到橫井貞章的臉。夾雜著白髮的消瘦臉孔。今天他也是穿著污穢的衣服，胸膛是敞開的。胸膛上浮現出了肋骨。

「進來吧！」

橫井大聲地說道。

「打擾了。」

一打開紙門，就看見橫井貞章盤腿坐在破榻榻米上，今天也是在喝著酒。

「前幾天謝謝您了。」

「喔，沒什麼，過來這邊吧！」橫井招著手。「怎麼樣，來一杯吧！」

他立刻拿出了一個有缺口的茶杯給田原。

「喔不，我現在還是工作時間。」

「是嗎？那我也不強迫你了。」

橫井馬上倒了酒在這個茶杯裏，然後端到自己的嘴邊。

「怎麼樣？前幾天我跟你所講的，可以作一點參考嗎？」

橫井一邊獨自笑著一邊看著田原。

「是的，非常值得參考。」

田原向他道謝。

「是嗎？你說想知道稅務署的事，所以就跟你講了，其實那個還只能算是小兒科而已。要不要讓我跟你講一下國稅局的惡劣官員的事啊？要提到幹壞事的話，這個可是比稅務署的規模要來的大的多。」

「不，這個的話，下次有機會再向您討教。」

田原輕輕地行了個禮。

「今天之所以來，是有其他的事想請您幫忙的。」

他開始話入了正題。

「是什麼事啊？」

「這個，如果沒有從頭講起的話，您可能無法理解……，事情是這樣子的……」

田原典太在此就對於，原本在P稅務署服務的沼田嘉太郎被人所殺害，屍體在兩個月後被發現，發現的地點是在離中央線的武藏境車站北邊二公里的田裏；而崎山法人稅課課長似乎跟這件命案有著關連，另外，野吉間接稅課課長與崎山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生前對於崎山懷恨在心的沼田，曾經在高級料理店『春香』前面監視過崎山一段時間等等，向橫井做了詳細的說明。橫井貞章邊喝著酒邊聽著，田原說完之後，橫井用一種很銳利的眼神看著他。

「你講的這個事還蠻有意思的。」

他用沾滿污垢的手掌擦拭掉嘴上的酒滴後說道。

「你講的那個叫沼田的人的事，的確很有可能會在稅務署發生。而且，也發生了殺人命案的這一點，很有意思。」

橫井貞章那張消瘦、憔悴的臉上浮現了充滿興趣的表情。

然而，看了橫井那張老態龍鍾的臉後，很難想像他是跟赤星次長同年齡的。

「那，你要我幫你做什麼呢？」

橫井問道。

「其實後來，沼田被崎山和野吉找了出去，他們在深大寺附近進行了談判。之後，只有崎山和沼田一起坐車到三鷹車站，隨後就不知去向了。也就是說，最後跟沼田同行的人是崎山。我們目前正在調查這件案子，這麼一來的話，我們勢必直接找崎山問話；然而，崎山這個人似乎是相當複雜的人物，即使我們立刻直接去找他，也不能保證他一定會老實地回答問題。反倒是如果讓對方起了戒心的話，以後就麻煩了。所以我們要請您幫忙的就是，希望由橫井先生去試探、調查崎山這個人。」

橫井貞章聽完話後，默默地把臉轉向牆壁的方向，眼珠子動也不動一下。他支開雙臂的手肘彎著腰，他那個樣子令人聯想起古代的武裝農民。

「好，我答應你。」

連回答的嗓音也是粗大的。

橫井貞章如此容易地就答應要調查崎山的事，田原典太反倒是嚇了一跳。因爲他本來認爲應該不會那麼順利的。

「橫井先生真的肯願意幫這個忙嗎？」

田原不由得再問了一次。

「沒問題。我說要幫忙的話，就是要幫忙。」

橫井大口地喝下茶杯的酒後說道。單手支開手肘的姿勢也毫無走樣。

「那真的謝謝您了。要請您多幫忙了。」

田原行禮道謝，於是——

「好、好，知道了。」

橫井點了頭。

話說回來，這個橫井到底是何許人物呢？田原問過赤星次長，但就是得不到完整的回答。由於他對於稅務署的事相當的清楚，田原判斷他應該就是屬那一方面的人。

田原想藉這個機會，直接向橫井問看看。

「大概差不多吧。」

橫井聽了這個問題之後，邊笑著邊如此回答道。

「赤星次長也不太跟我說明有關您的事。」

田原又補充了一句。

「是嗎？那個傢伙是很有義氣。」

「這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沒有，這不關你的事。」

橫井貞章喝醉似地搖頭。

「時機一到的話，你很快就會明白的。」

「是這樣子啊！」

田原無法再追問下去。這時橫井從上往下仔細地打量著田原。

「你這個人，還真不錯。」

橫井用手背擦拭掉沾附在嘴角的酒滴。

「怎麼樣？我看你好像不太喝酒啊！」

事實上，擺在田原典太前面茶杯裏的酒，還喝不到一半。其實他並不是不喜歡喝酒。去小酒館什麼的喝的時候，酒量也相當好的。然而，在這間骯髒的房間裏，且看到橫井貞章用污穢的手指抓著碗的樣子，覺得有點噁心。

「不，因爲現在還是工作時間。」

他說明了理由。

「什麼？管他什麼工作。反正你也用不著回報社吧。喝點酒輕鬆一下，會提高外務的工作效率的啊！」

田原聽到橫井貞章用了「外務」這個詞，心想這個人搞不好會是跟報社有關係的人也說不定。然而，如果問他這個問題的話，他說不定會不高興的。於是田原就沒有問他了。

「我是很想喝，不過等一下還得跑兩、三個地方，和對方見面的時候，如果被聞到酒味的話可能不太好。」

「是嗎？還真不愧是大報社的記者啊！」

橫井低聲地說道。

田原典太聽到了感到有點吃驚，橫井的這句話，彷彿是在說他以前曾待過小報社似的。

「那就請您多多幫忙了。」

田原覺得該告辭了，於是就如此說道。然而——

「等一下！」

橫井制止了他。

他的臉變得有點蒼白，眼睛發直。他在田原還沒來之前就已經開始喝酒了。

「事情還沒談完。」

「咦？」

「就是，你要我幫忙的那件事——」

「是嗎？還有其他什麼……問題嗎？」

「我有條件。」

橫井很乾脆地說道。

原來如此，田原心想自己實在是太糊裏糊塗了。既然要求協助調查的話，是必須給與適當的報酬的。他覺得早該事先跟上司商量調查費用的事。這件事是不能由自己一個人作決定的。然而，這時如果說出了有差錯的話，似乎有可能會惹對方不高興。於是他說：

「真的很抱歉，有關調查費用的這個部分的話……」

話都還沒說到一半，橫井貞章就橫眉豎眼地瞪著他。

「你在說什麼啊？我可不是在講錢的事啊！」

「喔喔——」

田原嚇了一跳。

「真的很抱歉。那麼，可以讓我個人聊表一點謝意嗎？」

「我不是在講那個。我所謂的條件指的是，你跟我之間的一個約定。」

「咦？」

「也沒什麼，就是你既然拜託我了，我就要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做。同時，在這段期間，不管調查時間拖得再久，你也不可以催促我，這是第一個。」

田原此時插了一嘴。

「請等一下。基本上我是不會催促您的，不過如果時間真的太長的話，會覺得有點困擾。我可以在調查期間的中途，偶爾請教您一下嗎？」

「你還真聽不懂我的話。我跟你說，我對於報社的工作清楚的很。不會給你拖那麼久的。」

「是的，如果您能理解到這一點的話我就安心了。」

「我的意思是，即使覺得的確會很花時間和工夫，也不希望你來催促我。我這個人一被人催促的話，就會覺得很厭煩的。」

「是這樣子啊！」

田原不敢再頂嘴。這個時候頂嘴也沒有用，到時候見機行事就行了。

「只不過，直到案子有了眉目出現之前，我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調查，在這段期間內，若是調查情況快要有結果時，我一定會跟你連絡。這個的話可以跟你打包票。」

「麻煩您了。」

「還有，這件案子相當複雜。不是普通的殺人命案，你也應該曉得吧？」

「是的，我知道。」

田原一直都裝的很順從。

「我看問題的根源相當的深。就像你也束手無策一樣，對方這個人不是普通的角色，不會那麼容易就被我們抓到辮子。就因如此，會搜索地相當辛苦。」

田原認爲他話說得一點都沒錯。另外，這個橫井貞章不說「調查」而是用「搜索」這個詞，這個讓田原不禁莞爾。這是江戶時代的捕吏似乎也會用到的古老用詞。

不過，話說回來，從剛才一直聽著橫井貞章的話，感覺上他似乎是很有自信。田原不禁問道：

「橫井先生您已經對這件案子看出了眉目了嗎？」

「你開什麼玩笑啊！」

橫井咕嚕咕嚕地把酒吞了下去。

「我怎麼看得出來啊？從現在開始我得好好地思考，隨後再進行調查。」

橫井說完後，看了一下田原。

「怎麼，我看你好像一副很擔心的樣子啊。沒問題的。這樣吧，我們定個期限吧？」

他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這再好不過了。」

「好，那就一個禮拜吧。一個禮拜之內，我會通知你結果的。」

「您說一個禮拜嗎？」

這次是換田原感到非常的意外。這麼複雜的案件，竟然說在一個禮拜之內要查出結果，可見他應該

是相當有自信的。

「那就請您多幫忙了。」

田原把雙手按在有毛刺的榻榻米上。破舊榻榻米的毛刺刺進了他的手心。

12

之後又過了三天。

田原一直在等著橫井的連絡。他們約定好的連絡方式是，由橫井打電話到報社，或是寄明信片到報社。

田原怕如果剛好在他外出時電話打過來，於是他就事先跟時枝商量好。

「……事情就是這樣，如果橫井打電話過來的時候，你就聽一下。」

時枝聽完他的說明後點了頭。

「好，我知道了。」

他雖然是答應了，可是隨即又問道：

「如果我們兩個人都出去的時候，那怎麼辦？」

「這個嘛……那就麻煩一下赤星先生吧？」

田原這麼一說，時枝立刻回應道：

「嗯，這行嗎？次長好像不太想跟橫井有直接的接觸。」

的確是有如此的印象。赤星次長雖然是介紹了橫井貞章這個人，不過自己倒是沒有積極地要直接去跟橫井作接觸的樣子。

「是不是以前有過什麼事啊？」

「很有可能。」

兩個人都表示贊同這個看法。

既然赤星不是那麼地積極想要和橫井接觸的話，那拜託赤星接電話的話是會覺得不安的。

「沒辦法了，那就事先跟總機說好吧，請他告訴對方我們在五點左右大概都會在報社吧。」

「這個點子不錯。」

五點左右的話，是早報早版的截稿時間。這個時間的話，大概都已經回到了報社。

「話說回來，橫井把期限定爲一個禮拜，他還真是相當有自信啊！」

時枝也如此說道。

「的確如此。那個人很喜歡喝酒，來歷也不明，不過總覺得他是個很可靠的人。」

田原說出了他的觀感。

「或許吧。聽你的描述，感覺上他就彷彿是住在陋巷裏的隱士一般。」

「『隱士』這個詞用的好。」

田原笑著說道。

「的確如此。大口大口地喝酒，獨自一個人住在那樣的破屋子裏，怎麼看都覺得他不太像是個現代人。」

「那種傢伙有時候是會有相當精湛的推理的。你知道一個叫歐爾齊夫人的人嗎？」

時枝這時突然，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嗯，好像在哪裏聽過啊。對了，是不是就是寫《紅蘩縷》這本書的作者？」

「正是。她的確是以那本書成名的，不過我要提的是她的另外一本叫《角落的老人》的偵探小說。這本小說裏，有個每天都在巷口邊曬太陽，邊繫一繫繩又解一解繩的怪老頭。當小說主角的那名偵探在辦案時遇到瓶頸無法突破時，總是會去找這個老頭商量。這個老頭就光只是聽了他描述案件的經過之後，就能立刻像快刀斬亂麻似地開始對該案件作推理。大概就是這麼一部小說，剛剛聽了你講了之後，總覺得那個叫橫井貞章的人在脫離世俗這一點，就跟那部小說裏的那個老頭很像。」

「或許吧！」

田原也漸漸頗有同感。

「乍看之下，可以感受到像從前那種武裝農民的氣概，而且感覺上頭腦也不差。況且，可以那麼詳細地透露出稅務署的內幕，可見那方面的知識也相當有。依我的推測的話，這個叫橫井貞章的人，可能以前本來是從事稅務關係的工作，而後為了某個原因辭去這份工作，之後，又從事了新聞記者等等之類的工作吧！」

「真的有那種味道嗎？」

「聽那個傢伙講話的感覺，總是多少可以感受到那種味道。」

「對了，那個傢伙答應幫忙之後，不是把期限設為一個禮拜嗎？從這一點來看的話，他是跟我們具有同樣特性的。把期限設定為一星期，然後想辦法在這段期間內搞出眉目，我想普通人的話是不會有這樣的神經的。」

「的確如此。」

「對了。」

時枝好像突然想到了什麼。

「橫井貞章這個人的確很可靠，不過，我總覺得有必要再試探一下那個叫小夏的女人。」

高級料理店「春香」的女服務生小夏是之前跟崎山有過關係的女人。現在，由於被崎山拋棄了，對他懷恨在心。之前之所以帶來了一些線索之類的情報，可以說是在洩憤、出氣的。

時枝從一開始就一直強烈主張應該好好地利用這個小夏。

「那說不定是個好主意。」

田原也同意這個點子。於是，兩個人的結論是，不是單靠橫井一個人，而是在小夏這方面也列入調查對象。他們認爲，即使一邊不行了，至少還有一邊可行。

「那麼，小夏那邊的話就由你來吧！」

「我一個人去跟她接觸嗎？」

時枝露出了些許沒把握的表情。

「這件事如果讓兩個大男人來辦的話，反而會覺得是在小題大作。她也會感受到壓力而沒辦法好好說話。我覺得還是由一個人慢慢地來作就行了。」

田原作如此建議。

「說的也是。」

時枝似乎也不見得不喜歡這個任務。

「那，說做就做，今晚我就馬上去找她吧！」

他一個人喃喃自語。

當天的傍晚。田原典太正在拼命地寫稿子的時候，有一名工友——

「田原先生，有限時郵件。」

說著就擺了一張明信片在他桌上後隨即離開了。

他心想反正這一定是跟工作有關係的郵件，所以看也不看繼續寫著他的稿子。截稿時間就快到了，就連上廁所也捨不得上。

好不容易稿子告一段落了，他才不經意地看了一下擺在辦公桌邊緣的明信片。

上面有寫著「田原典太先生收」幾個很潦草的字。正面並沒有寫上寄信人的名字。他突然有個預感，於是把明信片翻了過來。果然沒錯，明信片的最後寫著有「橫井貞章」這幾個字。

他立刻看了這張明信片。橫井似乎寫得十分匆忙，然而字卻很漂亮。

〈前幾天失禮了。你所委託之事，已經大致了解。應該在明天之內會找出眉目。我會打電話給你，四點左右儘量待在辦公室裏。〉

隔天，田原典太從三點多開始就坐在辦公室裏。

這個時段是最閒的時段，幾乎所有的職員都去喝茶，或是假借說要做訪問待在外頭。

田原典太認爲，雖然橫井是指定四點這個時間，搞不好四點以前就會打來也說不定，於是從這個時間開始就沒有離開過座位。

時枝從今天早上就不見蹤影。

田原想要告訴他橫井的事，於是就問了總務的人，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時枝今天是值夜班，不到六點不會來報社上班。

田原典太邊看著手錶邊在自己的座位上靜靜地等著。有人找他一起去喝茶，但他也拒絕了。

「怎麼這麼老實啊？」

也有同事跟他開玩笑。

事實上，編輯室裏空蕩蕩的只有一、兩個人在座位上。然而，再過一個小時全員就會到齊，每個人都會上氣不接下氣地用鉛筆寫著稿子。

時間已過了四點。電話還沒打來。

對方是橫井貞章那樣的人，或許本來就不太守時。田原心想，不管怎樣至少就先耐心地等到六點再說吧。

時間過了五點。

電話還沒來。也沒有限時郵件來。田原心想，今天搞不好是被爽約了吧。時間到了五點半……快到了六點了還是沒有連絡，田原有一半想要放棄繼續等下去的念頭了。

「喂！」

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原來是時枝。交班時間是六點，已經是夜班的上班時間了。

田原站了起來。

在這編輯室的一個角落裏，爲了給訪客方便有擺了很樸素的桌椅。

田原這時把時枝拉到那兒去。

「怎麼樣？電話來了嗎？」

時枝問道。

「約定的時間是在四點，所以我從三點開始就不敢外出一直在等著，可是到現在都還沒有連絡來。今天我看是被放鴿子了。」

就在田原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的時候，聽到有人從辦公桌那邊在叫他。

田原走向自己的辦公桌去。

隔壁的同事拿著話筒在等他來接。

「謝了。」

他接上話筒把它貼在耳際。

「啊，喂，我是田原，你好。」

他一開始就有了預感，果然耳邊聽到的就是橫井貞章的低沈聲音。

「是田原先生吧？」

「是的。」

田原已經等得很累，有點不耐煩了。

他之前曾預告過終於出現了眉目了。這通電話，正是要告訴田原其詳細內容的電話。

「喔，很抱歉電話打的太晚了。」

橫井貞章用那嘶啞的聲音道歉。

「不會，沒什麼。我一直在等您的電話。」

「限時明信片看了嗎？」

橫井問道。

「已經拜讀過了。」

「就像我在明信片裏寫的那樣。事情已經相當明朗了。老實說，就快要有眉目了。」

「真的嗎？那真是太好了。詳細的內容馬上就可以告訴我了嗎？」

「不，我現在正在某個地方，但是不能讓你來這兒。」

「那麼，就用電話講吧！」

「電話也不太好。老實講，要判斷我的推理是否正確，還需要一點時間。」

「這麼說的話，您現在就是馬上要去查證了嗎？」

田原典太不由得興奮了起來。

「嗯，大概可以這麼講吧。其實，我現在正要出發去見一個人。見了之後，馬上就能作推斷了。」

「是嗎？那個人的名字，我不應該問，是吧？」

「這是秘密。我見了那個人之後，會把一切都跟你說清楚的。搞不好是有點危險的……」

「咦？」

田原吃了一驚。

「危險？所謂危險您指的是？」

「嗯，我指的就是那個人。對方似乎已經看穿了我的目的。所以，爲了以防萬一，原本我是想把我的推理寫下了留給你，不過已經沒有這個時間了。嗯，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田原典太感覺橫井貞章的講法有點誇張。或者說，他是要故弄玄虛也說不定。聽他在電話裏講話的聲音，想必是有喝了酒。喝酒的人多少都有要誇大其詞的傾向。

橫井貞章一個人在那裡說「危險，危險」的，感覺有點滑稽。

「我很擔心您的安危。請您一定要小心一點啊！」

既使如此，田原還是小心地不去得罪對方，甚至還保持一種有點在捧對方的態度。

「知道了。我會小心。」

「您所講的那個危險人物，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我的意思是說，您現在可以不用告訴我他的名字，但是可不可以先告訴我他的職業是屬於那一種的？」

「不能說。」

橫井貞章非常冷淡地回答。

「這個，現在不能說，不過，過了今晚我會告訴你的。」

「是嗎？那非常感謝。」

「而且老實說，老兄，連原因我也已經大致知道了。」

「咦？您說什麼？」

田原典太不禁放大了聲音。

「是啊。這應該怎麼講呢，嗯……」

對方似乎在思考著，電話暫時沒了聲音。

「對了，就是『階梯』啊！」

「階梯？」

田原無法理解。

「就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慢慢爬上去的那個階梯啊！」

田原有點被打敗了。如果只聽這個詞的話，會以爲橫井貞章是藉著喝醉酒在胡說八道。

「您所謂的階梯指的是什麼啊？啊，我懂了，是不是凶手把階梯利用來耍詭計啊？」

「你開什麼玩笑。我是說這個凶手就是階梯！」

「咦咦？」

田原完全搞不懂他在講什麼。

這時，突然聽到橫井貞章的笑聲，聲音之大連話筒都在震動了。

「你不懂吧。算了，無所謂。等我跟你講了之後，你就會全部明白了。」

這句話說完之後，他突然加快了說話的速度。

「還有，再講一個，去搜查一下古董店比較好吧。」

「咦？您說古董店？您是說……？」

田原典太還是聽不太懂。

「這個說來話長，而且電話上也不方便說。」

橫井貞章說得很快。

「沒時間了。那，失禮了。我明天應該會跟你連絡的。」

「喂，喂——」

田原有點慌了。

「那麼，您現在就是要去見那個人嗎？」

這句話還沒傳到對方時，他就已經聽到了電話掛斷的聲音。

田原一時還緊握著話筒發呆著，時枝走近他的身旁。

「怎麼了，是不是那個人有連絡來了——」

田原把話筒放下。

「沒錯。」

突然，他站了起來，這次換他把手放在時枝的肩膀上。

「結果怎麼樣？」

時枝的眼睛炯炯有神。

「總覺得很奇怪。橫井貞章盡說一些難以理解的話。」

「什麼樣的話？」

「他說案情似乎已經出現眉目了，說到這裡的時候還算好，之後，他又說爲了要查證，現在要去見對方那個人。」

田原此時邊說著邊看了一下時鐘。牆壁上掛著有電鐘。他看到的那個時刻，一直到後來他都記得。電鐘的指針正指著六點五分。

「那樣的話，不是很好嗎？」

「到這邊爲止還算不錯，可是他又說對方的職業啊，名字啊等等的，都必須等到明天才能講。這些

都還好，接下來的話，我就真的被打敗了。他竟然說，凶手就是階梯。」

「階梯？」

「沒錯。就是從一樓要上二樓的那個階梯。」

「咦？」

時枝也被打敗了。

「什麼意思啊？」

「起初我說這是不是跟凶手的犯案手法有關的，不料橫井馬上大聲吆喝道：『你開什麼玩笑！』」

——階梯，階梯，……田原典太這時不禁喃喃自語。

階梯指的是什麼？

橫井貞章的確是找到了某些線索了。

「奇怪的話還不止如此。他說這件案子似乎跟古董店有著關連。」

「咦，古董店？」

時枝還是只能目瞪口呆而已。

田原典太在七點離開了報社。

這天晚上，他跟其他一些喝酒的朋友去了幾家賣關東煮的店喝了幾杯，然後就回家睡覺了。

隔天，他沒有當班。

單身的田原，每到休假都無聊得很。他本身並沒有什麼興趣。頂多是爲了解悶偶爾會到附近的釣魚池去玩玩罷了。

他掛意的是，橫井貞章說要給他的通知。橫井在昨天傍晚的電話裏說，今天就大致會有個眉目出來。也許今天橫井就會打電話過來了。

不巧今天也剛好遇到時枝沒有當班。不過他已事先告訴了總機，如果他跟時枝兩個人都同時休假，有一個叫橫井的人打電話過來的話，就請他在五點左右再打過來；所以或許橫井應該就會在這個時間打來吧。

然而，爲了等一通也不知道會不會打來的電話而去上班的話，的確也是感到很費勁的。如果橫井打了電話的話，總機應該就會告訴他田原他們今天不當班的事吧。這麼一來，橫井一定明天就會再打過來。

田原於是心想，只要打個電話問一下總機，橫井有沒有來過電話就行了。

田原一直待在床上到過午後才起來，吃了既不算早餐也不算午餐的飯後就去了釣魚池。

他就在那兒恍恍惚惚地待了一個多鐘頭。付了蠻高的費用，可是連半條魚也沒釣到。

總覺得還是很掛意橫井貞章也許會打來的電話。於是他就從公用電話打電話到報社去了。

「我是社會部的田原……，有沒有一位叫橫井的人打電話過來給我？」

總機的小姐認識田原。

「沒有，沒有這樣的電話打來。」

她回答道。

「如果他打過來了，可不可以請妳告訴他我今天休假，請他明天五點再給我連絡。他叫橫井貞章。」

「喔！」

總機小姐大聲叫了出來。

「你說橫井先生嗎？橫井貞章，指的是，貞淑的貞，文章的章嗎？」

「沒錯沒錯。你也知道橫井這個人嗎？」

「我現在才剛看了晚報。」

「什麼？看了晚報？」

「咦？田原先生，你還不知道嗎？啊，原來如此，你就是不知道，才會問說橫井先生有沒有來過電話。名字是完全一樣的，說不定就是這個人喔。」

田原一時說不出話來了。

「到底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事了嗎？」

「那個叫橫井貞章的人被殺了。不可能會打電話過來的嘛！」

「咦，你說什麼？被殺了？」

田原大吃一驚。

「晚報裏寫得很詳細啊！」

總機的聲音彷彿是在嘲弄他似地。

田原此時呆呆地站在電話旁。他無法相信剛才所聽到的話。

田原典太立刻火速地趕到了國鐵電車的車站。這裡比回家還近。

他站在車站前賣晚報的攤子前面。在買報紙之前，他先看到了攤子下垂下來的紙面廣告。

〈大森的平和島發生命案〉

那是用紅墨水所寫的幾個大字。

田原拼了命似地一口氣買了三份報紙。

在那兒沒有方便打開報紙來看的地方，於是他走進車站內，把背靠在角落的牆壁上，翻開了剛買到手的報紙。

〈發現男性被勒死的屍體

今晨，於大森的平和島海岸〉

這個標題，首先奪走了他的目光。不，應該說奪走了他的魂魄，才來得恰當吧。

〈今晨，五月五日早上八點左右，在都內大田區大森的平和島海岸邊，住在附近的居民發現了一具大約五十歲左右的男性屍體，他立即向管區的警察署報案。

依據法醫的驗屍報告指出，被害人是被勒死的，死後大約已經過十一、二個小時，警方判斷大概是在四日的下午九點到十二點之間遇害的。依據從死者屍體衣服中發現的電費收據，判定被害人乃是住在都內世田谷區世田谷XX番地，目前無業的橫井貞章（現年四九歲）。

橫井先生是獨身漢，平常就很少與鄰居往來，在附近是以酒鬼和個性乖僻聞名。根據附近居民的證言，橫井先生在昨天下午五點左右，說是要去跟一個人見面後出門的。

警視廳搜查一課表示，此案件非屬謀財害命，應為仇殺，已在管區警察署設立了搜查本部，並立刻進行追查凶嫌的辦案。

另外，案發現場在夏季的話有海水浴，以及乘涼會等等活動相當熱鬧，但是從冬季到春季的期間，只有在白天有一些民眾會前往附近的一家健康中心，晚上的話通常是不大會有人經過。被害人是在前一天晚上九點至十二點之間在現場被殺害，這個地方屬於靠羽田這一邊的海岸，人煙更是稀少，據判斷凶手應該對此地的環境有相當了解。〉

田原典太一時停止了呼吸，緊緊地捏住報紙，呆呆地直立不動。

田原典太，來到了報社。一走到編輯室，就看到了赤星次長。

「赤星先生。」

田原從背後叫他。

「喔——」

赤星暫停整理稿子回頭看。

「橫井先生被殺害了。」

田原在赤星的耳邊小聲地說道。

赤星輕輕地點了兩、三次的頭。

「這下真的代誌大條了。我看了報紙大吃一驚。」

「你，今天本來沒有當班吧？」

「是的。看了那篇報導後，一時按耐不住就來了。赤星先生，我有話想跟您說……」

「知道。其實我也正想要告訴你一些事情。等我一下。」

赤星開始把做到一半的工作用超快的速度在整理。

田原典太環視了一下編輯室。沒有看到時枝伍一的人影。現在時間是下午三點前，由於是最終版晚報的截稿時間，編輯室裏充滿著忙碌的氣氛。在排版部這一邊，他們排列出了用來編排版面的校正版稿，頻頻地揮灑著紅筆。

「告一段落了。怎麼樣，到那邊去吧？」

赤星次長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由於身材矮胖，前面的白領襯衫從褲子上面露了出來。頭髮很少，但倒是臉上始終是很有光澤的。他的額頭上現在正冒著汗。

在編輯室的一角，有一處用屏風隔著，用來接待訪客的地方。赤星次長找田原一起去那裏。

「你，什麼時候跟橫井見面的？」

赤星一坐下來馬上問道。他把那平常是很小的眼睛儘可能打開到最大，然後直看著田原。

「五、六天前。我到赤星先生告訴我的那間房子去見他。」

田原回答道。

「那時候，有沒有發現在他身上有什麼不一樣的事？」

「並沒有。他還是一如往常在喝著酒。並沒有什麼不一樣的事，他的精神也相當好。而且很爽快地

答應我的委託。」
「你說的委託指的是什麼？」
「就是那件案子。我們不方便出手，所以請他幫忙調查崎山這個人。」
「那，他答應了吧？」
「是的。還相當熱心。」
「是嗎——」
赤星次長一臉思考的模樣拿出了香煙，點了火。
「赤星先生——」
田原把椅子挪向前。
「橫井貞章這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之前就曾向您問過了，可是您好像沒有明確地回答我。事情都已經到這個地步了，您也不需要再隱瞞了吧。可以請您詳細地告訴我嗎？」
「老朋友啊——」
赤星吐了一口煙，小聲地回答道。
「真想不到那個傢伙會被人給殺掉。我倒是曾認爲他搞不好會尋短見啊！」
「咦？您說，尋短見？」
田原吃了一驚。
「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傢伙，你也應該看得出來，是屬於一種所謂的人格喪失者。沒有酒的話就活不下去的人。因

爲他是已經酒精中毒了。」

這一點，其實田原也已經看出來了。

「他的學經歷如何呢？」

「他跟我是在學校認識的朋友。他在大學的時候，成績可是相當的好。周遭的人都認爲他是個秀才。我們都對那個傢伙感到自嘆不如。畢業之後，有好一段時間不曾見過面，大概……經過了十四、五年吧，很偶然地在東京的街上遇見了。那時候，那個傢伙就說，他在當新聞記者。」

「是那家報社？」

「不是一般的報社。怎麼講……專門在報導稅務這方面的報紙。對了，想起來了，他說是在一家叫『稅務每報』的報社工作。」

「那就是所謂的專業報紙吧！」

「嗯，的確也算是一種專業報紙。不過，說得貼切一點的話，應該說是一種敲詐報紙。表面上說得很好聽，說是要對一般納稅人普及稅務方面的知識；事實上，是叫國稅局或者稅務署的一些幹部們捐錢來辦的一家報紙。」

「爲什麼會進這麼一家奇怪的報社工作呢？像他那樣的秀才。」

「這個嘛……其實那個傢伙本來是在一家大報社工作的。可是就是喜歡喝酒，而且喝了又喜歡鬧事。就因這樣，跟那裡的部長吵了一架，結果馬上就辭職不幹了。之後的事，那個傢伙並沒有詳細地跟我講，總之，他只說現在就在那麼一家報社工作。他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變得有點奇怪。」

「您所謂的變得奇怪指的是……？」

「嗯，一個人一旦落魄之後，就很容易變得自暴自棄。怎麼講……他變得不喜歡與人交往，總之個性是變得很乖僻、彆扭。然而，卻是個很有工作能力的人。這是當然的，像他那樣的秀才並不多見。像我們報社的話，在幹部之中根本找不到像他那樣有能力的人。」

「之後，有繼續和他保持來往嗎？」

「沒有，之後又是音信全無。那時候一起喝了兩杯，當晚分手之後就再沒有那個傢伙的消息了。再見面的時候，已經是又過了五、六年後。而且是在電車上偶然碰面的。就在我的座位的斜對面，我突然注意到有個精神委靡、穿著非常破爛的人，仔細一看，原來就是橫井。對方也好像注意到我了，於是說『喔喔，你好嗎？』，接著就走過來了。他穿著一件像是復員兵似的怪服裝，穿著褲子，卻又穿著木屐，樣子十分的奇怪。這也難怪了，稍微聞了一下那傢伙呼的氣，就發現有著很強烈的酒氣味。」

「那個時候已經辭掉了『稅務每報』的工作了嗎？」

「是啊，那時他就說已經辭去工作了。因爲實在是太久沒見面了，我在中途就跟他一起下車，在車站前的關東煮店喝了兩杯。那時候他跟我所講的話，倒是蠻有意思的。」

「是什麼內容的話？」

田原典太感覺到，終於可以從赤星次長口中直接聽到橫井貞章的來歷了，此時他不禁側耳傾聽。在聽著赤星的話的當中，田原眼裡彷彿也慢慢地浮現出橫井貞章的那一身風貌。

彷彿可以看得到，他坐在破榻榻米上，穿著骯髒的衣物，傲然地支開雙臂手肘的那個姿態。甩著已變白的長髮，喝著碗裏的酒，雙頰突出的那個臉；沒錯，那的確是一副狷介、孤高的相貌。

「在關東煮店裡，您聽到了什麼？」

田原典太催促他繼續講下去。

「那個時候的橫井，依我當時所看，在辭去稅務每報後就沒有再找到其他工作，可說是已經窮途末路了。所以，我就請他喝了酒。喝的也並不是什麼好酒，但是我看可能是因爲他平常老是喝著燒酒的原因吧，這時候他喝得非常盡興。我一問他爲什麼辭去了那家報社的工作，那個傢伙就開始掉眼淚。」

赤星次長說道。

「嗯，是不是有什麼委屈或是遺憾的事？」

「是啊，我聽他說了原因之後也爲他感到很憤慨。」

「是怎麼回事？」

「就如我剛剛所講的，稅務每報完全是靠國稅局或是稅務署的幹部的捐助才得以存續的報紙。然而，所謂的捐助那也只是在表面上說得好聽一點而已，實際上，是報社這邊去挖掘出國稅局或稅務署的一些缺失，然後再藉這些內幕情報去敲詐、勒索他們這些幹部。嗯，大概可稱之爲要詐專業報紙吧，而且，橫井是個腦筋很好的傢伙，沒多久他就挖掘到了一件金額很高的逃漏稅案件。」

「是什麼樣的案件呢？」

「那是國稅局這一方面的。有某家船公司企圖逃漏十億圓的稅金，可是事跡敗露，後來經過交涉與談判，結果是以三億圓的稅金了事的案件。橫井他查到了這項事實後，表示爲了所有納稅人的權益，說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公開出來。對了，我忘了說了，那個傢伙在當時是相當於總編輯的身分。」

「這件事後來成了辭職的主因了嗎？」

田原典太聽到這裡之後，大概就能想像得到事情的後續發展了。

「沒錯，那家稅務每報的老板，也不知何許人物，就是專門在利用這樣的職員讓自己發財的傢伙。哎，接下來這個說不定是不該講的，其實啊，大概所有跟政府機關有關係的專業報紙，平常就在接受政府官員的招待；我聽說過有些記者會受邀去熱海啊、箱根等地，大吃大喝的還不說，最後甚至還拿了錢回家。反過來這其實也是政府官員操縱新聞的一種手段，他們彼此間就是存在著這種難以斷絕的關係，就是一種你幫我、我幫你，相互勾結的不良關係。對了，我還聽過這樣的事。曾有一家大公司招待一名稅務署長去箱根，結果就有專業報社的記者偷偷地開車跟蹤，然後還闖進了他們商談的地方，並且從兩方都勒索了不少的錢，連這樣的事都有。話說回來，橫井曾服務的那家稅務每報其實就是這種報社。然而，當橫井說不管如何都要把那件事報導出來的時候，報社老板也同意並鼓勵他放手去作。可是，當他把報導寫好並印製成校正版的時候，老板竟然就拿了這份校正版跑到那家船公司，後來事情是怎麼發展了，不用說你應該也猜的出來吧！」

「猜的出來。後來橫井就跟老板吵了一架，然後辭職了，是吧？」

「沒錯。當時，把原本十億圓的稅金，以三億圓就算了事的法人稅課課長，現在是在擔任那家船公司的會計顧問。」

「真是豈有此理。」

「什麼，還用不著那麼生氣啊，像這種事情多的很；這也算橫井倒楣，待在那種專業報社裏，害得他身敗名裂。就這樣後來，那個傢伙的酒精中毒也就變得愈來愈嚴重。有一天，喝得有點醉之後，他就跑到那家船公司去大鬧一場。這個傢伙，完全中了敵人的計，結果他就以恐嚇罪被起訴。後來就在牢裏待了一年左右。」

「真是太慘了。」

「沒錯，不過，還不止如此。當橫井出獄後，老婆就跑掉了，本來也有一個小孩，結果也被他老婆帶回娘家養育。而他自己的老家，也認爲橫井這個人沒什麼希望了，就跟他斷絕了關係。」

「他的老婆有點過分吧！」

「說過分的話也的確是有點過分，不過，那個傢伙可是個大酒鬼，而且喝了還要亂鬧，況且也沒有任何收入，這個任誰也沒有辦法忍耐。他那個老婆，在橫井失業的時候好像還在一家小酒館什麼的工作，但是就在橫井要入獄的時候，大概就是已經無法再繼續忍受了，於是就回了娘家。而橫井他本身也看開了，還說這樣做的話反而對小孩子是好的。當然了，他只是嘴硬罷了。那個老婆聽說還相當漂亮，是橫井的初戀情人。」

「原來如此。」

田原典太的心情也不由得變得有點沈重。

「後來，那個傢伙的酒精中毒就愈來愈厲害，也不曉得他那時在做些什麼事，不過即使沒有飯吃，好像還可以喝得到燒酒。我曾到過他家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是他一直拼命地邀我才去的，就是你也去過的那棟破屋子。那時我心想，照這樣下去的話，這個傢伙搞不好過沒多久就會自殺也說不定；前一陣子，你一直問著許多有關稅務署的事，我心想，橫井的話剛好可以派得上用場，所以才介紹給你的。」

「赤星先生——」

田原突然想到一件事於是就問道。

「您之所以介紹那個橫井先生給我認識，其實有一半是因爲赤星先生想藉這個機會要拉他一把吧？」

赤星次長的表情變得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是啊，去採訪的話免不了要給一些謝禮。我就利用採訪費的名目，叫會計那邊送了一些錢給了橫井。」

田原這時才體會到了橫井貞章真正的心情。原來橫井之所以答應幫忙，可能就是因爲要感謝赤星的那一番好意。

然而，這份對赤星的回報反而給他招來了殺身之禍。橫井貞章就因爲答應了田原典太的請求，結果才失去了他寶貴的生命。

「你是如何拜託橫井的？」

這次換赤星次長問田原問題。於是田原典太就向赤星說明了，他先向橫井描述了案件的經過，然後才拜託他幫忙的整個過程。

「嗯……」

赤星次長一臉思索的表情。

「赤星先生認爲誰會是殺了橫井先生的凶手？」

「這個的話，我也搞不懂。」

赤星的表情顯得有點傷感。

「我拜託過橫井先生後，橫井先生曾經打電話連絡過我。那時候，由於橫井先生說大致可以判斷出

凶手是誰了，於是我就立刻問他是什麼人，他就回答說是『階梯』。」

「階梯？」

赤星次長眼睛瞪的大大的。

「什麼玩意兒啊，階梯？」

「就是可以上二樓的那個階梯。我也完全無法理會。那時我就立刻請他說明，可是橫井先生只說遲早會知道的，然後就掛了電話了。」

「咦……還真是會說一些奇怪的話啊。不過那個傢伙既然都這麼說的話，那肯定應該是已經掌握了相當確實的線索了。」

「還有一個就是，他還叫我要去搜查古董店。」

「什麼？你說古董店？」

赤星次長也無法理解。

「那時在電話裏，他說已經沒有時間了，不能詳細地告訴我。那個時候，如果他再向我多少透露一點的話，就會比較清楚了。真的很可惜。橫井先生是已經掌握住了某個有力的線索了。赤星先生，我不會放棄的。光就橫井先生被殺害的這件案子，我就絕對會拼命去調查出凶手的。」

田原典太很激動地說道。

「就連我也要拜託你了。好好地幹。他也算是我的一個老朋友，我也想替他報仇。我會向部長報告，請他多批准一些採訪費。田原，這個案子就交給你了！」

13

田原典太今天也沒有當班。

然而，即使說沒當班，事情都已到這種地步的話，也沒心情休假。他立刻打電話到警視廳的記者俱樂部。該俱樂部的會長叫岡田宗太郎，是田原的一位學長。

「是岡田先生嗎？」

「喂——」

從電話筒聽到了一個嗓音很粗大的回應。

「我是田原，田原典太啊！」

「喔，好久不見。」

「岡田先生，今天有點事想請您幫忙……」

「什麼事？」

「有關平和島的命案的。」

「啊，是那個案子啊，那個怎麼啦？」

「我並不是負責採訪這件案子的，不過想去一趟這件案子的搜查本部看看。我想，如果突然去的話可能不太好，可不可以麻煩您先打個電話給那裡的搜查主任？」

「啊啊，那小事一樁。怎麼了？小典。有點可疑喔——」

岡田宗太郎馬上就懷疑著他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目的。然而，這個是絕對不能向岡田講的。暫時要把這件事視爲他一個人的秘密。如果告訴岡田的話，好不容易調查到今天爲止才得到的成果，可能會被攪和得亂七八糟。

「沒有，並不是直接跟我有關係的事。很抱歉，這個現在不能說。」

「是嗎？」

不愧是學長，很快就理解他的苦衷了。

「擔任搜查本部主任的是，從中央的搜查一課第三股調派過去的出島警部。」

「是出島先生嗎？」

「沒錯。我會先替你打個電話過去的。」

「麻煩您了。」

「喂，小典——」

岡田制止了正想掛電話的田原。

「你可不要偷偷地搶先行動喔。時機到的話，你也得向我說明清楚才行啊！」

其實，這個要求就是會令田原感到最爲難的。岡田的這項叮囑令他有點感到困擾。

「知道了。」

岡田在電話旁邊大聲地笑了。然而，這個笑聲，不知爲何卻令田原典太感到了一陣溫暖。

田原請赤星次長在出車單子上蓋章，然後坐上車子出發了。

外頭已經天黑了。司機快速奔馳在燈火輝煌的京濱國道。

到了O警察署後，發現在警察署的前面已經排列著各家報社的車子。田原故意讓自己的車子在稍微離遠一點的地方停車下來。

若是從警察署的正門玄關進去的話可能不太好，可是田原並不知道搜查本部是設在署裏的那個地方，只好從這兒進去了。果然，就在要走進玄關時，就和別的報社的記者擦身而過。對方連同攝影師有兩個人，他們用斜眼瞄了一下田原典太之後走了過去。

看這種情形的話，別的報社記者相當存有戒心，是不是能順利見到搜查主任很難講。進入署內後一問之下，才知道搜查本部是被分配到署內的柔道練習場裏。

經過有點晦暗的走廊走進裡面的話，盡頭就是柔道練習場了。

按照慣例就在入口門上，貼著寫有「平和島殺人命案搜查本部」幾個大字的紙。

環視四周，發現沒有任何新聞記者在場。門前倒是有兩名刑警在站崗。在那被緊緊地關閉的門裡面，現在似乎正開著搜查會議。

田原典太毅然決然地向似乎是在站崗的刑警開口說道：

「我是R報社的記者，有一點事想跟搜查主任報告……」

站崗的刑警聽了之後，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你開什麼玩笑？」。

「不行！現在正在開會。」

與其說被很冷淡地拒絕了，還不如說好像就快要被狠狠地趕出去了。

「不過，我有很重要的線索。想要提供給你們作參考……」

這個刑警這時眼神稍微變了一下，不過又很快地回到原來警戒的表情。

「這種事我無法替你傳達。總之，報社記者不准來這個地方，請你快點離開這裡。」

這名站崗的刑警由於並不認識田原典太這名記者，只有在措詞方面還有點禮貌。

「不，其實這個已經有事先向主任先生照會過了。如果沒記錯的話，我的朋友、岡田先生已經事先向主任先生報告過了。」

這兩名刑警這時互看了一下對方，田原的最後那一句話似乎起了作用了。其中一名刑警於是輕輕地打開門進到裡面。田原也靠了過來想偷窺一下，刑警按住了他的肩膀。

「不要這樣子行不行——」

田原沒有辦法只好退回去了。在外頭等了一會兒之後，門裡面走出來一名肥胖的人。他以相當不悅的表情看著田原。

「岡田先生講的就是你嗎？」

「您就是主任先生嗎？」

田原典太很快地拿出名片走向前。

「沒錯。」

「是這樣子的，有人到敝社通風報信。」

「什麼啊？」

主任用一種不太信任的表情看著他。如果說得更貼切一點的話，是一種好像是在說「你快給我滾回去！」的表情。他用手指尖搓著田原所遞出的名片。

「據說，被害人在死前已洩了秘……」

「嗯……」

主任的表情有了一點變化。

「這個消息的來源我不能說。不過，這是跟階梯有關連的。」

「階梯？」

主任果然把眼睛瞪的大大的。

「你說的階梯，是什麼玩意兒啊？」

「就是上樓的階梯啊！」

田原還比手劃腳地做著爬階梯的動作。看了他這個樣子，主任一時目瞪口呆了。

「什麼意思啊？」

「老實說，我們這邊也想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我知道現在還正在偵辦當中，不過以目前來講是不是已經有出現階梯了？」

這時主任的表情很明顯地在說著：「你開什麼玩笑！」。他似乎是覺得被這個新聞記者騙了出來，眼神裏充滿著怒氣。

「沒有那種東西出來。總之，我現在正在開會，請你馬上回去。」

「等等，還有，這件案子跟古董店是不是有關連啊？」

「古董店？」

主任狠狠地瞪著田原典太。

「我現在忙得要命，請你不要在那裡鬼瞎猜。好了，回去回去……」

田原典太被站崗的刑警輕輕地推了一下，從搜查本部前面被趕了出去。

搜查本部也還不懂「階梯」的意思。這個「階梯」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一面歪著頭思考著一面走出了Ｏ警察署。

田原典太回到了報社。一走進編輯室，就看到了時枝伍一。他也注意到了田原，馬上闊步走了過來。

「這下子真的代誌大條了。」

他相當亢奮。

「真沒想到那個横井貞章會被人給殺了。」

「是啊，喂，時枝，事情到這個地步的話，我們也非拼命幹不可了。」

「那當然。」

時枝已經亢奮地面紅耳赤了。

「我有點話想跟你說。」

田原把時枝叫到編輯室的角落。

「横井貞章被殺，我認爲我們也有責任。因爲是我拜託横井先生去調查崎山這個人的。」

「這麼說的話，崎山應該就是凶手了？」

「不，現在還不能馬上斷定就是他。不過，我們可以斷定的事，横井先生是因爲這個原因被殺害的。也就是說，横井先生事實上已經追查到某個地步。況且，他還說過，凶手就是階梯。」

「是啊。雖然還不懂那是什麼意思，無論如何，他之所以可以那樣地說，是表示他已經快要查出這

件案子的關鍵了。」

「對了，爲了查明階梯和古董店的意思，我已經去了一趟搜查本部。」

「喔——」

時枝直看著田原的臉。

「可是你今天不是沒有當班嗎？」

「是沒錯。不過，我已經管不了有當班沒當班了。事情既然到了這種地步的話，我一定要追查到底。對了，關於橫井貞章這個人的來歷，剛剛赤星先生都已經告訴我了。」

田原典太這時向他說明了一遍。

時枝抱著胳臂仔細地聽著。

「原來如此啊！」

他嘆了口氣。

「就是這樣，所以他才會對稅務署的事那麼地清楚啊！」

「橫井貞章非常痛恨稅務署的惡劣官員。從他講話的口氣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義憤。負責徵收稅金的這些人，爲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和私欲，就作出了隨便大量地減少徵收稅金等等的勾當，真是豈有此理！老老實實地在繳納稅金的一般老百姓真是倒楣透了。看看我們就行了，不就是毫無隱瞞地在接受徵收嗎？一方面，經營中小企業的人爲了稅金問題苦哈哈的。而另一方面，有一些大企業卻是向不道德的稅務官員行賄藉以減少稅金，還一副蠻不在乎的姿態。我很能夠理解他爲什麼想要去徹底地去給稅務署吐糟。」

「沒錯。如果透過這件殺人命案，能夠把稅務署的貪官污吏的所作所爲都公諸于世的話，那就是一個意外的大收穫了。我現在，真的覺得躍躍欲試，快按耐不住了。」

過了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的行動，之後破解了一項重要的問題。然而，在表面上並沒有太大的進展。首先，從搜查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以平和島爲中心頻頻地進行現場勘察和探聽，然而，結果並沒有掌握到任何有力的線索。由於案發時間是在晚上，現場附近並不太有路過的人。附近的居民也不多，晚上也通常在很早的時間就關閉門戶了。搜查本部的偵辦似乎一直都相當不順利。

時枝這邊之前原本已和田原商量過，由他負責從「春香」的女服務生、小夏這邊來收集線索。不過，由於發生了橫井被殺的意外，時枝也參與了調查這邊的事，一直到十五日才打電話到「春香」去找小夏。

然而，接電話的人卻說，小夏從十二日就開始休假，沒來上班。

隔天，時枝碰到田原的時候，跟他說了這件事情。

「如果是從十二日開始沒上班的話，到昨天就已經有四天了。是不是生病了？」

田原覺得很納悶。

「我曾打了電話問她的朋友，據說她並沒有說是因生病而要請假。」

「今天呢？是不是已經恢復上班了？如果已經來上班了，我想去找她問問事情；如果還在休假的話，事情就有有點奇怪了。這個有須要查一查喔——」

「好，走吧！」

時枝伍一已經準備要拿大衣了。

兩個人很快地走到外面。

立刻坐上車子出發了。

他們來到了「春香」的前面。這裡是屬於鬧區的一部分，位處於後街，在這一帶開設料理店再適合不過了。在這裏很容易看得到走唱歌手把吉他扛在肩上沿街走過，或是年輕美眉緊靠著男性客人一起走著，這些都是這個地區特有的景象。

春香此時還是燈火通明。裡面好像在舉行著宴會，從外頭可以聽得到從裡面傳來三味線和太鼓鳴奏的聲音。

時枝向站在玄關旁、負責保管客人鞋子的老人招手。

「你幫我叫須美小姐過來一下好嗎？」

時枝放了一個一百圓的硬幣在老人的手掌上。

「是，我馬上就去叫。」

老人往裡面大聲地喊著「須美小姐！須美小姐……」

「這個叫須美的是你搭上的線民嗎？」

「嗯，沒錯。」

「真有你的。」

兩個人這時就躲在春香正門前的暗處，互看著對方笑了出來。

過了一會兒，有一名高個兒的女服務生從玄關旁邊走了出來。

「喔，你好啊，須美小姐。」

女服務生把臉轉向時枝。

「我還以爲是誰呢……前幾天謝謝你了。」

她彎下腰來。

「沒什麼，我才要謝你。對了，這位是我的朋友。」

時枝介紹了田原。

「我知道。前一陣子，兩位不是自稱是稅務署的人，然後進到店裡來嗎？」

「你已經知道了？」

「知道知道。」

女服務生覺得很滑稽似地笑了。

「對了，須美小姐，小夏小姐今晚有來上班嗎？」

「沒有。」

須美搖頭說道。

「小夏小姐還沒來上班，從那天開始就一直沒來。」

「怎麼回事了？會不會是生病了？」

「我也不太曉得。有客人問到的話，我們在形式上就回答說是生病了；不過事實上，好像並不是身體不適。」

「那會是什麼呢？」

「不太知道。小夏似乎也不在自己住的公寓裏。」

「咦，會不會是跑到自己喜歡的男人家裏去了？」

「如果談戀愛是請假原因的話那就還好啦——」

說著說著須美用手掩住了嘴巴。

「小夏小姐不是這樣的人。他到現在對崎先生還不死心呢。」

這兩個人都已知道所謂崎先生指的就是崎山。

「我們啊……」

田原典太向女服務生說道。

「真的想快一點見到小夏小姐。很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請你告訴我們小夏小姐家住在那裡？」

「嗯……」

須美一臉很爲難的樣子。

「須美小姐……」

時枝從旁把臉鑽了進來。

「我們絕對沒有心懷不軌啊。如果她的男朋友在她家的話，我們就會乖乖地走的，我們只是想跟她見個面罷了。有一些問題想請教她。」

「真的是這樣子嗎？那你們得答應我不能告訴別人喔！」

「沒問題沒問題。」

「那，就告訴你們吧！」

於是須美告訴了他們小夏的住址。那是沿著甲州街道的地方。

「謝謝妳了。」

時枝拿了五百圓塞在她的手裡。

「哎呀，不用了。怎麼好意思。」

「你就收下吧。謝啦。搞不好還會再來請教妳一些事，到時候請多幫忙了。老是只是在請你提供消息，真的不好意思，不過改天一定會找大家一起來喝酒的。」

「謝謝您。那我就不客氣地收下了。」

須美把五百圓鈔票塞進腰帶裏。

田原和時枝立刻坐上車子趕往這個住址去。

這個住址是位在從甲州街道的橫巷拐進去後沒多遠的地方。在夜空裏，洋服學院的這棟黑色的建築物燈火通明。他們坐的車子越過了平交道後，朝這這棟巨大的建築物的旁邊駛入。小夏住的公寓是一棟小型的兩層樓建築。

門口有寫著「若葉莊」。這是這棟公寓的名字。

他們進入了這棟公寓，須美告訴他們小夏的房間是在二樓的六號，就在走廊盡頭的左側。

公寓的玄關裏，散亂著舊涼鞋，草鞋等等鞋子。兩個人靜靜地爬上樓梯。

走廊裏有點著微暗的燈。兩側的每一個房間，其入口的玻璃門內側都掛著有窗廉。這時，剛好有一名婦人捧著鍋子，用一種似乎覺得很可疑的眼神看著他們擦身而過。他們走到了六號房間前面，裡面並沒有開燈。入口的磨砂玻璃門很灰暗。田原敲了門，理所當然的，裡面並沒有回應。

「要不要去問一下管理員？」

時枝說道。

「好啊！」

時枝下樓去後，田原就站在走廊抽起煙來了。

不知從那間房間，微微地傳來了收音機所撥放的爵士音樂。過沒多久，時枝就把一名大約五十歲左右的歐巴桑帶上來了。

「剛剛我已經問了管理員……」

時枝向田原介紹管理公寓的歐巴桑。

「她說，堀越宮子小姐，也就是小夏，在四天前的十二日這一天，說是要去旅行出門去了，之後還沒有回來過。」

田原典太向這位歐巴桑鞠躬行禮。

「打擾您了。堀越小姐是說要去哪兒旅行呢？」

「嗯，去哪兒的話……這個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們都儘量不去問住戶一些有的沒有的問題。負責管理像這樣的公寓的話，有時候會發生一些麻煩的事。」

「原來如此。對了，那天她出門的時候，是只有她一個人嗎？」

「是啊，自己一個人。」

歐巴桑這時眼睛爲之一亮。她似乎認爲，這兩個男人跟堀越宮子是有著特殊關係的客人。

「她說她什麼時候會回來呢？」

「這個嘛，堀越小姐本來是說要去過一夜就回來……」

「咦？只過一夜？今天已經第四天了吧？」

「是啊。」

歐巴桑一副與自己無關似地回答道。田原典太則是一直注視著這間六號房間的黑色門。

「歐巴桑……」

田原典太回頭看管理員。

「您有這間房間的備用鑰匙嗎？」

「有是有，不過……」

歐巴桑一臉詫異的表情。

「那麼，可不可以就請您用備用鑰匙把這個門打開一下？」

「咦？」

歐巴桑這時瞪大了眼睛。然而，很快地，又轉化成一種猜疑的眼神。

「這個不行啊。這是別人的房間，如果被知道未經同意就使用備用鑰匙進去的話，這可是很麻煩的啊。」

「不，等我們進了這個房間之後，搞不好就會發現有更麻煩的事。」

時枝聽完田原這句話之後，也開始凝視這扇黑色的門。

「歐巴桑，您沒有聞到什麼味道嗎？」

田原說道。

「咦？你說的是什麼味道？」

「這個嘛……」

田原把自己的鼻子貼在關得緊緊的這扇門。然後，回頭看著歐巴桑。

「歐巴桑，請您也聞聞看——」

他建議管理員也去聞看看。

經田原對她這麼一講，歐巴桑就也把鼻子靠在門上。過了一會兒，她回頭看站在旁邊、一臉奇怪表情的田原典太。

「沒有什麼味道啊……」

歐巴桑一臉發呆的表情。

「沒味道？味道這麼重，歐巴桑還聞不出來嗎？很抱歉，歐巴桑的鼻子是不是不太好啊？」

田原注視著管理員肥肥的鼻翅兒。

「沒有啊，我不認爲我的鼻子不好啊！」

歐巴桑一臉不高興的樣子。

時枝一聽完田原這句話，馬上就半蹲下來，把自己的臉靠在門上。

「田原。」

時枝的臉的變得很蒼白。

「我們立刻開門進去吧。」

「你也聞到了？」

「這樣還聞不到的話還得了啊。歐巴桑，你有備用鑰匙吧。借我一下。」

時枝把歐巴桑握在手裡的整串鑰匙搶了過來。

他那緊張、倉促的樣子令人感覺到說好像他連把鑰匙插進鑰匙孔這個動作都嫌麻煩。

「等一下，時枝。」

田原制止他。

「只有我們兩個人進去的話不太好。報警吧。」

「好。」

時枝停止動作，把鑰匙遞給了田原。

「歐巴桑，派出所在哪兒？」

擔任管理員的歐巴桑一時說不出話來。

「派……派出所，就……就是往南邊走大概一百公尺的地方……」

她突然變得口吃了。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了？」

她一直看著一副「代誌大條了」的樣子的這兩個人。

「我怎麼知道。總之，代誌大條了。那，我馬上就去報警。」

時枝說完後，馬上很快地下樓梯去了。

當田原一直注視著房間門的時候，歐巴桑以尖銳的聲音問道。

「你……，幹嘛隨便就叫警察？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突然來了兩個不認識的人，還說要找警察來，雖然歐巴桑的確也領悟到是發生了什麼變故了，不過還是無法保持平靜。

「嗯，歐巴桑聞不出來的話那也沒辦法。等一下把這個門打開之後自然就會曉得了。」

田原安撫她。

「那，我來開看看。」

歐巴桑說著就想要搶田原手上的備用鑰匙，田原把她的手推了回去。

「不行。儘管妳是管理員，像這種情形的話如果沒有請警察來開的話，到時候會很麻煩的。」

田原疾言厲色地制止她。

「可是……」

歐巴桑看到田原的嚴厲表情後立刻退縮了，也安靜了下來，但是她還是一臉很不安的表情。

「很不巧地，我老公外出了，我真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

歐巴桑用顫抖的聲音說道。

田原一直注意著不要讓歐巴桑去摸這個門。不小心注意的話，搞不好她就會去摸這個門。

很幸運地，這間公寓的住戶有很多都是上班族，每間房間現在都是空空的。也看不到那些家庭主婦。這麼一來的話，是不會有人來看熱鬧了。

警察在大約二十分鐘後趕到了現場。那是一名大約四十歲的派出所警員，由時枝把他帶到這兒，他一臉緊張的表情站在門前。

「警察先生，您辛苦了。」

田原典太把名片遞給了警員。

「總感覺裡面有怪味。覺得很可疑，所以才勞駕您走這一趟。」

「喔，是這樣子啊。」

警員把田原的名片塞進口袋裡，把帽檐往上一推，然後把他的鼻子貼在門上。之後，回過頭的警員的表情十分地僵硬。

「有備用鑰匙嗎？」

田原遞給他之後，警員還取出手帕，隔著手帕拿起荷包鎖，然後再把鑰匙插了進去。

「請千萬不要去碰這個門。」

警員提醒站在後面的這些人。

警員先進到了裡面。警員很小心地戴上了手套。

房間的大小大概有六個日本蓆大。房間整體的感覺的確很像是一名單身女子的住處，有著簡陋的梳妝臺，也有著顏色相當鮮艷的坐墊。多屜櫃上面放置著一個小小的佛龕，也有裝飾著一些玩偶。

警員首先就站在房間的中央，一直在嗅著房間的味道。鼻子不斷地發出聲音。

「好像是從那個壁櫥出來的味道。」

田原從後面走了過來用手指給警員看。

警員點了頭後朝壁櫥的方向走去。這是一個寬度大概是兩公尺的壁櫥，被陽光曬得已經退了色的紙門是關閉著的。

警員慢條斯理地打開紙門。於是有一股十分強烈的味道，立刻衝進了站在後面的田原和時枝的鼻子

裏。兩個人慌忙地用手帕掩住臉。

連一臉不安的表情站在後面的歐巴桑，也聞到了這個味道。她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蒼白。紙門完全打開了。警員以半蹲的姿勢，取出手電筒，然後往裡面一照。這時，就站在他的旁邊，也同樣在看的田原典太突然不禁叫出聲音來了。

直到這一刹那為止，他一直以為惡臭味的來源是租這間房間的堀越宮子，也就是「春香」的女服務生小夏。然而，在警員的手電筒的光圈裏可以看得到的腐爛屍體的一部分，卻是一名半裸的男性。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他的腳和褲子。

但是，緊接著，還有令人更驚訝的事。警員立刻向管區警察署回報這件命案，警視廳立刻派搜查幹員火速前往現場。幹員在拍完命案現場狀況的照片之後，拖出這名男性的屍體一看，死者穿的是西式服，年齡大致為四十歲。

一直留在現場觀察的田原和時枝看了一下死者的臉之後，不禁立刻大聲地叫了出來。

「啊！是崎山！」

那是R稅務署法人稅課課長崎山亮久的屍體。

被拖出來的屍體的臉令人無法正視。整個身體彷彿像是巨人般地浮腫了起來。嘴唇往後翹起，牙齒露了出來。眼球好像要飛了出去似的。顏面的顏色是混濁的紅黑色，頸部下面被用女性的細腰帶纏繞了三圈。歐巴桑看了之後，臉上完全失去了血色。

這具已腐爛得像是紅鬼一般的巨人的臉，很難可以馬上判別出就是崎山亮久。田原和時枝可以一眼就看出來，是很不可思議的事。如果這個不是堀越宮子的房間的話，也許也無法判別得出來。

「喔——」

搜查股長回頭看了他們兩個人。

「你們是什麼人？這個死者你們認識嗎？」

股長的表情相當嚴厲。

「是的，認識。」

他們立刻講出了崎山亮久的職業和姓名。隨後一起遞出了名片。

「是新聞記者啊？」

股長瞄了一下名片說道。

「不愧是新聞記者，動作倒蠻快的啊。」

「不是，是這兩個人報案的。」

派出所警員說明了發現屍體的大致過程。

「嗯……你們，怎麼會認識被害人呢？」

股長又再度面朝向這兩個人。

「因爲我們是新聞記者，工作上的關係會去見各式各樣的人。之前，也曾在稅務署見過這個人兩、三次。」

股長用嚴厲的眼光來回地看著這兩個人。

「你們，爲什麼會來這裡呢？有什麼事嗎？」

這個問題對他們兩個人而言，是很傷腦筋的。如果誠實回答的話，會讓警察知道了他們在進行的

事。本來這也算是協助警方辦案，不是什麼壞事，不過一旦讓警方知道的話，接著別家報社的人也會得到這個消息，這是很不願意看到的。這些日子的辛苦會泡湯的。尤其還有牽連著橫井貞章的這一樁命案，可不能隨便地說出去。

「這間房間住的是一家叫做春香的料理店的女服務生。我們經常光顧這家店，很自然地就跟這名女服務生私底下成了朋友，今天剛好有件事過來找她。」

他們於是講了一個相當勉強的藉口。

「是什麼事啊？」

「沒有，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是私底下的小事。」

田原故意很直接地拒絕。

股長一臉不高興的樣子，然後說：

「等一下說不定還會問你們一些問題，不過現在你們先出去一下。」

田原、時枝還有管理員都被趕到走廊去。房間裏，現在正在詳細地勘驗死者屍體。

歐巴桑的眼睛往上吊著，一臉蒼白。

「歐巴桑，振作一下。」

田原在旁幫她打氣。時枝則很細心的到廚房去，用杯子倒了一杯水過來給歐巴桑喝。

「來，歐巴桑，我們有一些問題想請教您。堀越宮子說要去外面過一夜，然後出門的那一天是幾號呢？」

田原典太取出了記事簿。

「這個嘛……」

歐巴桑雖然一時還沒能冷靜下來，就在時枝撫摸了一下她的背，安撫她之後，她終於回答了。

「我記得，是在四天前，所以應該是十二日。」

「就是五月十二日這天吧。那麼，是大概幾點的時候呢？」

「應該是下午三點左右。那個人是在料理店工作的，有分早班和晚班，早班的話大概是十一點左右出門。晚班的話是大概三點左右。因爲，那時就跟平常是一樣的時間，所以我想應該是三點左右出門的。」

「然後就沒有再回來過了嗎？」

「是的。」

「宮子小姐每次出門都一定會把門鎖好後再出門吧？」

「那個人相當一絲不苟的，一定會把門鎖好之後才出門。因爲回到家都是很晚了。」

「她那次出門之後，就沒有人跟她一起回來過了嗎？」

「我沒看到。我想也應該是沒有才對吧。」

歐巴桑的回答之所以沒有把握，這間公寓的結構是其中一項原因。

這間公寓，就跟其他大部分的公寓一樣，管理員並不會一一盤問進出玄關的人。而且，管理員的房間雖然是在玄關旁，並不會一直去注意到每一位進出公寓的人。而且，爲了晚歸住戶的方便，玄關一直是開放著的。說穿了，即使的確是有玄關的存在，但是玄關到房間的部分基本上跟一般街道是沒什麼不同的。

此外，剛才注意看了一下發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不管是堀越宮子的房間對面，還是兩側隔壁都是空蕩蕩的，並沒有人在家的樣子。

「這間公寓真是相當地安靜啊，大家都是在做些什麼工作啊？」

時枝覺得很納悶，不禁問道。

「是啊……」

歐巴桑停頓了一下子後，又繼續說道。

「跟堀越宮子小姐一樣做陪酒這方面工作的人很多。在二樓，有家庭的人並不多。所以，有人會睡到中午，但是過午之後到像是這個時間的話，幾乎大家都不在家。」

聽了管理員這句話才體會到了，為什麼發生了如此的騷動，居然沒有任何人從鄰近的房間跑出來看熱鬧。

「那麼，宮子小姐的房間是不是經常有人在進出啊？」

田原典太問道。

「沒有，那個人的房間好像不太有客人來。不過，如果下班時間晚的話，偶爾會有女同事來過夜。男客人的話，好像不太有。」

「歐巴桑剛才有看到死者的臉吧？」

這次換時枝問道。

「那個人有來過這兒嗎？」

「沒有。」

歐巴桑歪著頭回想了一下，然後搖頭回答。

「一次也沒看過。」

「請您再好好地想一下。」

田原說道。

「屍體之所以會那樣地腫脹，是因爲有著腐敗氣體的關係。只稍微看一下的話會以爲是個彪形大漢，不過長相大致可以看得出來吧。真的沒有來過嗎？」

「沒有，沒看過。」

歐巴桑把頭搖的很厲害。

「這種事……早一點發現就好了。」

歐巴桑喃喃自語著。

「隔壁的人抱怨說很臭的時候，有好好地檢查一下這間房間就好了。」

田原聽到了歐巴桑的這句話。

「你說，隔壁的人曾抱怨說很臭嗎？」

「是啊，這個住戶也是女的。她說，實在是太臭了，很噁心，於是在昨天搬家了。我曾進了那個人的房間聞了一下，可是那時不覺得有什麼臭的味道。我的鼻子大概是不太好吧。」

這時，有一名鑑識課課員結束了屍體的勘驗從房間裏走了出來。房間裏警方目前好像正頻頻地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在拍攝著命案現場的照片。

「死因是勒死吧？」

田原典太拉住負責鑑識的人員問起話來。他一面想起纏繞在死者頸部的腰帶一面問道。

「是啊。」

這名年輕的鑑識課課員扳著臉回答道。

「死後大概已經經過多久了？」

「嗯，以目前來講的話，判斷是爲九十個小時。」

他很勉強地回答道。

「屍體上還有其他外傷嗎？」

「那倒沒有。」

「關於屍體，還有什麼其他的發現嗎？」

「這個嘛，請你去問股長吧。」

年輕的鑑識員甩開田原他們下樓去了。

如果說是九十個小時的話，大概就是四天前的十二日了。歐巴桑說宮子在當天下午三點走出了公寓，這麼一來的話，她一定是一旦外出之後，又和崎山亮久在回到這個房間，然後在這裡勒死他。當天是禮拜天。

當然，一名女性是不可能有辦法把一名大男人勒死，所以她應該是趁著崎山睡覺的時候殺害的。田原典太立刻作了這樣的推測。

田原從剛剛開始就一直在觀察著這間房間的門。他們來到這個房間前的時候，門的確有好好地鎖著。事實上，派出所警員就是拿了管理員的備用鑰匙才得以打開門的。

房間的兩側是與隔壁房間相鄰的牆壁，一邊則是公寓的背面。這一邊有著玻璃門，然而田原也清楚地看到玻璃門上有鎖上了螺絲鎖。也就是說，崎山亮久是在密閉的空間裏被殺害的。

然而，這裡並不是一個完全密閉的空間。也就是說，凶嫌・堀越宮子是在把崎山勒斃、出了房間之後，再把門鎖好逃逸的。

可是，和崎山一起回到公寓的宮子，能夠不被其他房間的住戶發現，也實在是太有能耐了。只不過，目前很多住戶還沒回來，無法請教他們，因此還很難講。然而，若根據歐巴桑的證詞的話，大概在下午三點左右，所有陪酒服務業的住戶都會出門，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大概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左右，在這棟公寓的二樓幾乎沒有人在家。

果真如此的話，宮子之所以把崎山亮久帶回公寓後行凶，是因爲她對於公寓的這種狀況十分了解，這可說是她的一項具有計畫性的殺人。

會殺害崎山亮久的人，除了堀越宮子以外別無他人。她一方面既深愛著崎山，但也對他有著恨意。她的煩惱田原也曾聽她本人說過。她應該是在最後把崎山引誘到公寓，結果就在這裡把他給殺害了。不過，宮子到底逃到哪兒去了。行凶之後都已經過四天了。

或許，她已經在某處自殺了也說不定。這個可能性是最大的。

「時枝。」

田原說道。

「你馬上打電話到報社辦公室，叫攝影組的人過來一趟。」

時枝說「知道了」後，立刻跑下樓梯。

果然，到了這個時候，可能住在一樓的住戶都注意到了這個不尋常的狀況，大家都來到了樓梯上面看熱鬧。

田原看了一下他面前的房間。這也就是堀越宮子的房間的隔壁房間。門是關著的。

「歐巴桑，是不是這個房間？您說有聞到味道，然後搬家的住戶。」

田原問道。

「是啊。我原本以爲她在胡扯，現在才知道她並沒有騙我。我的鼻子不太好，沒能夠聞到味道。」

歐巴桑很後悔的模樣。

「現在，這個房間沒有住人吧？」

田原從門戶緊閉的房間外盯著說道。

「是啊，從昨天開始就是空著的。」

「到昨天爲止也是只有一個單身女性住的嗎？」

「是啊，那個人也是從事陪酒的行業，應該是在酒吧之類的地方工作。不過，她相當喜歡唸書，她曾說過『我要一面工作一面自修』，聽說她上班之前都是在家看書。實際上也如她所說的一樣，每次外出都會買個四、五本厚厚的書回來看。」

「嗯……」

對田原而言，這種事其實根本就無關緊要。

「在酒吧工作的女孩子，其中也有像這樣相當令人佩服的啊。那麼，那個人是什麼時候開始說有聞到味道的？」

「大概是從前天開始的。也就是十四日。由於她不斷地在抱怨，所以我就進了她的房間去看看。真的想像不到說隔壁的房間裏會發生了這種事。由於我是完全聞不到什麼味道，所以就認爲是她故意在挑毛病、找麻煩，結果就跟她吵了起來。那個人一氣之下，就在昨天整理好行李搬出去了。行李裡面有好多的書。她把這些書都裝到水果箱子和行李箱等等裡面，很快就走了。」

「那個女的是一個人住嗎？沒有老公嗎？」

這是時枝回來之後從一旁發問的問題。

「是不是老公我也不曉得，是有個男人有時候晚上會過來。其實那個男人是最近才過來這兒的，所以我並不太認識……」

原來如此，如果以這棟公寓的結構來說的話，被發現屍體的壁櫥是緊鄰隔壁房間的，由於這是一棟簡陋的房子，味道一定是透過牆壁的縫隙傳到隔壁的。如果是稍微愛乾淨的人的話，當然會受不了這個味道趕快搬出去的。特別是，如果負責管理的歐巴桑還鼻子不好的話，的確會令人相當惱怒的。

「不過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堀越宮子大膽地作出這樣的事啊！」

「是啊，真想不到那個女人可以那麼斷然地作出這種事。」

時枝走到外面時對田原說道。

田原一面回想著曾見過幾次面的宮子的臉一面說道。

「跟一般女孩子不同，從事那種行業的女人行事還是比較大膽。不過，也難怪她會作出這樣的事。由於被曾經是那麼地迷戀的崎山冷遇，所以她也才會一時勃然大怒吧！」

「不，這應該是有計畫性的。」

田原說道。

「因爲很可能就是她特意把崎山帶進自己的公寓的。之前，他向歐巴桑管理員說要去外面過一夜，然後出門了。她知道這棟公寓在什麼時候沒有任何人在家。所以就在這個所有住戶都不在的時間把崎山帶進來。」

「不過，崎山又是爲什麼會毫無戒心地跟著宮子一起來呢？到一個不喜歡的女人的住處來，這種事不是很奇怪嗎？」

時枝提出了疑問。

「可能崎山他自己也認爲，只是那樣地甩掉的話事後也不太好，於是就勉勉強強地答應了這個女人最後的要求吧。而且，宮子本身說不定也答應他說這是最後一次約會了。依我的想像的話，她們一定有喝了分手的啤酒。」

「那也只是你的想像吧？」

「不，這不只是想像。你想想看，崎山再怎麼沒力氣，他也是一個男人。以宮子的力量的話不可能可以那麼簡單地勒住他的脖子。這麼一來的話，她一定是利用崎山在睡覺的時候行凶的。在那種毫無抵抗的狀況下，宮子解開腰帶去勒緊了崎山的脖子。因此，我認爲她倒給崎山喝的啤酒裏一定有放了安眠藥。」

14

崎山亮久的命案，在隔天的早報上大肆地被報導了。

其報導內容是搜查本部所作的發表；報導指出，凶手被推定爲堀越宮子，已經對她進行通緝。殺害的理由是由於男女關係的糾纏，推斷行凶時間爲五月十二日的下午。由於死亡時間距今已有九十個小時，所以警方在時間上無法作出精密的推算。

R報社也由田原和時枝分工合作寫下了記事。其內容也是完全遵照搜查本部所作的發表。

對於崎山的事最爲清楚的是田原和時枝，但是他們的報導內容中不得不省略掉一些有關崎山的重大事實。

他們原本是認爲崎山和被殺害的沼田嘉太郎有著關連，然而既然崎山這個關鍵人物死了，那麼殺害沼田這件事實也變得毫無意義了。

田原和時枝都對於令人感到意外的崎山的死覺得很喪氣。

「真想不到崎山會被人給殺了。」

兩個人在一家很俗氣的咖啡店裏一面喝茶一面談著。

「被認爲有殺害沼田嘉太郎的重大嫌疑的崎山也被殺害了，這麼一來真的是一籌莫展了。我總覺得直到最近的那股想拼命的幹勁突然被潑了冷水似地。」

田原托著腮說道。

「我也是啊。」

時枝也表示同感。

「直到最近都只一直注意著崎山一個人，這麼一來的話好像突然失去了方向似的。女人真是可怕啊。可怕到連我們的調查方向都在很意外的地方被搞亂了。」

「沒錯。如果堀越宮子沒有從一旁作出那樣的事，我們就會很快地抓到崎山的辮子了。」

「的確像崎山那種傢伙的話，被人殺害也是罪有因得不足為惜，不過，原本是希望還能夠有一些時間讓我們繼續調查一下他與沼田命案的因果關係。」

兩個人用一種呆滯無神的眼光互相看著對方。

「不過，老兄，還是有一點奇怪啊。」

田原說道。

「崎山是在十二日被殺的。這是搜查本部經過解剖後的結果所發表的，應該是錯不了。即使有一點時間上的誤差，判斷命案就發生在十二日這一天，應該是不會有錯的。然而，橫井貞章是在四日那天晚上被殺的，屍體被發現的時間是在五日早上。橫井被殺，緊接著崎山也被殺。怎麼樣，你不覺得這兩件命案的發生時間有點奇怪嗎？」

「這個嘛……」

時枝把一張草紙攤在桌上，用鉛筆胡亂地寫著一些字。

「這個是連續殺人命案吧。」

「一定是吧。只隔一個禮拜兩個人連續被殺害。嗯，這兩件命案的凶手或許非同一人，可是案發時

間上的確是很接近；坦白說……」

田原自己也拿出了紙。

「也不知道爲什麼，我蠻欣賞橫井貞章這個人的。他可以說是因爲我們的關係，才被人所被殺害的。沼田嘉太郎的命案當然不用說，我是一定要捉拿殺害橫井的凶手的。然而，我們到目前爲止一直認爲殺害橫井的人就是崎山亮久。事實上，這個推斷是毫無證據的，依靠的只是直覺。因爲我們之前就認爲沼田是崎山所殺害的，因此也同時認爲橫井也是崎山所殺。但是，橫井才剛被殺害不久，這次卻換崎山被殺了。這種所謂的因果報應也未免太單純了吧。」

「說得也是。實在是有點太單純了。」

「的確由於堀越宮子殺害崎山這一點是錯不了的，我們可以說殺害橫井的人應該是別人才對。這個女人是絕對不可能會殺害橫井的。不過，我總覺得這個四日，和十二日所接連發生的殺人命案之間應該有著關連。等一下——」

田原用手敲了一下自己的額頭。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這麼悲觀的話還嫌太早。不管凶手到底是不是崎山，我覺得還有必要再繼續追查一下殺害橫井貞章的真正凶手。因爲我認爲這名凶手，跟殺害沼田嘉太郎的凶手是同一人。」

「這麼一來的話，推理又回到崎山這裡了。」

「不要再像這樣子來回兜圈子討論了。總之，查出事情的真相才是最重要的。即使結果還是回到崎山這裡，那也是無可奈何的。」

「那，該怎麼辦呢？」

「崎山有一個同夥的吧。就是野吉，野吉欣平，R稅務署的間接稅課課長啊！」

「啊，對呀！」

野吉欣平是和崎山在P稅務署的同事。兩個人一起從那兒調職到R稅務署的。

「野吉和崎山這兩個人可說是一丘之貉。這兩個傢伙一起在P稅務署幹壞事。這個事實，也可以用我在爲了追查殺害沼田嘉太郎的兇手時，從P稅務署的年輕署員那裡聽到的話來證明。」

田原典太比剛才稍有精神地說道。

「只不過，野吉這個人，由於崎山是他的前輩，而且也比他技高一籌，感覺上好像是被崎山拖下水幫忙的。無論如何，野吉應該是知道崎山的秘密的。」

「好。」

時枝很快地把備忘用紙和鉛筆收進口袋裡。

「現在就去找野吉。我不認爲他會老實說，不過光是看一下他的反應也就夠了。總之，這是值得參考的。」

「好吧。」

「那，我們該問他什麼問題？」

「這個嘛……」

兩個人又在這兒商議了一下子。結束後，他們走出了這家咖啡店，這時候的田原典太在感覺上已經恢復了原本該有的精神了。

兩個人來到了R稅務署的前面。他們很快速地觀察了一下門內，發現只有一輛別家報社的車子停在

裡面。

「他們也在調查啊——」

時枝低聲說道。

「無所謂，因爲崎山曾是這個署的法人稅課課長，可能是來問一些有關他的事吧。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還是等那輛車走了之後，我們再進去比較好吧。」

這時的時枝比田原要來得慎重。

兩個人讓他們的車子先往前開一點後在外頭等著，還不到十分鐘，比他們先到的車子開始移動了。

那部車上插著有該報社的社旗，朝著與田原他們的車子的相反方向駛去了。

「走吧。」

他們這次總算安心地把車子開進了稅務署的門內。

「喂，那不是警察的車子嗎？」

田原一眼就發現了。就在這棟建築物的後面，有一部黑色的轎車很隱秘地停在那兒。

「是啊，大概是來調查崎山的事吧。」

「怎麼辦？」

「先進去再說吧！」

一推開門進去，就跟上次來的時候一樣，就看到了正前方有著很長的櫃臺，署員們就在有好幾排的桌子上工作著。當然，正前方的法人稅課課長的座位是空著的。把視線轉移到另一邊後，則看到野吉欣

平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坐在間接稅課課長的席位上。

警方的人並沒有在那兒。野吉是一臉嚴肅的表情，低著頭看著文件資料。

田原把一名就在櫃臺旁的年輕署員叫了過來。

「我們有事想跟間接稅課課長談一下……。這件事不太方便在課長席位旁說。很抱歉可否請你轉達一下，我們想跟課長在別的地方談一談。」

這名年輕署員把田原的名片帶到了課長的席位去。

野吉看了一下名片，抬起頭從席位上看著田原這邊。他的表情，就在一瞬間，很清楚地變得很不耐煩的樣子。

田原心想，如果被拒絕的話還是要強行前去，不過，野吉倒是把椅子往後挪站了起來。他似乎是毫不在乎地要走過來田原他們這裏。野吉繞到櫃臺的出口後，朝這邊走了過來，然而眼神是東張西望的，臉部的表情也相當僵硬。

「您是野吉先生嗎？我就是遞上名片的人。」

田原特別有禮貌地行了個禮。

「這次，崎山先生發生了那樣的事，真的太不幸了……」

田原再度行禮。

「嗯……」

野吉欣平很明顯地似乎感到很不耐煩。年紀看起來大概是四十歲左右，毫無霸氣的一種面貌。這種男人的話，也難怪會被徹底利用，被崎山拉進去一起幹壞事。前頭已經禿了，脖子也稍微長了一點；應

該是花了好長的的一段時間，才好不容易爬到現在的地位吧。田原這時想起了從橫井那兒聽來的「士兵」這個稱呼。

「我們想請教您一下崎山先生的事……」

田原開頭這麼一說，野吉立刻顯現出一副很爲難的樣子。

「這個啊……」

「我們不會給您帶來任何困擾的。只是想請教一下崎山先生生前的一些事而已。您看起來似乎很忙的樣子，我們不會耽誤您很多時間的。」

田原相當積極地說道。像這種人的話，這邊得稍微強橫、積極一點比較好。

「是嗎。不過，我對於崎山先生的事並不太清楚喔。」

野吉一面如此說道，一面暗示著要田原他們離開櫃臺前面，他自己先走到這棟建築物的外面去。這些事在署員們的面前，似乎不太方便說的樣子。

在建築物的一旁，有種了一些花草。他們三個人就站在那裡面談話。

「你們到底想問什麼？我剛剛已經說過了，崎山先生的事我不太知道。」

野吉從一開始就對這兩名新聞記者有著戒心。

「不不，其實也沒什麼。我想您也看過報紙得知這件事了，有一名叫做堀越宮子的女子，他是在料理店當女服務生的，崎山先生就在這個女子住的公寓裏被勒死了。因此我們想請教您的是，堀越宮子這名女子和崎山先生之前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嗯，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因爲這是他個人的事嘛。更何況，發生了這樣的事，我更不想說

了。」

野吉只說了這麼幾句後就閉口不談了。然後一副好像是在說「趕快讓我走吧！」的樣子，十分地不耐煩。

「我懂您的意思。不過，我們聽說之前野吉先生和崎山先生兩位之間的關係特別好，不是嗎？」田原問道。

「不，沒那回事。我和崎山先生也只不過是同事罷了。私底下並不太有來往的。」

「可是啊……」

時枝從一旁插進來。

「這是已經好久之前的事了，我們聽說崎山先生跟你，還有現在行蹤不明的堀越宮子，以及某一個人，你們四個人一起到深大寺的蕎麥麵店去了，不是嗎？」

「咦？」

野吉欣平差點就跳了起來。他把眼睛瞪的大大的，臉色十分蒼白。一時什麼話說不出來，只有嘴唇在顫抖著。

他現在的這個樣子，可說是完全表現出了一名膽小稅務官的惶恐與不安。

「怎麼樣，野吉先生。我們已經獲得到了這項相當確實的情報。你們四位爲了什麼目的一起去了深大寺呢？是爲了專程去吃當地名產的蕎麥麵嗎？那時候堀越宮子也一起去了，所以我們很重視這件事。」

「不，絕對，絕對不可能有那樣的事。你們一定搞錯了。」

野吉欣平用著顫抖的聲音說道。

「可是啊，野吉先生……」

就剛要繼續說下去時，有人打開了稅務署的正門。

有三、四名警察正一起走了出來。一名年輕人像是要送他們走的樣子，跟隨在後走了出來。他跟這幾名警察互相道別。仔細一看，原來就是這個稅務署的年輕署長。也就是，田原典太曾一度到自宅去作過訪問的那個尾山正宏署長。警方的人似乎也爲了崎山的命案來向署長問話。

趁著這個機會，野吉間接稅課課長偷偷地從兩個人的面前溜走了。

野吉間接稅課課長突然溜掉了，田原典太和時枝也只是呆然地站在那兒。

「什麼玩意兒啊，那個傢伙。」

時枝發起牢騷來了。

「一看到署長，就突然溜走了。」

「他很怕署長吧，像他那種人的話，更是會對署長唯唯諾諾的。所以，他一定是認爲如果被署長看到他在這個地方跟我們說話的話會不太妙吧！」

「這麼膽小啊，還真令人感到意外。」

時枝嘲笑地說道。

「這就是所謂的小官員的卑劣性格吧，那個傢伙就是屬這種官員。對納稅人是擺架子、逞威風，可是在上司面前的話就唯唯諾諾的。」

就在這兩個人交談的時候，站在玄關前的署長正在爲坐上車子的警方送行。

「喂，小典，要不要去跟那個署長談一下。如果問他對於這件案子有何感想的話，說不定還可以意外地得到一些線索也說不定。」

「嗯……」

田原歪著頭想著。他之前已經和這位年輕署長見過面，也到過他的自宅。那時候得到的印象是，是一名相當優秀的人，給人一種不太容易有失言的感覺。

然而，今天剛好也看到了署長，時枝講的也有一點道理。於是他也贊成這個提案。

警方的車子走了以後，尾山署長馬上走回玄關裡。於是兩個人也趕快走了進去。進到稅務署內的時候，署長已經走到了署長室的前面。

「署長先生。」

田原從後面叫他。署長回過頭來。

「我是前一陣子來拜訪過您的R報社的田原。」

署長一時很詫異似地皺了一下眼鏡後邊的眉頭，不過他似乎還認得田原。他那張額頭寬廣的長臉立刻露出了微笑。

「喔喔——」

但是有一隻手還是扶在門的把手上沒放開。現在的他已無處可躲，也沒有理由可以拒絕新聞記者的採訪。

「前一陣子，還跑到貴府打擾您，真的很抱歉。」

田原低頭行禮。

「哪裏哪裏。」

署長很柔和地應對。

「我們今天來是想請教您一些事情。不會耽誤您很多時間的。只要大概十分鐘就夠了。」

田原說道。

「喔，是什麼事呢？」

署長正視著兩個人說道。

「在這兒的話，可能有點不方便說。」

田原用這句話暗示他，他們是爲了崎山的事來的。

「是嗎？」

年輕署長點了頭說：「請！」，隨後打開了署長室的門。

田原典太這時稍微瞄了一下事務室。由於崎山的席位是空著的，它的對面的野吉的位子可以看得很清楚。野吉拿出一些文件資料擺在桌上，看起來好像是在辦公似的，然而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他在偷偷地瞄著這邊的狀況，臉上是一種似乎很憂慮的表情。

野吉心裏似乎很惶恐。他擔心到底這兩名新聞記者是來跟署長說什麼，這從他假裝在辦公的那個樣子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田原在內心嘲笑著。

「請。」

署長請兩個人來到接待訪客用的桌子前。自己則坐在對面，他首先要讓自己靜下心似地從香煙盒中

抽出了一根香煙，然後含在嘴裡，用打火機很穩重地點了火。動作相當地優雅，雖然他還很年輕，可是像這樣地坐在署長室裏，可以給人感受到一種很類似威嚴的一種印象。

他這種給人的印象甚至是會令人生恐的。即使是這麼地年輕，堂堂地坐在署長室裏的話，連田原這名新聞記者都會稍微感受到一種壓迫感。

尾山署長默默地吐著煙。在眼鏡後邊的那雙稍長的眼睛流露著些許的驕傲。瘦長的臉型和眼鏡十分相稱，給人一種很有學識的印象。此外，他那高挑的體型也是跟其他的署員不同，給人一種宏偉與出色的印象。

「這回，貴署的同仁很不幸地發生這種事……」

田原典太坐了下來說道。他儘量把姿態放低，態度很恭敬。

「署長也相當很憂慮吧。」

對於這個問題署長並不感到意外，他的表情還是一樣沒變。

「我的確吃了一驚。對於崎山先生，我個人並不太了解，接到警察的通知後，我真的是嚇了一跳。」

年輕的署長作如是的回答。

「剛才警方有來過吧，我們到這裡的時候，剛好跟他們擦身而過……」

田原這麼一說——

「是啊——」

他這時才第一次稍稍露出了爲難的樣子。

「這次發生了這樣的事，署長您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田原開始提問了。

「我覺得十分地遺憾。崎山先生的事，如果我在事前就知道的話，我就會作適當的處理了……」

「這麼說的話，署長先生在事前毫不知情？」

「是的。崎山先生在工作上是十分優秀的，我對他也一直很信賴，不過，這個案子跟本署是毫無關係的。但是，即使這是屬個人私底下的事，像崎山先生的私生活那樣地糜爛的話，會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問題。的確對於已過世的崎山先生所發生的意外，我感到非常心痛，可是這件案子也讓本署感到十分困擾，我身爲署長也感受到了道義上的責任。」

尾山署長把香煙從嘴裡拿下來，表現出反省的樣子。

「警方來到這裡，請教了您什麼問題呢？」

田原放鬆自己的姿勢問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有點難以回答。警方也要求我不要講出去。」

「被問了很重要的問題嗎？」

「不，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警方問了各種問題，可是我對於崎山先生的私生活真的一點都不了解，也不曉得該如何去回答。所以請你也不要再追問下去了。」

「這件案子裏，崎山先生的地位是法人稅課課長，而現在被認爲是嫌疑犯、正被通緝中的堀越宮子是料理店的女服務生。就這一點的話，您認爲身爲一名公務員，是不是會給一般民眾一種好像有點不太好的印象呢？」

這個問題好像觸及到了痛處，署長的臉部肌肉微微地顫動了一下。

署長以稍微低沈的聲音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確令人很頭痛。不過，若根據我們的內部調查的話，最近崎山先生已經不再涉足那名女服務生工作的那家料理店。我想他與這家料理店的來往關係，大概只有在之前服務於P稅務署的那一段期間。」

「喔喔。不過，就這件案子來看的話，從P稅務署時代開始的兩個人的關係應該一直是持續著的。」

「詳細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也許，事情就是如您所說的那樣子。不過，我本身還是確信著，崎山先生這次之所以會發生了這種事，完全是因爲他個人的因素，與本署的業務上毫無相關。因爲針對這一點，我們也已經作了各項調查，但就是完全沒有那種跡象。」

「那麼，署長先生，您個人對於像那種料理店的女子殺害了崎山先生的這件事，有著什麼樣的看法呢？」

「這個嘛，我認爲這或許也是屬於社會不安的一種現象吧。」

「不安的現象？」

田原典太聽到署長用了這麼一個奇妙的講法，不禁看了他一下。

「是啊。」

署長此時的表情很嚴肅，又再度叼起了香煙。

「我認爲這無非就是一種社會的病態。之所以這麼講，我們從最近出現非常多的神經過敏的患者的

這個現象來看也可以了解。隨著現代社會環境的逐漸複雜，人的思考狀態也變得愈來愈神經過敏，這是一項不容否認的事實。你看，最近的報紙廣告上，治療神經過敏症的藥不是也相當多嗎？從這個現象我們也就可以了解了。以前不曾有過這樣的現象。我哥哥是個精神科醫師，他也是這麼說。根據他表示，以前來的患者大多是梅毒性的腦部疾患，或是先天性的分裂症；然而，最近的話，因爲神經過敏而住院的患者佔了絕大多數。」

「喔喔，署長先生的哥哥是位精神科的醫師啊？」

「是的。」

署長又吐了一口煙。

「也就是說，從我哥哥的這番話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聽說，最近的話，女性的患者更是增加很多。因此，這個案件……崎山先生之所以會遇到那樣的不幸，應該也可以解釋爲是一種近來社會傾向的表徵。」

「今天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田原和時枝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哪裏。」

署長也把椅子挪後站了起來。

「嗯，還請你們在報導的時候多多手下留情。」

署長又再度露出了親切的笑容。

「感謝在您白忙之中抽空接見我們。」

「哪裏哪裏。偶爾經過寒舍的時候也歡迎你再光臨。」

這是對曾經去過他家的田原典太所說的話。署長還是一樣地和藹親切。

「是，有機會的話會再去打攪您。請您代我向夫人問好。」

田原不由得如此說道。

尾山署長送兩個人到署長室的門口。田原這時偶爾看了一下事務室，發現野吉正從間接稅課課長的位子上一副不安的樣子偷窺著他們。

兩個人走到外面。

「年紀輕輕的，真是個秀才啊！」

時枝說出了感想。

「像他那樣的就是那種很典型的，會直升官僚的人吧。看他的臉就知道其實他本人也十分清楚，署長這個職位只是一時的，很快地就會被調回中央。所以他那種講話的方式，很明顯地就是小心翼翼地不要讓自己去擔負起任何責任。」

「沒錯。那種態度相當明顯。再怎麼講也只是一時的職位。在那一時的職位上因爲部下的過錯負起責任，而使得自己無法再繼續晉升的話，那就太不值得了。他的那種心態，在他那張秀才的臉上表露無遺。才這麼年輕，就遇到這種事，真的是運氣不佳啊！」

「那個署長的老婆的父親是前大藏省的次長。他就是連一聲氣都不吭，也會升到相當高的職位。運氣好的話，搞不好還會高升到次長級的職位。」

「不過啊，這次的訪談還真是乏味啊。署長的訪問內容若要寫記事，頂多也只能寫個兩、三行。本

來是爲了來找野吉的，可是好像又讓署長耽擱了不少時間。」

「接下來要怎麼辦？」

「總之，先回搜查本部再說吧。我們也必須注意辦案過程的後續變化才行啊！」

兩個人坐上了從剛剛就一直在等著他們的車子，返回搜查本部。

成立了搜查本部的管轄警察署前，各報社的車子彷彿就像參加儀式似地整齊地排列著。新聞記者們也都聚集在警察署的玄關。

田原和時枝，儘可能以一種若無其事的表情，走進這一群人堆裏。如果表情過於亢奮、充滿幹勁的話，會引起其他報社的人的注意。所以他們就裝出一副，好比是去哪兒吃了蕎麥麵剛回來的表情。

田原這時看到了一名叫山根的同報社同事。他對山根說了句悄悄話，山根點了頭，隨後就裝作閑逛似地跟在田原的後面走去。田原把山根拉到沒有其他人在的後院來。

「怎麼樣，之後的進展呢？」

田原問道。

「嗯，目前還是掌握不到堀越宮子的行蹤。剛才有一名宮子曾工作的那家『春香』的女服務生、名字叫美江的來過這兒，剛走不久。」

「她來提供線索的吧？」

「沒錯。她所提供的線索，據說將會在今天傍晚，在警視廳由搜查一課課長於記者會的時候公布。所以，其實大致的內容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是什麼樣的內容？」

「據說美江這名女子，在十二日的傍晚，也就是被推定爲崎山課長遇害當天的下午五點左右，在國營電鐵的五反田車站碰巧遇到了宮子。」

「在五反田車站？」

田原覺得很納悶。

「這個，有點不可思議。這一站跟宮子住的公寓，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爲什麼宮子會在這個車站下車呢？」

「這還不清楚。總之，美江說她從剪票口進入車站，走樓梯上天橋的途中，就在那兒遇見了在剛下電車、擠在人群中的宮子。她們就在那兒稍微聊了幾句。美江那時候也因爲宮子在這個令她很意外的車站下車，就問了她原因。」

「原來如此。」

「結果，宮子說有位朋友就住在這附近，正要去那裡，一副相當喜不自禁的樣子。」

「咦？是誰啊？真的有朋友住在那附近嗎？」

「搜查本部正在調查這一點是否屬實，不過，這個似乎應該是宮子編的謊話。據說她跟美江講說，搞不好會辭掉春香的工作。兩個人遇見的時候，美江正要去春香上班，而對方也似乎在趕時間似地，於是沒有辦法詳細地問她，兩個人就那樣地在車站分手了。」

「這麼一來的話，這可說是在堀越宮子從公寓出門後看到她的唯一目擊證詞了，不是嗎？」

「以目前來講的話，是的。」

「不過，很難講吧。兩個人之間的談話內容中應該還有其他部分吧。搜查本部故意隱瞞了這一部分

也說不定。」

「嗯，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的確有可能隱瞞了一些重大線索也說不定。」

「報社的其他人呢？」

「他們都去追美江了。爲了直接向她問話，有相當多的人都去追了。不過，我看是白忙的。美江一定被搜查本部要求要保守秘密，而且那麼多的記者追上去的話，即使她本來想說，恐怕會害怕地說不出來吧。」

「不過，到底堀越宮子爲什麼會在那個車站下車呢？」

田原還在想著這個問題。

「如果是五反田站的話，的確有池上線經過，而都電車也有這一站。她會不會是轉車到這兩線路的其中一線？」

「其他報社的人也都這麼認爲。那個時候，是在她已經行凶之後了。所以，美江說她一副興沖沖的樣子，這可能是看走眼了，我想其實應該是相當亢奮、緊張才是吧。」

「這有可能。這麼一來的話，她殺了崎山之後並不是立刻直接遠走高飛，而是在當中有個中途站。有可能是先到這個中途站一下，隨後才正式展開逃亡的。」

田原典太抱著胳臂低聲說道。

「而且，她或許認爲立刻就遠走高飛的話太過於危險，於是就安排一個藏身之地，先躲在那兒，這也是有可能的。這時的藏身之地，當然不是一開始就預先準備好的，應該是朋友或是熟人的家吧。而且必須是跟她感情很好的人才行。如果只是很普通的朋友的話，由於報紙對於命案報導得這麼大，對她而

言會是相當危險的。」

「搜查本部好像也是同樣的看法。」

山根說道。

「警方已經以五反田車站爲中心，前往調查沿線的各個車站了。」

「是嗎。謝了。」

田原走過有著花圃、警察署員出入的中庭回到了玄關。這時的時枝就混在其他報社的記者們之間，心不在焉地抽著香煙。

「來一下。」

田原悄悄地在時枝耳邊說了些話，然後回到車上。時枝也隨後踏著一種像是無聊閑逛似的腳步跟過去。這麼一來果然，集合在玄關前的其他報社的人，就馬上以懷疑的眼神目送著他們兩個人。

兩個人在拐過巷口之後，很快地攔下一輛計程車。

「司機先生，你就一直往前開吧。目標大概就是往品川的方向。」

田原向司機如此說道，隨後——

「時枝，我剛剛聽完了山根的話……」

他立刻向時枝說明了大致的情形。

「這是我的看法，我認爲宮子之所以會在五反田下車，並不是爲了轉車。那一帶有很多賓館。她是陪酒業的女子，很有可能是跟誰去了賓館。」

「嗯，是嗎。搞不好被你猜中了也說不定。」

「一定是吧。順便一提的話，就連這個美江說不定也不是從五反田要去上班的。搞不好她也是剛約會完。總之，她們通常會工作到很晚。上班前就跟男朋友去像賓館那樣的地方約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你的意思就是說宮子去跟某個人見面了？」

「沒錯。我認爲堀越宮子一定是在五反田車站下車，然後去跟某個人見面了。」

「可是，宮子所愛的人，就是那個被殺的崎山啊。她還另外有別的男人嗎？」

「這我就不曉得了。只不過，我的直覺就是這樣子。那種陪酒業的女人，除了真正喜歡的男人之外，另外就是還有一種很熱心地追求自己而不由得跟他交往的男人，大概至少都會有兩個情夫的。依我看，宮子去見的可能就是她的第二個男人。而且她在利用這個男人。當然，我指的並不是所謂的共犯。並非共犯，但是我總覺得在她行凶之後，這個男人一定是被她所利用著。」

「等等喔——」

時枝一面盯著車頂看一面說道，他的身體被車子不停地晃動著。

「美江說她是在車站的階梯中途遇見宮子的吧。」

「是啊。」

「喂，那會不會就是橫井貞章所說的『階梯』呢？」

「嗯，階梯嗎？」

田原典太也一副有點猶豫的樣子。

「橫井之所以被殺，原因是在於跟階梯有關的詭計，之前你不是這樣說過嗎？」

「是啊。橫井的確是說過了階梯這個詞。不過，這不可能是指著車站之類的階梯吧。這絕對不可能

的。」

「說的也是。沒有，我也只是稍微靈機一動想了一下而已。總之，不管橫井的命案是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反正是跟階梯有關連就對了。」

「你認爲殺害橫井貞章的凶手，和宮子互有連絡嗎？」

「我是這麼認爲啊。一定有的。所以，宮子之所以在那個五反田車站下車，一定就是跟這個有關。」

田原抱著胳臂說道。他們坐的車子毫無目的地行駛著。他們坐上計程車，只是爲了要掩其他報社的人的眼目罷了。

15

對於這件命案，警視廳搜查一課課長要對記者們所作的發表，就在當天的下午五點過後舉行。

雖然晚報已經來不及了，不過倒是有充分的時間好好地把記者會的內容寫在隔天早報的早版上。

如果是嚴重到有必要成立搜查本部的案件的話，大多就是由搜查一課課長擔任發言人來和新聞記者應對。有一些記者會一天到晚突擊刑警的家作採訪，很多是會妨礙到辦案的。因此，爲了避免這種情形，就由搜查一課課長召開記者會向記者們發表辦案的進展情況。

話雖如此，但事實上警視廳並不會在這個所謂的「正式」的發表中將全部的辦案內容透露無遺。如果是在辦案的過程中會影響逮捕凶手之工作之情報的話，這個部分會暫時列爲機密。儘管如此，在這個發表會上，因爲隨後會舉行記者們與當局之間的一問一答，報社方面也不得不重視這樣的記者會。

田原和時枝在預定時間開始以前就到達了警視廳。用來作爲記者會會場的是一課的會議室。到底課長會發表什麼樣的內容呢？田原典太比其他人都加倍關心。各報社的人員都已到齊，攝影記者也都準備完畢等待著。這也難怪報社會如此重視，這是稅務署現任的法人稅課課長的屍體在料理店女服務生所住的公寓被發現的案件，是一個給世人相當衝擊的案件。

搜查一課課長身材瘦瘦的、戴著眼睛。他手裡拿著一張白紙，就在正好預定開始的時間出現在會場。

他環視了記者們，然後坐了下來。性急的報社的新聞攝影記者已經把照明打在課長身上了。

「各位辛苦了。」

課長對每一位記者都儘量表現出和藹、親切的一面，由於照明十分眩目，他一面眨著眼睛一面開始唸已預先寫在紙上的內容。就在這個時候，同時也聽到了許多照相機底片旋轉「吱，吱……」的聲音。

「R稅務署法人稅課課長崎山亮久先生遭殺害的命案，在經過偵辦之後，目前已查明了下列幾點：

①崎山課長的屍體是在『春香』的女服務生堀越宮子所住的公寓房間裏被發現的，宮子在這名課長的死亡時間的同時行蹤不明。因此，目前警方視宮子爲殺人嫌犯正在進行追緝。

②警方同時也已經查明了，崎山課長和堀越宮子從兩年前就開始有相當親密的交往的這項事實。

③命案發生當天的十二日下午五點左右，『春香』的女服務生山本美江在天橋的階梯上，遇到了從階梯要下來的堀越宮子。那時候兩個人雖然只交談了兩、三分鐘，但是堀越宮子告訴美江說，朋友的家就在這附近，現在就要去那裡。於是之後警方在那附近一帶到處進行了探聽，然而並沒有發現有所謂堀越宮子的朋友的住宅。根據目擊者美江的證詞，那時候的堀越宮子顯得一副相當興奮的樣子。

④關於堀越宮子在五反田車站被目擊之後的行蹤，目前還沒有任何線索。

⑤崎山課長在遇害的前一天，也就是十一日的下午三點左右，在稅務署接過一通從外線打來的電話。打這通電話的是一名女子。這時候先接了這通電話的人請教她的名字時，她回答說『你請崎山先生來接的話就會知道了』。於是，就請崎山課長來接這通電話，這時其他正在工作中的署員表示聽到課長說『知道了。那我就在那個時間過去拜訪』。這名打電話的女子到底是誰無法判別，不過從『來接的話就會知道了』的這個說話口氣，而且故意不說出名字，以及崎山課長說『那我就在那

個時間過去拜訪』，等等的事實作推測的話，推定打電話的人應該就是堀越宮子。而課長之所以在電話中的口氣十分有禮貌，可能是爲了怕被其他署員發現才用了那種語氣說話。

⑥從以上的事實來看，堀越宮子應該是使用公用電話把崎山課長約出來的。因此，可能有一段時間堀越宮子和崎山課長是同行的，不過對於這一點在偵辦的過程當中尚未查到任何具體的事實。

⑦搜查本部還是不斷地接到各種提供線索的投書和電話，不過大多是惡作劇的電話，搜查本部對此感到相當困擾。

⑧崎山課長遭殺害的地點，警方判斷應該就是在發現屍體的地方，也就是宮子住的公寓。之所以作如此判斷，是因爲如果是在別處行凶，然後要把屍體從外面運到公寓二樓的宮子的房間的話，即使是很有力氣的人，只有一個人的話是很困難的，而且他還必須要迴避住在同一棟公寓的住戶耳目，這會是難上加難。因此，警方認爲崎山課長應該是接到由堀越宮子從公用電話打來的電話後，直接前往宮子住的公寓的。

截至目前的偵辦結果，大致就是以上所報告這幾點。」

課長唸完之後，把那張紙擺在桌上，又再度環視了記者們。

「這件案子尚在偵辦之中，與案情相關的情報無法在此作詳細的說明，如果還有其他問題的話我會在此回答各位。」

課長的話剛說完，在正在作記錄的新聞記者當中馬上就有人舉手提問。

「搜查本部目前是認爲殺害崎山課長的凶手就是只有堀越宮子一個人呢？還是認爲有其他共犯的存在？」

「以目前來講的話，我們警方認爲犯案凶手應該就是堀越宮子一個人而已。」

課長把目光朝向提問的記者。

「可是，堀越宮子她是在犯案之後在五反田車站下車的，關於這一點，警方作什麼樣的解釋呢？」

另外一名記者問道。

「關於這一點，目前正在調查之中。這個車站與堀越宮子住的公寓的方向完全相反，而且剛剛也提到了，事實上在五反田車站附近並沒有發現她所謂的朋友。她爲什麼會在五反田車站下車這一點，說不定會成爲破案的關鍵。」

課長轉換目光的角度後說道。

「您說堀越宮子和崎山課長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交往了，也就是說這個事實在R稅務署裏是有很多人早就知道了嗎？」

後面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不，這個的話他們並不知情。這兩個人的關係，似乎是從課長之前還在P稅務署服務的時候就開始了。因此，直到這件命案發生爲止，在R署並沒有人知情。」

「崎山課長是由P稅務署調來R署的，同樣也在R署的野吉間接稅課課長也是從P稅務署調來的。搜查本部是不是已經調查過野吉間接稅課課長了？」

田原典太隨後問了這個問題。

「野吉先生的確也是由P稅務署調來的。不過，野吉先生似乎對於這件事不太知道。」

搜查一課課長回答道。

「可是，如果說崎山課長和堀越宮子的關係在R稅務署裏是無人知曉的話，那有可能會知道的人就只剩下野吉先生了，警方之所以查明了兩個人的交往關係，不就是對野吉先生進行調查後才查明的嗎？」

「知情的不一定只有野吉先生一個人。總之，警方綜合了各項調查的結果，查出了這個事實。」

課長的表情出現了一點爲難之色。

「您剛才提到，堀越宮子目前的行蹤不明，警方是否有考慮過她的周遭有第二個男人的可能性？」

時枝問道。

「這個的確有可能。」

課長微微地點了個頭。

「在本部裏也有一部分人主張這個意見。她也有可能有一段期間就是躲藏在那裡。」

「警方知道堀越宮子開始逃亡時身上帶了多少錢嗎？」

「這個的話大概可以判斷出來。應該是大約兩、三萬圓左右吧。她在春香做女服務生的時間蠻長的，可能也存了一些錢。」

「有兩、三萬圓的話，就可以躲到相當遠的地方吧。」

「是的。」

「崎山課長是不是每個月都會給她一些錢呢？」

「沒有，應該是沒有。警方曾經問過崎山課長的太太，每個月發薪水那天拿回家的錢並沒有減少很多。因此，兩個人的關係並不只是建立在金錢上。」

「課長，如果還是無法掌握到堀越宮子的行蹤的話，警方有沒有考慮要對她進行通緝？」

「這個我們列入考慮。」

課長對這個提問一直點著頭。

「目前我們打算製作好堀越宮子的照片，然後將其分發給全國的警察，請求協助緝捕嫌犯。這張照片應該很快就會完成，到時候也會拜託各家報社來刊登。」

不久之後，這張堀越宮子的照片就被刊登在各家的報紙上。然而，並沒有人報案說有看到跟這張照片上的女人長的很像的人。只不過，有不少人報案說看到了有一點點像的女子，可是經過調查之後，發現全部都不是堀越宮子。

16

堀越宮子的行蹤還是掌握不到。

她打電話約崎山法人稅課課長出來，留他在自宅過夜，將他殺害之後把屍體藏在壁櫥裏，隨後即隱匿她的行蹤。這就是搜查本部所作的推測。

因爲這個男人當時是在熟睡狀態，因此即使是女人也有可能將他勒死。殺害的動機，推斷一定是來自男女關係的糾葛。

另外根據本部的推測，堀越宮子逃亡時身上帶的錢大概是兩、三萬圓左右。因此，照道理她可以逃到相當遠的地方。搜查本部在她可能去的地方都部署了警力。

然而，時間經過了很久了，還是無法掌握到她的行蹤。兩、三萬圓的現金的話應該很快就會花完才對。

這麼一來，警方當然會去考慮到的就是，說不定她還有第二個男人的這一個可能性。也就是說，她在行凶之後就一直藏身在她的情夫住處，的這麼一個推測。

在這裡考慮到了她的職業。因爲她是料理店的女服務生，所以應該會有許多客人。其中是不是有跟她特別要好的客人。搜查本部針對這一點，在「春香」進行了徹底的探聽。

結果，根據同事們的證詞發現，的確有不少客人對她有意思。同時也有很多客人是指名要找她來陪酒。於是，本部就針對這些客人一個一個地進行調查。然而，在這裡面卻沒有發現到有任何可疑的人

物。

不過，這種陪酒業的女子，對於這種男歡女愛的事往往能夠很精明地去安排與應對。把老公或是朋友們都蒙在鼓里，秘密地與男人交往這件事對她們而言並非不可能。就因如此，搜查本部一直沒有放棄堀越宮子可能有第二個情夫的這個可能性。

如果不是如此的話，不可能一直無法掌握到她的行蹤。在五反田站的天橋和那個朋友巧合遇見之後，堀越宮子彷彿就從這個世界消失似地，再也沒發現過她的行蹤。

搜查本部也考慮到她是不是已經自殺了。於是，也照會全國的警察署，調查了最近發現的身分不明的屍體。然而，還是沒有發現符合的人。搜查本部也開始慢慢地急躁起來了。

搜查本部希望、同時也考慮到的一個可能性是，堀越宮子並非遠走高飛，而是躲藏在東京都鄰近的縣。這是因爲，根據在五反田車站巧遇她的「春香」的女服務生的證詞，堀越宮子當時身上並沒有帶著行李。身上穿的衣服也不是很正式。從這一點來看，本部也推測她或許並沒有遠走高飛。

就因如此，更是懷疑她有第二個男人。也就是說警方推測，之所以至今仍然未能掌握到她的行蹤，就是因爲她藏匿在那個情夫那裡。

然而，這個藏身之處，截至目前怎麼找也找不出來。

看到陌生人就上前打招呼或詢問的情形，一般而言鄉下會比都市要來的多。在鄉下的話鄰居之間的往來會比較頻繁，關係也較緊密；而在都市的話可說是各自孤立著。

在都市的話，居住的戶口數相當密集，然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卻是很疏遠的。如果有一個人想要躲藏起來的話，東京周邊的住宅是最適合的。搜查本部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可是，儘管本部費盡心思努力去搜查了，堀越宮子的行蹤還是無法得知。

田原典太到商店街去買東西。他進到水果店，買了一個最大的什錦水果籃。要送禮的話，還是選大一點的比較美觀、好看。

田原買完水果後就前往了堀越宮子之前住的公寓。他故意讓報社的車子停在遠處，然後走路到公寓。附近的小孩子在路旁畫了個圓圈玩耍著。

由於之前有來過，他跟管理公寓的歐巴桑也已經認識了。對方也還記得他的臉。

「前一陣子，打攪您了。」

田原提著不輕的水果籃打了招呼。

「哪裏哪裏，那時候你也辛苦了。」

歐巴桑也對這名在那個案件發生時在場的新聞記者笑了。順便也瞄了一下他手裡所提的禮物。

「這個不成敬意，在來的時候才順便買的。」

田原把禮物遞給歐巴桑。

「哎呀，您就不要這麼客氣了嘛……」

歐巴桑笑到連牙齦都看得到。一開始兩個人就在那兒把禮物推來又推去的，結果最後歐巴桑還是很高興地把禮物收了下來。水果籃相當重，而且也很大，歐巴桑就先把它抱到裡面去了。

「那一天，您真的太辛苦啊。」

歐巴桑把田原請到自己的房間，然後端茶出來。

「我真的嚇了一大跳。從來沒遇到過這種事。」

歐巴桑一面請田原用茶，一面作出誇張的表情。

「你想想看，可是從壁櫥裏滾出屍體來的喔。而且還是親眼看到的，真是受不了啊。我這麼大年紀了，還是第一次嚇成那個樣子。剛開始有一陣子，每晚都做那個惡夢。現在想一想，爲什麼當初會把房間租給那個人呢？哎……」

「那的確是給您帶來很多的麻煩。」

田原也隨聲附和。

「對了，那個堀越宮子小姐就那樣子下落不明了。一定有警察跑來問您一些有的沒有的問題吧？」

「是啊，真的很頭痛啊！」

歐巴桑這時也是很誇張地皺了眉頭。

「真是煩死人了。每天、每天都有一個接一個的刑警來問事情。而且啊，問的問題全部都一樣。」

「喔，他們問的是什麼呢？」

「有沒有男人到這名女子的家裏來過？她有沒有接過什麼信件？有沒有男的打電話找她？……全都是這些問題，真的煩死人了。」

「那歐巴桑怎麼回答他們呢？」

「我也只能說我知道的事而已。我雖然是這棟公寓的管理員，可是總不能去監視每個住戶的一舉一動啊。我可不清楚那個女的到底在做些什麼樣的事啊——」

「可是，應該稍微知道一點吧。像是有什麼樣的客人有來過堀越宮子的房間等等啊——」

「知道是知道啊，不過這種事跟別的事不一樣，可不能跟警察隨便亂說的啊。搞不好會給別人帶來麻煩，甚至還可能把我講的話作爲證詞。我可不想在找任何麻煩了。」

「您說的的確沒錯。不過，我跟警察不一樣，如果方便的話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些您所知道的事？我不會把它寫在報紙上的，這一點就請您放心。」

歐巴桑聽了之後，起初臉上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然而，或許是剛剛收到的禮物起了作用，她慢慢地開口了。

「你也知道，堀越宮子小姐是從事那種行業的嘛，偶爾的確是會有人來她那兒過夜。」

「喔，是什麼樣的人呢？」

田原眼睛爲之一亮。

「嗯，大多是女的。」

「女的？」

「而且啊，都是在很晚的時候，我們都已經睡著了之後才聽到公寓門口附近有車子停下來的聲音，然後再聽到一起上到二樓的聲音。那其實就是堀越小姐在工作的那家料理店的女服務生。在店裡喝得泥醉之後，就跟堀越小姐一起回來過夜了。」

聽到說來宮子房間過夜的不是男人，而是她的女同事之後，田原顯得有點失望。

「這種事經常有嗎？」

「這個嘛，一個月大概有個三次左右吧。」

歐巴桑回答道。

「然後每次宮子小姐都會在隔天就跑來跟我說明原委。說很抱歉在夜深的時候那麼地吵。然後也說，其實自己也想拒絕，可是她是我的朋友，所以還是無法拒絕，結果就留這麼一個不速之客過夜了。其實，我也覺得既然房間都租出去了，總不能每一次都干涉人家要留誰過夜。倒是有告訴她，說儘量不要給其他住戶帶來麻煩就好了。」

「喔，是這樣子啊，那麼，真的從來沒有男的來過夜嗎？」

「這個嘛，就我所知，應該是沒有啊。如果有一個這麼樣的人的話，應該也不會在這棟公寓約會吧。要嘛，我想也一定是在外面約會吧。」

歐巴桑此時笑得很奇怪。

「那，電話呢？有沒有男的打電話過來說，請您叫宮子來聽的？」

「這個問題也被警方問了很多次了。可是啊，從來就沒有男人打過電話來。有的話，也是女的打來的。」

「也都是春香的女服務生打來的嗎？」

「是啊，就是堀越小姐的朋友嘛！」

「那，信件呢？」

「信的話，好像也很少。住戶的信件的話，我們在玄關裏有擺著區分每位住戶的幾個個別的信袋。郵差會把郵件插到信袋裡面去，可是不管什麼時候去看，堀越宮子小姐的信袋裏都是什麼也沒有。連我都一直覺得說像她朋友這麼少的人還真是少見。」

田原典太今天之所以又來到這裏，其實是爲了想要再重新確認一次有關堀越宮子所有周遭的事。目

前已經對於她的行蹤毫無線索，在如此的狀況之下，他想到要再一次回到起點來調查一下她實際的生活情況。

然而，歐巴桑的談話令他十分地失望。她所談的其實就跟搜查本部所發表的內容別無兩樣。

「之後，那間房間有再租給別人嗎？」

「哎呀，老兄……」

聽到這個問題，歐巴桑立刻面帶愁容說道。

「都發生過那樣的事了…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人來租。現在房子這麼難找，按照道理講想租的人應該是很多才是，可是就是對於那間房間，大家都迴避著啊。所以啊，我也真的是傷透了腦筋。甚至，我還擔心是不是這棟公寓以後還會繼續出現更多的空房間出來。」

儘管歐巴桑如此地講，可是田原一聽到說堀越宮子的房間還空著的時候，內心其實是高興的不得了。

不過，臉上卻沒有露出那樣的表情，反而是一臉像是很同情歐巴桑的樣子。

「這個的確是會讓您一直添很多麻煩。」

「是啊，真的倒楣透了。」

「對了，那個房間是不是還可以再讓我看一次呢？」

「你還想要看些什麼嗎？」

歐巴桑的表情變得有點不高興的樣子。

歐巴桑的心情的確很能夠體會，不過如果真的被她拒絕的話，還真不知道今天到底是爲了什麼目的

來的了。

「如果可以的話，真的很想再看一次。」

田原相當積極地懇求。

「我們這一行真的競爭相當激烈，我們一點都不想落後其他報社。我之所以來拜訪您，其實是想說是不是可以再從堀越宮子的房間去得到一些啓示。」

田原拚命地解釋。

「是這樣子啊……？」

結果歐巴桑還是很勉強地答應了。似乎是考慮到對方爲她帶來的那個大大的水果籃。

她很勉勉強強地站了起來。田原跟了上去。

不管是樓梯，或是走廊，田原都還留有印象。堀越宮子的房間是二樓最裡面左邊的房間。歐巴桑取出鑰匙打開了門。沒有人住的房間，看起來感覺是相當地空曠。因爲沒有了家具，所以只有六個日本蓆大的房間看起來也覺得蠻大的。

「嗯，沒錯，就是這個房間。」

田原環視了一下房間。

「咦，紙門的紙換新了嗎？」

田原的眼神停在壁櫥上面。

「是啊，因爲發生了那樣的事，一直覺得很噁心，所以紙門也換新了，壁櫥裡面也翻修了。」

歐巴桑打開了紙門。一看才知道，原來壁櫥內的底板已經翻新了。田原感到很失望。

其實他原本是想，說不定在壁櫥角落搞不好可以有什麼新的發現，因此抱著碰碰運氣的心情前來；可是已經做如此的翻新的話，那就沒什麼希望了。

「光是壁櫥翻新的話還是不行。」

歐巴桑在一旁說道。

「這個房間沒有整個徹底翻新的話，我看是不會有人來住的。可是啊，如果只是這個房間徹底翻新的話，那跟別的房間比較起來又顯得整體很不協調，結果還是其他房間也得著手翻新才行。這麼一來的話，可是件大工程。」

歐巴桑似乎很擔心工程費用的問題。

田原心想，即使再繼續留在這個房間也不會有什麼收穫，於是他催促歐巴桑一起回到走廊。

走在走廊上，經過隔壁房間的時候，他突然看到這個房間的門有些許開著，而且從裡面還傳來了縫紉機的聲音。從門的縫隙可以看到，一名年輕的女子正在辛勤地操作著縫紉機。這名女子似乎是聽到了走廊傳來的腳步聲，也突然抬起頭來看這邊。她在和歐巴桑眼神交會的時候，輕輕地點了個頭。

「很辛苦啊——」

歐巴桑很和藹地向她打聲招呼。

下樓梯的時候，田原一面低聲地向歐巴桑問道。

「那個隔壁的房間已經有人新搬進來住了啊？」

「托您的福，那個房間的確是找到新住戶了；不過啊，發生了那件不好的事的房間，由於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一直沒人來住。」

田原又再度跟著歐巴桑回到她的房間。

「隔壁住戶，是在作衣服的人嗎？」

田原想要在這兒再撐看看，於是開口問了這個問題。

「是啊，那是那位太太的家庭副業。他先生好像是當保險業務員，經常都是早出晚歸的。」

田原還有點記得，剛才從門的縫隙偶爾看到的那名操作縫紉機的女子的臉。

「她好像還相當年輕嘛。」

「聽說才剛新婚沒多久。最近的話，即使結了婚，年輕夫妻如果沒有兩個人都工作的話，好像經濟上會有點困難吧。」

這時候歐巴桑好像想起了什麼似地又繼續說道。

「跟現在這對夫婦比較起來的話，之前那對夫婦就有點怪了。」

「喔喔，您說的是，抱怨隔壁的房間很臭，然後搬了家的人吧？」

「是的。就是那位太太在抱怨的。雖然聽說那位太太是在酒吧當女服務生，可是好像相當喜歡看書，搬來的時候也是行李箱裏書裝的滿滿的。她可是從一大早就會開始看書的人喔。」

「這個之前也聽您說過。這種令人佩服的女服務生還真是少見啊。」

「也不曉得爲什麼，那些帶來的書好像還不夠，還經常在買書。而且晚上還是會好好地去酒吧上班——」

「這位女服務生搞不好是立志要寫小說的也說不定，就好像跟那個林芙美子是一樣的……」

田原如此說道，不過對方似乎不曉得林芙美子是誰。

「像她那麼喜歡看書的人真的很少見。搬來這兒的時候，我還幫忙她搬那個裝滿了書的行李箱，那真是重的不得了，差一點就上不了這個樓梯。要搬走的時候，是她先生幫忙的，不過即使是男的，搬那件行李的時候也相當地辛苦。」

「就是那位女服務生聞到隔壁房間壁櫥的味道，然後抱怨說很臭的吧？」

「是啊，我起初還硬跟她說根本沒這種事，結果還是我輸了。我的鼻子說不定真的不太好啊。」

田原這時思考著堀越宮子房間壁櫥的結構。這個壁櫥剛好是與隔壁房間的牆壁是相連的。所以，屍體腐爛之後，屍臭味是有可能透過牆壁傳到隔壁的。

然而，這時田原突然起了一個疑問。但是，他並沒有告訴歐巴桑他的這個疑問。

「那位女服務生是在銀座的那一家酒吧上班呢？您有沒有聽過？」

「沒有，從來沒聽過。」

歐巴桑搖搖頭。

「我不太喜歡那個行業，所以也沒有多問她了。」

「那對夫婦租這個房間的期間相當地短吧？」

「是啊，搬過來之後大概才過了四天就又搬出去了，就爲了那個味道。我一開始心想，還真的有這種才剛搬進來就要找麻煩的人啊，當初是真的有點生氣。我站在她說有味道的地方拼命地聞就是什麼也聞不到。所以就跟她稍微吵了起來。結果，這對夫婦對這點感到很不舒服，就搬出去了。不過，就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可能就是因爲我的鼻子不好，她說的其實並沒有錯。」

「我記得您曾說她的先生是個學生，是吧？是哪一所大學呢？」

「嗯，我記得好像說是私立大學，不過學校的名字倒是沒聽過。」

「歐巴桑……」

田原說道。

「那對年輕夫婦叫什麼名字呢？」

歐巴桑這時一臉吃驚的樣子看著田原。

「您，覺得這對夫婦很可疑嗎？」

「沒有，我還不敢確定。不過，因爲她們是住在堀越宮子房間隔壁的夫婦，或許會知道一些有關宮子的事。」

「說的也是。」

歐巴桑也理解田原的用意。

「即使是住在同一棟公寓裏，我住的地方是離比較遠的，搞不好隔壁的人會比我更清楚那一些事也說不定。您等一下——」

歐巴桑嘎吱嘎吱地翻了一下東西，然後拿出了帳本。

「這個男的叫中村敏雄，太太叫做雪子。」

田原立刻把名字抄到記事簿裏。

「這是和白米的配給手冊裏的名字是一樣的嗎？」

「其實她們並沒有白米的配給手冊。我催促她們好幾次，可是她們說搬家證明的手續還沒辦好，還說會自己辦理配給的手續的。只不過，現在來講的話，即使沒有配給米，黑市米也很容易就可以買的

到，並不會感覺有什麼不方便；之後，過沒多久就發生了那樣的事，她們就搬出去了。」

「嗯，那，這對夫婦之前是住在哪裏呢？」

「好像說是在千住那一方面的。這個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您也不知道她們搬到哪兒去了嗎？」

「這個的話，因爲她們也什麼都沒有說就搬出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她是跟我就好像是吵了一架後才搬出去的，所以既然對方不講的話，我也懶得問。」

田原此時決定今天就先問到這兒。於是歐巴桑就送他到大門，並再度謝謝他帶禮物來。

田原與太走到在等著他的車子。司機此時就睡在方向盤旁。田原敲了一下窗戶，司機慌忙地醒了過來。

「接下來，要上哪兒去呢？」

司機一面揉著眼睛一面問道。

「這個嘛，我們先回報社吧。」

車子開動了。

田原若無其事地看著窗外的風景。腦裏則是浮現著歐巴桑所講的話。

街上只穿著白領襯衫的行人有不少。商店街的裝飾也是屬於有夏季味道的。田原這時注意到了對面的公用電話亭。

「等一下，司機先生。」

他叫司機停下來。

「我想打個電話。」

司機開得有點過頭之後才停下來。

田原正當要進去電話亭的時候，運氣很差地，有一名穿著圍裙的女子比他先進了電話亭。田原不禁焦急地嘖嘖咂著嘴。

女人講電話一般都會很久。就在他正考慮坐車子到下一個公用電話時，這個女人很意外地很快就出來了。

田原馬上就衝進電話亭。電話筒一拿到手，感覺到電話筒上還殘留著剛剛的人的體溫。

他拿出記事簿，然後撥了號碼。

「您好，這裡是監察醫務院。」

總機回答道。

「請你幫我接一下佐藤博士。」

佐藤博士也就是監察醫務院的部長。他接受警視廳的委託，至今已解剖過數百具的橫死屍體。由於工作上的關係田原典太也認識了博士。

「你好，我是佐藤。」

他聽到了博士既低沈又沙啞的聲音。

「博士，很抱歉在您百忙之中來打攪您。我是R報社的田原……」

他很有禮貌地問候博士。

「喔，好久不見。」

博士以似帶有著微笑的聲音回答道。

「好久不見，您還好嗎？很抱歉每次都在您很忙的時候來叨擾您……其實是這樣子的，我有件事情想請教一下博士……」

田原立即說明了打電話的目的。

「什麼問題？該不會又是要問一些難題吧？」

「沒有，是很簡單的問題。」

田原說道。

「博士，一個人死後大概是經過幾個小時之後，屍體就會開始腐爛並出現屍臭呢？」

「這個啊……」

佐藤博士回答道。

「還得看一些條件。視氣候、屍體的場所、濕氣的多少等等條件會有若干的差別」

「是公寓的殺人命案。屍體被藏在房間的壁櫥裡面。」

「時間大概是什麼時候呢？」

「就在最近。大概是一個禮拜前。」

「那，就是最近的季節啦。這樣的話，屍體會腐爛的比較快一點。特別是在壁櫥這種地方的話，通風既不好，濕氣也重，會腐爛得更快…大概死後四十七、八個小時就會開始腐爛吧。」

「這樣的話，屍臭也大概是從這個時候會開始變得很厲害嗎？」

「嗯……應該還不會很厲害吧。」

「屍臭味是透過牆壁傳到隔壁住戶的鼻子裏的。」

田原在心裡計算著。崎山課長的屍體是在五月十六日被發現的，那個時候已經是死後大概經過九十個小時了。因此，崎山課長的死亡時間推斷大概是在十二日下午到晚上的這一段時間。隔壁房間的年輕太太是在第三天抱怨說有臭味的，也就是大概在死後經過了四十七、八個小時左右吧。田原也把這件事告訴了博士。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佐藤博士說道。

「而且是在這樣的季節裏，又是在壁櫥裏的話，屍臭味的確是有可能會透過牆壁傳到隔壁房間。」

「是嗎？」

「不過，她可能嗅覺相當好吧。一般而言，隔壁房間的味道是不容易聞到的。」

「博士，這麼一來的話，死後經過那樣長的時間的話屍臭味是有可能傳到隔壁，但是，如果不是嗅覺很好的人也不一定可以聞得到，是不是這樣？」

「嗯，大概就是這樣吧。」

「非常感謝您。」

「咦？要問的就只有這樣嗎？」

「是，要問的只有這個。很抱歉在百忙之中打攪您了。」

田原典太出了電話亭後快步地走向車子在等的地方。此時的他一臉充滿幹勁的表情。

田原回到了車上。

「司機先生，請你開回到剛剛的公寓。」

「忘了什麼東西了嗎？」

「是啊，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司機轉動方向盤把車子迴轉回去。

車子就快要到達公寓前的時候，剛好遇到了提著菜籃正要出門的管理員歐巴桑。

對方因爲看到了插著社旗的車子折回來了，於是也就停下了腳步瞪大眼睛看著車子。田原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從車子下來。

「剛剛打攪您了。」

田原行了個禮，歐巴桑則是一臉詫異的表情。

「忘了什麼東西了嗎？」

「是啊，忘了請教妳一件事情。」

田原把歐巴桑帶到不會擋到過路人的地方來。

「是有關我們剛剛所談到的事。也就是有關原本住在堀越宮子的隔壁房間，抱怨說有臭味然後搬家的那對夫婦。」

「喔，那對夫婦怎麼啦？」

「沒有，那位太太的話就不用再問了，不過她的先生是什麼樣的人呢？您說他是個大學生，是吧？可不可以告訴我他的臉長得怎麼樣呢？大概的長相就可以了。」

一聽到這個問題，歐巴桑一臉爲難的表情。

「你這麼一問的話，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才好。」

「可是，歐巴桑有看過那個人吧？」

「是啊，看過是看過啊……不過……」

「您的意思是？」

「那位先生並不太常在家裏。只有搬來的時候見過一次，然後要搬走的時候再見過一次而已啊。其他幾天的話不是早出晚歸，就是在外面過夜沒有回來。聽那位太太說，好像他是半工半讀的，而由於工作上的關係所以就不太常在家。」

「原來如此。這麼說的話，她的先生幾乎都是一整天不在家的，是吧？」

「是的。所以我對他的臉並沒有什麼印象。所以如果有人問我說他長得什麼樣子的話，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不過，還是有看過一下吧。那個男的剛來的時候，一定有跟歐巴桑在房間交涉過租房子的事宜吧……」

「不，不是這樣的。跟我交涉租房子事宜的不是那個男的，而是那位太太。」

「喔喔，也就是說那位先生完全交代給他的太太去辦，然後才一起搬過來的，是嗎？」

「是啊。而且也只是稍微看了一下而已，不太清楚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可是，她們要搬走的時候，不是看得很清楚嗎？」

「這個嘛，先生……」

歐巴桑的眼神十分猶豫。

「要搬走的時候，那位先生的穿著很奇怪。就好像是個工人似的。嗯，不過大概就是因爲要搬家才穿成那個樣子吧？而我第一次看到那位先生的時候，當時他是穿著學生服，戴著一頂鴨舌帽。所以要搬走那天，一開始還沒注意到那個男的原來就是她的先生。這是因爲他戴著工作帽而且戴得很低，服裝也跟之前看到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

田原一時陷入了沈思。

「儘管如此，還是多少會有一點籠統的印象吧，譬如說他的臉型是屬長臉的，還是圓臉之類的……」

「這個嘛……」

歐巴桑歪著頭回想著。

「經你這麼一說的話，我倒想起了一點，他應該是屬不胖也不瘦的中等身材吧。」

「皮膚白嗎？」

「嗯，這個就不清楚了。」

「真傷腦筋。那，身高呢？」

「身高應該也是中等。我記得他好像不高也不矮。」

歐巴桑所說的十分不明確。她說只看過那麼一下，好像幾乎是沒什麼印象的樣子。

「對了，年齡的話好像說是二十四、五歲吧……？」

「是的。他是個學生，大概就是那個歲數吧……？」

「是啊，如果是快畢業的話，那大概就是那個歲數吧。」

田原沒辦法也只好隨聲附和了。

「不過，歐巴桑，眼鏡呢？他有戴眼鏡嗎？」

田原認爲這個問題會成爲讓歐巴桑恢復起記憶的關鍵，可是——

「嗯……」

歐巴桑聽到這個問題也只是嘆息而已。

「好像有戴眼鏡……可是，又好像沒戴……，哎呀真傷腦筋。我真的不記得那個部分了。」

歐巴桑自己也是有點焦躁地說道。

然而，田原十分能夠理解歐巴桑的回答方式。她是相當誠實的。那個男的出現在她的眼前的時間是相當短暫的。印象之所以很模糊，也正是因爲如此。歐巴桑也只不過是將她的印象很誠實地說出來罷了。

「謝謝您，最後再請教幾個問題。」

田原說道。

「那對夫婦在十二日那天搬來時，還有十五日要搬走時是雇了哪家搬運公司呢？」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歐巴桑更加遺憾地說道。

「來的時候是晚上，所以也不曉得來的是什麼樣的車，運輸工人也沒進到公寓裏邊來，他們把行李卸在入口後就回去了。車子好像是自動三輪車。」

「原來如此，那麼搬走的時候呢？」

「搬走的時候也是在晚上。而且，幾乎都是那對夫婦自行把行李從二樓搬下來擺在外頭，然後自動三輪車才來把行李堆上車載走。這個時候的搬運公司，我也不曉得是哪一家。因爲那個時候天已經很黑了。」

「歐巴桑……」

田原繼續問下一個問題。

「受到委託經常在這附近工作的搬運公司是哪一家呢？您的公寓的住戶經常會更換吧。這個時候是哪家搬運公司來運行李呢？」

歐巴桑馬上就回答了。

「啊啊，那就是前面那一家叫『丸榮』的。大多都是他們在負責搬運搬家的行李。」

「謝謝，很抱歉來打攪您這麼多次。」

田原向歐巴桑道謝之後，急忙地坐上車子。

丸榮搬運公司馬上就找到了。車子開了兩百公尺左右，就看到了巷口有一個寫著丸榮的大看板。田原讓車子就停在店門前，然後走進店裡。

有一位年紀蠻大的事務員就坐在好像是帳房的地方。田原立刻向他問道，這個月的十五日，有一對夫婦從那棟公寓搬走了，是否就是這家公司負責搬運的？

「你說這個月的十五日嗎？」

事務員馬上就幫他拿出帳簿來查。時間花得相當地久，不過他的確查得很仔細。

「好像沒有啊。應該不是敝公司，會不會是別家公司負責的？」

事務員抬起頭來回答田原。

在這附近還有兩家搬運公司。

田原典太也跑到這兩家公司，問了在丸榮問的同樣問題。這兩家都很親切地替他查了帳簿，然而，他們都很明確地說沒有負責這件工作。

或許他們委託了離這裡更遠的搬運公司也說不定。這裡離新宿很近，搬運公司也相當的多。於是那一整天，田原典太都在跑搬運公司。不僅是新宿一帶而已，還甚至跑到四谷附近去查。另外，相反方向的中野車站那一方面也跑去查了。

其中，有的公司很親切，有的公司並不太親切。不過，總之，並沒有找到在那一天去若葉莊公寓搬運搬家行李的公司。

田原典太找得疲累不堪，於是就跑進了一家咖啡廳，喝了杯茶休息。

有關搬運公司的所有線索都斷了。那位若葉莊公寓的歐巴桑說，年輕夫婦搬來的時候好像是用自動三輪車搬運行李，搬走的時候也是自動三輪車來搬運行李。自動三輪車的話，普通的家庭裏當然是不會有的。所以，一定就是搬運公司的車子。

外面已經天黑了。咖啡店裏有許多似乎是下了班的男男女女們很愉快地在喝著咖啡。店裡的電視正撥放著溫柔、甜蜜的愛情劇。

查了這麼多家也查不出來的話，那對隔壁房間的夫婦不是委託了很遠的搬運公司來搬運行李，就是根本就沒有委託任何搬運公司。

然而，沒有委託搬運公司是幾乎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判斷他們一定是請了相當遠的搬運公司來運

行李了。

這種情形的話，大概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他們是委託了在這次要搬去的地方的附近的搬運公司，而且，那個地方離若葉莊相當地遠。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對於若葉莊鄰近的搬運公司作地毯式的調查也查不出來的。而且，東京非常大，不可能調查整個東京所有的搬運公司。

田原典太一想到這裡，他就非常羨慕警視廳。如果是像這樣的調查的話，他們大概只須要兩天就可以查遍東京所有的搬運公司吧。

如果透過這項調查，肯定可以獲得某個犯罪事實的證據的話，並不是不可能借用報社的人力來作調查。可是，他並還沒有這個自信。如果還只是在懷疑階段的話，報社的次長一定會拒絕調派人手協助調查的。

另外還有一項可能性。

這項可能性也是假設他們委託了相當遠的搬運公司，不過，其理由是這對夫婦有什麼特別的原因而無法委託附近的搬運公司。田原典太的想法，其實是比較傾向這一個可能性。

總之，這對夫婦所作的事總令人覺得不太自然。

第一個聞到，被丟棄在堀越宮子房間壁櫥裏的崎山亮久的屍臭味的，就是隔壁房間的年輕太太。若根據管理公寓的歐巴桑的證詞，他們是姓中村，先生的名字叫敏雄，太太叫雪子。

這名叫雪子的年輕太太，嗅覺似乎相當的好。公寓的歐巴桑進了她的房間試聞了味道，但是什麼也聞不到。而且還因此吵了一架。

田原典太爲了這個問題，還特別打電話給經常討教的法醫•佐藤博士，詢問博士的意見。他現在正

在回想著博士所作的回答。

博士回答說，以那種狀況的話，崎山亮久的屍體應該不會有那麼重的屍臭味。可是，這項回答是有附帶條件的，如果只是隔著牆壁，而且隔壁的人嗅覺相當好的話，也有可能會聞得到。然而，他的意思是說，對於味道相當敏感的人不是不可能聞得到，不過這種情形是相當少見的。

那對夫婦搬來若葉莊的時間，就是在命案發生的那一天，也就是十二號星期日的晚上。（崎山的死亡時間被認爲是在當天的下午）先生是一名學生，據說是從千住那一帶搬過來的。那麼到底是在千住的哪裏呢？公寓的歐巴桑表示對這一點不太清楚。

有些人相當喜歡搬家，又不少人甚至是住個三天，馬上就想搬到別的地方去了；所以雖然那對年輕夫婦僅僅在若葉莊住了四天，這也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

而且，特別是因爲臭味的關係還跟管理員有了爭吵，的確是有搬家的足夠理由。

儘管如此，田原典太還是非常在意那對學生夫婦。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具體嫌疑。只不過，就在殺人命案發生的前後曾住在隔壁房間，他對於這一點總是很在意。或許那只是巧合也說不定。然而，到處查了搬運公司，而且也完全查不出個頭緒，這麼一來就令他的那點疑念愈來愈強了。

據管理員歐巴桑說，那個年輕太太非常喜歡看書。大概就是所謂的知識階級太太吧。歐巴桑說，每次出門後都一定會買書，然後把它抱在腋下回家。

很不巧地，田原典太無法想像她所買的那些書是屬於那一種類的書，據歐巴桑講的話，似乎是很艱深的書。她的先生是學生，因此說不定她就是跟先生一起在學習的女大畢業生。說不定就是因爲都關在房間裏看書，所以也才能聞出異味吧。

那棟公寓，可以從外面任意地進出。管理的歐巴桑說她也不太能知道，公寓的每位住戶現在是在家還是出門了。歐巴桑還說，那名女子很喜歡看書，除了晚上去酒吧上班以外都是在看書。

然而，田原也覺得，如果光思考這些問題的話，說不定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在其實跟案情毫不相干的事情上。

田原心想，說不定也只是因爲偶然在殺人命案的前後搬到隔壁房間，然後又馬上走了，那對年輕夫婦才會令自己神經過敏了。

人一旦在意了某件事，往往思考就會被一些無意義的事束縛住。

（我搞不好已經變得有點像是偏執狂）

田原典太一面聽著電視的吵雜的聲音，一面喃喃自語。

咖啡店裏的其他的包廂，年輕客人走了一組又來了一組，都是愉快地在聊天。聊的一定是一些無所謂的事吧，可是他們還是一副很愉快的樣子。

田原典太開始覺得自己腦袋裏的胡亂空想有點愚蠢、無聊了。

他搖搖頭，然後走出了咖啡店。今天一整天都爲了調查搬運公司，在外頭跑來跑去，所以是特別的累。接下來的話喝點酒比較好吧。

17

隔天，田原來到了偵辦崎山命案的搜查本部。管轄警察署是位於都電車通過的路。每當有案件發生時，報社的車子就會排列在這個警察署的前面。最近都電車通行路剛好有地下鐵的工程在施工，所以路相當地狹窄。田原讓車子停在蠻遠的地方，然後再步行到警察署。

自從成立了搜查本部之後，這個警察署成天都有新聞記者在進進出出。案子的偵辦是否有進展，只要看一下報社的這些人的表情馬上就知道。田原典太一進到署裏，看到每個記者都是一副相當無趣的表情。

「嗨！」

這時候有一個人拍了一下田原的肩膀。原來是他認識的一名別家報社記者。

「怎麼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啊。怎麼樣，來打幾圈麻將吧？」

這個人相當喜歡打牌。

「是啊，這個主意倒不錯。」

田原典太故意裝的很鎮靜地回答他。這個時候如果是一副很不耐煩的樣子的話，可能會讓對方看出他的心思。

「是啊，光是撐在這個地方，也不可能會釐清案情的。好，我現在就馬上再去找另外兩個打牌的人來。」

這個人以爲田原是真的贊成他的提案，突然變得精神抖擻，飛快地跑去找牌友了。

田原目送著他走了以後，打算前往設置著有搜查本部的辦公室去。就在這個時候，剛好碰到了迎面走來的一名他所認識的刑警。這名刑警是警視廳派來支援辦案的老手。

「嗨！」

田原這麼一打招呼，對方也停下了腳步。

「幹嘛，你還真是常來這兒啊。你都是在那一帶溜達著啊？」

刑警問道。

「因爲案情一直都沒什麼進展，所以都是到新宿去喝喝酒啊，看看電影啊解解悶。」

「你這個傢伙……」

於是刑警立刻一臉生氣的表情。

「真是太悠閑了。你看看我們，簡直就是忙到不行了。從早到晚都是在工作！」

「就是看你們從早到晚都是在工作，所以才來向你討教的，有沒有什麼好的新聞題材啊？其實我們也不是那麼想喝酒和看電影。搜查本部根本就不給我們任何消息，所以實在是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如果有什麼好消息的話，就不會這樣愁眉苦臉了。」

刑警也馬上反擊回去。

「你的意思是說，案情完全沒有進展嗎？」

「嗯，差不多吧。」

這名刑警其實還對田原有比較好一點的印象。他只所以肯告訴田原這些，是因爲剛好附近沒有其他

的新聞記者。

「行蹤不明的那名女子現在怎麼樣了？」

「那個也是完全掌握不到行蹤。因爲她身上似乎是帶著相當多的錢，所以我們認爲她很有可能是已經遠走高飛了。我們已經分路去一個一個調查她所有的朋友、熟人了，可是她好像都沒有去這些地方。」

「結果還是這個女子有最大的嫌疑，是吧？」

「到現在爲止都沒有半點她的消息的話，警方也只能判斷她的確是殺人潛逃了吧。我剛才也說過了，她身上似乎有不少的錢，而且她有從事陪酒業的經驗，所以本部這邊也推測她說不定是遠走高飛，然後現在還繼續從事著同樣類似的工作。因此，裏邊也有人建議是不是應該針對全國的料理店和旅館進行調查。」

「如果有了什麼好的新聞題材的話，還希望通知我們一下。」

「知道了。不過，你那邊倒是有沒有什麼新的線索啊？」

「沒有，我剛剛就講了，現在完全是在等搜查本部發布消息。就因爲太閒了，所以最近才能在二、三輪的戲院看了幾部之前沒時間去看的電影。」

這時，有一名別家報社的記者走過來了，於是田原先主動離開這名刑警。這名記者用一種很可疑的眼神眺望著田原和刑警的背影。

原來，搜查本部之後也沒有獲得任何新的線索。這名刑警似乎沒有對他說謊。事實上，就如他自己所說的一樣，他的臉上完全是一副焦躁的樣子。如果真的對新聞記者有所隱瞞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是不

一樣的。

就當田原要走出警察署的時候，剛才那名記者追了上來，用力地拍了一下他的背。

「喂，小典，牌友全到齊了。」

田原回過頭，然後搔一搔自己的頭。

「歹勢，剛剛報社通知我立刻回去。你好不容易才湊齊牌友，真的很抱歉，下次再打吧！」

「嘖！」

這名記者很不悅地咂了嘴。

「搞什麼東西啊，你還讓我去把人湊齊……」

「哎呀，不要那麼生氣了嘛。有公事在身的話是無可奈何的啊。搜查本部的偵辦毫無進展，其實我也是很不耐煩，也想要摸摸自己喜歡的麻將牌啊……我也跟你一樣不喜歡工作，可是沒辦法呀。」

說完後，田原就毫不猶豫地走向自己報社車子停的地方去了。

「要去哪裏？」

司機向坐上車子的田原問道。

還真傷腦筋。現在也不曉得該去哪裏。報社也懶得回去。

事實上，田原現在想要找一個寧靜的地方，好好地再回想一次這個案件。他想要在腦袋裏把至目前爲止所發生的事作一個整理，然後希望可以再從其中獲得些什麼點子。因此，他想要在一個遠離喧囂的寧靜場所沈思。

然而，在城市裏的話只有咖啡店了。但是這裡其實也不適合。不管是哪家店，都是人滿爲患。而

且，最近每家店都擺著電視。他們似乎以爲提供客人這些噪音就是一種服務，簡直就是搞不清楚狀況。

田原想要在一個沒人的地方呆呆地坐著。

「我現在也正在考慮該去那裡，總之，先往都中心的方向開吧。」

田原如此向司機說道。

車子朝著新宿的方向行進著。田原還在猶豫到底該去哪兒。

其實，他是想要看海的。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會比東京更難看到海。如果從這裏出發的話，不是去晴海海岸，就是只能去大森海岸了。這兩個海岸都有點遠。

田原是出生於中國地方①的一個小城市。這裡的話，稍微走一下就可以看得到松林或是沙灘。而且這邊的海看起來是相當廣闊的。然而，在東京的話，是沒有如此得天獨厚的環境的。如果要想看那樣的風景的話，只有去千葉縣南部或者是湘南一帶的海岸了。可是這是既花時間也花錢的。

如果真是看不到海的話，那至少想看看寬廣的水面。然而，如果從這兒的話，只能去井頭公園了。不過，如果是這個公園的話，是與現在行進的方向相反的，也實在不好意思叫司機再折回去。

就在他東想西想的這一段時間，車子已經開過了新宿的鬧區，接近四谷了。

田原忽然想到了一個地方。

---

① 中國地方指的是日本本州西部的一個地方，在行政區域上包含岡山、廣島、山口、島根、鳥取等五個縣。

「老兄——」

他跟司機說道。

「可不可以送我到六義園？」

「你說六義園嗎？是不是就在駒込？」

「沒錯。」

司機點了個頭，不過他一定搞不懂爲什麼要去那裡。

田原之所以突然想到六義園，這是因爲他回想到五、六年前的事。倒是不記得是跟誰去的，可是他記得當時第一次來的時候，很驚嘆原來東京裏還有這麼樣的地方，讓他十分感動。那裡的池水相當乾淨，雖然景觀的確有點過於人工化，然而現在的他，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車子從四谷往左拐，上合羽坂道，通過牛込之後，由音羽開



向大塚的方向。雖然是坐在車上，他仍然覺得這是一趟滿遠的路程。

田原典太坐在車子裏，一面抽著煙一面看著窗外的風景。所看到的地方全部都顯得相當無趣。繁華、忙碌的景致之下佈滿的是無聊與無趣。

久違的六義園。田原讓司機在入口處等他，他一個人走進園內。行經的路上不斷有著美麗的樹林。走了一會兒之後，來到了水池邊。有很多人走在水池附近，但是他們都是一副悠閑的樣子，看起來也似乎十分愉快。田原在此覺得心情好像獲得了一點舒展。他找了一塊池邊的石頭坐了下來。

這個庭園原本是在元祿時代由柳澤吉保所營造的別墅，至今都還多少殘留著有江戶時代的面貌。由於整理、維修得似乎過度，的確多少覺得有點反感，然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吧。有時偶爾頂多會聽得到都電車的聲音，但基本上這裡是靜得令人無法想像自已身處在東京的一個地方。在對岸散步的人看起來也似乎是很愉快的樣子。

田原就坐在那兒發呆。本來是想要躺在草地上看看，但這裡好像不太適合。

田原在這裡拿出了記事簿，把到目前爲止的案件的經過整理在紙上。

田原目不轉睛地看著畫好的圖。從國小的時候開始就很喜歡地圖，畫這種東西的時候總覺得十分愉快。然而現今面對的是幾樁殺人的命案，因此雖不能說是愉快，不過畫這個東西對於整理腦袋裏的思緒的確是很有幫助的。

這麼一看，田原發現到一件很奇妙的事。

畫了這個地圖之後，他重新發現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以新宿爲中心點畫一條東西方向的線的話，那些與命案有關連的地名全都是在靠西邊的地方。

這個發現讓他感到有點驚訝。

這其中是不是有著什麼樣的意義？或者這單純只是巧合？

另外一個在畫了地圖之後的新發現是，這三個殺人命案的地點彼此間的距離相當地遠。北到武藏境，南到大森附近的平和島。目測的直線距離的話，大約有四十公里左右吧。而其中心是新宿。也就是發現到崎山亮久屍體的若葉莊。

此外還發現到一個奇妙的事。

那就是這三個地點的間隔距離幾乎是相等的。也就是說，若是以新宿為中心點的話，新宿—武藏境，和新宿—平和島幾乎是相等的間隔距離。這也是畫了地圖之後，才發現的一項事實。

這雖然指的是直線距離，然而即使是乘坐電車來回的話也應該沒有多少差別才是。如此一來的話，其中會有什麼含意呢？

新宿是中心點，那麼以它為圓心用圓規向兩方旋轉的話，這個圓的兩端上有平和島和武藏境。

田原典太感到十分地意外、驚訝。

這麼一來的話，這個地圖不就是在說凶手是住在新宿一帶的人了嗎？田原典太的腦海裏，又再度浮現了住在若葉莊的堀越宮子隔壁的那對學生夫婦。可是，那對夫婦在若葉莊住的期間非常的短。也就是只有在發現崎山亮久的屍體前的幾天而已。因此，在武藏境被發現的沼田嘉太郎的案發日期不用說，就連在平和島被殺害的橫井貞章的案發日期前後，這對夫婦當然都還沒有住在若葉莊。

不過，話說回來，現階段也無法證明說這對夫婦當時也並沒有住在新宿附近。雖然若葉莊的管理員說，那對夫婦是從千住一帶搬過來的，但是這個說法並不能完全相信。說不定，這對夫婦之前其實是住

在離若葉莊不遠的地方。而他們就在崎山亮久的命案案發當時才搬到若葉莊的也說不定。

不行不行，這麼一來的話整個推理就不合邏輯了。而且這樣反而會讓思索變得相當混亂。

田原搖搖頭，放棄了這個想法。真是傷腦筋，腦袋裏總是很容易就會浮現那對學生夫婦。

這時，田原典太突然想起，之前也曾經跟時枝說過這種有關「地形」的事。那時候，是因為如今已經被殺害的崎山亮久的家就在吉祥寺。田原記得當時應該就是向時枝作了如下的說明。（崎山自宅的所在地吉祥寺，和崎山、野吉、宮子、以及沼田嘉太郎的約定見面地點深大寺很近。然而，發現沼田被慘殺的屍體的地點‧武藏境也離吉祥寺不遠。也就是，這三個地點大概可形成一個三角形。）

田原典太想起了自己曾說過的話，隨後從口袋裏取出紅色鉛筆，在剛才畫好的地圖上，把吉祥寺、武藏境、深大寺這三個點連接成一個三角形。

這麼一來的話，又感覺上新宿的若葉莊和大森的平和島離這個三角形相當地遠。

這樣的話好像又不行了。一定有什麼地方搞錯了。當時，把吉祥寺比喻為扇軸，然後再把其他兩個地方視為三角形的另外兩個點，這時候認為這是個好點子；可是後來又發生了兩件殺人命案，這個三角形變得毫無作用。

田原典太，目不轉睛地看著這個圖面，陷入了沈思。

這時候有幾個小朋友大聲喧嘩經過自己的面前。

隨後，也有一對年輕的情侶在附近互相拍照，然後很愉快地相擁而過。

然而，對田原典太而言，這些雜音並沒有打擾到他的思考。

他抱著頭，然後眼睛專注地看著自己所畫的地圖。

他在思考著，這張地圖上有沒有看漏掉的地方。

於是，他發現五反田車站在這一連的案件當中佔著很重要的角色。堀越宮子在這個車站下車。也就是，同在春香工作的一個朋友在這個車站和從天橋的樓梯下來的她偶然相遇了。

而相遇的時間，剛好是宮子殺害了她的情夫崎山之後正要逃亡的途中。

堀越宮子爲何會在五反田這個車站下車呢？截至目前爲止田原認爲她逃到了相當遠的地方，搜查本部也抱持著相同的意見；然而，如果她真是準備要逃到遠地的話，應該是沒有必要在五反田車站下車才是。而且，這個時候屍體還尙未被發現，警方並沒有注意到必須在車站戒備或埋伏。因此，她是可以大大方方地在東京站、上野站、新宿站或是任何一個站搭車的。她之所以會在五反田站下車，到底是爲了什麼樣的理由呢？

其中的一項推測，也就是從之前開始就一直在考慮的就是，她不爲人所知的藏身之處就是在以五反田站爲中繼地點的某個地方。就因如此，在搜查本部這邊一直存在著一個意見，那就是她除了崎山亮久之外還有一個情夫，也就是她還有第二個男人。也就是推測她在逃亡之前曾先到這個男人的地方藏身一陣子，然後再作正式的逃亡。

但是，就田原所探聽到的所有的消息來分析的話，堀越宮子並不可能會有這樣的男人。然而的確，料理店的女服務生會彼此隱瞞這類的事，因此我們無法斷定；不過就截至目前的整個過程來看的話，田原他本身是想要捨棄掉堀越宮子有第二個男人的這個推測。

如此一來的話，又會回到爲何會在五反田車站下車的這個問題來。

他又再度看了一次地圖。

橫井貞章被殺害的地點是在平和島，這裡離大森很近。他隨興地畫了一條紅線連接五反田和大森。於是，接著他的腦裏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念頭。

這是在思考沼田嘉太郎的命案時也想過的事，也就是連接吉祥寺、武藏境、深大寺這三個點而成爲三角形的這種思考方式，這是不是也可以應用在大森、五反田這兩個地方？截至目前的思考方式是把整個地圖都一起考慮，不過現在要改變思考方式，也就是要將地圖切成兩部來作思考。也就是說，如果把吉祥寺、武藏境等地連接成一個三角形的話，那麼這次要再連接一個別的三角形。即把五反田和大森視爲三角形的一個邊。然後，還是就像最初所思考過的那樣，以新宿爲中心點畫一條南北向的線，而且與這些案件有關的地方都是在西邊，所以應該把這個三角形的頂點也假設在西邊。

田原在腦袋裏試著畫了一個三角形。於是他發現三角形的尖端大概是在洗足池的一帶。

然而，這一帶截至目前爲止並沒有發生任何有關連的案件。不過，他倒是注意到了一件或許會成爲關鍵線索的事。那就是，堀越宮子是在五反田下車的，而五反田和洗足池這兩個地方可以利用池上線相連接。

田原典太用力咬著鉛筆頭，這是他很專注於思考時會習慣性地作出的動作。

這個新的三角形的頂點會不會暗藏著玄機？

之所以會在地圖上連接三角形，是之前在思考沼田嘉太郎的命案時的臨機一動，雖然這個臨機一動的想法是缺乏現實性的，不過倒是滿有意思的。

這個新的三角形跟案件會不會有什麼相關連的地方？——

這時，田原的腦海裏，突然閃過了野吉欣平這個人。

野吉和已被殺害的崎山亮久似乎曾一起作了一些很壞的勾當。雖然他們的貪污的確是崎山帶頭的，不過也可以想像得到，野吉也的確被崎山拖了下去，作了一些很惡劣的事。就這一點而言，他無非就是崎山的共犯。

田原典太站了起來。

由於在石頭上坐了很久，褲子的臀部部分變的相當地皺。他竟然連灰塵也忘了拍，就連忙地走向他剛剛走進來的那個門，車子就在那兒等著他。

在門旁就有一個公用電話亭。當他一發現到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就跑了進去。他查了一下電話簿，然後打到R稅務署。

「喂，對不起，可不可以請您告訴我一下野吉課長公館的住址？」

田原立刻問道。

「請問您是哪位？」

總機反問他。

「這裡是太洋釀造公司。」

田原隨便編了一個公司名字。之所以編了一家釀酒公司的名字，是因爲野吉就是負責這一方面的公司的。

「很抱歉……」

總機說道。

「我們不能把署員自宅的住址透露給外人。」

這個回答實在是太冠冕堂皇了。田原很想笑但忍住了。稅務署的僞善可說在這個回答裏發揮地淋漓盡致。

「謝謝。」

田原掛了電話之後笑了出來。要查他們的住址的話那簡直是易如反掌。

田原典太接著打電話給R稅務署管轄區域的報社支社。這個支社的社長是他的朋友。

「我想查一下R稅務署署員的自宅地址，可以查得出來嗎？」

田原問道。

「這個太簡單了。叫什麼名字來的？」

支社長聽了田原所說的名字之後，告訴他不用掛電話就在那兒等一下。還過不到兩分鐘。

「查到了。」

對方說道。

「野吉欣平，是不是？這傢伙住在大田區雪谷××番地。」

「什麼？你說雪谷？」

田原聽了之後目瞪口呆地緊握住電話筒。這個地區就跟他所預料的完全一致。

雪谷就在，池上線的洗足池站的下兩站車站附近。

18

堀越宮子的行蹤，至今仍然不明。

崎山亮久被慘殺的屍體是在她住的公寓房間裏被發現的，因此把目前行蹤不明的堀越宮子推定爲凶手是很理所當然的事。事實上，警方也已經將她列爲凶嫌正在全面通緝追捕之中。

同時警方也讓報紙刊登她的照片，呼籲一般民眾提供線索。然而，儘管命案發生之後已經過了相當時日了，依然無法獲知她的行蹤。

警方當初，由於她在五反田車站下車，而且身上也沒有帶多少現金，所以認爲她很有可能有第二個情夫，而現今就正藏匿在那裏；但是之後由於還是完全無法掌握到她的行蹤，所以現在比較傾向於判斷她已經遠走高飛了。

不過話說回來，與男人不同，女人即使遠走高飛也很容易被緝捕到。如果是男人的話，可以選擇藏匿在工地宿舍，或是當中小企業的臨時雇員等等方法，而女人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身上所帶的逃亡資金也並不是很充分，她就是成功地遠走高飛了，在生活上也會很快地碰到困難。

若是遇到這種情形的話，在都市裏有一種叫「派遣女佣人會」的，她或許會透過這個組織成爲一名女佣人住進別人家裏，因此警方也在這裡作了部署與搜查。然而，結果是白忙一場。

第二個可能性的話，就是推測她還有別的情夫，而現在就是跟那名情夫躲在某個外地過活。如果是如此的話那就有點麻煩了，警方的辦案也會相當困難。不過，警方倒是可以期待有人看到了刊登在報紙

上的她的照片，然後前來報案，這樣的線索提供被認爲會是有最大的可能性的。可是，至今仍沒有人提供類似的線索，因此現今警方可說是已經完全掌握不到她在五反田車站下車之後的行蹤的線索。報紙最近也不再刊登「法人稅課課長命案」的記事報導了。

田原典太在池上線的洗足池站下了車。池上線是一條從五反田到蒲田的電車線路。

田原今天特意不用報社的車子。因爲今天來是針對R稅務署間接稅課課長•野吉欣平這個人，要在他的自的附近作探聽的，所以如果坐報社車子來的話不太方便。

在洗足池站下了車之後，在站前可以馬上看到一條寬廣的道路。初夏的陽光明亮地閃耀在池水上。水池上已經開始有人在出租小船了，有好幾艘的小船被繫在樁子上。水池的對岸則是一片濃密的森林。

田原以野吉欣平自宅的住址爲目標往前走著。從這條寬廣的道路往左拐，然後越過平交道之後，就是住宅區了。這一帶到處還有一些空地。也有著小丘陵。上面排列著許多的廣告看板。並不是只有在鐵路旁，才會有很多的廣告看板。最近的話，許多人喜歡在空地上立廣告看板。

電器、土地的販賣、藥品、醫院等等的廣告看板排列在那兒。醫院就有兩家。好像是在這附近的醫院，一家是綜合醫院叫「荏原醫院」，另外一家是精神科醫院叫「都南醫院」。由於田原典太是第一次來到這裡，連這些廣告他也去注意到了。

天氣很不錯，但也很熱。

路上只穿著白色襯衫的人很多。強烈的陽光照射在雪白的襯衫上之後又反射回來。

循著住址找過去之後，發現野吉欣平的住處是位於一個令人感覺很舒適的高台上的住宅區。這裡排

列著許多很適合中產階級居住的所謂的文化住宅。屋頂的顏色以紅色和藍色居多。

野吉欣平的房子就是屬於這種和洋折衷的建築物，不過似乎在後來有增建過，房子靠南邊的一部分是比較新的。田原典太用斜眼確認了一下寫著「野吉」這兩個粗體字的名牌後，就在這個房子附近徘徊。

房子四周圍著有用鐵絲網作成的牆，圍牆裡面玫瑰花正盛開著。每個房間都掛著有窗簾，從屋裡面並沒有傳來人的聲音。

田原想在附近找個適當的人來探聽一下，然而，住宅區在白天非常寧靜見不到半個人影。只有太陽冷冷清清地照耀著。

田原典太這時改變了主意，他順著高台的斜坡稍微走了下來。這裡有一家蠻大的蔬果店。他判斷這家店一定是在作這個住宅區居民的生意，於是他走了進去。

報社的名片，絕對不可以在這兒拿出來。他向蔬果店的老板娘自稱是偵探社的人。

「是這樣子的……，有人要向野吉先生的妹妹提親。那個人要我來調查一下她的哥哥野吉先生的生活情況、人品等等的事。希望你能夠保守秘密……，可不可以告訴我野吉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想他一定是貴店的客人，如果您可以毫無隱瞞地提供情報的話，本人會不勝感激的。」

田原典太編出了一堆謊話要請教蔬果店的人。

「咦？我記得野吉先生應該是沒有妹妹啊……」

蔬果店老板娘歪著頭，一副很納悶的樣子。

「是啊，他妹妹的確是不住在這邊，不過是住在老家那邊。由於野吉先生相當關心老家那邊的事，

至今仍可說是老家的一家之主，所以我的委託人也非常想要知道她哥哥的事。」

「喔，是這樣子啊。原來他還有個妹妹啊！」

老板娘很容易就上當了。

「野吉先生是我們的大顧客啊！」

她開口說了。

「在這一帶的話，沒有比他更好的客人了。我這麼說的話或許不太好……，你不要看有些人外表穿的很高尚，不過啊，很意外地事實上有一些家庭的經濟狀況不見得是很好的啊。我作這種生意，是最清楚家庭背後的實際經濟狀況的。野吉先生的話，他的家人就暫且不談，買東西是相當乾脆的啊。而且每次買的都是高級品，同時也不會作像殺價之類的小氣的事。」

老板娘拚命地誇獎。

「這麼說的話，他的生活是屬於比較富有的嗎？」

「是啊，生活相當不錯的。這個住宅區一眼看過去的話，好像每個家都沒什麼差別，不過實際上的生活可是很不一樣的。」

老板娘一副話中有話的樣子。

「跟野吉先生處得最親密的是哪戶人家呢？」

「這個嘛……」

老板娘想了一下——

「應該是跟草葉先生他們那一家最親密吧。」

然後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們家和野吉先生的家之間只隔著一、兩間房子吧。」

「還有，問這樣的問題或許不太好……，那麼，有沒有哪戶人家是跟野吉先生他們家比較合不來，或者說總覺得似乎處得不太好的？嗯……如果只是向跟他們要好的人討教的話似乎有欠公平。所以我也想聽聽這種家的人的看法以供參考。」

「這個嘛……」

老板娘輕輕地笑了一下說道。

「那應該就是小塚先生他們那一戶吧。」

田原典太立刻前往草葉先生的家去訪問。剛好有一位大概已年過三十的主婦在庭院裏曬衣服。田原隔著圍牆向她打招呼。

田原在這兒也自稱是偵探社的人。就像在蔬果店已說過的那樣，他向主婦說他是為了提親的事來作調查的，希望對方不要告訴野吉先生，然後問了她一些問題。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家庭嘍，我認為作為提親對象的話再適合不過了。」

女人對於提親、說媒是一向感興趣的。她的話很自然地變多了。甚至還反問田原對方那位男士是個什麼樣的人。田原就隨便編個謊帶了過去。

「生活狀況相當好啊。我常常去他們家串門子，家裏可是擺置著許多很令人羨慕的家具啊。野吉太太所穿的衣服，不管是和服或是洋服全都是一些我們買不起的。」

田原看的出來，關係親密的草葉太太的說話口氣裏，除了羨慕之情之外，其實也暗藏著一絲嫉妒在

裡面。

「她的先生是擔任稅務署的課長，收入……相當地好吧？」

「這個啊……」

草葉太太突然降低了聲量。

「月薪的話，大概跟我老公沒什麼兩樣，不過私底下應該有什麼特別的收入吧？」

她一臉話中有話的表情。

「喔喔，您說的特別的收入指的是？」

田原故意裝傻。

「在稅務署這種機關的話，據說如果升到課長級之類的職位的話，就會有公司或者是大型商店成爲他們的金主。我……我是不太清楚的啊，不過看著他們過著那樣奢侈的生活，總覺得背後一定有著什麼，絕不是單靠月薪生活的。」

「有那麼奢侈嗎？」

「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該這麼講啊，這附近的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跟得上他們的。他的妹妹要結婚的時候，想必野吉先生一定是會辦的相當氣派吧。一定沒什麼問題的。」

這些話出自跟野吉關係親密的草葉太太的口中，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而接下來田原典太要訪問的小塚太太，她的話那當然是很尖酸、刻薄的。

「他們那一家子啊，跟我們的身分可是大大地不同啊。這一帶的人全部都聯合起來也贏不過他們。由於實在是覺得太不可思議了，我老公就去調查了一下。結果據說野吉先生的月薪大概是四萬圓左右。

只有四萬圓竟然能夠過著那麼奢侈的生活，我看除了變魔術以外是不可能的。」

小塚太太年紀將近四十歲，先生是在某家公司擔任課長。可能是由於一樣是在當課長，所以競爭意識也相對地特別強吧。她知道老公的那份普通的收入不可能會贏得過對方，所以她似乎也想開了；不過可能還是覺得不甘心吧，所以才連野吉的收入也秘密地去調查了。

「你說的變魔術指的是？」

田原故意裝傻。

「這個啊，老兄，稅務署這種機關是很不可思議的啊。在外面吃吃喝喝的，聽說都不會花到自己的錢。光是這個，就可以省下很多伙食費了。」

真不愧是家庭主婦，心思相當細微。

「總不會每次每次都不用花錢吧？」

「不，幾乎每一次都是。我老公查過了，絕對錯不了。他們會在吃晚餐的時間突然造訪一些公司或是大型商店，要求請他們去料理店，如果想要照相機的話，就一起到照相機店，他們會說『借我一點錢吧』，然而之後就無聲無息的；如果想坐車的話，他們就到包租車行去，只要稍微打聲招呼的話就可以免費坐車。每年的過節或年終送禮那才不得了。每天都有運送卡車一輛接一輛地裝著從百貨公司寄來的禮品。野吉先生家裏所擺置的東西，全都是人家送的。他太太倒是一副很跩的樣子，可是那還不都全是靠著他先生工作上的方便免費弄到手的。」

小塚太太說話的時候，情緒相當激昂亢奮，臉色甚至變得有點發白了。一副差點兒就要跺腳的樣子。

「不可能會那麼嚴重吧？」

田原爲了再繼續引出她的話，故意裝得一副很意外的樣子。

「哎呀，老兄，你啊，就是什麼都不知道，才會這麼說啊。真的是很嚴重的啊。好比說他太太戴的那顆有兩克拉的鑽戒，我們都知道其實那也是某家大公司的賄賂。」

「這樣的話，那不就是貪污了嗎？」

「沒錯，正是貪污。警察爲什麼不抓他們，我們實在也覺得很不可思議。你看，最近不是有O稅務署的管轄區域內的貪污被檢舉的案件上報了嗎？那只是冰山的一角啊。像那種事的話，真的到處都在秘密地進行著。那個野吉先生就是一個好例子。你說你是爲了野吉先生的妹妹的婚事來作調查的是吧，爲了對方那位男士好我可要不客氣地說了，這件婚事最好還是拒絕吧。否則啊，有一天如果野吉先生被逮了，那對雙方家庭而言都是很不幸的。」

小塚太太現在的表情，就好像是要張口去咬不在眼前的敵人的樣子。

「這麼說的話，野吉先生的生活也是相當闊綽的吧？」

「是啊，我老公根本就不是敵手。像回家的時候，野吉根本就不坐電車，都是包租汽車送他回來的。而且，每次都不是同一家公司的車子。說到這裡，你就應該知道了吧，對，要送他回家的公司有好幾家呢。」

小塚太太的說話口氣，就好像是連車子的車牌號碼她都記得似的。

「對了……」

小塚想起某件事似地說道。

「說到車子，我倒想到了一件事……因爲野吉先生本身也會開車，所以有時候他還會一副很神氣的樣子開著豪華轎車。而且啊，那可不是黃色牌照的車喔，而是白色牌照的自家用車。我看那個也一定是在某個地方免費借來到處開著跑的吧。」

田原典太對於這段話的絕大部分並不在意，但是對於她說這部車是白色牌照的自家用車這一點覺得很在意。

「太太，你記得那部白色牌照車子的號碼嗎？」

「嗯，這個我當然……」

她說到一半，突然停了下來，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

「……你應該不會連這種事都公布出來吧？」

這時她果然一臉懷疑的表情看著田原。

「不可能的。我絕對不會作這種事的。我們所做的調查內容絕對不會給任何人看。包含今天向太太討教的這個部分當然也會視爲秘密。這一點的話，請您一定放心。」

「是嗎？」

小塚太太本來是有點猶豫的，然而她的滿腹怨氣似乎是壓過了她的自省。

「我啊，很清楚的記得那輛白色牌照車子的號碼。因爲他多半就是開那輛的。號碼是ＷＵ４５２１。」

田原立刻把號碼記在記事簿裏。這時，小塚太太突然拉了一下田原的袖子。原來，正好有一名大概二十七、八歲，身材瘠瘦的女人穿著一件全新的洋裝走在對面的路上。

「就是那個女的。」

小塚太太在田原耳邊輕聲地說道。

「她就是野吉太太。你看，她連走路都是那一副踐的樣子，真是令人討厭。還自以爲是少女似地故意打扮成那種年輕模樣，你看她臉上擦的白粉真是厚啊，我看啊，就連那個化妝品也都一定是別人送的。」

這時看著野吉太太背影的小塚太太的眼神裏，可說是充滿著憎恨之情。

田原典太接著來到了四谷的陸上運輸管理局。

在這裡他把名片遞給了職員。他隨便編了個理由，就說是爲了調查一件事，所以想知道一下車主是誰；他把牌照號碼遞給了職員看。

「是WU4521嗎？」

確認了號碼之後，職員開始翻閱一本很厚的帳簿。

「有了，現在的車主是這個人。」

職員把它寫在一張紙上遞給田原。

——東京都品川區大崎中丸町××番地伊原仙藏

大東酒業聯合工會理事

田原典太看了之後，心想「果然料想的沒錯」。酒業工會的話，的確是與間接稅課課長的野吉欣平

關係相當密切的。

然而，倒是不知道這個酒業工會位於哪裏，不過這並不重要。稅務署員在任何一個管轄區域的稅務署都吃得開的。所以，如果有別的區域的署員有事相託時，也會很簡單就答應，對各個稅務署的署員而言，他們都是站在一個利益共存的立場的。

野吉間接稅課課長可能就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自由自在地開著伊原理事的車子到處跑的。

田原這時突然想起一件事。他認爲，三月底在武藏境所發現的沼田嘉太郎的被慘殺屍體，以及五月五日在平和島發現的橫井貞章的被慘殺屍體，還有五月十六日在新宿的若葉莊公寓所發現的崎山法人稅課課長的慘殺屍體，這三件殺人命案很有可能都是有用到了車子。

當時，在前兩件案子的偵辦過程中，計程車和貨車都沒有被視爲是犯罪工具。因此辦案小組曾推測凶手應該是擁有自家用車的人，然而一直都沒有得到任何這方面的線索。

野吉欣平沒有自家用車。然而，他可能會向別人借來隨意開，截至目前爲止都沒有發現到這個偵辦上的漏洞。

田原典太心情相當興奮。

如此一來的話，單靠他一個人的話是沒有辦法把所有該做的事做好的，於是他悄悄地把這件事告訴時枝伍一。

時枝伍一聽完之後非常興奮。

「田原，這次一定錯不了的。一定就是那部車。」

「你也這麼認爲嗎？」

「不管是誰都會這麼認爲吧。我們只要查一下這部車的話自然就會明白的。也就是說，那個酒業工會的叫什麼理事的是不是在一月底、五月四日的星期六、以及五月十二日的星期日這三天有把車子借給別人。」

他如此說道。

「沼田嘉太郎命案的話，只把遇害日期很籠統地推定爲一月底，然而橫井貞章命案和崎山亮久命案，由於屍體發現的早，所推定的遇害日期相當明確。也就是，橫井貞章是五月四日，崎山亮久是十二日。如果查明就在這兩天，那個酒業工會的叫什麼的理事有把車子借給野吉的話，那就鐵定錯不了了。」

「那就由你來查一下吧？」

「包在我身上。」

時枝伍一的表情一瞬之間變得相當地開朗。

「話說回來，他這個人還真是壞啊，真是人不可貌相。」

「你指的是？」

「就是野吉啊。那個傢伙看起來好像是膽小的很，一副偷偷摸摸的樣子，可是做起事來還真是大膽。」

「是啊，我也這麼認爲。我原本以爲野吉只是崎山的部下，只不過是惟命是從的共犯而已，沒想到他竟然連崎山也殺害了，這個傢伙才是真的壞蛋。那，車子的事就拜託你了。」

「沒問題。」

「哎呀，這下子總算有著落了。之前就已經想過這個問題了，也就是說，這三件命案的地理範圍實在是太大了。不過，野吉的家就在池上線的洗足池站附近，剛好就是整個地理範圍的正中央了。也就是說，只要是有車子的話，它就可能成爲行動範圍半徑的中心點，是吧——」

「沒錯，就是這樣。」

「對了，田原，那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呢？」

「我啊？我打算調查一下堀越宮子的行蹤。」

「你說堀越宮子？那個女的可能已經遠走高飛了也說不定。」

「車子方面的事一查明的話，我看很容易地就能解開她爲何會在五反田車站下車的這個謎底。」

「你是說，她有可能是被野吉的車子載走的，是吧？這麼一來的話，那是不是說野吉就是堀越宮子的秘密情夫了？」

時枝一邊說著，一邊露出很意外的表情。

「這個嘛，還很難講吧，這還值得推敲一下。如果要斷定野吉就是堀越宮子的秘密情夫的話，我覺得這個推論似乎還有點缺乏連貫性。」

「可是，老兄……」

時枝說道。

「男女之間的事很難講的。堀越宮子的確是崎山的女人，可是搞不好崎山的同事，也就是野吉也對她追求過也說不定。」

「等一下——」

田原抱起胳臂思考了一下子。

「對了，你所說的這個部分，我倒是發現了另外一個可能性。」

「是什麼？」

「也就是說啊，野吉也相當喜歡堀越宮子。可是這個女的是比他厲害的崎山的女人。所以無法對她展開追求，不過倒是真的愛上她了。而且，這份心意堀越宮子也察覺到了。這倒是有可能的。這麼一來，如果堀越宮子一旦要逃亡的話，是不是就有可能會去野吉那兒藏匿呢？」

「說的也是。這個很有可能。」

田原聽完時枝的話後思考了一下子，然後突然瞪大了眼睛。

「這麼說的話，這些案子是不是就是野吉欣平和堀越宮子的共謀？」

「爲什麼呢？我倒不認爲是野吉把崎山給殺了。那絕對是堀越宮子單獨一個人所犯下的案子，錯不了的。」

「你爲什麼會這麼認爲呢？」

「也沒有……只是有點這麼認爲而已。」

田原典太迴避了時枝的追問。

「我覺得那個可能性應該是沒有的。」

時枝說道。

「我是這麼想的，最初可能就是崎山亮久和野吉共謀把沼田嘉太郎殺害的。這是因爲沼田對於崎山在P稅務署的所作所爲非常清楚。他對於崎山是恨之入骨。他們的貪污曝光之後，只有沼田一個人成爲

代罪羔羊，不過這是因爲他掉入了崎山所安排的陷阱裏。他知道他是被騙了之後，打算要把崎山調職到R稅務署以後的惡行抖出來。所以也才會在春香前面站崗來進行偵察。」

時枝繼續說道。

「於是崎山認爲這個傢伙實在太危險了，所以一心想要把沼田嘉太郎除掉。如果太大意的話，會失去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地位。沼田已經是像隻瘋狗一樣了。於是把野吉和堀越宮子也一起拉下來去除掉沼田。我是這麼推理的。」

「嗯……原來如此。」

「而且這個推理，應該也可以直接用來解釋橫井貞章的命案吧。橫井受了你的委託，於是開始著手調查沼田嘉太郎遇害的原因。你不是說過嗎，橫井對於稅務署的內幕相當了解。這是因爲他以前曾做過專業報紙的記者，對於稅務署員的惡劣行徑是瞭若指掌的。於是，他的調查慢慢地就延伸到崎山這個人身上了。我認爲就因如此他相當接近了崎山去作了許多調查。而崎山也察覺到他的行動，於是反而主動把橫井貞章約到平和島，然後就在這兒把他殺害。當然，這件案子野吉也一定幫了手，對了，就是利用你說的那個酒業公會的車子。這個傢伙就是負責搬運。車子一定就是野吉開的。」

「這麼說的話，後來宮子去投靠野吉，也就是野吉把她偷偷地藏匿起來的，是吧？」

「沒錯，這是因爲那個傢伙從以前開始就很喜歡宮子了。崎山既然都死了，那就沒什麼好隱瞞了。而且，宮子她也是拼了命來投靠野吉的，野吉根本就無法拒絕得了她。我看八成野吉這個傢伙一定是把宮子偷偷地藏匿在某個地方。警視廳之所以到現在都無法掌握到她的行蹤，很有可能就是那藏匿的方式相當高明吧。」

19

田原典太至今，仍然對於曾住在若葉莊公寓的堀越宮子隔壁的那對年輕夫婦十分在意。這對夫婦租了堀越宮子隔壁的房間，這位太太很敏感地聞到了崎山亮久的屍臭，然後他們很快就搬家了；在屍體還未被發現以前。

這對夫婦搬來堀越宮子的隔壁房間那一天，就是剛好發生那件殺人命案的當天。這也許真的只是巧合，可是這件事還是緊緊地纏在田原的腦海角落裏怎麼也離不去。

據說這名年輕的太太相當喜歡看書。搬來公寓的時候，就搬進了一個裝滿書的行李箱，每次外出都還會再買書回來。而實際上，要從公寓搬走的時候，也搬運著整個行李箱的書。

田原向一位法醫學者提到，她很快地就聞到了隔壁房間壁櫥裏的屍臭，然而法醫回答說這並非不可能。只不過有個附帶條件，這個人必須是嗅覺相當敏感的人。

這點也令田原感到懷疑。

世上的確是有一種人比一般人的嗅覺要來得敏銳，因此不能一概而論，不過還是總覺得有點怪。如果要把他們就在命案發生當天搬來住這件事也往壞處想的話，的確是個不可思議的巧合。

想到這裡，田原想起了野吉太太的長相。其實根本也不需要去借用跟他關係惡劣的鄰居、也就是小塚太太的說法，即使當時只是稍微看了一下她外出時的那個樣子，田原馬上就可以看出她是刻意打扮得很年輕的。

然而，他立刻又否定了自己的這個猜測。他搖了一下頭，心想：「這不太可能」。

可是，還是總覺得心上似乎是有著疙瘩。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於公寓的那對年輕夫婦搬運進來的那個裝書的行李箱。田原的心裡對於這個行李抱持著一個猜測。

田原典太在隔天，又坐上池上線在洗足池站下車。就循著跟昨天一樣的路徑，越過平交道走入了住宅區。這裡可以看到在空地裏立有兩家醫院的廣告看板。走了一會兒之後，他走上通往高台的坡道。

小塚太太看到昨天已經來過的田原典太又來訪了，一臉驚訝的表情。

「大嫂，昨天真的謝謝您提供了我各種情報。」

田原裝得一副跟真的偵探社員一樣的表情，很有禮貌地行了個禮。

「哎呀，是不是我昨天說得有點過火了？」

果然小塚太太是一臉有點難為情的樣子。

「不會，您的話非常値得參考。大嫂的觀察力真的是相當敏銳。其實，我在別的地方也作了一些調查，已經發現了如您所講的事實了。我也認爲這件婚事應該放棄比較好。大嫂您做的是一件好事啊。」

「是嗎？」

小塚太太很高興地微笑了一下。

「能夠幫得到忙的話，那是再好不過了。」

「嗯，大嫂，其實我還想再請教您一個問題……野吉先生的太太是不是在五月十日左右外出去作大約為期一個禮拜的旅行呢？」

「你說旅行？」

「不，也不一定是旅行，反正，是不是曾有離開家一陣子？特別是在白天，有沒有過連續好幾天不在家的情形？」

田原一直在觀察著小塚太太的反應。

「沒有。」

她很簡單地回答了。

「沒有過這樣的事。從五月十日開始的大概一個禮拜的話，由於其間有學校的運動會我記得很清楚，那個太太一直都在啊。我只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爲跟她很要好的草葉太太幾乎一整天都泡在她家，而且我也看到了她們所以我知道。」

由於這是對野吉懷有敵意的小塚太太的證詞，應該是錯不了的。田原典太感到很失望。田原向她道了謝之後，就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回去了。他原本臨機一動推測，租了堀越宮子的隔壁房間的年輕夫婦，搞不好就是野吉夫婦所喬裝的。這是因爲他聽到說小塚太太往往打扮得很年輕，從這件事他得到了這個啓示。

其實本來，野吉欣平這個人再怎麼看也不像個大學生，不過如果按照公寓的歐巴桑的證詞的話，那個男的也並不太常露臉。不常露臉的其中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爲如果被記住長相的話會很麻煩，另外就是野吉欣平是在稅務署工作因此不能常常來。如果把鴨舌帽戴得低一點，然後再穿上大學制服（根據若葉莊公寓管理員所言）的話，說不定還騙得過去也說不定。

那麼，野吉欣平爲什麼要殺害崎山呢？這個部分，田原還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不過，的確有必要去考慮到任何一個可能性。野吉的太太往往會打扮得很年輕，如果借用小塚太太的說法的話，她的化妝

方式「彷彿就像個少女似的」，對田原而言這句話成了一種暗示。

然而，那對年輕夫婦租了若葉莊的期間，小塚太太表示野吉太太並沒有出門一直在家，這個具有決定性的證詞使得田原典太的這個推理完全崩潰了。

他循著原先走來的路徑走了回去。下了微微傾斜的坡道，經過有醫院的廣告看板的空地，越過平交道，然後走回到了洗足池車站。

田原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報社的時候，大概是下午四點左右了。這時候時枝伍一一臉亢奮的表情走了進來。他一看到田原典太，就立刻一言不發地把他拉到外頭。

「怎麼了？」

田原馬上知道時枝一定是掌握到了某些線索了。

「查到了。這個是重大的發現。」

時枝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

「那部車，沒錯，就是酒業工會的理事的車子。如果野吉有要求的話，這個理事一直借給他那部自家用車。大概是以前曾被野吉抓到跟逃漏稅有關的小辮子，而爲了討好他才一直借他車吧。所以，我就找出了那部車的司機，也就是那個理事的專屬司機，請他去小酒館喝酒拉攏他。很幸運地，這個司機有記錄駕駛日誌之類的習慣。於是他就幫我查了一下。結果發現啊，那些有問題的幾個日子，野吉都曾把車借了出去。」

「有問題的幾個日子是？」

「我都記在記事簿裏了。」

時枝由於太亢奮了，翻著記事簿的手指也在顫抖著。

「五月四日下午三點到十一點，十二日下午三點半到七點，還有十四日下午四點到九點，這三個時段都把車借給了野吉。」

「等一下，五月四日的話，就是被推定爲横井貞章遇害的那一天吧。」

「沒錯，而崎山是在十二日被殺害的。」

時枝這麼說了之後，接著又低聲地喃喃自語說道：

「那十四日呢？這天的話或許跟命案無關吧。」

野吉在五月十四日下午四點左右也借過車子。

「老兄，這個五月十四日這一天說不定也很重要。」

「咦？」

「嗯……我們再查查看吧。除此之外，還有聽到別的嗎？」

「喔，對了，在十五日這一天，曾把車子送去修理了。這個也記載在日誌裏。」

「修理？什麼地方故障了？」

「不，不是故障。是座位有了破損。好像是有什麼硬東西的角去頂到了座位，於是有一部分破損了。野吉來還車子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個破損，據說車主爲此相當生氣。爲了修理座位，那一整天都無法使用車子。」

「你是說有硬東西的角去頂到了，致使座位破損了，是吧？破損的是座位的那個部分呢？」

「這個啊，有點怪喔。如果是硬物的角頂到的話，當然會認爲就是在座位上邊，也就是我們所坐的

部分，可是破損的部位是在座位邊緣要往下彎的那一部分，簡單的講就是邊緣的部分。」

「破損的範圍呢？」

「好像說只破了一點點。大概還不到一公分。」

田原典太聽了之後，思考了一下。

「好。」

他彈了一下手指。

「怎麼了？」

「嗯，整個案情似乎都明白了。」

田原在時枝耳邊低聲說話。時枝聽完之後，吃了一驚似地眼睛瞪得大大的。

時枝抱起胳臂發出「嗯……」的聲音，然後垂頭陷入了沈思。同時也皺起了眉頭，一臉嚴肅的表情。

隨後他把頭抬了起來說道：

「可是，老兄，這麼一來的話，就有一件事搞不太懂了。」

「是什麼？」

「你講的沒錯，五月四日的橫井貞章命案和十二日的崎山亮久命案的話，可以從野吉借了車這件事實中得到答案。可是，一月底的沼田嘉太郎命案要如何解釋呢？」

「咦？」

這次換田原大聲說道。

「這一天沒借車嗎？」

「是啊，我請那個司機翻閱了從今年一月開始的日誌。可是野吉是從五月才開始借車的——」

「你說的是真的嗎？」

「日誌的內容應該是假不了的。」

田原典太把手指插進髮間抓了一抓。

「是嗎？」

田原雖然這麼說道，然而臉上並沒有出現很失望的表情。

「既使如此，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的。說不定殺害沼田的時候，用的是別輛車。我們可以假設後面兩次用了酒業公會的車子，而最初的命案是使用了其他的車子。這麼推論的話，我的推理可以說就毫無破綻了。」

「那，那輛車呢？」

「這就不知道了。還不知道的就先擱在一旁，我們現在就先去修理座位的修理廠看看吧。你應該有問了地址了吧？」

「問了。那是在大崎那一帶的汽車修理廠。」

兩個人這次是坐了報社的車前去。那家汽車修理廠就在大崎的工業區。由於它位於許多大型工廠之間，看起來顯得十分破舊。

由於這個部分是由時枝先著手調查的，他就先一個人走進了這家汽車修理廠，向廠方的人說明來意。

過沒多久，一名大約三十歲左右、臉上和手上都沾了油污變得黑漆漆的技工走了出來。臉圓圓的、看起來很善良的一個人。

「沒錯，那部車的座位就是我修理的。」

這名技工說道。

「車主，就是伊原先生他也發了牢騷。聽說好像是把車借給了別人，然後座位被什麼東西頂到而破損了，座位的邊緣大概裂了一公分左右。不，與其說是裂了，我看應該還不如說是被切割下來的。」

「這種情形很常見嗎？」

田原問道。

「不，這個不太常見。借了車的人說是裂開了，我看那應該是藉口吧，實際上這應該是用刀子或什麼的切開的。」

「喔……爲什麼要切開呢？」

「嗯，這個我就不懂了。」

「真的很謝謝你。」

只要有這些證詞就夠了。田原催促時枝一起回到在等著他們的車子。

「到哪兒？」

司機問道。

「嗯，回報社吧。」

目前他們還不知道接著該上哪兒去。

「老兄，這下子似乎案情大白了。凶手果然就是野吉。」

坐在一旁的時枝興奮地說道。

「嗯……」

田原典太回應地很含糊。這是因為還有一些部分他仍然感到疑問。

那就是，那對在短期間若葉莊公寓租房間的大學生夫婦的問題，還沒有獲得解決。他曾靈機一動把那名年輕太太假設是為野吉太太，但是已經沒有這個可能性了。

這麼一來的話，那名年輕太太到底是誰呢？那名自稱是大學生的老公的確也很可疑，然而，田原重視的是每次外出都會買很多書回來的那名太太。

這個部分無法破解的話，就無法完全斷定野吉就是凶手。

「老兄——」

田原典太說道。

「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現在就去跑一趟R稅務署？去觀察一下野吉的樣子。因為他記得我的臉，我去的話可能不太好。」

「知道了。」

時枝伍一立刻點了頭。

「這部車你就繼續使用吧。我有點事要在這附近下車了。」

這時候車子剛好就快要經過澀谷了。

「是嗎？好吧。」

時枝舉起手向下了車的田原示意。田原典太目送這部車慢慢地消失在繁忙的車流中。

田原隨後進到了一家他偶然發現的咖啡店。他點了咖啡，然後托腮陷入了漫長的思考狀態。咖啡店的女服務生看到田原一副發呆的樣子，以為這位客人相當無聊，於是就拿了報紙來給田原。

「謝謝。」

田原一面喝著咖啡，一面心不在焉地翻閱著報紙。

他找不到合理的解釋。怎麼樣也無法明白。無法明白的事有兩件。

那就是，租了堀越宮子隔壁房間的大學生夫婦，和堀越宮子現今的所在之處。

田原想得有點累了，於是看了一下報紙。這是別家的報紙，然而內容跟今天早上已經看過的自己報社的報紙並沒什麼大的差別。他最後翻了一下都內版。這個欄位平常很少會去看。因為多半沒什麼大不了的新聞。

思索和無趣，是互相鄰近的兩種心理狀態。田原現在很仔細地看著平常不太看的都內版的記事內容。並不是對內容有興趣，而只是想解解悶罷了。

突然，他的眼神被角落的一則簡短記事所吸引了。這是很不起眼的雜訊欄。

〈R稅務署署長尾山正宏先生，本次榮調到大藏省主稅局。尾山署長在R稅務署的在任期間為一年又八個月。W稅務署署長末廣忠太郎已被任命為下一任的R署署長。〉

田原目不轉睛地看著這則報導。

（是嗎，那位年輕署長終於要榮升到中央大藏省了嗎？）

田原感覺到彷彿在眼前是很清楚地看到了，那個稅務署的專門用語、也就是所謂的「學士」的榮升捷徑了。

然而，當他把報紙放下後，突然不禁在口中叫了一聲「啊！」。他的咖啡灑落在桌子上。

田原回到報社後不到五分鐘，時枝伍一也回來了。

「我去了一趟R稅務署了。聽說那個尾山署長要調職了，整個署是人聲嘈雜，熱鬧得很。」

田原打斷了時枝的話。

「老兄，過來一下，我們兩個人談一下。」

他把時枝帶出編輯室。報社裏沒有可以供兩個人談話的小房間。須要密談的時候，他們都會選在四樓的社員餐廳。

今天也剛好不是在用餐時間，餐廳客人很少。只有看到穿著工作服的印刷部和排版部的職員五、六個人在餐廳。

田原和時枝挑了較偏遠的靠窗戶位子。

「辛苦了。」

田原說道。

「那，整個署內是不是因爲署長的榮調很熱鬧啊？」

「沒錯。今晚要開一場惜別會，最基層的職員們爲了布置會場等等的事忙得不可開交。而那些幹部也似乎由於署長要調職了，表情都好像顯得不太穩重、有點浮動的感覺。反正，今晚一定是會在吃得開

的料理店舉辦宴會吧。他們一定是按照往例，只支出些微的餐費，而實際上的消費卻是餐費的好幾倍吧。趁著這個大好機會，他們一定會向管轄區域內的一些金主大大地收取獻金，然後今晚就毫不客氣地吃喝玩樂吧！」

「因爲對這些傢伙而言，這正是要大賺特賺的時候了。」

兩個人說著說著就一起笑了起來。

「對了，那個野吉怎麼樣？」

田原問道。

「啊啊，對了，好像就只有他一個人在發呆。他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不過儘管其他的一些課長啊，或是股長們是鬧烘烘地在談論著這件事，他還是自己一個人離他們遠遠地，然後臉上的表情是很沮喪的。看起來總覺得似乎是很憂鬱的樣子。」

田原聽完之後點了個頭。

「我說，田原啊，你還是認爲野吉是最可疑的吧？」

田原典太聽了這句話後搖了個頭。

「野吉的確是有點可疑。不過，應該不是全部都是他幹的。」

「不是全部？」

「我慢慢講給你聽。我似乎已經可以判斷出整個案情了。」

「喔喔——」

時枝伍一瞪大了眼睛，直盯著田原典太。

「老兄，其實最可疑的，是搬到堀越宮子隔壁房間的大學生夫婦。那名年輕的太太在十四日從隔壁的房間聞到屍體的臭味。她以這個爲理由在隔天的十五日搬走了。然而，之前我就一直認爲她實在是太早聞到臭味了，爲了這個問題我還特意去請教監察醫務院的佐藤博士。我只所以這麼做是因爲我認爲，即使她是嗅覺相當靈敏的人，但是死後第三天屍臭就傳到隔壁房間這件事還是有點可疑。」

「我看你的確是一直都很在意那對夫婦。」

「我認爲這件事是這整個案件中的最重要關鍵所在。你也知道吧，那對大學生夫婦搬到堀越宮子的隔壁房間那天，是在我們發現崎山亮久的屍體的四天前，也就是十二日。然而，經過法醫的解剖發現，崎山亮久的死亡時間是在屍體發現的前四天，也就是同樣是在十二日這一天。」

「原來如此。然後呢？」

「那對夫婦搬出去那天也是在屍體被發現的前一天。這個情況你好好地想一下。還有一點。他們搬來的時候，和搬走的時候都沒有雇用附近的搬運公司。另一方面，野吉曾向跟他關係良好的酒業工會借車。借車的日期，就是之前跟你談過的那幾天。也就是，五月四日、十二日、十四日這三天。而十五日這天車子送去修理。由於座位的邊緣處被割破了一小部分，車主一面抱怨一面把車送去修理。你認爲這被割破的部分應該是什麼？」

時枝伍一閉上眼睛思考了一下，然後一副很沒有自信的樣子說道：

「或許我的看法很怪也說不定，會不會是血跡？」

「應該不是血跡，但有可能是從屍體漏出來的少許污物附著在那上面。」

「你說屍體？是誰的屍體？」

「當然是崎山亮久的。」

「你說崎山？」

時枝嚇了一跳。

「崎山不是被堀越宮子在她的房間殺了嗎？」

「不對不對。」

田原典太猛烈地搖頭。

「那具屍體是從外面搬運進來的。應該是被裝在行李箱裡面然後被搬進來的吧。我看是屍體的污物從行李箱底部漏了出來，然後沾在座位的邊緣的。」

「那麼，隔壁的學生夫婦呢？」

「我去找那棟公寓的管理員好幾次。據她說，那對夫婦剛搬來的時候，行李箱裏裝滿了書。由於相當地重，費了好大的勁才把它搬到了二樓。搬來那天是十二日的星期天。我想那裡面裝的應該就是屍體了。」

「這麼說的話，是那對年輕夫婦在某個地方把崎山給殺害了，然後把屍體裝在行李箱裏搬到自己房間裏來的？」

「沒錯。接下來的話連小孩子都能想的出來。接著他們就利用堀越宮子不在家的時候，把屍體搬進她的房間，然後藏在壁櫥裡面。」

「可是，堀越宮子出門的時候，都會把房間上鎖以後才出去啊。要如何把門打開，然後把屍體搬進去了呢？」

「這個簡單的很──」
田原典太輕輕地笑了一下。
「崎山和堀越宮子這兩個人是情人。所以鑰匙不只一把。宮子為了讓崎山可以隨時來她的房間，之前一定把備用鑰匙拿給他了。而這把備用鑰匙就在崎山的口袋裏。用這把鑰匙的話，就可以很簡單地把門打開了。」
「原來如此。可是，做這些事的時候，竟然都沒有被公寓的其他住戶發覺。」
「你也知道，那棟公寓在白天的話幾乎沒有人會經過走廊。而且，一進去就是樓梯，從這兒就可以馬上通往二樓，雖然名為公寓，但事實上每個房間都是各自獨立的。凶手對於這棟公寓的結構一定是相當了解的。所以他們也才評估了在這棟公寓作案成功的可能性。」
「可是把裝有屍體的行李箱運到公寓的車子，就是野吉向大東酒業的理事借來的車子嗎？」
「正是。」
「這就有點奇怪了。污物是在十四日，也就是野吉借車子這天沾附在座位邊緣的。所以才會在隔天送去修理啊。可是，崎山是在十二日的下午被殺的。而且，那對夫婦也在十五日這一天搬走，不知去向了。」
「十四日這天野吉是為了自己個人的需要借車的。四日這天的橫井命案，也應該是使用別的車往訪平和島的。我是做如此的推論。我們把這些搞混了，所以才會產生錯覺。所以我認為，應該是在十四日這天，野吉開那部車的時候他才發現了那個座位的污點。也就是說，凶手本身並沒有發現到這個污點。因此，應該是當野吉把發現污點的事告訴凶手之後，凶手才慌張地叫野吉把污點切割掉的吧。」

「十五日這一天，野吉並沒有借車吧？」

「沒錯。就是那對年輕夫婦從若葉莊搬走那一天。我想他們是用了別輛車吧。因爲那部車送去修理了。」

「可是，他們在十五日要搬走那天，據說也跟搬來那天一樣，行李箱也相當地重啊！」

「是啊，要搬走的時候如果行李很輕的話就牛頭不對馬嘴了。也就因爲如此，那個學生的太太才會每天都去買書回來堆積在房間裏。把這些書裝在行李箱裏的話，其重量就會跟屍體的重量一樣了。」

「照你這麼說的話，那對年輕夫婦完全是有計畫性地搬來公寓，然後又立刻搬走的，是吧？」

時枝問道。

「沒錯。而且，還不僅如此，他們其中一個人還誘拐了堀越宮子。」

「你說誘拐？」

「你記得嗎？堀越宮子不是跟一個春香的同事在五反田車站碰見了嗎？她一定是被某個人約到五反田車站附近的。她之所以會很高興地去到車站那兒，一定是因爲有人用崎山這個名字把她約出來的。」

「可是，老兄。崎山這個時候人已經死了，所以應該是別的人把她約出來的，這個我倒是能夠理解，可是堀越宮子會那麼簡單地就相信那個人的話前去赴約嗎？」

「這個部分是重要關鍵。她一定是從某個人那裡接到崎山捎的口信，而這個人就是崎山的一個朋友。所以她也才會相信，然後才去赴約。」

「那個朋友是不是野吉欣平？」

「沒錯。就是野吉把堀越宮子約出去的。」

「這麼說的話，凶手就是野吉了？」

「不，野吉只是被命令把她約出來而已，凶手還另有人在。」

「是誰？」

於是田原典太在時枝伍一的耳邊小聲地說了。時枝聽了之後大吃一驚，臉色大變。他這時就好像是接受了電療的人一般，一時停止了呼吸，整個身體一動也不動。

「喂，時枝。你可不可以現在就馬上帶著攝影組的人，然後按照我所說的去作一件事——」

時枝這時還一臉沒睡醒的樣子。

剛好這個時候餐廳的客人也多了起來，於是兩個人就站了起來。

就在他們並肩剛走出餐廳的時候。原本有氣無力地走著的時枝突然大聲說道。

「我懂了。階梯的意思我懂了。」

田原獨自笑了一下。

「沒錯。這個其實就是動機。真是太可憐了，橫井貞章就因爲查明了這個而被殺害了。」

——到了晚上。

大概九點左右。田原典太正坐在桌子前寫一封信。

他聽到背後傳來了腳步聲，原來是時枝伍一回來了。

「怎麼樣？」

時枝拿出一張照片遞給了田原。照片裏有一個年輕的女性。站在似乎是自宅前面的一張照片。

「攝影師費了好大的苦心，一直等到她走出來之後才偷拍到的。」

田原看了照片一會兒後，喃喃自語說道。

「這麼想一想的話，女人還真的是很可怕啊。」

時枝也說出他的感想。

「臉蛋長得這麼溫柔，竟然會參與那種犯罪，真的是連做夢都想不到啊。」

「這完全是因爲她太愛他的先生了。」

「是嗎？我也想要一個像那樣的老婆啊。」

田原把這張照片塞進口袋裡，然後說道：

「很多事，還多虧你的幫忙，謝啦。我現在要出去一下。」

「去哪兒？」

「堀越宮子住的公寓。」

田原在報社前坐上車子，立刻令司機開往新宿。案情終於來到了最後的階段了。在到達新宿之前的三十分鐘，他在車上陷入了各種沈思裏。

公寓的管理員還沒睡。田原立刻去見了歐巴桑。

「很抱歉，來打擾您這麼多次。」

他低頭行了個禮。

「這次還是要再麻煩您一下……歐巴桑，您有沒有看過這個女人？」

他從口袋裡抽出照片，把它遞給了管理的歐巴桑。

歐巴桑還特意把照片拿到明亮的燈下，很仔細地看了又看。

「啊，就是這個人。搬來我們公寓，然後很快又搬出去的就是這個人。沒錯，抱怨說聞到了臭味的就是這個人。」

「沒有錯嗎？」

「還錯得了嗎？我還跟她吵了一架呢。」

「真的沒有錯吧，不管怎麼樣您都有把喔嗎？」

「是啊，我是很有把握。……不過，你這照片是在那兒拍的啊？」

歐巴桑相當驚訝。然而，對田原而言，只要能得到歐巴桑的確認就足夠了。他甚至沒有向歐巴桑好好地打聲招呼就連忙跑回了車子停的地方。

田原典太回到報社後，發現時枝也還留在報社。

桌子的抽屜裏放著一封尚未寫完成的信。田原把它拿了出來，重新再一次把寫過的部分看過一遍。並沒有需要再訂正的地方。

他把那張女人的照片跟信收在一起，然後一起放進一個中型的信封裏。

他把信黏封之後，很工整地寫上了收信人的姓名、地址。

——東京都杉並區阿佐谷××町××番地　尾山正宏先生

他彷彿是在欣賞自己所寫的字一般地，一直看著信封。隨後，他請總務股的值班人員過來，拜託他在今晚立刻把這封信以限時郵件寄出去。

時枝伍一從剛才開始就一直懷著興奮的心情在一旁看著田原所作的這些事。

「時枝，我們現在立刻就去警視廳吧。一課一股裏一定還有誰在吧。」

時枝點了頭。

兩個人並著肩一起坐電梯下樓，然而這時候兩個人都顯得不太有精神。

在車上，時枝向田原問道。

「你之所以可以判斷出凶手是誰，是不是就是從那個『階梯』得到暗示的？」

「嗯，有一部分是。不過，截至不久前我還有一個謎始終無法解開。」

田原典太說道。

「之前沼田嘉太郎不是和崎山、野吉、以及堀越宮子約在深大寺見面嗎？這時候，是崎山利用宮子把沼田約到深大寺的。之後，宮子和野吉留在那兒，而崎山把沼田帶到某個地方。這個部分有點奇怪。對沼田而言，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都是仇人。所以當然是値得提防的。然而，像沼田這樣的人竟然會乖乖地跟著崎山走，這件事我一直覺得不可思議。因爲依照常理來看的話，他應該是不會聽從他們所講的話，一定是會拒絕的。」

「說的也是。」

「之後我問了包租汽車的司機，他表示，沼田和崎山兩個人從深大寺坐車到三鷹，然後在車站前下了車。這麼一來的話，他們應該是從三鷹站開始改搭電車。嗯，不過到底是改搭了電車呢，還是改坐其他的汽車，這個我們不得而知；總而言之，他們是要前往別的地方。而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可以說服沼田的人在等著他們。就因如此，沼田一聽到那個人的名字之後就乖乖地跟著崎山走了。也就是說，崎山是負責把沼田引導到那個地方的人。」

「原來如此。」

「對於原本服務的機關‧稅務署有那麼深的恨意的沼田具有說服能力的人到底是誰呢？我之前原本想不出來。但是，這個謎底這次終於解開了。」

「是這樣子啊。那麼，崎山為何會被那個人所殺害了呢？」

「那是因爲崎山恐嚇他吧。最初，儘管動機有所不同，那個人和崎山對於沼田嘉太郎這個人是處於共同陣線的。可是，那個人把沼田殺害了。而且，很有可能崎山那時也剛好在行凶現場吧。從一開始那個人一直在袒護著崎山，而崎山或許也對那個人心存感謝，然而，崎山這個人本來就是個壞東西，幾乎是一個人做盡了稅務署所有可能的壞事，因此他這次也反過來恐嚇那個人。同時，很有可能那個人對於崎山所做的稅務貪污也已經看不過去了。然而，由於那個人被崎山握住了殺人凶手的這個把柄，根本也無法警告或是處置崎山，所以遲早必須自己做最後的處理。而後，那個人得到了一個機會，於是就決定把崎山殺了。」

「你說的機會指的是？」

「就是那個人更上一層樓的時候。橫井貞章實在說得太恰當、太妙了，他說這件殺人命案的動機就是『階梯』。」

車子這時開到了警視廳的正門前面。

兩個人走到地下室，去看了一下搜查一課一股的辦公室。於是就看到了今晚值班的A刑警和B刑警。這兩名剛好就是負責偵辦武藏境的沼田嘉太郎命案的刑警。

田原典太把A刑警叫到辦公室的走廊。

「都這個時候了，你們來幹嘛？」

由於A刑警現在正下棋下到一半，就在這個時候被叫出來，他一副很不悅的表情。

「那個料理店的女服務生，也就是崎山法人稅課課長的情婦堀越宮子的行蹤已經查到了。」

「咦？」

他一開始一直注視著田原，可是過了一會兒——

「你可別亂講話啊。」

他簡單地回了一句。

「這不是開玩笑的。有誰會有這麼大興致在這種時間來跟你亂講話啊。」

「那……在哪兒？」

「就在東京都內」

「東京都內？都內的哪裏？」

「就在這裡。」

田原典太把寫在記事簿裏的東西撕下來遞給他。

A刑警藉著走廊的燈光看了一看這張紙——

〈都內大田區××町都南醫院〉

然後唸出了紙上所寫的內容。

「這是什麼玩意兒？」

「一家精神醫院。堀越宮子就被當成瘋子一樣，被監禁在那裡的格子門裏。不趕快去的話，搞不好連她也會被殺了。」

「你少撒謊了。」

「這種謊撒得了嗎？你去查一下都南醫院的院長是誰吧。這家醫院的院長，就是R稅務署署長尾山正宏的哥哥。那個院長也就是姓尾山。」

A刑警此時把眼睛睜的大大地，差點就沒跳了起來。

就在A刑警大聲嚷嚷的時候，田原和時枝轉身離開了警視廳。

「哎，這麼一來總算至少還有個堀越宮子可以獲救啊。」

兩個人在要各自回家之前坐在同一部車上。

「不過，話說回來，你怎麼會知道那家精神醫院就是尾山的哥哥所經營的呢？」

時枝問道。

「並不是我刻意去找的。而是之前聽尾山署長親口說的。之前我們去R稅務署採訪署長的時候，署長不是曾經這樣跟我們說過嗎？『最近社會變得很複雜，所有人的思考狀態也變得神經過敏。最近的報紙廣告裏治療神經過敏的藥非常的多，我們從這一點也可以獲得證明。我的哥哥是個精神科的醫師，他也是這麼說著。進來醫院的患者多半是患神經過敏症的人』當時，我只是把這段話當成是閒聊，但是之後又回想了起來。而且還是在我去堀越宮子下車的那個五反田站做調查時，偶然發現野吉的家就在洗足池車站附近的那個時候才回想起來的。因爲，就在我要去野吉家的途中，偶然看到了這家都南醫院的廣告看板。」

「嗯……真是巧合啊。」

「是啊，我那時總覺得似乎獲得了一條不太明顯的線索。不過，在看到那個看板的時候也還沒發覺。直到後來，好不容易想起尾山所講過的那段話，然後才去聯想到這個廣告看板。之後，我也確認了那家精神醫院的院長就是尾山的哥哥。這麼一來的話，那就毫無疑問了。堀越宮子之所以會在五反田車站下車，爾後又有人把她巧妙地帶到醫院裏，這全都是尾山正宏的指使。」

「這麼說的話，他的哥哥是事先就已經知情，也答應要監禁堀越宮子的嗎？」

「嗯……就是那個部分。我也已經作了一些推測，不過這個疑問的話，還是應該直接問尾山他本人吧。嗯……大概應該是和我的推測沒有什麼出入吧。」

「這麼說的話，在星期日那天搬到堀越宮子隔壁房間的學生夫婦，其實就是尾山署長夫婦，是吧。」

「沒錯。我也曾經到過位於阿佐谷的尾山署長的家做過訪問，就是在那個時候見過了尾山太太。我記得她是一位皮膚白皙，身材也苗條，感覺上也非常有教養的女性。其實就是她幫她的先生殺害了崎山。你應該記得公寓的歐巴桑所說過的話吧。她的那位還是大學生的老公不太常露臉。而且歐巴桑不是也說，他偶爾來的時候也是會戴一頂鴨舌帽戴得很低嗎？尾山正宏還年輕，他若自稱是大學生的話，也應該騙得過公寓的歐巴桑。尾山太太當時那段期間一定不在阿佐谷的自宅。尾山署長下班後獨自一個人回到自宅，然後早上再到R稅務署去上班。」

「可是，尾山太太不就是大藏省的前次長岩村的女兒嗎？」

「是啊，所以事情才會更麻煩啊。尾山正宏這個人，現任的次長也相當看重他，可說是他們整個尾

山家的希望。如此的他卻把沼田嘉太郎給殺了。不過，我想這件凶殺案可能不是事前計畫的，應該是突發性的也說不定。不過不管如何，他是犯下了殺人罪。這麼一來的話，他的家人就必須想盡辦法來救尾山正宏了。因此全家都合力起來要去保護尾山正宏。他那位精神醫院院長的哥哥也主動幫了忙，而他的太太當然也拼命地協助了他。」

「尾山爲什麼會殺了沼田呢？他應該沒有任何理由去殺害沼田才對啊。」

「老兄，那都是爲了『階梯』啊——」

「啊，原來如此。也就是說，他怕他的經歷上會有了瑕疵，是吧。」

「沒錯。尾山這個人，如果用稅務署用語的話就是所謂的『學士』。他雖然短暫期間在實務部門的稅務署擔任署長，但是在這之前其實很早就已經決定了，他會很快地就被調回中央，然後走上已爲他安排好的平步青雲之路了。接下來要講的是我的推理，尾山署長調來R稅務署之後，他一定發現到了法人稅課課長崎山亮久，和間接稅課課長野吉欣平這兩個人的令人看不過去的貪污行徑。他對此感到很惶恐。如果這個被世人知道了，很有可能自己會因爲擔負責任而使得他一時無法升遷。對那種秀才型的官員而言，升遷如果慢了一步，那簡直是比死還要難受的事。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比這個更糟糕的事出現了。那就是，沼田嘉太郎這個人的存在。沼田還在P稅務署服務的時候，被崎山和野吉所騙而被迫辭職，他對於設下陷阱的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非常憤慨。於是，他伺機想要報仇。這件事情的原委，也傳到了尾山的耳裏。搞不好，沼田也直接投書給了尾山署長也說不定。」

車子開到了郊外。

「然而，崎山和野吉也害怕沼田這個人。於是，他們就去找尾山商量要一起想辦法安撫沼田。尾山

雖然與他們的立場不同，但是害怕也會遭池魚之殃，也想制止沼田的行動。於是就安排了崎山、野吉、沼田，在加上堀越宮子等人在深大寺的談判，並且之後只讓崎山和沼田兩個人一起去到在阿佐谷的尾山自宅。也就是說，把沼田約出來的崎山和野吉這兩個人，就是在深大寺拼命地說服沼田到尾山的自宅去。」

「啊啊，所以他們才在三鷹車站前下車的嗎？」

「是啊。我之前所畫的那個三角形的地圖把阿佐谷給漏掉了。因爲崎山的家在吉祥寺，而我原本只考慮到崎山，所以就把吉祥寺─武藏境─深大寺這三個點連接成一個三角形。然而這時，我還沒考慮到從吉祥寺起算第三個站的阿佐谷站。」

「於是被帶到那兒的沼田，由於談判破裂而被尾山所殺了嗎？」

「談判破裂應該是錯不了的。不過，我認爲尾山一開始並沒有要殺害沼田的意思。可能是因爲無法說服、安撫他，尾山一時心急就揍了沼田，或是踢了他吧。而你也知道沼田這個人由於生活窮困，身體並不太健康。可能因爲只被稍微修理了一下沼田就摔到了，最後還甚至斷了氣。當時也在場的尾山太太和崎山一定都嚇了一跳吧。可是這時臉色最蒼白的應該就是尾山正宏本人。他不敢叫鄰近的醫生來，於是最後臨時打電話把自己的哥哥，也就是都南醫院的院長•尾山博士請來。博士診斷之後，向他宣告沼田已經回天乏術了。於是，當場他們一家人就開始展開了保護正宏署長的措施；我是這麼推理的。」

「隨後，他們就把沼田的屍體丟棄到武藏境，是吧。」

「是。那個時候我想應該是用都南醫院的車子搬運的。所以不管對營業用的包租汽車或是計程車等等怎麼作調查也查不出來。而且，也不是那個野吉向酒業公會借的車子。」

「沼田的屍體是過了很久才被發現的吧。」

「是啊。屍體發現地相當得晚。這是因爲棄屍的人經過相當的考慮，他們特意選了一個非常偏遠的地方。他們這個策略很成功。實際上，沼田的屍體被發現的時候已經相當腐爛了，有一部分甚至還可以看到骨頭了。」

「原來如此。那麼，對於橫井貞章命案，你怎麼看呢？」

「這個案子，其實我也搞不太懂。若根據我的想像的話，橫井應該很快就發現尾山很可疑了。這是因爲，他對於稅務的內情太過於了解了，因而推測到了命案發生的過程。於是他私底下向尾山要求會面。而尾山也答應他了，於是兩個人就見了面，見面地點的話則是無從知曉。四日這天是星期六，稅務署只營業半天。其實在這個時候，尾山就已經有了殺意了。因爲他已經把沼田殺了，一不做二不休，爲了隱蔽他的第一件殺人案，他就不得已非得幹第二件殺人案不可。這是因爲，橫井很有可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掌握到了沼田命案的相關線索了。否則，即使是尾山，也應該不會對橫井起殺意吧。橫井在電話上除了『階梯』之外，還談到了『古董店』這個詞，這個詞，這個變成了對我的一個暗示。只不過，我怎麼想都想不出這個詞的真正意思。這一點的話，只有等尾山自己告白了。可是，橫井不可能會去注意到這個部分，於是就在他大意的時候，因爲尾山的事而遭到襲擊。爾後，把橫井的屍體運到大森的平和島去丟棄時，所使用的應該也是都南醫院的車子吧。」

「嗯，原來如此。這麼說，他的動機是在於自我防衛了。如果引用橫井貞章的說法的話，那就是『階梯』，也就是把地位的高升比喻成可以一步一步往高處爬的階梯，這也就是尾山的最主要犯罪動機了。不過，他這個推測是對的嗎？」

「對不對的話，那只有直接問尾山正宏本人才會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問他呢？」

「可能，明天吧。……啊，司機先生，請就在前面那兒停車。我的家就在這附近。」

20

隔天的上午十一點四十分左右，總共有八名警視廳的刑警們前來位於阿佐谷的尾山正宏的自宅。有四名在自宅的四周待命、戒備。其餘的四名則走向了玄關，搜查主任副警部按了門鈴。從外面可以聽得到裡面響著門鈴的聲音，然而並沒有人要出來開門的樣子。

刑警們互看著。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現了著一種有不好預感的不安表情。這時，主任副警部使了一個眼色，於是三名刑警就跑到房子的側面，然後敲了面對庭院正面的玻璃門。一名刑警從庭院登上套廊，從玻璃門窺視屋裏。他這才發現事態嚴重了。

他做了一個暗號。於是三名刑警就合力把玻璃門撬開。他們衝到房間時發現，已經有一個女人躺在鋪在榻榻米上的棉被上面，還有一個男人就站在一旁。女的已經斷氣，而男的則是一副茫然自失，眼神呆滯的模樣。

「已經自殺了。」

在這名女屍體旁彎下腰的刑警大聲叫出。這名女人的美麗的臉上浮現著溫柔的表情，臉頰是玫瑰色的。

「我看是氰化鉀吧。」

這名刑警低聲地說道。

刑警們衝進來之後，尾山正宏還是像個沒意識的人似地，呆呆地佇立在那兒。

「你是尾山先生吧？」

他沒有回答。眼神還是朝著上方，嘴巴張開著，臉色十分蒼白。

「這是拘票。」

主任在尾山面前把拘票攤開來。然而，尾山正宏卻是連看也不看一下。他的頭髮就散亂在他那給人一種聰明的感覺的寬廣額頭上。

「我知道。」

過了一會兒他才作了這樣的回答。像是喃喃自語般地小聲回答。

一名刑警立刻搜了尾山的身體。這是因爲擔心他或許身上還有著毒藥，然而並沒有找到氰化鉀，反而是找到了一封很厚的信封。主任把信封打開。原來這是一封遺書。

「全部都寫在那裡了。」

尾山正宏依然像是喃喃自語似地小聲說道。

「內人已經自殺了。真的很羞愧，我沒來得及死。事到如今，我也只有活著接受制裁了。」

副警部點了個頭，將他戴上手銬。

其他一名刑警跑向放著有電話的地方。他要立刻通知鑑識課。

副警部把「遺書」看了一遍。刑警以相當亢奮的口吻對著電話大聲嚷著。

「——我進了大藏省之後，我感覺到我充滿希望的人生就已經展開了。我相信我的將來就在這一刻已經獲得了保障。大家都稱我爲秀才，而在當了公務員之後，周圍的每一個人也是對我相當期待。周遭的人從很早的時候就預言我遲早會當上局長，而我本身也是深信不移。

而在我娶了岩村次長的女兒之後，這樣的預言更接近了真實。我深知，要使得一名官僚高升的話，除了實力之外，裙帶關係更是會發揮很大的作用。然而，其實我也知道，岩村之所以會把他的女兒嫁給我，這不僅是對我個人心存期待而已，同時這件婚事也是他爲了要將他本身投身政界之後於大藏省的發言權，事先溫存在我身上的一個布局。

然而，對於這種他人的意圖，我並不以爲意。我認爲我只要能昂首闊步走在平步青雲的大道上就行了。

我首先在中央大藏省服務了兩年。或許有些許的誇口，但我認爲我的確比同期進入的任何一個人都要來的能幹。過沒多久，我就被調到每一個會高升的人的必經階段——地方稅務署去服務了。我抱著興奮的心情擔任了R署署長的職位，開始學習實務部門的工作。然而，我當時真的做夢也想不到，我竟然會在這裡弄得身敗名裂。

上任來到R署之後，我才發現署員的貪污行徑真的令我看不下去。而且，他們根本也不認爲他們的行徑就是一種貪污，這個現象令我更感到震驚。他們即使在我的面前也毫無忌憚地炫耀著業者所提供的招待。而其中最爲惡劣的，就是在我上任一年後才從P稅務署調來的崎山亮久和野吉欣平這兩個人。崎山在P稅務署服務期間，涉及到了一件某金融公司的貪污弊案，他彷佛是爲了避風頭才被調來這裡似地。而野吉就像是崎山的手下一樣，他也同樣從P稅務署一起調過來。

崎山剛開始還裝的很老實，過沒多久就開始發揮他的本領了。他似乎把之前的弊案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又開始惡劣地收取賄賂。因此我十分地不安，如果就這樣放著他們不管的話，很有可能遲早一天會被當局揭發出來。如此一來，我的經歷上就會出現瑕疵。於是我就向上司請求，希望早一點讓我調回

有這樣的前例，要我再忍耐一會兒。爾後沒多久，我的靠山岩村也過世了。到中央。可是，上任後才過了一年而已，因而無法如願。我也向我的岳父岩村拜託過，但是他回答說沒

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的署長這個地位其實也不過是個傀儡罷了。我雖然身爲署長，但是即使是一件簡單的公文，也得靠部下來處理才行。而且我對於實務方面的業務一竅不通。如果我很強勢地命令他們立刻停止貪污行徑的話，他們一定會心術不良地、執拗地，而且很陰險地來折磨、刁難我。課長級和股長級的這些人幾乎都是從所謂的『士兵』慢慢升上來的，他們對於實務的操作相當地熟練。而我不過是一名『學士』呆署長，對於實務根本就一竅不通。

每一天每一天，我都是以一種如履薄冰的心情在過著。萬一在這時候被揭發了貪污的弊案，身爲署長的我將必須扛起責任，這麼一來我的升遷就會暫停下來。跟我同期的人對我十分嫉妒。這麼一來的話，他們一定會嘲笑我。不，連那些嘲笑的聲音我彷佛都能聽得到。因此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早一天能夠被調回中央。

就在這個時候，麻煩來了。有一天，崎山突然來到我那裏，低聲地跟我商量一件事。他說，他在P稅務署工作的期間，裡面有一位叫沼田嘉太郎的同事。這個人由於那件金融公司的貪污弊案而辭職了，但是也因此深懷恨意，最近拼命地在探察本稅務署的貪污行爲。如果放著不管的話，會發生不妙的事情也說不定。所以，可不可以請署長出面來安撫他一下。我們自己無法處理這件事情。如果署長可以當面對他好言相勸的話是最好不過了。我那是根本毫無懷疑地就答應了。然而，仔細想一想的話，這其實就是崎山所設下的一個陷阱。崎山可以說很早就看透了我的心理。這個人再狡猾不過了。

經過商量決定，要把沼田帶到我的家裏來。當天，我就在阿佐谷的自宅等待。他們來的時候只有沼

田和崎山兩個人。

他們來了之後，我們就開始了談判，沼田的態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強硬。他對於在P稅務署服務期間掉入崎山的陷阱之事十分憤怒，態度非常激動。從一開始他根本就無意要去聽我這個年輕人的話。不僅如此，他光對於我是『學士』這一點就感到十分厭惡了。像沼田嘉太郎這種長年在稅務署服務的『士兵』，對於我們這種『特權階級』是充滿著憎恨的。不，不只是沼田，所有的『士兵』都存在著這種心理。他們的自卑感使得他們對於『學士』嫉妒、輕蔑，以及壞心眼、憎恨等等情緒都不斷地成長。最後，他也把矛頭指向我，彷彿把我也當成是崎山的同夥人一般地對我惡言相向。我也因此而勃然大怒。只怪我太年輕了，血氣旺盛。而崎山則是在旁獨自竊笑著。這個也成了讓我格外生氣的原因。現在回想起來的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崎山根本從一開始就打算要令我身敗名裂了。

我會一點柔道。然而，那個時候根本心無餘力去使用自己正統的柔道技術。我一氣之下，就撲到不停怒罵的沼田身上。沼田就像一棵枯樹般地很簡單地就倒了下來。然後他的後腦勺撞上了擺在客廳角落、跟人一樣大小的布袋的石像的頭部。這個布袋的石像，是我的岳父送給我的，也是我一直很珍惜的一座有紀念價値的石像。

我那時十分地慌張。沼田嘉太郎已經斷了氣。我無法去找一般的醫師來，只好請在都南醫院當院長的哥哥來商量善後的事。哥哥告訴我沼田已經死亡了。我太太本來外出不在家，她回來看到了眼前的景象後，立刻哭了出來。之後，我的哥哥、我、內人和崎山四個人就開始進行商量。除了崎山之外，哥哥和內人都哀嘆我的將來可能會因爲這件事而被毀了，而我們所作出的最後決定是，不管如何要付出所有一切的努力來擺平這件事情。第一件工作就是要丟棄沼田的屍體。我們認爲應該把屍體丟棄在人們不太

會去注意到的地方，於是就把屍體搬運到我哥哥的車上，然後運到距離武藏境的北方兩公里的田裏丟棄。這個棄屍場所是崎山所想出來的主意。

爲了讓警方無法知道被害人的身分，我們脫下死者身上的大衣和外衣等等衣物。後來聽說，我哥哥利用在醫院的鍋爐把這些衣物燒掉了。

事後，我十分地後悔與苦惱。然而，我無法放棄將來的飛黃騰達，不得不這麼做。不只是我，我哥哥和內人也爲了我設想了很多事。只有崎山一個人，由於完全掌握了我的弱點而暗自竊笑。

之後，崎山就突然儼然成了一個『地下暴君』。在署裏的話倒是裝得一副似乎在聽著我的命令的模樣，然而事實上，我已經變成了他個人專屬的下人了。崎山從此更是旁若無人地做著他一直在就在做著的貪污勾當。他旁若無人地，而且很大膽地開始做著那些我最擔心會去看到的事。他已經沒有把我這個署長放在眼裡了。

於是在這時候，我衷心地希望能儘早調回中央。

我再度去奔走向各方關說、求情。然而，每次都是以任期未滿、沒有辦法爲理由受到慰留。我開始感到焦慮。我不斷地祈禱著，希望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會被發覺，也希望崎山那一黨人的貪污行徑不會曝光——」

「可是沒多久，一個我從未料想過的人出現在我的眼前。一名叫橫井貞章的人。由於他之前曾是一名報導稅務署方面內幕消息的記者，對於稅務署的內幕相當清楚。針對沼田這件命案，他似乎是把調查的矛頭指向了我。

有一天，他要求和我見面。我就在自宅約見了他。一聽之下才知道，他已經針對這件案子作了相當

的調查，這令我感到非常恐懼。因爲他透過調查，已經掌握到了可證明我的罪行的一個重要證據。當天話說到此他就離開了我的家，我答應他隔天星期六的晚上再跟他見面。

橫井先生所做的調查之所以讓我感到恐懼，是因爲他注意到了那個布袋的石像。沼田死了之後，我就把石像的那個部分清洗乾淨，然後把它賣給了附近一家從以前就一直想要這座石像的古董店。這是因爲內人反對再繼續把這座石像擺在家裏。橫井這個人實在太厲害了。他來調查我的家的時候，就特別去注意到了擺在附近古董店店面的布袋石像。現今的話，跟人一樣大小的布袋石像相當少見。至少也都是大正時代的作品。橫井先生他認識我的岳父。他說他記得，他在當報導稅務方面的內幕消息的記者時，曾經有一次到過當時擔任大藏省主稅局局長的岳父自宅採訪，那時就在客廳看到了那座布袋的石像。他敏感地察覺到之後，就去調查那座石像的來源，才發現是來自我的家。沼田嘉太郎命案的驗屍報告裏指出，死者的後腦勺遭到鈍器的毆打，這成了死者的致命傷。就是布袋石像的圓鈍的頭部形狀，令鑑識人員作出這樣的驗屍結果的。

我當時只是一心想要令那座會讓人感到忌諱的石像從我家消失，沒有考慮到其他的事。早知道的話不管附近的古董店再怎麼求我，都不應該賣給他們，應該把它丟棄到海裡或其他地方，我十分地後悔。然而，已經後悔莫及了。橫井這個人的眼光實在銳利，竟然可以去注意到石像就是那個殺人的『鈍器』。

我惶恐不已。然而一不做二不休，爲了掩飾自己的罪行，我不得不要去殺第二個人。因爲橫井這個人完全不爲利益所動，我無法收買他。隔天晚上，橫井先生就依照約定單獨來到了我的家。這時候，我的哥哥和內人也幫了我一手。橫井貞章被我用手勒住頸部致死，隨後屍體用我哥哥的車子搬運到和平

島。就這樣，我成了兩樁殺人命案的凶手。之後，我到古董店去說了一個牽強的理由把布袋石像收購回來，然後立刻用車子載到晴海碼頭丟棄到海裡。我心想這麼一來，總算可以安下心來了。

然而，有一個人，也就是崎山，他知道這整個事情的原委。

對我而言，崎山是最大的敵人。他有著不曉得哪一天會把我的罪行給抖出來的危險性。縱使現在他的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利用著我，但是這個人遲早一定會把我給出賣了。所以我當然，一直在想著該如何來料理崎山。而且，這個時機很快就到來了。

也就是說，我一直想要調回中央的這個心願終於獲得批准了。發布這個內部命令的是我的一位上司，岳父・岩村在生前非常照顧這名上司。

接到這個消息，我非常高興。然而，同時我也知道，即使被調回中央，還是不斷地會受到崎山的恐嚇。我的地位升得愈高，他的恐嚇也一定會愈加激烈。不僅如此，他那旁若無人的貪污行徑也不知哪一天會被揭發出來，這也是令我相當畏懼的。如果，事情到了那種地步的話，那麼即使我被調回中央，也必須負起擔任署長的那一段期間的責任。尙且，到了緊要關頭的時候，崎山還說不定就會把我的殺人罪拼了命給抖出來。若是要把他除掉的話，作案時機必須就是在我快要被調回中央的時候了。

於是我跟都南醫院院長、也就是我的哥哥商量此事。在這個時候，全家人已經是合力起來要拼命地來幫我擺平這些事了。我們知道崎山有個情婦，她是料理店的女服務生。後來我也查明了，她的名字是叫做堀越宮子，一個人獨居在新宿的一棟叫若葉莊的公寓，而崎山有時也會到她的公寓來。於是，殺害崎山的計畫就開始展開了。

我依照內人所擬的計畫，首先自稱是大學生，和內人一起成功地租到了崎山的情婦的隔壁房間。這

是因為在殺了崎山之後，為了要把罪嫌推給堀越宮子，我們打算把屍體擺在她房間的壁櫥裏。要搬運屍體的時候，我們認為行李箱很適合。同時也打算在要搬進公寓住的時候把屍體也一起搬進去。因此，我們要從公寓搬走的時候，行李中的大件行李也必須要有和屍體相同的重量。

我在五月十二日這一天的下午兩點左右，偷偷地把崎山約到我家裏來，然後用我的柔道技術把他摔倒在地，再趁他昏過去的時候用繩子套住脖子把他勒斃。整個計畫的過程都相當順利。

在要把崎山約到我家的這個部分，內人主動幫了忙。由於前一天的十一日是星期六，我在下午一點左右就從稅務署回來了。大約三點左右，內人打電話給應該還留在稅務署裏的崎山，她向崎山說：『明天下午兩點以前請你悄悄地來我家一趟。外子有一件事想秘密地跟你商量。還有，請你絕對不要告訴任何人要來我家這件事』。於是聽說崎山是這麼地回答的：『知道了，那我就在那個時間去拜訪了』。由於這時剛好在旁只聽到這個回答部分的署員向警方說了證詞，因此警方誤以為這通由女性打來的電話就是堀越宮子打來約崎山的，導致警方的偵辦方向錯誤，使得對我們更是有利了。

接著，為了要將從行李箱搬出來的崎山的屍體搬進堀越宮子房間的壁櫥裏，我們必須讓她外出才行。同時，為了要將罪嫌徹底地推給她，也必須讓她永遠行蹤不明。我們把要藏匿她的地方，選在我哥哥經營的精神醫院，而且是一間專門監禁最為凶暴的患者的房間。這個房間安裝著有鐵格柵，是絕對無法脫逃的。雖然覺得有些不憫，我們還是決定讓堀越宮子暫時當一陣子精神異常的人。這裏的話，完全和外界隔絕，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會去注意到。醫院的護士們當然也認為院長的話要比患者的話來的可信。我們同時也打算過一陣子之後，在適當的時候讓堀越宮子衰竭致死，或是用藥物來毒死她。死亡證明書是由醫師來寫的，這個犯罪不用擔心會被發覺。

把宮子約到五反田車站附近的是我。我以崎山的代理人之名在前一天晚上打電話到春香，告訴她崎山說想跟她一起到箱根旅行，並在那兒過一夜，請她到五反田車站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來。宮子雖然被崎山拋棄而恨著他，但是還是忘不了他。而崎山也有時候還是會去找她。這個部分的男女關係相當複雜。總而言之，堀越宮子聽了這個傳話之後一點也沒有懷疑，在隔天就高高興興地在指定的時間來到那家咖啡店。事先在那裡等她的內人，很順利地再把她騙到我哥哥的精神醫院裏。只要踏進醫院門內一步的話，就不可能再脫逃得出去了。就這樣，堀越宮子就變成了行蹤不明的人，而且被當局認爲是殺害崎山的凶嫌而受到追緝。

另一方面，在堀越宮子進了我哥哥的醫院之後，我跟我的內人就馬上帶著裝有崎山的屍體的大型行李搬到公寓裏。我們向公寓的歐巴桑說，這箱全是書籍。把行李搬進房間之後，我們就把屍體從行李箱中搬出來，再從死人的衣服口袋裡拿出宮子房間的鑰匙。隨後，打開她房間的門。我抱起屍體將其放進宮子房間的壁櫥裏。然後，把門鎖起來後回到自己的房間。在這時間裏，沒有半個公寓的住戶在走廊。其實，我內人早已經調查知道了，在這個時段裏沒有任何人會在走廊進出。

之後，就按照原定計畫，在屍體還未被發現之前，內人就假借一個理由搬出公寓。爲了使行李的重量和裝屍體時的重量相同，我們把內人每次外出時都會買回來的書裝在行李箱裏。我們夫婦要從房間把似乎很重的行李搬出去的時候，公寓的歐巴桑應當也看到了。

要搬進公寓的時候，除了吩咐野吉去借的車子之外，也使用了我哥哥醫院的自動三輪車。

然而，在整個計畫進行中，我們犯了一個從沒有料想過的失誤。在搬運崎山的屍體的過程中，從屍體溢出的污物沾附在行李箱底部的角落上。沒有去注意到這個，完全是我的疏忽。之後當野吉告訴我，

他所借的車子的座位上有沾附著異物時，我真的大吃一驚。我立刻命令野吉把那個部分割除掉。差一點就犯下嚴重的失誤。

野吉是個很膽小的人，可以說是崎山的部下。然而即使如此，行事小心的崎山果然還是有提防著野吉，很重要的場合的話並沒有讓野吉在場。

這麼一來的話，就大功告成了。我心想，總算可以逃過一劫了。然而，卻又再出現了一名伏兵。那就是，一名叫田原典太的新聞記者。

這個人也曾來過我的家。同時也曾來過署裏對我進行採訪。然而，我沒有發覺到這一切全都是爲了調查命案所做的僞裝。

就在今天早上，我接到了田原先生所寄的限時信。打開信封，裡面竟然有一張內人的照片。內人也嚇了一大跳，她不曉得是什麼時候被拍的。然而，當我們把信讀了之後，我們更是驚愕不已。信上幾乎是完整無誤寫著我所犯的罪行。信的最後，則是勸我去自首的內容。

這時我感覺前途是一片的黑暗。我那想要飛黃騰達的一生的願望，已經必須放棄了。然而，如果不能如願地步步高升的話，那我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從小學生開始就是個秀才，以優秀的成績進入了東京都內的有名高中，然後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也很容易地就考上了東大。在東大也博得了秀才之名。自始自終我都是被『高人一等』、『飛黃騰達』等等的觀念所迷惑、糾纏。

想笑的人儘管笑吧。如今既然我的人生願望已經破滅，我也已經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念了。不僅如此，我還犯下了三條殺人罪。而我的內人是共犯。

對我們而言，眼前的人生除了死之外已無他物。內人聽了我絕望的心聲後，也說要和我同歸於盡。

我答應了她。我要感謝我的內人。內人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最了解我，也最愛我的女人。我也除了內人之外，不曾擁有過其他任何女人。

我以很快的速度寫下了這封冗長的遺書。我相信這封遺書可以取代警方要做的筆錄。我想警方看到這篇手記的時候，恐怕我們夫婦都已不在這個人間了。

我是被人精挑細選出來的少數精英。而我本身也存在著自高自大的優越感。然而，我做夢也想不到，我本身竟然會由於這個自高自大的優越感而陷入身敗名裂的地步。我的犯罪動機，是世人無法理解的。然而，事實上任何一個人的一切動機，都是第三者難以去理解的——」

田原典太和時枝伍一兩個人，正坐在一家小酒館裏。

他們兩個人之間，放著一份晚報。社會版的頭條新聞，大大地報導著稅務署署長所犯的殺人案。這則報導是由田原和時枝分工合作以飛快的速度寫好的。

田原他們所寫的報導內容，比其他任何一家報紙都還要來的充實。由於這篇報導可說是完全打倒了其他報社，編輯局長相當喜悅，大拍兩個人的肩膀。局長獎是勢在必得了。

然而，正在喝著酒的田原和時枝，卻感受不到絲毫的勝利感。即使在工作上得到了勝利，但在他們的心中卻彷彿有一種寂寥感，就像是一股賊風般地冷冷清清地吹著。

報導中所刊登的幾張照片，包含有尾山署長被戴上手銬的樣子，已過世的尾山太太的臉部，以及尾山的哥哥‧都南醫院院長，和野吉欣平垂頭喪氣的模樣。野吉是以共犯的嫌疑遭到逮捕。

這四張照片的任何一張都足以令這兩個人的心情感到鬱悶。

「這幾件命案的偵辦拖得可真長啊。可是，出現這樣子的結局，讓人覺得似乎不太好受。」

時枝伍一一臉鬱悶的表情放下酒杯後說道。

「的確是令人感到厭惡的幾個命案。我的確是拼命地把報導寫了，然而其實寫到後來真的感覺很不舒服。」

田原典太把酒吞了下去後說道。

「經過這些事情之後，稅務署也多少會反省一下吧？」

時枝說道。

「會反省嗎？我看光是一件弊案曝了光的話，他們也只會用更巧妙的手法來貪污而已。」

田原抱起胳臂，然後把手肘頂在桌上。

「只要那些稅務署員不把那種小貪污視爲是貪污的話，這種事永遠都會沒完沒了的。我們之所以會憤慨，不只是因爲我們的薪水是完全公開，而且還得被直接從薪水中來扣繳稅金。同時也不單是因爲一般誠實的納稅人會在稅金上面吃虧而已。這是因爲，事實上不是有一些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因爲稅金過重使得他們的經營陷入了困境嗎？像這種情形的話，我倒認爲有必要減輕他們的稅金。我真正感到憎恨的是，那些稅務官員利用這種納稅人的弱點，就像以前的捕吏一樣，不僅是白吃白喝而已，還令業者提供他們女色，購買高價的物品來送他們，或者是直接就接受現鈔使自己的荷包飽滿而卻又毫不知恥的那些惡劣、毒辣的貪污行徑。然而事實上儘管我這麼樣地批評他們，他們還是會繼續不斷地作那些勾當吧。不信的話你看看這則報導吧，在這同一版裏不是就有報導著O稅務署當前的貪污弊案嗎？」

田原典太用手指著那篇報導。

〈稅務署貪污案情含蓋範圍更形擴大。股長級幹部等數人亦牽涉。從已被逮捕人的口供中透露出。

警視廳搜查二課目前偵辦中的〇稅務署貪污弊案，案情範圍由徵收部門延伸到了法人稅部門，同時涉案的稅務署也擴大到了四所。截至目前發生過的稅務署貪污案，都由於忽略了署內結構的死角，最後都只能追查出單所稅務署的犯案事實。然而，這次由〇稅務署徵收課徵收股的德田寬二（三十五歲）（已逮捕）為開端的稅務署貪污案，在偵辦過程中發現稅務署員和大宗納稅人之間的曖昧關係相當嚴重，若放手不管的話對於一般誠實的納稅人非常不公平，當局已決定以強硬的辦案方針來進行偵辦。有部分的稅務署員，故意延長業者的納稅期限，或是幫業者想辦法讓被查封的房屋、土地在拍賣時不要由他人得標，而藉此從各方面獲取謝禮；有些稅務員則是替藝妓贖身之後再頻繁地出入大森的料理店，然後再把這些帳單轉到業者那裡。東京國稅局表示從之前開始就已數次下了命令或通告欲防止貪污行徑，然而貪污的動機原本在戰爭結束不久時是一種為了要貼補生活費的所謂『生計型』，最近卻轉換成把收取到的賄賂金全花用在酒色方面的所謂『享樂型』了，而且貪污也逐漸形成了慢性化，因此，雖然國稅局有進行強化監督的工作，但事實上貪污卻是愈來愈惡質化了。此外，稅務署員暗地接受雇用從許多公司領取津貼來協助公司逃漏稅，他們同時也作出假的帳簿，這種例子相當地多，警方在這方面的偵辦也持續在進行著。〉

「這其實也只是冰山的一角。我看那些傢伙還會認爲說，會曝光也只是他們運氣不好罷了。」

田原典太一邊不悅地搔著頭髮一邊說道。

「尾山爲什麼沒有來得及和他太太一起自殺呢？」

時枝伍一看了一下田原。

「嗯，那應該是所謂高知識分子的懦弱吧。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害怕了。不過，尾山倒是活下來比較好。我希望他能夠在法庭裏，徹底地揭露一下惡劣稅務員的貪污行徑。對全國所有正直的稅務署員而言，這會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對充滿著正義感的年輕署員而言。」

田原典太說完後，給自己的杯子斟上了酒。

解說

小松伸六

現今的政府官員，的確已不像以前那般可以以「天皇的官吏」之名行使絕對的權力，而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的官僚體系中也存在著，政府官員必須具備有「公共性」，以及政府官員乃是人民的「公僕」之類的觀念。

然而，其實那種觀念也不過只是存在於形式上而已，譬如說，事實上「官尊民卑」的想法仍然是存在著，不是嗎？特別是對於徵收稅金的公家機關的官員，民衆們可說是戰戰兢兢到了卑屈的程度，這也應該是衆所皆知的事。而對於官員的奉承、拉攏、招待以及賄賂也就是從這裡所產生的。這是從「民」的角度來作觀察所得到的一種較通常的結論，然而事實上在「官」的內部裏也存在著同類的事。這個部分的話，就本作品而言，可以說是在作品裏被稱爲「學士」、保證會步步高升到高級官員的所謂預備幹部的年輕稅務署署長尾山的無意識的優越感中很明顯地呈現出來。他的連續殺人的確是這個作品裏最爲引起讀者興趣的部分，然而在其背後，如此的官僚體系，以及投身於這個體系而想要步步高升的尾山的特殊心理非常深刻地被描寫著。除此之外，還有一心想要干擾上司的低層官員、也就是被稱爲「士兵」的崎山這些人的惡行。作者對於這種充滿著矛盾的上司與部下的關係也毫無保留地揭露了出來。我認爲這些描寫，就是使得這部作品不僅只是一部單是具有猜謎趣味之推理小說而已，同時也令它成爲一部具備社會寫實、有特色的偵探小說的主要原因。

很抱歉一開頭就寫了這麼一些很嚴肅、令人感到乏味的事，不過以上所提到的這幾點，是在我重新

閱讀了這本《歪曲的複寫》之後，體會到這就是松本先生的想法表露無遺的一個部分，值得特別提出來。例如，松本先生的比較早期的優秀短篇小說裏，有一部叫《某位小官員的抹殺》（昭和三十年）的作品。（在此想順便一提的是，在松本先生所寫的短篇小說裏，有許多很好的作品；這些作品都足以留名於文學史上，我要特別推薦給喜愛松本清張作品的讀者。這些作品被收集在《新潮文庫》裏）在這部作品的開頭裏，我們可以讀到以下這些內容。

「貪污弊案裏並沒有直接的受害者。不管是送賄賂的，或是接受賄賂的都是享受著利益的人。如果採用一種比較一般的說法的話，受害者會是國家本身，或是國民大眾。然而，這個說法也十分地籠統、含糊，事實上並不會帶給特定的個人受害的感覺。……貪污弊案裏並沒有特定的個人是受害者，而只存在著獲利者。獲得利益的這些人，爲了維護彼此的安全會保守著秘密。對方一曝光的話就會立刻牽連到自己，所以沒有比這個更爲堅固的同盟了。他們的確必須十分小心，然而，官僚的欲望和業者的老奸巨猾會使得保守秘密的方法非常的高明。（中略）（然而比如說有人密告）可是如果太大意的話，獲得利益的人就不知哪一天會成爲被害者。其內部是如此地複雜的。」

讀了這個部分之後，我們都可以深刻地了解到，「貪污」到底是屬於那一種的「惡」，而作者又是對此如何地憤怒。同時也應該可以了解到，即使他們爲了保守秘密而結合成「同盟」，但一旦狀況危急的時候，這些貪污的人種在他們內部裏，又是會如何地顯露出人性最爲醜陋的一面。在《歪曲的複寫》裏，這些特質充分地表現在，抓住「公子哥兒」署長的弱點，旁若無人地作起貪污行徑的「地下暴君」崎山等人的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由於金融公司的貪污弊案和崎山所設下的陷阱而遭到革職，因此懷恨在心並且去調

查同事的貪污事實的沼田嘉太郎，由像他這種不得志的「士兵」對於「學士」尾山所懷抱的自卑感所衍生出來的嫉妒、憎恨和壞心眼，可說是象徵了當今偏重學歷的官僚制度的偏差，這也是一項不可爭的事實。

我認爲在松本先生的人生觀和社會觀裏，存在著一種「把履歷表給燒了吧」的想法、也就是「學歷無用論」的思想。我想讀者也都應該知道，松本先生在明治四十二年出生於小倉市，學校教育只唸到高等小學畢業而已，曾經在電機公司、印刷公司和朝日新聞廣告部等等地方工作過，文學方面的造詣完全是靠自己自修的，也就是說事實上他並沒有什麼高的學歷。文學作品的經歷方面，他在昭和二十六年以《西鄉紙幣》入選了《週刊朝日增刊號》所舉辦的作品徵選，隨後被刊登在該週刊上，同時也被提名競爭直木賞；接著他就以《某「小倉日記」傳》這篇作品獲得了芥川賞；之後，由故鄉九州搬到東京，繼續寫出了像《菊枕》這樣的優秀短篇小說，而在推理小說這一方面也寫了《監視》、《殺意》、《買地方報紙的女人》、在長篇驚險小說方面發表了《點與線》和《眼之壁》（昭和三十二年）之後，他的人氣一下子暴漲了起來，大受讀者們的歡迎。在驚險小說文學史裏，有著「在清張之後」的這麼一個專門術語，同時他也被比喻爲是推理小說界的「芭蕉」①。從以上我們就可以理解，松本先生所受到的評價是如何地高了，同時，他的作品可以說將推理小說作了全新的改造，這也是一項不容否認的事實。

然而，事實上，松本先生在文壇經歷這一方面，並沒有正式地拜任何人爲師，也沒有參與任何團

① 「芭蕉」指的是，江戶時代前期的俳句大家松尾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松尾在俳句界中獨創出了自己的風格並得到肯定，因此有文學評論家把在推理小說界裏獨創風格的松本清張稱爲是推理小說界的「芭蕉」。

體，他一直是獨自一個人一路走來，而建立了「松本清張王朝時代」的一名作家。換句話說，我個人認爲他有一種完全憑自己的實力一路衝上來的「在野人士」的味道。因此，很自然地他也是一位反權力、反體制、和反世俗的人。他是一名不想順從而是去反叛，不想順從而是希望擁有自由的作家；同時換個角度來看的話，極爲理所當然地，松本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喜愛市井小民，而且對於遭遇不佳的人也是會投以溫暖目光的人。

在驚險小說這的部分，他是把寫作的重點擺在，以一種含帶紀錄性質的觀點來累積屬於日常性質的不安與恐怖，然後來追究犯罪的動機。換句話說，他並非把重點擺在凶手到底是何人，而是擺在爲何凶手非得殺人不可，也就是凶手的動機上面。要追究犯罪動機的話，那作者就必須去描寫：凶手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他具有什麼樣的個性？而他又爲何被逼得非得殺人不可？這一點的話其實是與文學的本旨、也就是描寫人性這一點是相通的。就因如此，松本先生的驚險小說和犯罪小說等等，並不會帶給讀者一種非常荒謬無稽之感受。松本先生將以往那種像是縱橫填空字謎遊戲，或是像九連環遊戲的「偵探小說」改造成一種，回到現實、充滿著日常、充滿著真實性的「推理小說」。上述的「在清張之後」這句用語就是從這裡產生的，在此不另行重覆敘述。

在此換個話題。松本先生曾在昭和四十一年連載了《東京大學》（《周日每日》雜誌）這部作品，批評東大制造出精英意識，而這所大學正是官僚政治的根源所在；他同時在與桑原武夫先生以「大學的裏與外」（《思想之科學》雜誌第四十九期）這個題目作對談的時候，曾有過以下的發言。

「即使是原本七所帝國大學之中的某一所畢業的，不是東大畢業的話就不可能擔任中央的中樞官員，其他大學畢業的人根本搭不到所謂升遷的電梯。特別是私立大學的話，頂多只能升到副課長。但是

這些人可說是百事通，他們精通公家機關的事務，因此也成了我寫的小說中的主題人物，在小說裏他們可說是所謂的貪污的扇軸，同時也是站在最容易成為受害者的一個可憫的立場」

這段發言或許也可以適用在《歪曲的複寫》這本作品裏吧。在該作品裏，東大畢業的尾山署長儘管希望能夠步步高升，但是「事到如今崎山已經開始反抗他了，也成了一具危險的工具，為了保護自己的立場」，他也只好企圖去殺害一名在機關實務方面經驗老到、同時也是「貪污的扇軸」的部下。在松本先生的作品裏，以貪污為主題的還有《紙之牙》等等作品，還有像是描繪為了自己的升遷去殺害干擾他的人之類的作品中有《危險的斜面》等等。

讓我們再度回到主題，也就是《歪曲的複寫》這部小說。本作品裏擔任偵探角色的人並非是一名刑警，而是報社社會部的記者田原典太。我記得在《黑樹海》和《藍色瞄點》這兩部作品中擔任偵探角色的人則是學藝部記者和雜誌編輯，然而事實上，田原和這兩個人都非聰明絕頂、料事如神的名偵探，也不是無所不能的超人或什麼的。田原在調查命案的時候，有一部分是獲得了報社的上司或是同事，甚至是刑警們的幫助，一步一步很辛勤認真地奔走調查，然後針對案情慢慢地去推理。這些描寫，反而給讀者一種很真實的感覺，讀起來饒富趣味。之前曾提到松本先生的作品中有著「一種含帶紀錄性質的觀點」，所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此外，橫井貞章這名怪人物也相當具有一種晦暗的魅力。田原透過上司的介紹而認識了這名人物，他原本是專業報紙記者，由於插手調查命案而慘遭殺身之禍。不過，他所講的「凶手是階梯」這句充滿神秘的話，由於被解釋為是一句含象徵意義的話，應當是整部作品裏相當重要的關鍵話語；然而實際上在主人翁推理的過程中並沒有發揮了太大的作用，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是有點遺憾。

我甚至認爲在描寫料理店的女服務生堀越宮子的部分比描寫橫井的部分要來的好。松本先生之所以在描繪像宮子那般晦暗、停滯的陪酒業女子的軟弱與狡猾時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我想應該不單只是靠他長期寫作所累積之經驗而已，或許這與松本文學的本質部分具有相當重要的關連。另外，不斷地接受賄賂、典型的窮凶極惡的壞人崎山之所以會被殺害，其原因並不在於身爲「士兵」的悲哀，而是應該歸咎於他本身的品性不良。可說是惡有惡報吧。

而有關尾山所犯下的連續殺人，以及準備把宮子也除掉的犯罪動機這一點，我想應該是沒有解說的必要。然而，我個人在閱讀這部作品時，感覺到尾山這個人其實還有點可憫。我只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爲松本先生對於人性的觀察和理解中有著一個幾乎是他所堅信不移的看法，那就是「即使是市井裏再平凡不過的人，有時候也可能會犯下不能被原諒的錯誤。在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裏，其實都存在著平常不會去發覺到，而且是無法估量的犯罪動機」。我認爲他就他的這個看法，在東大畢業、並以步步高升爲理想的尾山身上作了一個實驗。我從以前就一直認爲，其實松本先生的人生觀的深處裏有著不相信任何人的一種信念，從這部作品裏似乎也沒有例外地可以看出這一點。限於篇幅的關係，無法對於饒富趣味的稅務署相關內幕，以及殺人的計策等等作解說與評論，不過，善於活用內幕知識的松本先生的推理手法早已獲得了定評，已無須由我在此贅言了。

另外，這部作品原本乃是連載於昭和三十四年六月份到三十五年十二月份的《小說新潮》裏的。

（本文作者爲藝文評論家）

作者簡介

松本清張（一九〇九－一九九二），出生於日本小倉市（現今的北九州市小倉北區）。在歷經過工友、印刷工人等各式行業後，進入朝日新聞西部總社工作。在四十一歲時以《西鄉紙幣》參與小說的甄選，獲得了直木賞的提名，隨後在一九五三年以《某「小倉日記」傳》這篇作品榮頒芥川賞。一九五八年的《點與線》爲推理小說界注入了所謂「社會派」的新風。他畢生竭盡所能致力於寫作活動，作品題材的時代背景也橫跨了古代到現代，其範圍極爲廣泛。

譯者簡介

吳得智，一九六七年出生於臺灣高雄市。一九九四年赴日留學，日本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研究所博士班學分修畢，博士候選人。歷經約十一年半的留學生活後，在二〇〇六年三月返國，目前於高苑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日文組擔任兼任講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歪曲的複寫：稅務署殺人事件 / 松本清張著；
吳得智譯. -- 初版. -- 臺北縣三重市：新
雨, 2007[民96]
面； 公分

ISBN 978-957-733-943-0（平裝）

861.57　　96011829

松本清張作品選 01

歪曲的複寫—稅務署殺人事件

作　者　松本清張
譯　者　吳得智
編　輯　郭健安
發 行 人　王永福
出 版 者　新雨出版社
地　址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樓
電　話　(02)2978-9528
(02)2978-9529
傳眞電話　(02)2978-9518
郵撥帳號　11954996　戶名：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4063號
出版日期　2007年8月初版
定　價　380元　超值特價　250元

歡迎讀者郵政劃撥訂購本社圖書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被赫然發現在東京郊外的男性棄屍，現場遺留的火柴盒是唯一線索……

兩名記者原田典太與時枝伍一循線追查出被害人為離職的稅務署署員後，卻漸漸發現案情之外令人意外的關鍵……

竹川商事與P稅務署爆發官商勾結的弊案與五藏境殺人命案有著什麼樣的關連？

密探的插手調查卻不幸惹來殺身之禍……

惡質稅務署員縱情於酒色招待，需索無度的收賄行徑接二連三地引爆殺機！


ISBN 978-957-733-943-0
00250
9 789577 339430

ML-001 定價380元 超值特價250元